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七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7 - June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畜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徐家匯 上海虹口 上海提籃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Int. Copr. Res. Copr. 1942 Borden Co.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七月號 目次

廬山錦澗瀑布……陳其英……封面
曲阜訪孔子故里……淩松壽……一
莊嚴美麗的華盛頓……伍必熙……七
新疆現行的行政區……陳澄之……一三
大西洋上慶祝美國獨立……徐同鄴……一八
鐵馬馳飛過郊原……閻人俊……一八
牛津春晚……張安治……二一
從文物觀點上介紹蘇州的名勝……張效宗……二五
碧波瀲灩的嘉興……金秉鈞……二九
京滬綫掠影（上篇）……胡山源……三三
嚴州東湖……朱偰……三九
故都初夏（美術圖景）……阿瑛……四一
廬山面目（美術圖景）……廉占元……四二
廬山面目新認識……陳其英……四三
遠征行獵隊輝煌工作……伍蠡衢……五一
英倫三島名城——都伯鹽……馮朱棣……五九
美軍在朝鮮……碧溪……六一
美國的旅行潮……李滋孟……六七
湘西沅水風情……蘇仲湘……七二
粵在廣州……程志致……七二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七七
交通消息……八五
新訂京滬滬杭路價目表……八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SHANGHAI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肆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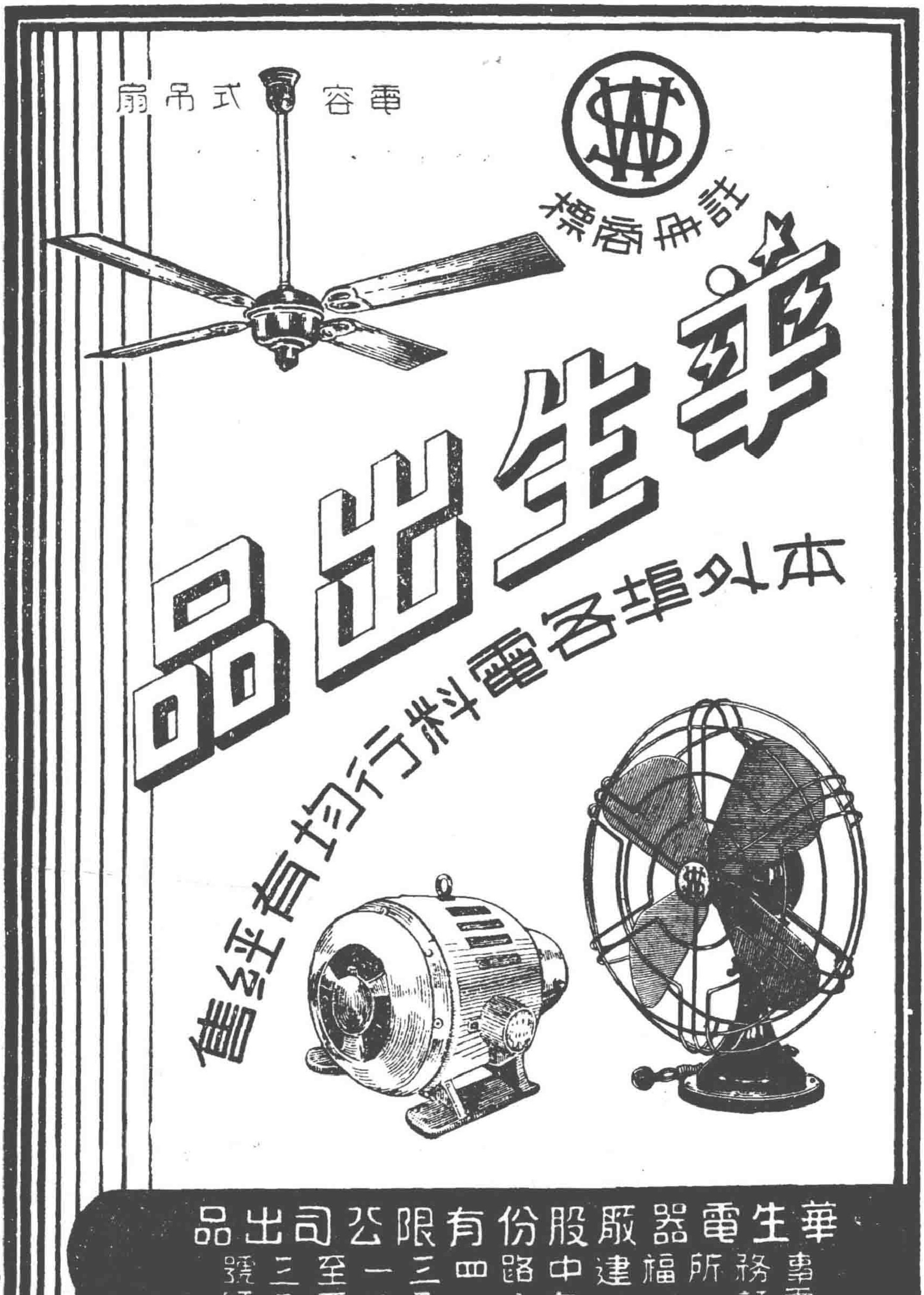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壹萬貳仟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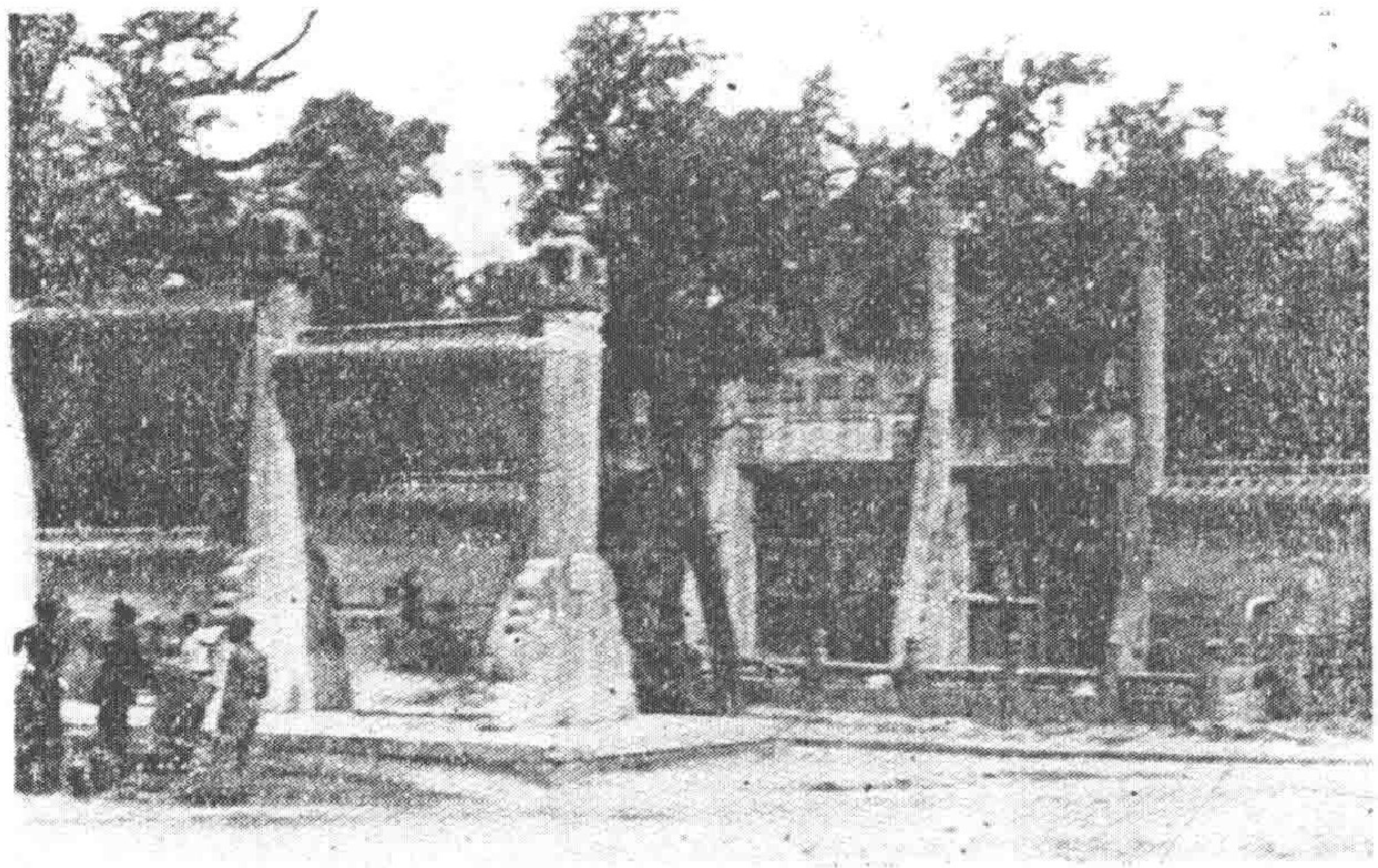

電容式吊扇
註冊商標
華生出品
本外埠各電料行均有經售
華生電器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事務所 福建中路四三一至三號
電話 九八四三二至三號

曲阜訪孔子故里

凌松壽

在目前這樣干戈擾攘、烽火遍地的態勢下，我能跑到曲阜去觀光一下孔廟、孔府和孔林，這不能不算我的幸運。誠然，一個南方人旅行到北方去，不論從精神生活或物質生活上講，總不免受罪；可是我相信當你置身於一個支配着數千年來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的聖人安息之地，那種莊嚴、宏偉、幽靜、……的氣氛，將會沖淡了你身心上的倦困。

我由兗州乘汽車沿兗曲公路東行，過了李家店而後，公路兩旁是過去津浦路局種植的美楊，綿延數里，樹幹修直，枝密葉濃，兩行樹頂之間，祇看見一綫青天，走進其間，如入清涼之境。這眞造福於旅行之人，將孔聖的教澤蔭被萬世了。本來這些樹是一直種到曲阜南城的。歷經兵燹，曲阜城迤西的一段公路兩旁，已丟下一個很大的空隙，我注視路旁樹基，有幾處斬伐之迹猶新。而經過三春風雨，樹根四周，又茁新芽。這固然象徵還有有希望的將來；不過我又看見好幾處有鄉人樵採，斧聲丁丁。這樣，已經摧毁的尙不知何日才能恢復舊觀；而倖存的還要再遭摧折，則將來這一段漫長的「樹巷」，總會有精光的一天。建設要從小處着手，不知道當局會否注意及此？



孔廟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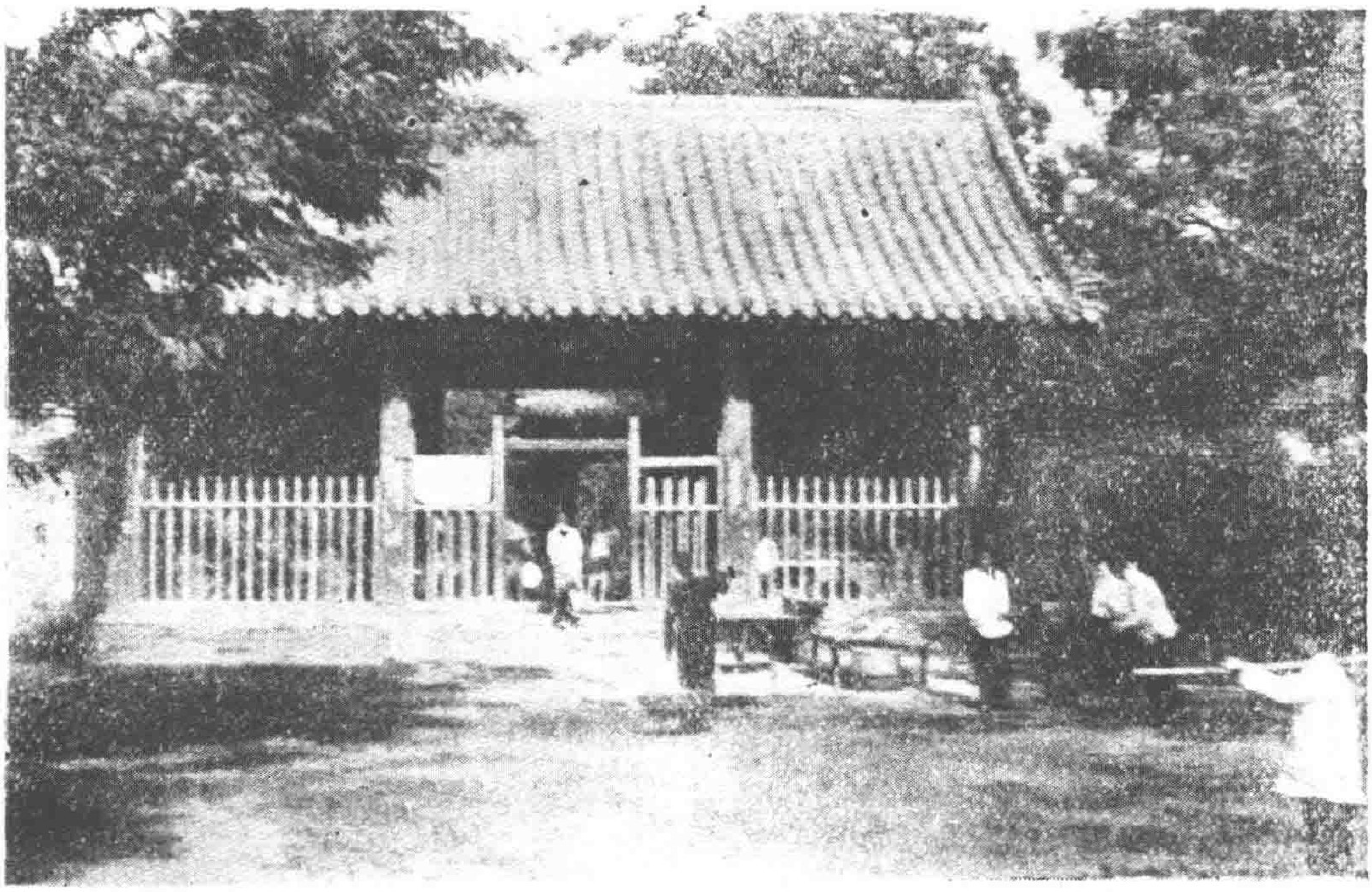
曲阜縣城的過去

近曲阜城時，遙見城垣之內，萬樹青綠中，隱約地顯露出崇樓峻殿、黃瓦紅牆，懸想此間景色，不禁神往。

抵城南，下車沿着神道向南門步行，道旁夾植古柏，長有里許。這城門為曲阜的正南門，名曰「仰聖」。上有明胡纘宗氏題的「萬仞宮牆」石額。因為是軍事期間，經過了檢查，才能入城。並且正城門已經變成碉堡，門用磚泥堵塞起來，祇留下三數個機關槍和步槍眼，對着你有點嚇人。現在出入由東面的側門。

按曲阜古為大庭氏都，神農、少昊，據說皆建都於此。唐虞時為徐州域。周封周公於曲阜，為魯國都。戰國時置魯縣，屬楚。秦設郡縣，改隸薛郡。漢初為魯國治，屬豫州。到後漢時改為東海國治。魏晉時置魯郡，轄於兗州。齊改魯郡為任城郡，縣仍屬之。隋廢郡，以魯縣轄於兗州，至開皇十六年，才定今名為「曲阜」縣。曲阜之名，因為城東二十里為防山，防山的西面有「阜」委「曲」綿延七八里，所以命名「曲阜」。不過今日的縣城並不是當日遺址，其間還經過了兩次遷徙。第一次在宋大中祥符五年，更名為仙源縣（隸兖州），徙於壽邱；就是現在的舊縣鎮，在城東北約十餘里。第二次的移治在明武宗正德六年，因為盜犯闕里，由東兗道僉事潘珍呈請遷移，乃興築城垣，到嘉靖元年工成，這就是現在的縣城。其仙源縣的名稱，早於金人南下之際，恢復曲阜的舊名了。至於原來的縣城舊址，傳說在縣城東北數十里之處，而遺迹渺茫，莫可得而稽考。

城高二丈，周圍八里餘，共計五門，東門曰秉禮，西門曰宗魯，北門曰延恩，東南門曰崇信，南門曰仰聖。本來城南的通行，是由東南方的崇信門。仰聖門因為直對孔廟正門，非遇孔氏後裔的大典或祭祀之時，不輕易開啓。平常來孔廟游覽的人都從其他城門入內，路途遙遠曲折，諸多不便。戰前曲兗公路修成，當局幾向奉祀官協商，才破除了這一件幾百年來固執的習慣。



毓粹門

孔廟內古木參天

進入城門，迎面是一座石坊，上題「金聲玉振」。坊後過一座石橋，即孔廟正門——欞星門。兩旁有石碑各一，上書「官員人等至此下馬」，於此可以想見當日專制時代對孔子之如何尊崇。木柵雖然緊閉，但是從牆外窺見古木參天，一片冷翠，已足以想像到裏面是如何地宏大和幽深！

正門是要逢祭祀大典才開的。平時從西側的觀德門或東側的毓粹門出入。我由正門前向東走，旋再轉北行。這一段路到毓粹門原不太短，却也不很長，而灰塵之多，眞不能形容。我走着最輕的脚步，而仍是一步一陣灰，足下如駕黃雲，毫無辦法。路中有「闕里」木坊，風雨剝蝕，色彩雖去，但仍存其宏偉之觀。掠過「快覩門」，再走片刻，即抵毓粹門。

進毓粹門，樹木扶疎之間，御碑亭計十有三座。大都是歷代帝皇的尊孔詔書或是修葺孔廟的銘記之類。裏面的石碑都是高逾一丈，立在一只石頭雕的大烏龜上，其方圓也很大。從石階上拾級而登，是爲大成門，右爲金聲門左爲玉振門，大成門和玉振門都關着，我從金聲門走進去。階前就是著名的孔子手植檜。檜不很高，長約有兩尺多，生在一株老柏之旁，以玻璃亭罩在上面。兩千多年來的風雨侵凌，已經使它變成像化石一樣，不過紋理却很清楚。清乾隆帝題詩云：

「幹聳朱甍外、楓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柯。瑞與龜龍並，傳來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刼灰磨。」

我默想孔子迄今，數千年間，多少滄桑變幻？多少水火刀兵？然而此樹經沐夫子手澤，竟能與聖敎並傳久遠，供後人憑吊摩挲。它看見了幾多變亂？它看見了幾多承平？它更看見了幾多來來去去的遊人？它冷寂地站在一旁，默觀人世的循環轉變，樹靈有知，自已當亦覺茫然。隔窗注觀，感觸橫生。

過杏壇拜大成殿

從此向北，即到杏壇。此爲孔子傳敎之地。杏壇爲亭式，四周圍以欄杆。中置鐘鼓各一，鼓因怕被人敲，已經收起。鐘作覆碗形，平邊，花紋工細，銅綠斑駁，叩之鏗然發聲，清越異常，當非漢唐以後物。有元黨懷　所書「杏壇」兩字碑一，乾隆帝亦有杏壇贊，鐫[illegible]石上：「憶昔緇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轢栩。博厚高明，亦日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

越杏壇，跑過一條很長的石道，走完了十二道石階，穿過兩層石欄杆，就到大成殿。殿計九間，不曾隔開。據古制：高七丈八尺六寸，闊十四丈二尺七寸，深八丈四尺。蓋以黃瓦，紅棟彩簷，圍以白石欄杆，莊嚴無限。裏面畫棟

雕樑，施以朱綠，斑斕奪目。殿前的巨大石柱，雕刻着凸出的蟠龍花紋，工程精緻，正殿兩旁和後面的石柱皆用八角形，鐫刻的花紋雖不及前面之精，却也細緻非常。殿內柱上，懸着兩副對聯，都是乾隆手筆。靠外面的一付是：

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
出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

在聖像神龕兩旁的一付是：

氣備四時，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
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

聖像在神龕中，高有丈餘。聖容嚴肅，面作方形，有二齒露出唇外，鬚髯下垂，手執鎮圭，端冕垂裳。冕十二旒，係天子之制。近來因為沒有妥人照料，聖像上的旒，已剩下十條了。像前有神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像後為雕花屏風，龕前神幕作左右捲，並有綠簾微掩，瞻仰聖顏者要俯身仰視，才可以窺見全容。同遊者至，甚至如士兵之類，莫不肅然起敬。孔子所說的「有教無類」，於此可以得到一點解釋。

二千多年來，孔子支配了整個的中華民族的思想。在目前的觀點上，不論毀之的如何，譽之的又如何，而我們得承認此後的將來，孔子仍必將操縱着我們整個民族的靈魂。因為到現在為止，還只有他的學說平易，中和，他使你在日常起居舉止之間，受到他的影響，他的思想滲透到社會或個人的最細微之處、最深邃的地方。當你感受到他的影響之時，或許你本身還不會覺到。不相信，事實在這兒。

聖像東側第一排為後聖顏子、述聖子思像，第二排為閔子、冉子雍，端木子、仲子、卜子、有子像；西側第一排為亞聖孟子、宗聖曾子像，第二排為冉子耕、宰子、冉子求、言子、顓孫子、朱子熹像。各像比較小，手執躬圭，冕九旒，相當諸侯階級。

聖殿神案之前，陳列琺瑯供器五件，係雍正帝頒贈，器作杏黃色，古艷可愛。

寢宮內炮彈遺跡

大成殿之後為寢殿，計七間，華麗僅次於大成殿。龕中供孔子夫人亓官氏的神主。殿內有一隻明朝的鼉皮鼓，體積很大，不能仰視。我攀登鼓架，撫摩良久，看不出什麼特異之處。這殿子的裝飾較新，因為在張宗昌督魯之時，曾加修葺。上面缺兩塊天花板，是民國十九年閻錫山炮轟曲阜時，有兩枚炮彈由此落下，至今殿磚上尚有碎痕。滄桑荏苒、匆匆又是二十年前事矣。我追念當日的遍地干戈，刼灰處處；而今日我以戰地新聞記者之身，作刦後觀光，對此

大成殿正面



孔子故居古井



感觸萬端，不知是幽默還是諷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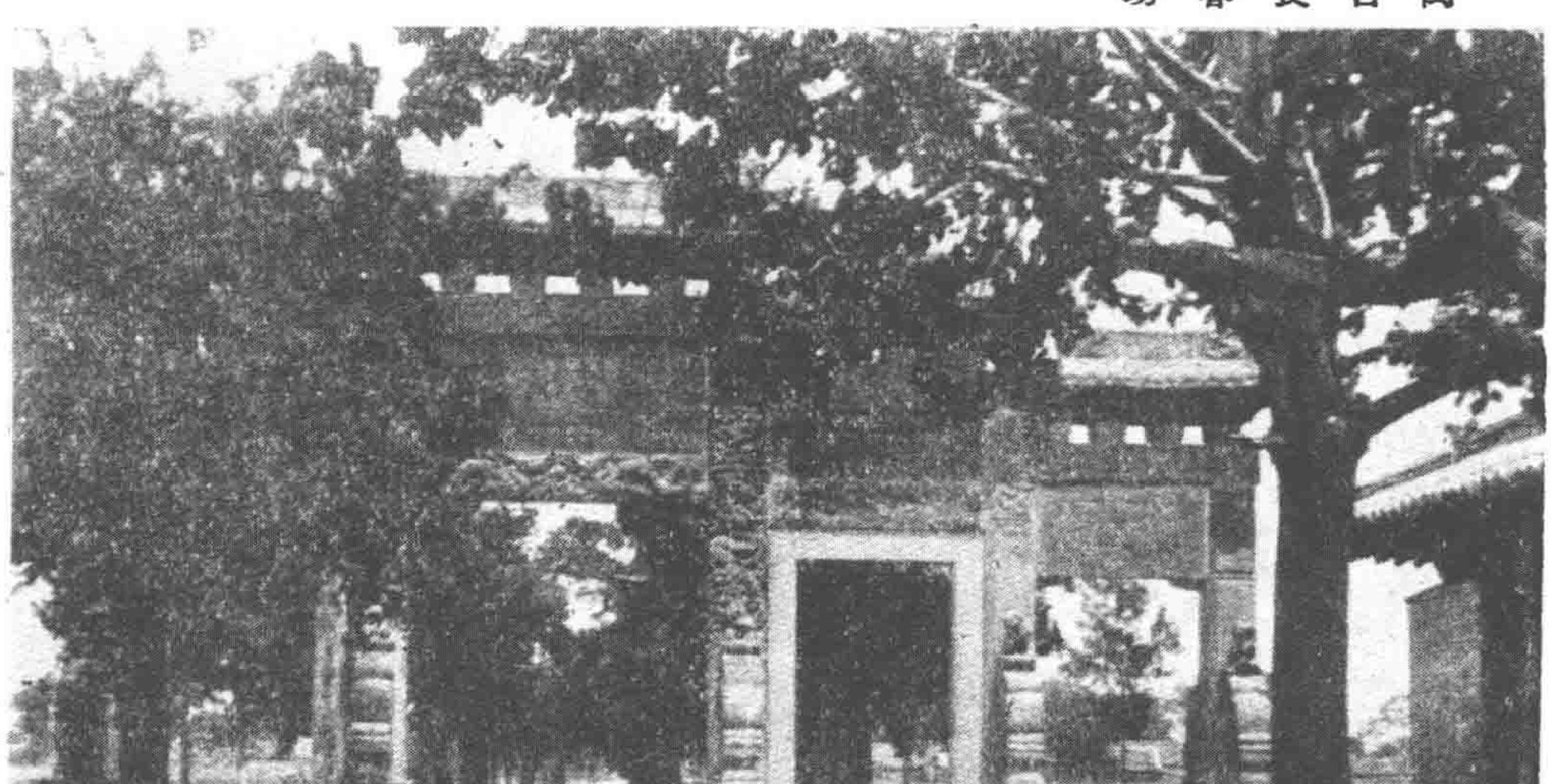
寢殿兩旁，各有掖門，由此入內，再經過一道門，便是最後的聖蹟殿。殿凡五間，滿貯石刻。正中前面的是「萬世師表」四個擘窠大字，乾隆帝書。後面一排是聖蹟圖，計一百二十塊，鐫刻孔子生平事蹟，傳係吳道子所作，都置於玻璃櫥中。東側是清代康、乾諸帝所題的詩贊，如：

「鸞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道統唐虞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衣裳。」——康熙甲子題詩。

「明王不興，夫孰能宗？豈無宗者，邈矣莫從！鐫勒蒼華，景仰遺踪；七十三年，雲中見龍。」——乾隆聖蹟殿贊。

西側爲孔子諸像，如聖行顏隨圖，孔子行敎圖，爲魯司寇圖等。爲吳道子、米芾等作。

萬古長春坊



七十二賢配享處

大成殿東西兩廡，是七十二賢配享之處，現在都已破落不堪，灰壚狼籍。兩廡各有翣門，通到崇聖祠及啓聖祠，這可算是孔子的祖祠。崇聖祠在東，祀有孔子的上五世祖：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神主。兩旁以顏、孔、朱、張、孔、曾、程、蔡配享。啓聖王在西，是孔子生父之祠，後有寢殿，奉啓聖王夫人顏氏的神主。前有金絲堂，西廡爲樂器庫，南止啓聖門，在玉振門之左。崇聖祠庭前，有孔氏系譜，由孔子起，迄至四十二世止。相同的兩塊，分立左右。南行過一道門，爲孔宅故井，井在庭中西部，有石欄圍繞，並有碑額標明曰：「孔宅故井」。我俯首垂覗，黝然漆黑，水已汚濁。井左有亭，中立一碑，刻着乾隆帝所題之故井贊：

「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既清且潔，汲繩到茲。我取一勺，以飲以思；嗚呼，宣聖實我之師！」

亭再西，爲魯壁遺址，即孔鮒藏書之處，也有一塊矮碑，刻「魯壁」兩隸字。由故井繼續向南，到詩禮堂。據說是當日孔鯉趨庭受敎的地方。堂內別無長物，僅有講台式的桌子一張。兩旁柱上，懸着乾隆的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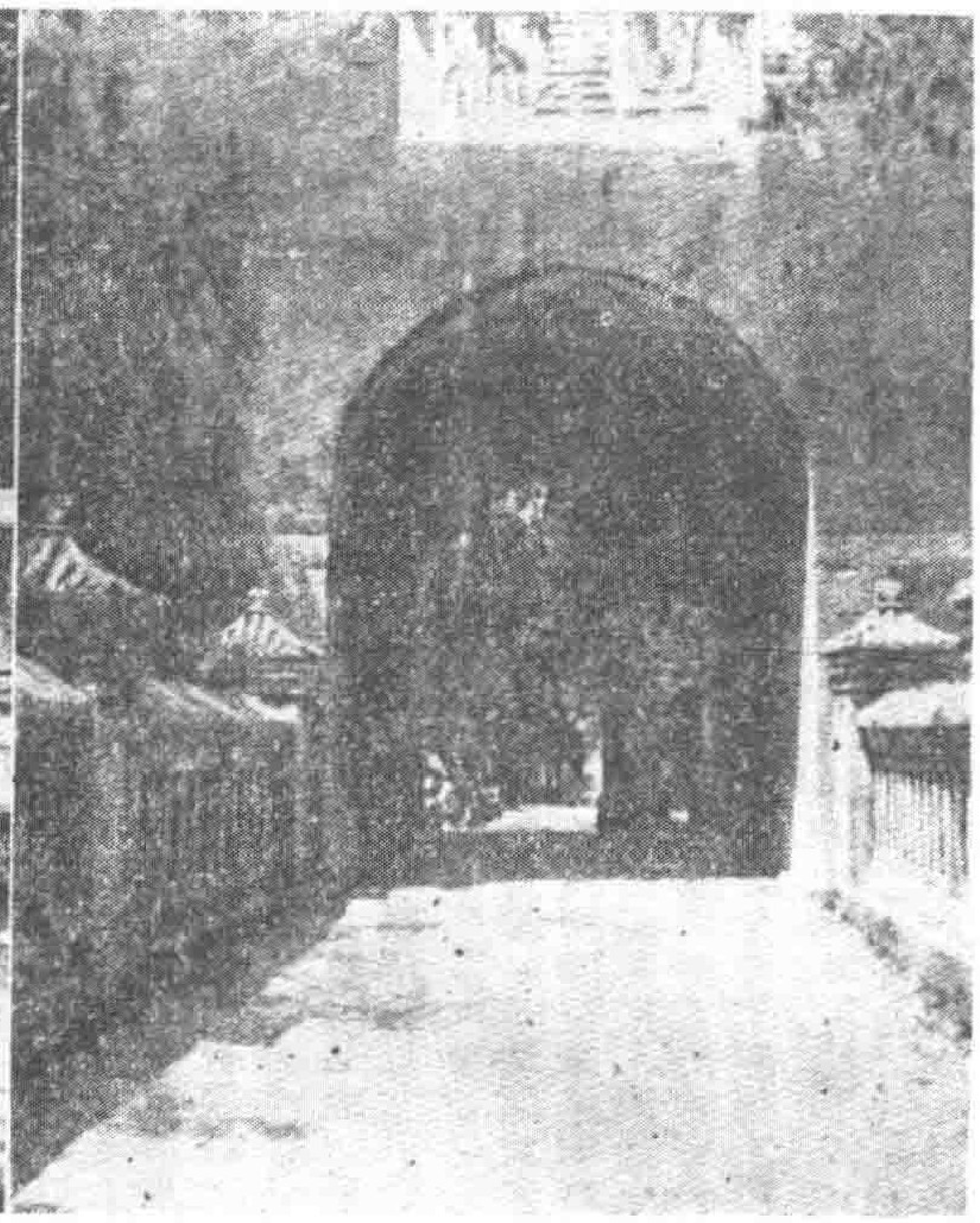
紹緒仰斯文，識大識小；

趨庭傳至敎，學禮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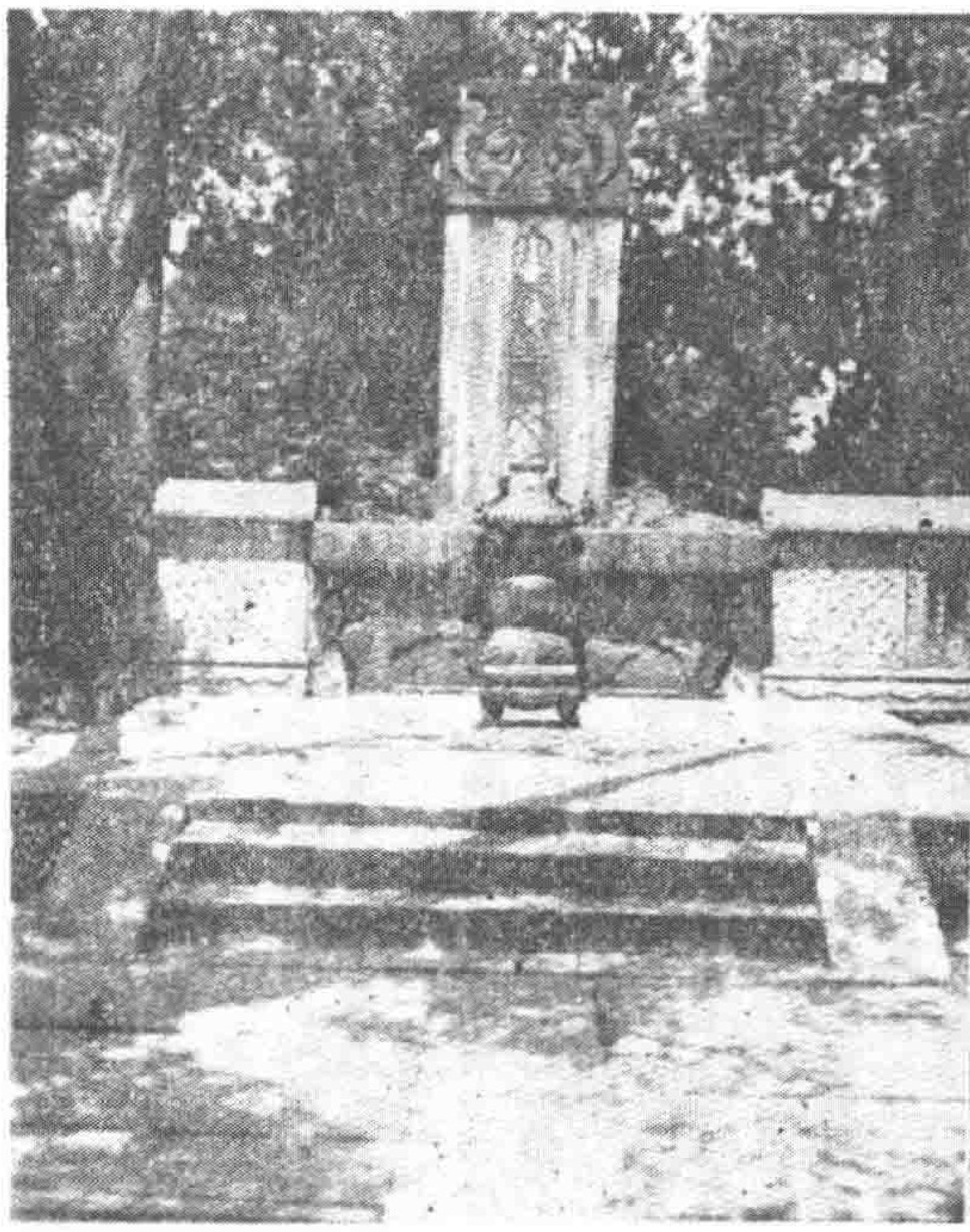
堂前有太湖石，高可尋丈，爲狀甚醜。石之西，有唐槐、宋銀杏各一株，鬱踞一隅；它們閱盡興亡，像一個世故很深的老人，睨覷後生之擾擾。東廡爲禮器庫，再南爲承聖門，與金聲門並列。

二三里古柏成林

我是從孔廟東門入孔廟的，所以先參觀到的是大成門以北的一部。於是返



至聖林



孔子墓

身向南，越過碑亭，走到奎文閣下。奎文閣是過去藏御賜書籍之所。現在僅陳列碑碣數方。奎文閣之南爲同文門，張猛龍碑，孔子廟碑，漢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等漢魏碑碣均封藏於此。再南爲大中門，爲弘道門，相隔都在百步外。甬道寬闊，兩旁古柏成林，廁身此間，只聽到風濤之聲。塵氛盡失，俗念皆清。弘道門前有石橋三座，正橋名璧水橋。極東爲快覩門，極西爲仰高門，都和大街相通，現在關閉着。過橋而南，是聖時門，作城門圓拱之式。再南爲至聖廟坊。又南爲太和元氣坊，東坊題德侔天地，西坊題道冠古今。由此南接櫺星門而止。總計由金聲玉振坊迄聖蹟殿，坊門殿閣，計十四進，甬道之長，達二三里。面積之大，幾佔曲阜全城之五分之一。其間雖一草一木之微，無不令人讚賞欲絕，流連而不忍去。到了此間，畫家有畫不盡的景物；攷古家有漢碑唐碣，周鼎商彝，以及古代的禮服樂器，建築設備，供他一生攢研；詩人、文學家，到處可以引起他的烟士披里純，而寫下動人的詩篇和文章……總括一句，太偉大了！

我懷着一顆高興和不捨的心，走出毓粹門。門前有許多碑帖攤販，逗着我談生意。他說有原拓的張猛龍碑和乙瑛碑，有乾隆帝御筆寫各種詩贊，有翻板的「聖蹟圖」……幸虧我對於碑帖，尚粗有認識，價錢雖說公道，然而拿鈔票去買明知是僞造的東西，那又何必？却不過攤主人的美意，我買了孔子行敎圖和杏壇贊的拓本各一張。杏壇贊是乾隆帝御筆寫的。作正楷。這位十全老人的字，寫寫小行書，倒還有幾分嫵媚氣；寫這種徑有寸餘的楷書，反顯得粗陋不堪。行敎圖說是吳道子的手筆，好像名貴非凡，好在我無意收藏，姑妄聽之，還可以保持一個美的憧憬。

衍聖公府的訪問

出門東行十數步，即至衍聖公府。八字影壁、朱漆大門，頗有氣概。全部房屋一共九進，也是古典式的建築。比之孔廟，當然如九牛一毛；但在一般住宅中，當可算是巨擘了。繼承聖統的孔子七十七世孫孔德成，自從戰前由政府帶到後方去後，勝利到如今，尚未返家。一度北行到兗州爲止，旋即南返，目前住在南京。房屋現由看家的住着。有一小部份尚保持整潔，大部份弄得一塲糊塗，灰塵鷄矢觸目皆是。我跑完了全部房屋。第四進屋中，有石刻若干，中有慈禧太后題的壽字兩方。最後的一進還有孔奉祀官結婚時的銀盾賀聯賀屏之類。這些東西倒都完好，我記得當中的一付賀聯是沈鴻烈送的，他另外還送了四只賀屏。第五進的西側有小門一座，通到後花園，花園的規模原也不小；也是因爲無人料理，頓形荒涼冷落。就整個的花園佈置來講，亦覺不够藝術化。我穿山（假山）踐草，亂跑一陣，在一個小池中發現一朵睡蓮，嬌紅的花瓣兒

，飄在水面上，暖風拂過，微波粼粼，使我注目多時。屋子這樣多，每個門的門框上，都貼有春聯。辭句絕不相同，且多工整之作。有一付，

麒麟鳳凰出郊藪，　珊瑚玉樹交枝柯。　非這樣的地方，决不能用。

撲面黃沙遊孔林

瀏覽一過，我準備到孔林去了。孔林即在曲阜北門外，本可穿城直趨北門，可是還是因爲軍事期間，北門業已堵塞，乃不得不繞城而行，多跑十里寃枉路。

日已當午，我中途找到一家清眞小攤，二百元一兩的油炸蝦，頗合口胃。我防備中途飢餓，特別很賣力地吃了四個饝，其硬雖不如鐵，却也够咬。

這天太陽很厲害，起初我在孔廟中濃蔭之下，所以還不覺得怎樣。走了一段路後，汗涔涔而下；再加上撲面的黃沙，不停地襲擊到我。那時我尷尬的狀態，眞不好形容，所幸風尚不小，還可以減去一點熱的侵襲。我架上了眼鏡，戴上了口罩，拭着汗珠，在田隴間跑着。看見我的人，皆以一陣驚異的目光投射過來。天上是白雲悠悠，地下是黃雲起伏，一切都表現出鄉村中的恬靜。

我遠遠地看到一排古柏，知道這就是目的地了。我更加起勁地迎着它跑去。

在兩排古柏的前面是一座節孝坊，也是姓孔的。過了這座坊，就是大道。兩旁的柏樹，雖歷經變亂，還沒有多大破壞。有幾株，年代既久，分裂爲二，一半是枯幹，另一半却仍青翠可愛。也有全枯了的，也有分成三株，全是靑翠的。在形式上，曲折夭矯，莫可名狀。歷觀諸樹，都是數百年甚至千年前的舊物。我感念浮生的短促，對此老柏，不免覺得太渺小了！

這段路長有里許，中有石橋一座，名「文津」，橋下並無流水。盡頭爲萬古長春坊，兩旁有神道碑亭各一座。石坊的柱子，雖有蟠龍，也很精細。門後，還是百十丈長的大道。兩旁柏樹更密，濃蔭布地。至此臭汗頓收，令我忘卻剛才的苦熱。迎面是至聖林坊，門前有大石獅子兩只。名雖稱坊，却有屋三間，兩旁的兩間，藏有若干碑碣。門前攤販，聚集甚多，有活潑天眞之小孩，嬉戲左右。

洙水橫貫了孔陵

門之北卽洙水。這條河橫貫孔林，目前並沒有水，但一等到大雨之後，兩岸積水注入，就成大河了。故老相傳，爲秦始皇爲了破曲阜風水而鑿的。土名月牙河。河上有橋三座，中間的一座，卽名洙水橋，在至聖林門之西。由至聖林門到洙水橋的一段路，是宋眞宗的輦道。由門向北，再折向西。東面的一座橋直對至聖林門，我因不知就底，就從偏橋過去。兩旁都是歷代孔氏族人的墳墓，此卽所謂「族葬」。後來路越走越小，才轉身向西，而達洙水橋。橋前有石坊一座，上刻「洙水橋」三字，兩旁也有「下馬牌」。過橋後，道旁碑碣很多，類皆遊宦之輩，誌其景仰之思，兼且有一種「垂之千古」的虛榮心在作祟。經一門，北行，左甬道兩旁，遞次立華表二、角端二、元豹二、翁仲二，右邊的執笏，左邊的按劍，都有一丈多高，中間是一座石鼎；升階入室，就是享殿。

穿過了享殿的朱屏，卽入墓道。道左是子思之墓，亦有翁仲分立，這是宣和舊物。石碑二，一刻「沂國述聖公」，一刻「三世祖墓」。墓道之右，爲子貢手植楷，也成化石了。楷呈灰白色，長在一丈以上，有鐵箍一道箍住，以磚牆圍護，祇能從洞中看見上半節。楷後爲楷亭，有石凳可以休憩，並有楷圖石刻。

楷亭之北的一座亭，壁上嵌乾隆帝的御書詩碑，詩云：

「宮牆覲繹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隈；春鳴仙樂鳥，冬綠石碑苔。敎澤垂千古，泰山終未頹。」

再北還有兩座亭，前一座是乾隆帝的駐蹕亭；後一座是宋眞宗的駐蹕亭，皆南向。墓道至此，轉灣向西，有伯魚之墓，樹碑曰：「泗水侯墓」碑後也另有一塊「三世祖墓」的石碑。西行數十步，就到孔子墓。墓基很大，前圍石欄，有石鼎一座。墓碑有二：一塊是宣和年間所立，一塊是明正統間衍聖公孔彥縉所立，現在正中的一塊，就是後者。上刊「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字作小篆，陰文。墓之左右，林木蓊鬱，大皆合圍，都是千年以上物。經風怒吼，而發巨響，它們在此伴着長眠地下的中國唯一無二的「至聖先師」，樹靈有知，當亦自豪。

墓西是子貢廬墓處，中祀子貢神主。

孔林之遊，至此而畢。因無其他勝蹟，也不高興去了。

孔林的面積，是相當的大。據從前的丈量，有三千畝之廣。（北方畝特大。）周圍二十里，曲阜城大兩倍以上。林中全部樹木，民國廿六年曾調查過一次，計共三萬多株。模規之宏，可以想見。有清一代，康熙帝來過七次，乾隆帝來過三次，盛況當更在想像之中。

我從曲阜城西繞來，歸去時從城東繞去。算是整整地繞城一周。城之東北角，有很多民工，正在修築城垣工事。一切還是戰時氣氛。紅日漸西，我於夕陽影中，挾着滿面風沙，回到兗州。

美國偉人之中心

莊嚴美麗的華盛頓

亞爾勃·阿德胡特著

伍必熙譯

華盛頓，這美國的國都可以稱爲每一個美國公民的第二故鄉。它不屬於任何一州，但也可以說屬於每一州，它不屬於南方或北方，而屬於每一個美國人。

一八一四年華盛頓還是一個散漫無紀律的村落時，一個當地的居民瑪格蘭史密斯夫人曾寫道：「它具有一種特殊的有趣的風格，在活動有思想和具遠大抱負的人們的心目中是全美國最吸引人的地方。」

現在的華盛頓與當時喬治·華盛頓和湯姆斯·傑弗遜所建立的華盛頓比較起來，不可同日而語了。市區和紀念物的美麗可說是華盛頓等人所未曾夢想到的。這裏是廣大複雜的政府機構的神經中樞，與全國各地息息相通。

有歷史性的意義

華盛頓的建立含着紀念美國歷史上重要人物的用意，但是人民對它的愛護並不僅由於政府機關的設立和雄偉的大理石建築物。它的歷史和其他大西洋沿岸的城市比較起來雖不能算久，但是每一條街上都有具歷史性的房屋或地點，曾經有某一位名人在這裏住過辦公過或訪問過。

最早的公共建築物當然是白宮，這座偉大的屋子是每一位美國總統的住所，除華盛頓未曾在這裏居住過之外，共有三十一位總統做過它的主人。國會的建築雖和白宮同樣地顯示出美國的民主氣氛，但比較起來白宮尤其爲每一個人民所愛好，因爲這裏住着他們國內的第一公民。美國的總統雖然是第一公民，但他同時也是每一個人民的公僕，所以人民永遠是白宮最尊重的對象。

白宮的質樸的美和它的莊嚴，最使人愛慕，處身在這裏，遠較處身在他處的皇宮中來得舒適自然。白宮的建築不僅顯示它的崇高，且能代表住在這裏面的總統的性格，這是它能吸引遊客的理由。在這裏你可以看見總統的言行起居種種。任何曾容納過傑弗遜或林肯或威爾遜或羅斯福的屋子，在美國人看來都是富有意義的。這宅曾經居住過三十一位總統的屋子當然具有特殊的引誘性了。美國新聞界一向給白宮一種特殊的地位，他們常用「白宮說」或「白宮相信」等詞，使白宮成了個有生命的具體。一般人在瀏覽這裏的每一個房間時，都免不了有相似的感覺，



華盛頓之白宮與聯邦藝術院



白色大理石之林肯紀念像，高十九呎，歷時四年始成功，每年來訪者，逹一百二十萬人。

那便是一方面覺得自己置身在不朽的偉人羣中，同時又體會到這裏的主人們仍是和他們一樣的公民。

一個政府職員在描摹白宮的情形時曾說：「這裏的房間都彴美麗，但頗陰沉。」雪奧度・羅斯福在任總統時曾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每次他經過長廊，或走上樓梯時，總不能不想到林肯，瘦長的個子，穿着拖鞋，在清早從樓上下來往陸軍部去看戰報。「每一個房間中和大廳中我都見到他，好像他仍活着一般。」

平均每人四年半

三樓靠東南的一個房間是當時繕寫解放黑奴宣言的地點，這裏有林肯曾睡過的一張床和使用過的幾件傢具。

白宮是一座公共的建築物，所以除在修理和在戰時緊急狀態外，通常總有一部份開放任人參觀。自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全部停止開放，此後那有歷史性的「東房」和樓下的一部份又重新開放了。

從現在的目光看來，以前出入白宮和會見總統實在太隨便了。這情形直到不久前方才改良。早期時許多人民都不待邀請的自動去參加白宮的宴會，在那裏飲酒進餐。傑克遜總統就職時，白宮中擠滿了嘈嘩的男女老幼，水洩不通，甚至祇能在窗戶中進出，喬治・彭克勞夫描寫在此後不久的一次宴會中的那班「客人」爲「下賤混亂的一羣，——有不少餓鬼，齷齪無禮，網羅了整個華盛頓的下賤人物。」許多男子甚至連帽子也不除去。

林肯任總統時雖然忙碌不堪，仍舊一星期數次接見每一個來訪的各色人物。到雪奧度・羅斯福時才對訪問總統定下章則。近年來人口的增加和任務的繁重使總統必須受嚴密的保護，以防宵小，同時使總統可以節省些精力，免得接見無數好奇的客人。

這樣美麗的白宮却有一個麻煩的問題，那便是遷移的工作。住過白宮的總統共有三十一位，平均每人住四年半。每當換一位主人時，必須把新舊兩位主人的什物整理和搬運，這的確是一樁麻煩的工作。

曾在白宮任職四十二年，做過許多年侍役長的伊克・胡佛說：「沒有兩位總統在某一件瑣事上會有相似的地方，他們對這許多房間的如何使用，都各有高見，互不相同。白宮中的物件又從無目錄，所以管理屋子的職員們對於這裏究竟有多少瓷器，傢具，圖畫　銀器之類的問題，不能置答。因爲不僅是政府購買一切所需的東西，每一位總統和他的夫人都會購置過許多東西，受過全國送來的許多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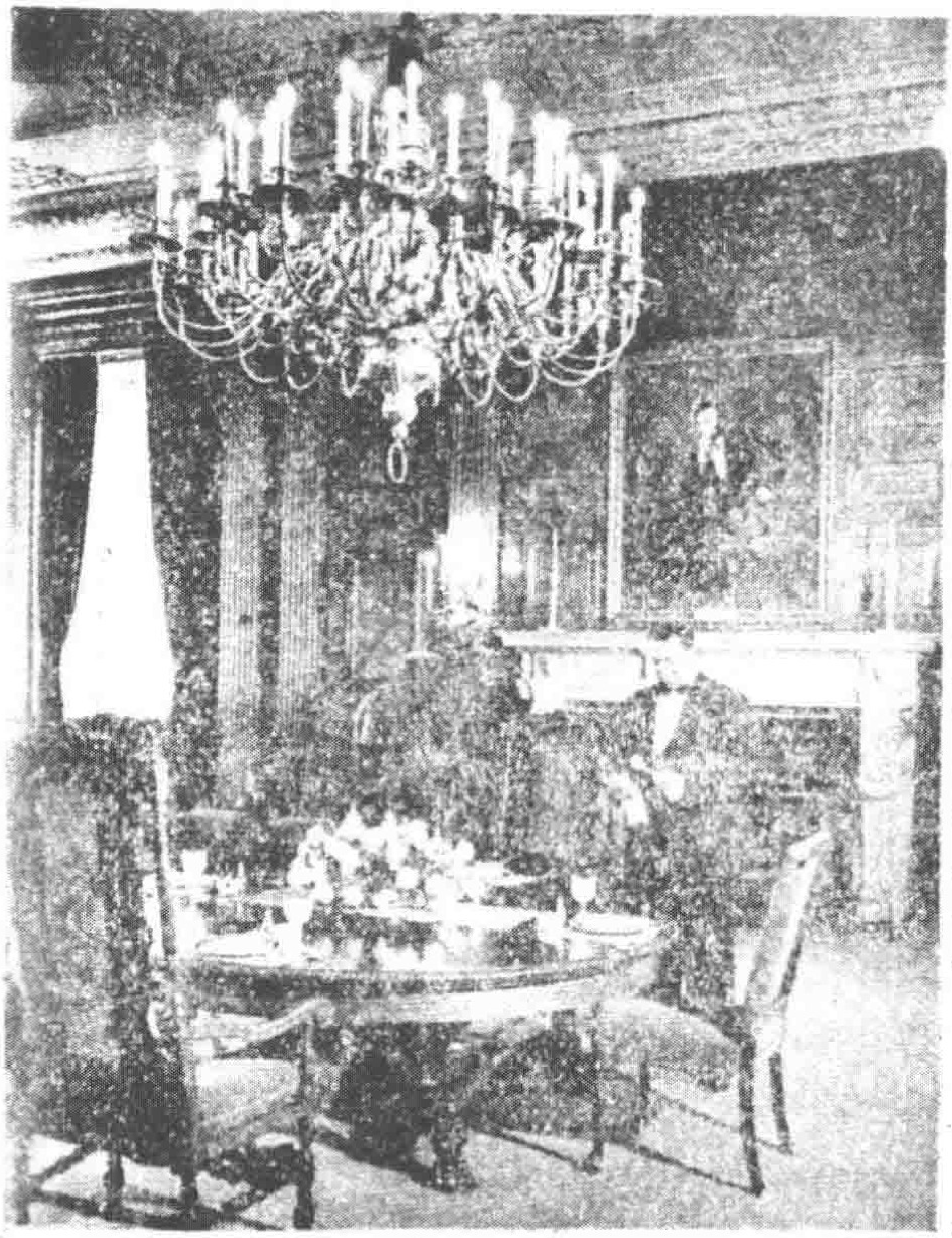
直到最近前不久，白宮裏的衛生設備，清潔，和房屋等，還頗多應當改良之處。林肯第一次就任總統時，一位國會議員曾說：「白宮用作政府辦公機關的一部份，看來破舊而汚穢，好像一座農村經過了一個嚴冬的風霜摧殘後一樣。」據說雪奧度・羅斯福在進餐時會有好幾次站起身來趕走屋內的老鼠。

現在又有了另一個問題，那便是白宮職員的辦公和住宿問題。在雪奧度・羅斯福總統以前，總統的各種工作可以在白宮的第一第二層的房間中辦理。一九〇二年時，因爲工作人員加多，所以在白宮的西端加造了一所政府辦公處。現在總統的顧問、秘書、速記、助理、護從等等人員的增多，連這新建的辦公處也不敷使用了，必須再遷移。若是再加多辦公室，又要減少白宮的淸靜的氣氛。

白宮名稱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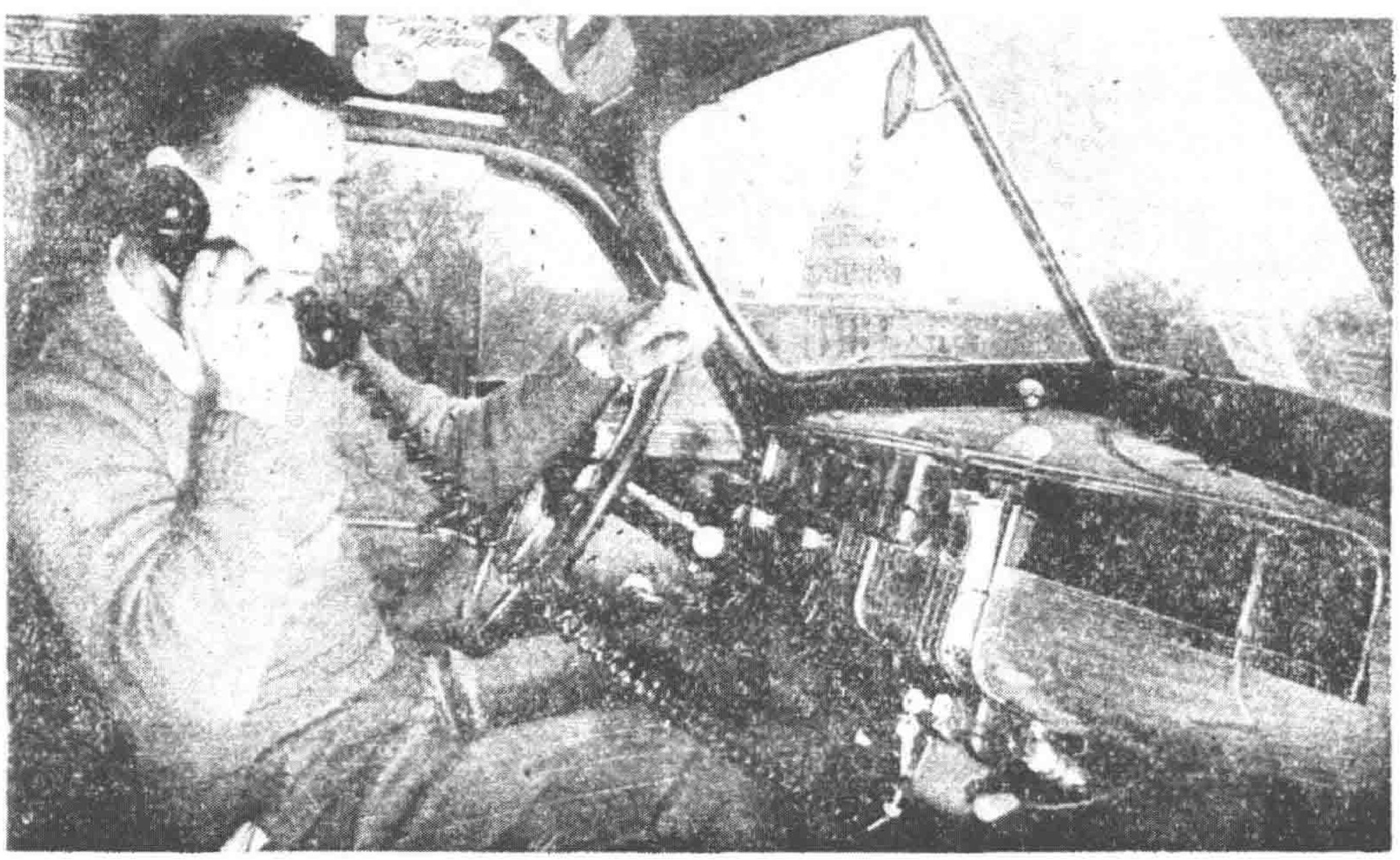
大部份白宮的園地和西南的一邊，雖然從不開放，但是從鄰近的街道中可以看到裏面美麗的草地和樹木。傑弗遜總統時，在園中廣植本國的樹木花草，且將名稱按照形狀顏色季節編成一目錄，故從現在的目錄中可以看到許多總統所種植的樹木。這裏的樹木中年代最久的是亞達姆總統所種植的一棵榆樹，在白宮南端。最美麗的一株是傑克遜總統所種植。

白宮中有一件頗有趣的事，便是一切較貴重的銀器上面都刻了「總統之屋」(Presidents House) 數字，而鍍銀的器皿却刻着「白宮」。「總統之屋，」是這裏最早的名字，所有的銀器甚至小至茶匙都刻這幾個字。不用「白宮，」而用「總統之屋，」大約是因為「白宮」這名字任何酒館都可以使用，而後面這名字則很少有人會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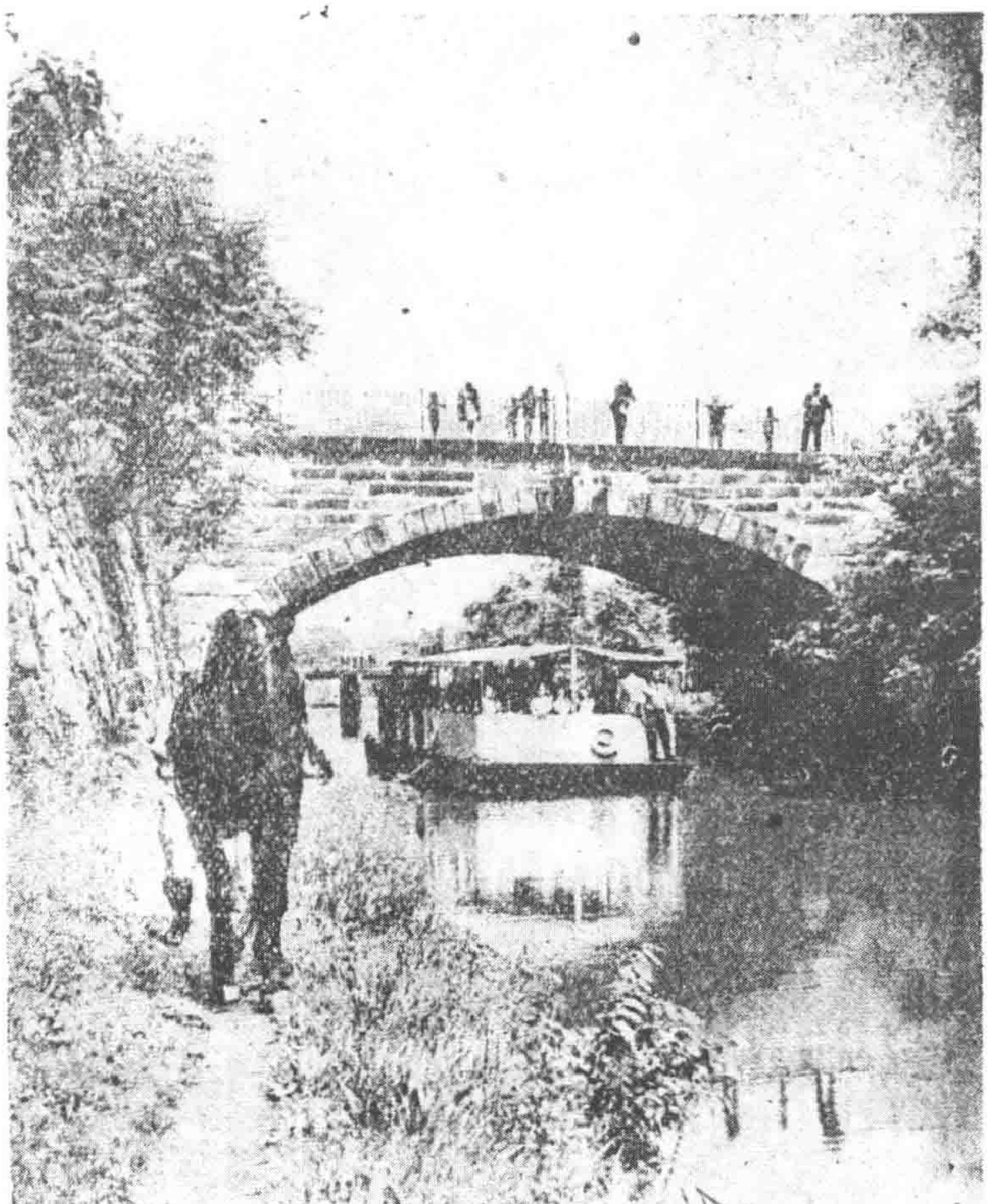


白宮中的餐廳，常招待一百位客人以上。

哥倫比亞特別區的第一任委員們正式稱這屋子為「總統之屋，」有時則稱「總統之宮」("Presidents Palace")。門羅總統在一八一七年重建後，稱之為「行政大廈」(Executive mansion)。直到現在「行政大廈」還是一個較「白宮」更為正式的名字，因為在國家預算上便用這名稱。另一方面雪奧度．羅



華盛頓的出租汽車中裝着無綫電話，以便利乘客，且可節省汽油。



談華盛頓尤早的治鎮，古色古香，別有風味。

斯福在他的公文和信件上都印上「白宮」直到今日，那裏的信札上祇印着「白宮華盛頓」等字。不少總統出佈告時常用「白宮」的字樣，所以一個在白宮管傢具的工人說：「我們祇知道爲誰工作，而却不知道在何處工作。」一般書籍和雜誌上有一個錯誤，那便是以爲這宅建築物在粉刷潔白後始稱爲「白宮，」事實上在它未曾刷白前，「白宮」這名稱已被使用了。這一點從那時往來的信札中可以看到。當初用來建造白宮的沙石顏色極淡，所以用「白宮」這名稱是頗自然的事，尤其因爲那時華盛頓的煙霧比現在還少，四周的其他房屋又多用紅色磚瓦造成，相較之下，當然可以認爲是「白」了。

華盛頓還有幾所房屋曾被作爲臨時的「白宮」，那都在真的「白宮」需要修理時。梅迪遜總統和他的夫人曾以三所不同的房屋作爲辦公處，其中兩所現在還存在着，第三所的地基上已建了一所辦公的房屋。

在現存的兩個臨時白宮中，一個是一所牢固的磚屋，曾被使用一年有半，現在成了一家藥房，這裏曾做過國務院，英國公使館和兩位副總統的住所。

另外一個暫時的白宮是紐約街和十八街口的「八邊形。」一所大廈現在是美國工程學會的總會址，公開任大家參觀。建造這屋的是國會大廈的建築師威廉桑頓，房屋裝飾設計的精緻是美國少有的。屋主約翰泰勒則是美國當時有數的富翁之一。他本預備在費納台斐亞建築一所市政廳，後來由於華盛頓的勸說故把它造在華盛頓。這裏最別緻的是圓形的門窗。餐廳和休息室裏的壁爐上的石板，都是從倫敦運來的。

梅迪遜總統當初便在二樓辦公，這裏現在是工程學會執行幹事的辦公室。在房間中間有一隻具歷史性的桌子，梅迪遜總統曾在這裏批准「根脫條約」。在此後一個不景氣的時期中整個「八方形」大廈無人問津，這張桌子曾被賣給舊金山一個女子。經過舊金山的大地震和大火災，它竟未受損傷，後來被工程學會的舊金山分會所知，把它買回。

辣斐德廣場的聲望

再說到白宮。對着白宮的一塊廣場叫辣斐德廣場，這裏附近曾住過許多偉大的政治、學術、社會的領袖。辣斐德廣場這名稱大約是當地人民所起的，因爲在當地的典籍中無可稽考。每個行過辣斐德廣場的行人無不抬頭看一看那在馬上的傑克遜像，這像用戰利品的大砲所製成，是美國最早的巨大的銅鑄像。那時美國猶未有銅像。同時它是全美國史上第二個馬上紀念像。第一個是紐約的喬治第三的像，用鍍金的鉛鑄成，但在一七七六年時被取下融化，作子彈的原料了。

辣斐德廣場上的不少歷史性建築物雖被新的建築物所代替，但仍有

不少老的存在着。廣場上最早的建築繼白宮之後的是聖約翰教堂。這是華盛頓最古雅的教堂，在一八一六時完成。那時教堂的理事會將堂中五十四號長椅座送給梅迪遜總統。此後的每一位總統都在這裏崇拜過。事實上美國的偉人們幾乎都會到過這裏，所以它與國家大事關係的密切，是任何教堂所不及的。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就任前一小時到



愛好音樂的人們，躺在小舟上，在黃昏時聽交響樂隊演奏。

聖約翰教堂去祈禱，此後每年逢到此就任紀念日時，他總到那邊去敬拜。其他常去的總統有門羅，阿達姆，傑克遜等。五十四號長椅一向保留給每一位總統，總統無需出租費。但有幾位總統都照常付租，若是他不接受，便出租給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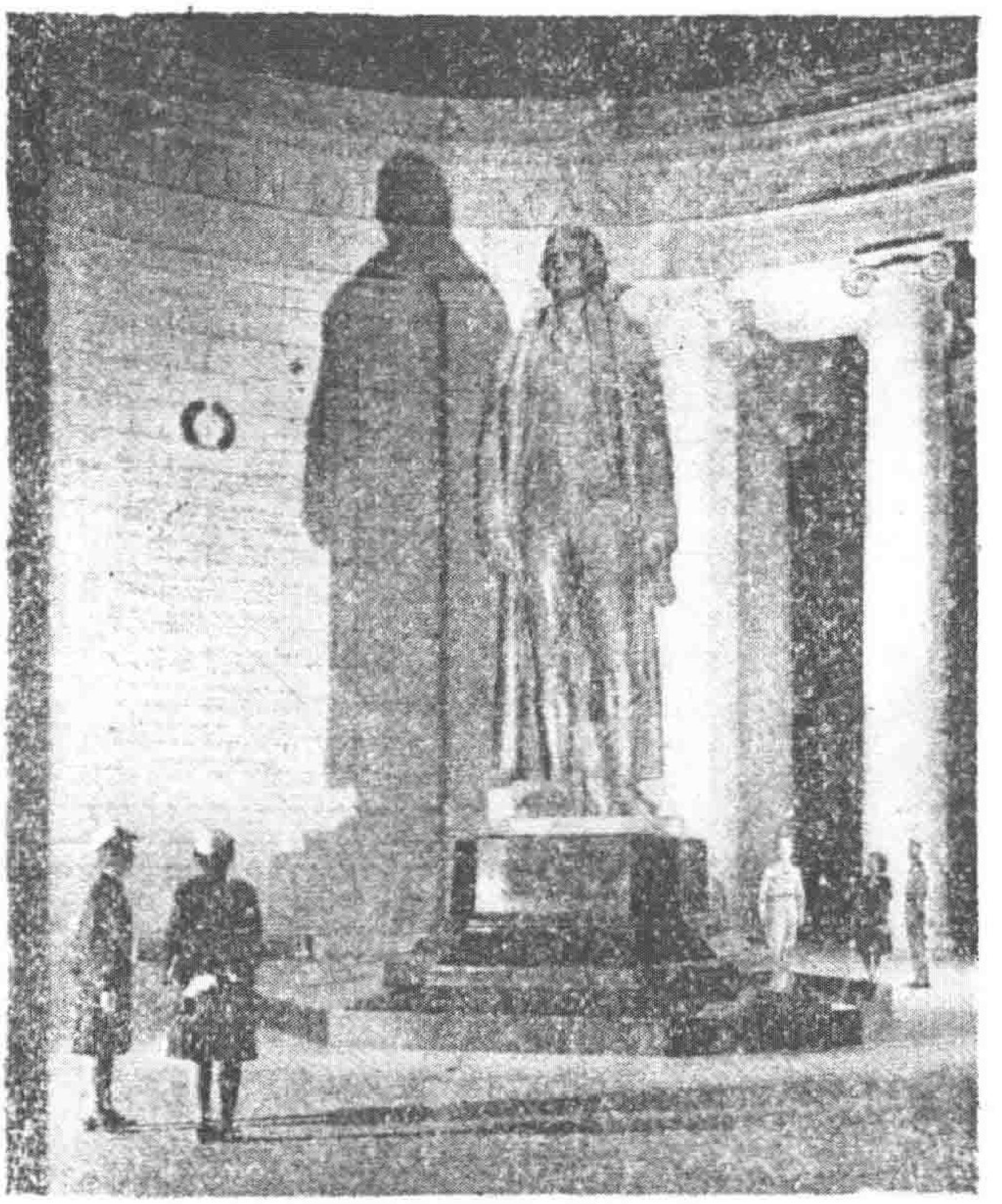
在本雪凡尼亞大街上離辣斐德廣場不數呎處，有一所美國的國家招待所，——白萊亞大廈。國外來的顯貴如阿剌伯王子，加拿大首相金氏，戴高樂將軍，莫洛托夫外長，南斯拉夫的國王彼得，和希臘國王喬治等，都會被國務院招待住在這裏。這宅屋子在一九四二年十月時由政府收買，裏面的一切，顯示出先前主人的舒適生活。玻璃的器皿，銀器，瓷器，尤其華貴異常。杜魯門夫婦和女兒瑪格蘭在總統即任後的三星期中住在這裏。管理這屋子的奇耐夫人說：「他們祇有一餐未在這裏進食，其餘的時間中每餐有不同的口味。」賓客的臥室在二樓，隔了走廊對面有一間華麗的圖書室，這裏曾靜靜地商討過不少重要的國際問題。夏季來到時，外賓們往往堅持要打開每一扇窗戶，却不知道像這樣牢固巨大的屋子，不多開窗反而涼爽。直到數年來為止，這屋一向為白萊亞一家所有，不少年來這是美國最有地位的家庭之一，美國的總統祇有四五人未曾訪問過這裏。

喬奇鎮風格特殊

喬奇是鎮華盛頓最古和具有特殊風格的一部份。在華盛頓尚未被人注意前，它已是一個重要的航海口岸。後來却被併在整個華盛頓之中。興建華盛頓的計劃還是在喬治鎮的酒店中擬定的。華盛頓總統曾在這裏居住過不少時候。當喬治鎮的房屋已造得「鱗次櫛比，看不見街道」時，華盛頓還是個「祇見街道不見房屋」的所在。大部份喬治鎮的房屋仍舊是美麗的磚屋，石子鋪成的道路，和方磚的行人道，今日仍可以見到。

條多大廈(Tudor Mansion)是喬治鎮歷史上和建築上最有名的一宅屋子，因為它是由建築國會的首席工程師桑頓氏所設計，同時與華盛頓一個著名的家庭有密切關係。它的外表雄偉，但裏面却極為簡單。從一八〇五年建立到現在，它始終屬於一個家庭，它的第一個主人是湯麥斯•彼得，即喬治鎮的第一位行政首長。到現在它仍屬於彼得這一家。

華盛頓的另一邊靠着安那哥斯太河是華盛頓墳場，普通稱為國會墳地。這裏葬着許多名人。一八一三年前所有在任期內逝世的國會議員都葬在這墳地上。這裏有一個特點，那便是每個墳墓的形式，大小，和使用的原料，都完全相同，距離也都一律。這裏共有一百六十四個墳墓，



華盛頓的傑弗遜紀念像，在一九四三年建立，缺少金屬，故用可塑體代替，現在已換了銅像。

但其中一半僅是空墓，只有石碑而已。

林肯永遠使人崇敬

在華盛頓與名人有關的地點中，凡會與林肯有關係的最使人注意。在十三街向東的一面是斯梯芬碉堡，這裏林肯總統會親自置身戰場上受到槍砲的攻擊。當南北戰爭開始時，華盛頓毫無防禦工事，那時即有一位英芬少校認爲四周的山嶺可作絕好的防禦工程。在兩軍第一次交戰後，當地即開始建築周圍三十七哩的圓形防禦工事，至一八六五年四月時共建了六十八個碉堡，包括九百零五尊大砲。另外有二十哩長的壕溝，和九十三處較小的砲台，形成那時最大規模的防禦堡壘。一八四六年七月時南方的李將軍爲要使里區蒙(Richmord)從格蘭將軍的軍隊中脫圍，所以傳訊歐萊將軍，請他襲擊華盛頓。起初時他竟突破了斯梯芬碉堡的外圍，因爲那時的守軍都是老弱殘兵，不足爲用。但正在事情危急時，北方的銳特將軍率領了救兵趕來，在斯梯芬碉堡外圍將南方的軍隊擊退。林肯當時便在觀戰，曾數次險被鎗彈擊中，後來還是統率軍隊的銳特將軍命令他匍伏下來，他才微笑着走到較低的地方去。

夏天時林肯在離斯梯芬碉堡不遠的安特遜村「軍人家」住過不少時候，這裏可稱爲是第一個「夏季白宮。」林肯之後又有三位總統將這裏作爲夏季的辦公處，現在却已被人們所遺忘了。林肯曾在這裏草成解放黑奴宣言的第二個草案。從這裏可以俯視華盛頓的辦公區。

沒有一個遊客會錯過機會不去看一看紐約街長老會教堂的九十一號長椅。若是在傍晚去，尤富意義。林肯自一八六一年三月到他死時一直保留着這座位，每年付五十美金作爲租費。其他的總統也有人在這裏崇拜，但林肯與這教會的關係最具有歷史性。座位非常狹窄，林肯的兩隻長腿使他不得不橫着坐，但是他總讓旁人和他分座。

林肯遇刺的福特戲院在華盛頓的第十街上，遇刺數小時後他死在街對面的彼得遜屋中，這兩個地方有許多當地的居民和外來的遊客都未曾進去過。現在這裏是商店區的中心。兩所房屋都屬於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開任人參觀。目下的福特戲院當然與一八六五年時完全不同了，從那時起它已不再是一個戲院，美國政府將它買來，曾作爲陸軍部，現在成了林肯遺物的博物院，所以戲台座位等等都已拆去了。

華盛頓當然是一個富有歷史性紀念物的城市，事實上在建立這城市時便有計劃地將市區設計好，使華盛頓紀念像和後來的林肯紀念像與傑弗遜紀念像建立起來益增整個市區的美麗。華盛頓紀念像是每一個美國小學生所熟知的，它的聳巍的高度以及在各種天氣和角度下的不同的美麗使當地的居民和遊客都駐足仰視。林肯的紀念像雖然和其他兩個紀念像同樣是偉大人物的表識，但在記述華盛頓的情形與美國偉人事蹟時是不可或缺的。林肯的遺體葬在依里諾州的Spri gfield，但是一般看見林肯紀念像的人都認爲林肯的身體就在這紀念像下面。這紀念像有一所廟宇的尊嚴，行人走過時都脫帽致敬，玩皮的孩子也靜靜地經過它面前。像上面的半透明的大理石能够透射出日光。四周沒有其他建築物，使它的巍峨雄麗能在遠遠見到，不致被其他房屋所阻。當你逐步走上長長的石階而接近那偉大的紀念像時，那沉默深遠的目光不僅消除你所有一切關於塵世的思想，並且使你體會到他偉大的人格，和他獲得每個人自由的決心。正如已故的藝術家瑪麗安特露說：「以這紀念像來表示永遠的崇敬是再適合不過的，因爲它的美包括它的一切。它不含一息專制的氣味，有如塗在耶穌脚上的油膏一樣寶貴和聖潔。」

新疆現行的行政區

新疆行政區域的劃分，最初是相當的零亂，到了遜淸才正式將規模粗具的道區公布：鎭迪道（駐迪化府，轄府一，直隸廳四）；伊塔道（駐寧遠縣，轄府一，直隸廳二）；阿克蘇道（駐溫宿府，轄府二，直隸州一，直隸廳一）；喀什噶爾道（駐疏勒府，轄府二，直隸州一，直隸廳一）。

民國初年，伊犂獨立，新疆實際上只有三道：迪化，阿克蘇和喀什噶爾。後來阿爾泰因科布多之亂，而劃入新疆，同時伊、塔歸併之後，才增設伊犂、塔城和阿山三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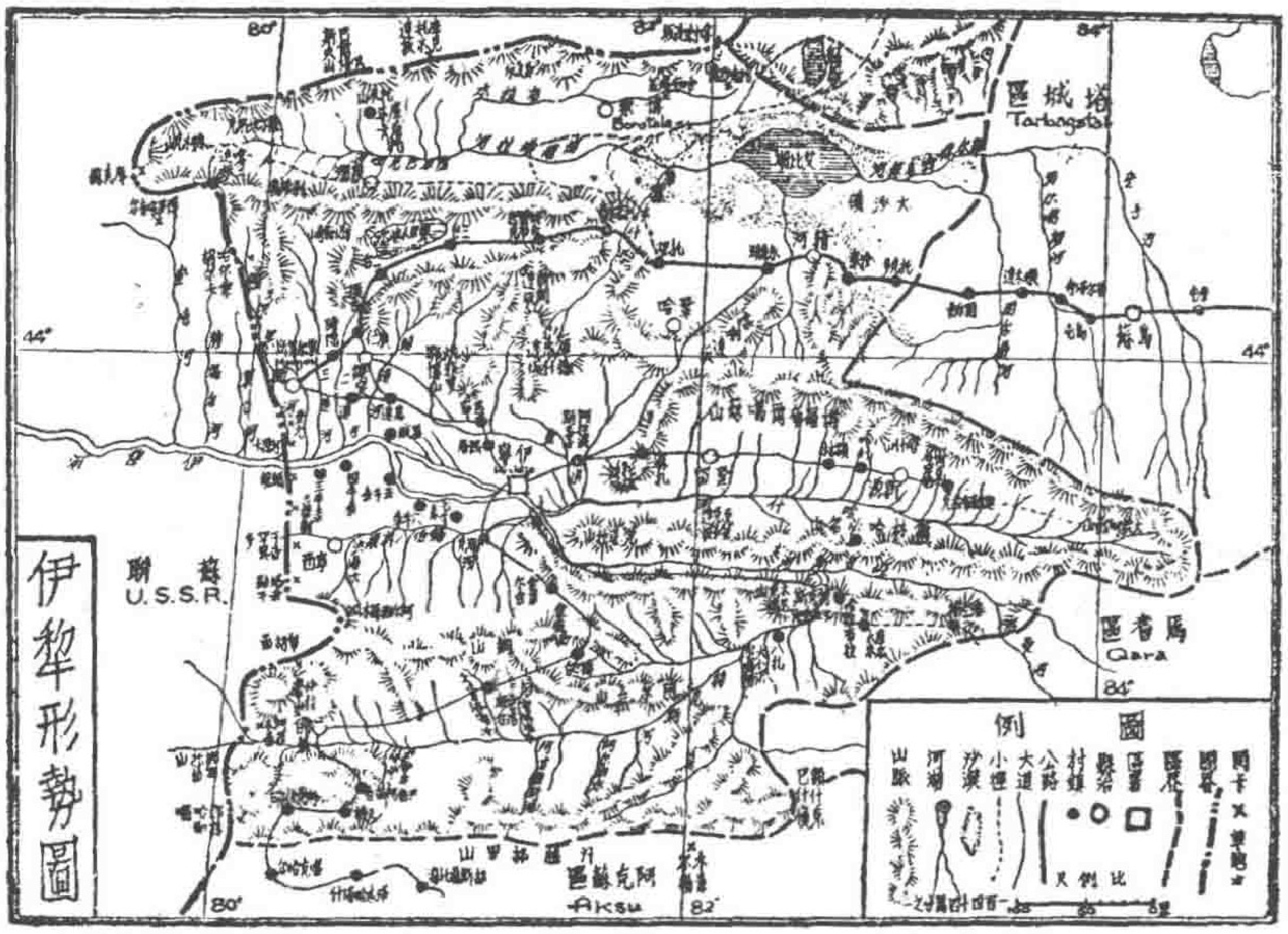
楊增新時代到了民國九年，又劃焉耆、和實兩道，南路、北路各有四道。到了金樹仁主新時，新疆已按原有道制，改爲行政區制。易言之，新疆行政區域的劃分，自民國初年至盛世才主新之前，由四道三十九縣，化分爲八個行政區，五十九縣，七設治局。北路的四個行政區：迪化，塔城，伊犂，阿山。南路的四個行政區：阿克蘇，焉耆，喀什，和實。這八個行政區所轄各縣縣名，和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國民政府內政部民政司所釐的縣名，完全一致，惟內政部釐訂縣名中缺畤克斯設治局。

盛世才主新之初，把全省劃分爲九個行政區，就是將原有八個行政區裏的迪化區所轄的鎭西、哈密一帶，另行成立一哈密行政區。

至民國三十年又在南疆設莎車行政區。

現在新疆全省的十個行政區及各該區的人口統計列表如下：

第一行政區（迪化 Urumchi）	371,821
第二行政區（伊犂 Ili）	350,722
第三行政區（喀什 Kashgar）	899,535
第四行政區（阿克蘇 Aqsu）	581,311
第五行政區（塔城 Tarbagatai）	143,916
第六行政區（阿山 Altai）	63,040
第七行政區（和闐 Khotan）	605,113
第八行政區（焉耆 Karachar）	105,745
第九行政區（哈密 Qomul）	47,561
第十行政區（莎車 Yarkand）	561,287



伊犂形勢圖

音譯的行政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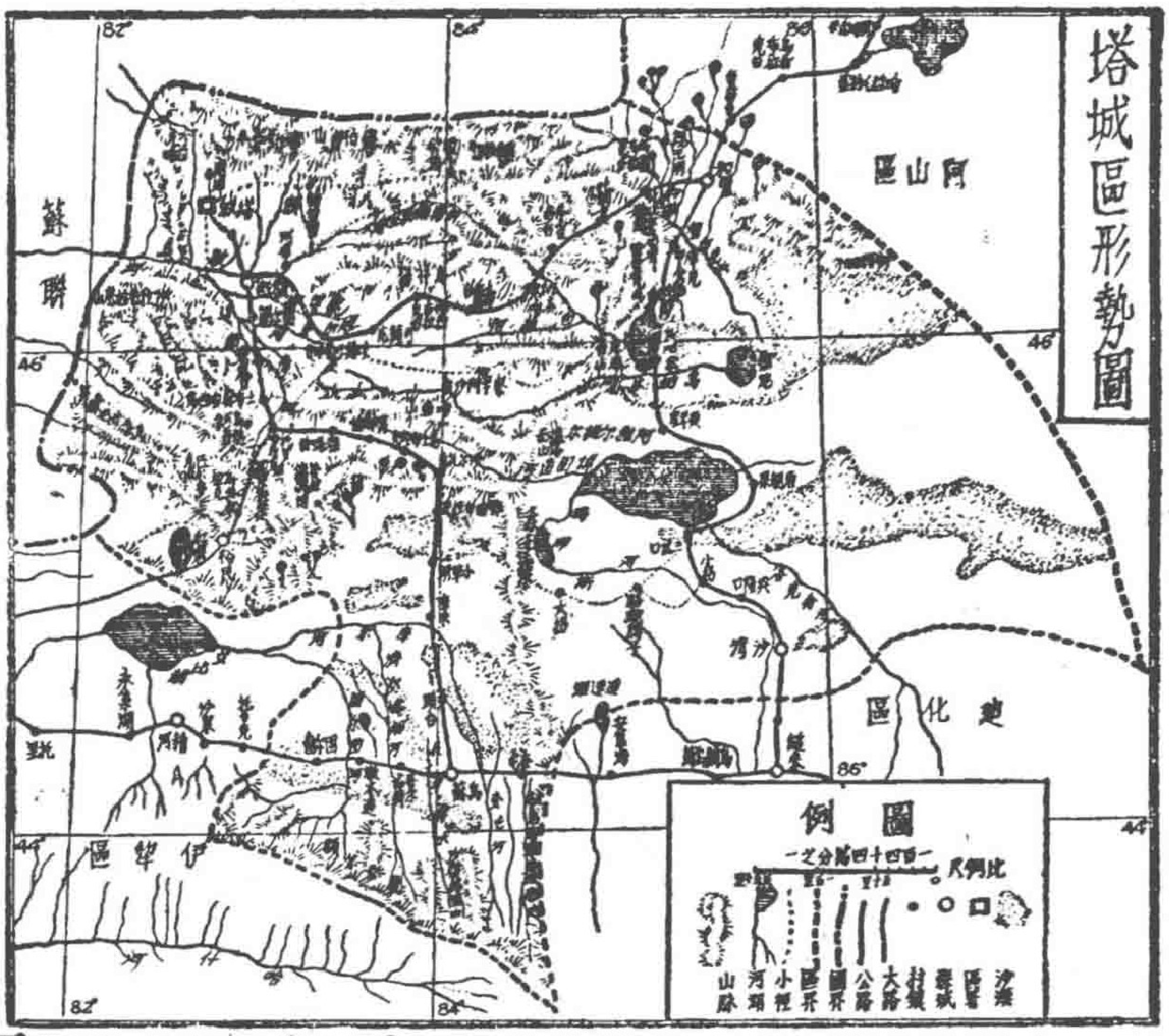
陳澄之

今日新疆十個行政區的命名，因爲有的是從別族語文音譯而來的；我們如果但知其音讀，而不悉其意義，似乎有點兒說不過去。

第一行政區是迪化Tihwa區。「迪化」的命名始用於西元一七六三（乾隆廿八）年。迪化原名烏魯木齊Urumchi「烏魯木齊」乃是維吾爾語文「鬥爭」的音譯（某一些人誤以爲準噶爾語文，認爲「烏魯」是「好」；「木齊」是「圍場」的音譯）。

第二區伊犂 Ili，原名固勒札Kuldja。「固勒札」是準噶爾語文「金頂寺」的音譯。今日伊寧確有金頂寺遺址，這寺是在西元一七六五（乾隆廿一）年六月被阿睦爾撒納「噶特台吉）刼焚了的。「火輪轉法蓋賑膳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七



」就是指這金頂寺的被燬。

第三區喀什，是喀什噶爾 Kashgar（元史地理志作「可失哈耳」）的簡縮。這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喀什」的意義是「五顏六色」；「光彩奪目」；等。「噶爾」是「用磚瓦建蓋起來的房屋」。由此足見這一座大城市，自古以來就相當華麗，一切建築就很輝煌美觀，至今疏附（疏附原被簡稱為喀什，自民國以後始改名疏附，而行政區則仍名喀什）仍不失為南疆最美最富的城市。

第四區阿克蘇 Aqsu（或 Oxus）。這也是從維吾爾語文音譯出來的地名。「阿克」是維吾爾語「白」的音譯：「蘇」是「水」或「河流」。在這裏我要提醒讀者：新疆全省以「阿克蘇」為名的地方很多，這完全是為了生活在沙漠上的人，難得見到水，每遇到涓涓細流而能飲者，就莫不樂以「阿克蘇」名之，諸如此類雷同的地名在新疆恒見不鮮，不必引以為怪。

第五區是塔城 Tahcheng。塔城乃是「塔爾巴哈台」Tarbagatai 的簡略縮寫。「塔爾巴哈」是準噶爾語文「獺」字的音譯。「台」字是中國字，清時邊陲地名，凡以「台」名之者多半是屯兵的站所。有人以為「台」字亦復是音譯就錯了。新疆地名用一種以上的語文混合組成的很多很多，亦不足引以為異。

音譯地名之所從

第六區是阿山。阿山是阿爾泰山的縮寫。阿爾泰區是科布多事變之後才劃入新疆（這裏，我順便把今日已經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地圖同色的科布多解釋一下：「科布多」Khobdo 是蒙古語文「箭囊」的音譯！如今這「箭囊」已經是不再屬於你我矣！）。「阿爾泰」乃是蒙古語文之一的準噶爾語文「金」字音譯。故阿爾泰山又名金山，其實何不正就其名曰「金山」，豈不簡捷了當得多！

第七區是和闐，古于闐國，史記作于寘，唐西域記作瞿薩旦那 Kustana 國，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谿旦，印度謂之屈丹。一切經音義梵言，薩旦那云地乳國 Breast of the earth。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今日和闐 Khotan 地名「伊立齊」。「伊立齊」乃是維吾爾語文「居民環城」的音譯。

第八區是焉耆。焉耆命名始於古焉耆國。今日這一區的原名是喀喇沙爾 Karashar。喀喇沙爾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喀喇」是「黑」；「沙爾」是「城」。這意思就是說城久而色黑，易言之，古城也。事實上焉耆在西域是相當古老的邦國。

第九區是哈密。這一區在馬可波羅的遊記裏名之曰柯模爾 Qomul。「柯模爾」是否由于「哈密」的音譯輾轉所致，尚未便肯定言之，至於「哈密」Hami 乃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哈」是「瞭望」；「密」是「墩」。這意思說此地是介乎內地和新疆之間的瞭望墩，換句話說，兵家戍守之地也。

第十區是莎車。漢莎車國，北魏渠莎國，元曰鴉兒看，明曰葉爾欽，清初曰葉爾奇木；這都是葉爾羌 Yarkand 此一維吾爾語文地名的同音異譯。「葉爾」是「地方」；「羌」或「奇木」是「寬廣」。表示地勢的寬敞遼闊。

新疆地名統計起來，南疆多從維吾爾語文；北疆大都從準噶爾語文，即是蒙古語文的一種。這告訴我們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帶是某一個種族的勢力，同時我們更可由此以窺某一個種族的勢力的消長，同時可以看到他們對某一個地方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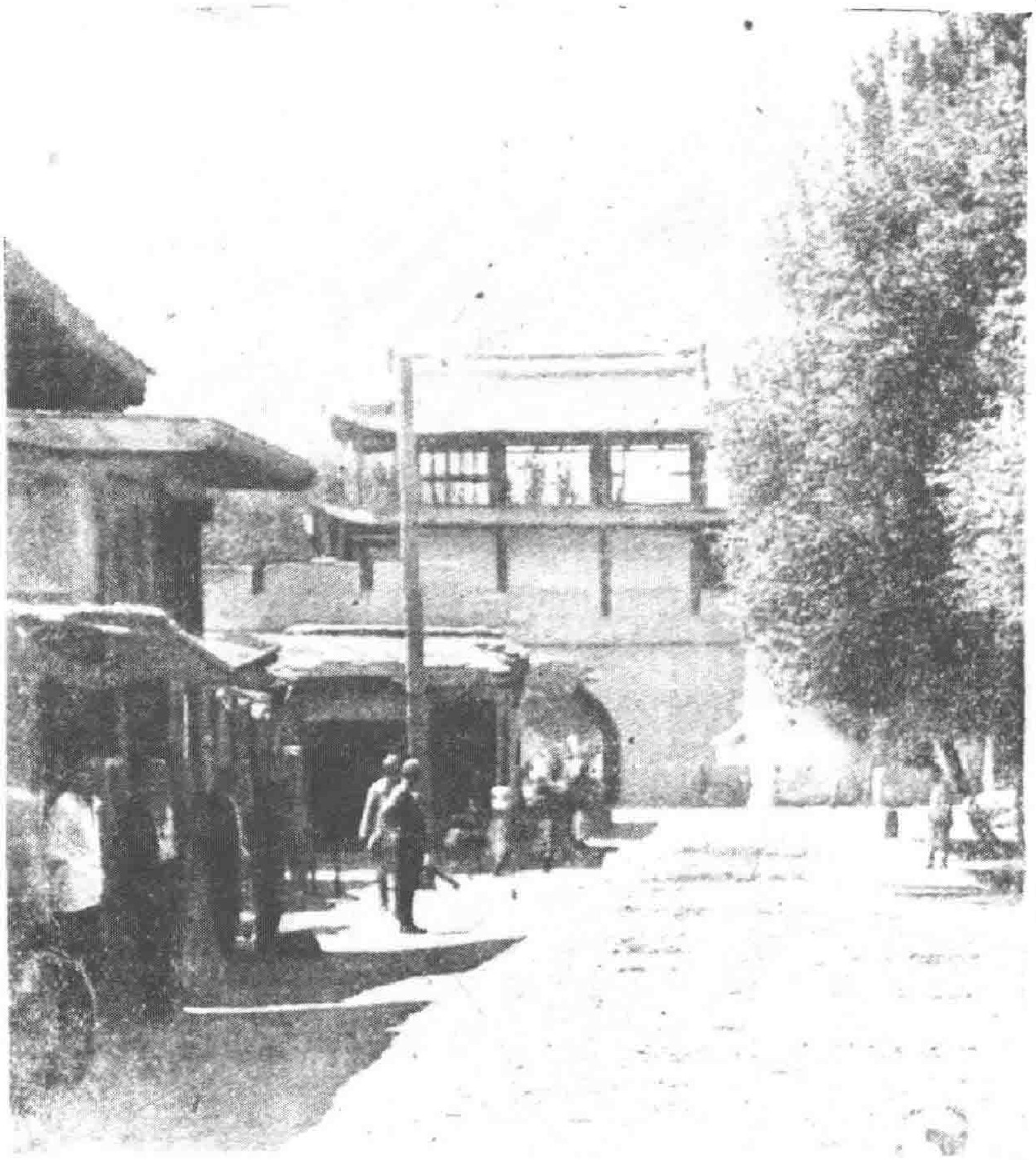
迪化區人口統計

現在新疆省有十個行政區，每一個行政區下所轄的縣或設治局究竟各有多少，這是筆者要急切地向讀者報導的，因為有好多讀者對這一點提出詢問，所以我特地提前敘述。

我非但要告訴你每一行政區下有若干縣治，我更要告訴你每一縣內的人口統計，這些統計都是一九四五年編製的。同時我要順便簡單地告訴你每一縣治命名的意義。限於篇幅，我不願寫他們的沿革，至於每一個地方住的居民是那一些種族，也是我要在後面寫到新疆的種族時，要告訴讀者的。

迪化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畝)
迪化市	67,213	
迪化縣	30,775	261,845
昌吉	17,957	116,773
乾德	10,960	70,371
阜康	11,394	82,160
綏來	32,950	167,354
呼圖壁	20,201	59,000
奇台	32,493	191,285
孚遠	2[illegible],393	193,856
木壘河	10,804	88,031
吐魯番	52,026	252,196
鄯善	38,1[illegible]5	213,289
托克遜	21,575	154,884



伊犁九城之一——惠遠東關

各縣命名原義

迪化區的若干縣名是需要加以解釋的。譬如迪化本名為烏魯木齊，「烏魯木齊」的原意，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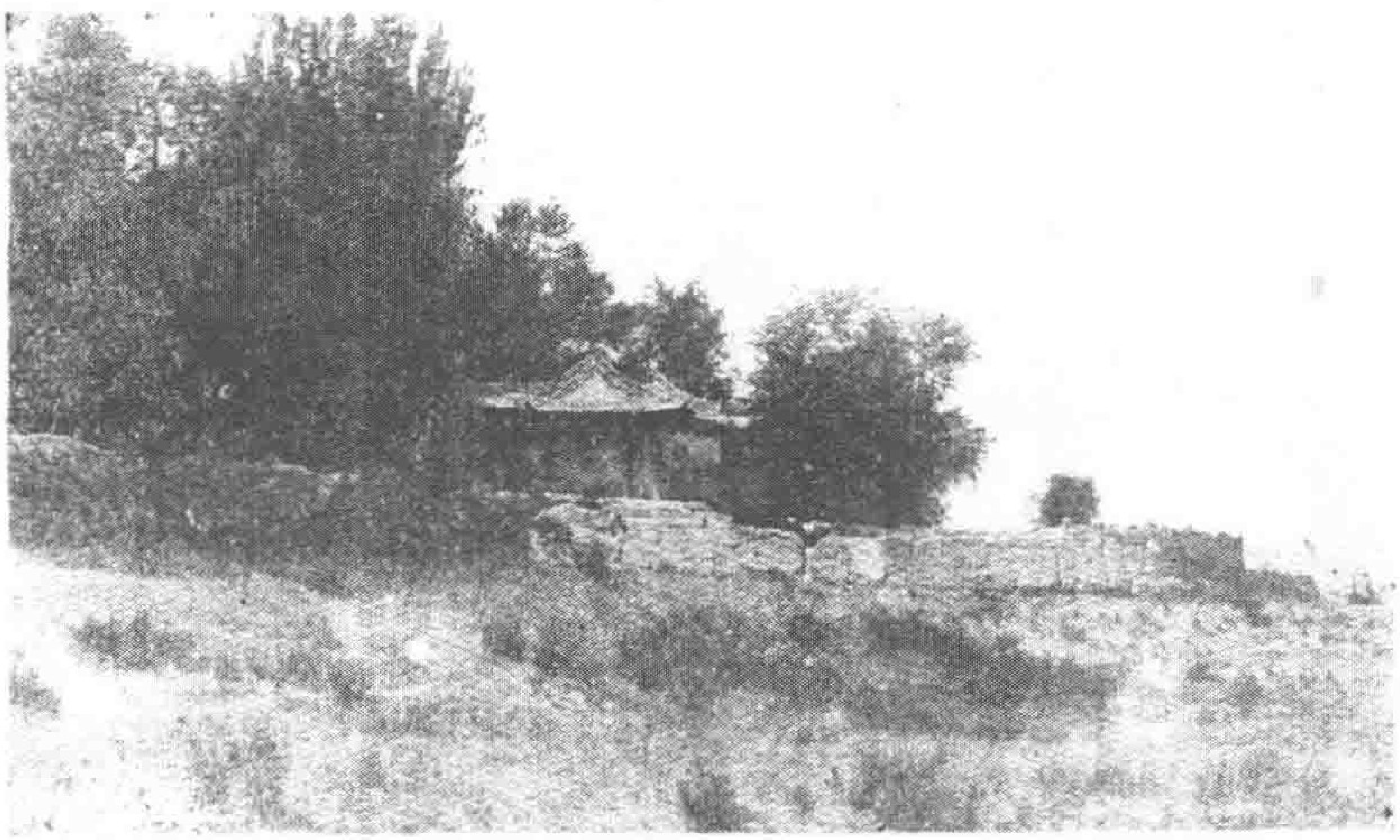
昌吉這個城名倒像是個漢文的名字，因為中國人頂喜歡用與「昌」「吉」祥這一套字眼來做地名的。事實上迪化區這一「昌吉」Chanchi，却正是準噶爾語文「場圃」的音譯。

乾德自民國十年始成立縣佐，而後改縣的。這命名我想是根據此地的乾當谷和嘉德城而來的。這地方漢時乃是卑陸國地。

阜康原名特納格爾 Tanagar。這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特納」是「平地」；「格爾」是「房舍」。

綏來本名陽巴勒噶遜 Yangbalaɛsun。這是兩種語文混合組成的地名。「陽」在命名時就用的是漢字，「巴勒噶遜」是準噶爾語文「城池」的音譯。因為綏來確在山之陽。綏來又名瑪納斯。這又是準噶爾語文的音譯。「瑪納」是「巡邏」，「斯」是「人」。

呼圖壁的正確音譯應當是「胡圖拜克」Hutukrir。準噶爾語文的原意是「吉祥」。但這一讀音與準噶爾語文的「霍特烏比」（有鬼



伊犂九城之一——廣仁城外

相近。結果紀昀等先生們竟以爲呼圖壁是「鬼城」，這是絕對錯誤的。

奇台又名古城，這就是元時的獨山城。這獨山就是今日奇台 Kuchengtze 的南山，又名松山。

孚遠初名愷安，光緒二十年改今名，本名濟木薩 Kimusa。據說「濟木薩」乃是「金滿縣」異譯而成確否有待考證。

木壘河的「木壘」Muti 想是「蒲類」的轉譯所致。

吐魯番 Tulufan (Turfan) 是維吾爾語文「散會」的音譯。

鄯善原名闢展，這原名闢展 Pichan 的今鄯善 Shanshan，不是古鄯善。「闢展」乃是維吾爾語文「草積」的音譯。

托克遜Tokosun乃是「喀喇巴勒噶遜」的急讀簡名。「喀剌巴勒噶遜」Kara Balagsun 是準噶爾語文「黑城池」的音譯。

令人懷念的伊犂

伊犂區是北疆最可愛的，最富庶的，亦復與外國接觸最多，自遜清咸同以來最多事，而今尚不便於行旅的一個行政區。筆者數度往返伊犂，今日行筆至此，更不勝思念伊犂和伊犂的一羣友人，奈近年來已魚雁杳然何？

伊犂乃古烏孫國，唐西突厥回鶻地；明衛拉特；清初準噶爾在此建庭，筆者曾一再徘徊在那已經廢毀不堪了的伊犂九城（惠遠，綏定，寧遠，拱宸，廣仁，瞻德，塔勒奇，惠寧，熙春）。而今恐怕更荒蕪得祇剩下一片漠地，徒有歷史上的名詞和紀載了。

伊犂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畝）
伊寧	112,498	487,409
綏定	30,632	91,289
精河	10,289	12,901
博樂	14,086	25,210
霍城	26,394	72,715
鞏哈	32,642	75,149
鞏留	25,907	270,572
特克斯	44,342	73,006
河南	22,305	192,651
溫泉	9,619	—
昭蘇	21,866	—
新源	9,012	—

伊犂十二屬

伊寧 Ili'ng 就是清時伊犂九城之一的寧遠，原名「固勒札」的。

綏定位在伊寧，霍爾果斯之間，自古以來



伊寧綏定間之公路上

的軍事重地，也是以盛產鷺鷥聞名的地方，所以此地本名烏哈爾里克。「烏哈爾里克」Uharlik是兩種語文混合組成的命名。「烏哈爾」是準噶爾語文「鷺鷥」；「里克」是維吾爾語文「衆多」的音譯。

精河又作晶河，「精」與「晶」皆從音譯。精河的本譯當是古爾班精河。「古爾班精」Kurban Chin的「古爾班」是蒙古語文的「三字」；「精」是準噶爾語文「蒸籠」的音譯。因爲此河有三流，河溶沙土，溫暖如蒸。



中國極西邊界上最末一塊公路里標（霍爾果斯尼塔卡）遙望蘇聯

博樂是「博樂塔拉」Borotala的縮簡。「博樂塔拉」是準噶爾語文「溫泉」的音譯。

霍城就是霍爾果斯。這是準噶爾語文「畜牧地」的音譯。

鞏哈的命意諒係「鞏」固「哈」什河。因爲其地原名哈什河，治十二圍場。「哈什」是維吾爾語文「玉」字的音譯。當初此縣乃是鞏闞斯哈什河兩游牧區。

鞏留本是淸代新舊滿城所在地。本名托古斯塔留。這「托古斯塔留」依照維吾爾語文正確的音讀，當譯做「托古斯庫爾勒」Takus Kuerhlei。「托古斯」是「九」字；「庫爾勒」是「瞭墩」的音譯。遠古時，此處設有戍守的瞭墩達九處之多。

特克斯在準噶爾語文中，「特克」是「野山羊」；「斯」是「衆」的音譯。

河南縣，現已改名爲「寧西」縣，這原是錫伯營的所在地。

溫泉乃安哈爾營改設的。與博樂爲鄰。所以伊犂有兩個溫泉縣，一是漢名溫泉，另一是準噶爾語文的溫泉（博樂塔拉）。

昭蘇是額魯特營改設的。

新源位在哈什山之側，鞏留之西，是新闢的設置。

伊犂九城

淸代盛極一時的伊犂九城，而今雖已荒廢，但猶耐人追思，勞人懷念。

當年伊犂將軍駐守，民國時鎮守使及後屯墾使都駐防過的惠遠，是九城中最大的一座城，西元一七六三（乾隆廿八）年建，城周九里三分，後增至十里六分三厘。原名磚瓦窰。

早已在同治年間被燒成廢墟，而今已無市可言，祇是一座空城的惠寧，建於西元一七六六（乾隆卅一）年，城周六里三分。此城本名巴彥岱或呼巴海。「巴彥岱」是蒙古語文「富者」；而「呼巴海」却是蒙古語文「無有一草一木」的音譯。新疆地名命義之懸殊未有逾乎此者矣！此地土名三湞溝。

舊日固勒扎，今日伊寧縣的寧遠，建於西元一七六二（乾隆廿七）年，城周四里七分，就是土人所稱的金頂寺。

綏定原是淸末民初伊犂府首縣。本名「烏哈爾里克」（前節已釋）。建於西元一七六二（乾隆廿七）年，城周四里三分。

拱宸是西元一七八〇（乾隆四十五）年建的，城周三里七分 今日是伊犂區鄰接蘇聯的重要邊城之一。原名及今縣名皆「霍爾果斯」（見前節）。

與拱宸同年修建城周三里六分的廣仁，俗名蘆草溝。與廣仁同時修建同樣大小的是瞻德。本名「察罕烏蘇」，譯名「淸水河子」。

也是西元一七八〇年修建而城周祇有二里二分的熙春，俗稱城盤子，其維吾爾語的地名是哈拉布拉克。「哈拉」是「黑」；「布拉克」是「泉」的音譯。

九城中最小的一城，建於西元一七六一（乾隆廿六）年，城周一里五分六厘者是塔勒奇城。伊犂全境中在軍事上最爲險要易守宜攻的果子溝就在此。這塔勒奇是準噶爾語文「泉之湍急」的音譯。

大西洋上慶祝美國獨立

徐同鄴

海行生活是非常單調的，每天除掉吃飯睡覺外，其餘的時間不是消磨在甲板上看浪花和海鷗，就是坐在籐椅上看小說。船上的伙食吃膩了，老生常談的水手故事也聽厭了，船員和乘客都在找機會玩新鮮花樣。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節，對於海行已逾一月的漂零客不啻是一個狂歡的大好機會，同舟共濟，對於國籍人種之分原看得極爲淡薄，所以中國人也準備慶祝一下美國的國慶，天公作美，那日天朗氣清，水波不興。我們隔夜議決一律換新領帶新皮鞋，服裝仍舊，至少可以說是從頭到脚，煥然一新。早晨步下樓梯，迎面有其大無匹的美國國旗一面懸在餐廳外，從地板接至天花，餐廳內懸有較小之美國國旗一面。上午未見動靜，不過美國小孩都已換上新衣，太太小姐尚未十分打扮。同學攜回節目單，方知下午二時半開始在後甲板舉行遊藝大會，匆匆用過午膳，一時左右趕往後甲板，則已擠得水洩不通。

中國學生獲滿堂彩

甲板面積本不甚大，中間有高出之平台，占去不少面積。不知遊藝會究在平台之那一邊舉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平台之左右兩邊均圍坐無數觀衆，儼然形成兩大壁壘。余攜籐椅一張坐平台上，雖距離較遠，但不論在那一邊表演，祗須轉換方向，仍可享耳目之娛。結果則遊藝會在右手一邊舉行，於是左手之觀衆紛紛擁至右邊，而右弦甲板愈形擁擠。節目極爲精采，有小提琴獨奏、口琴合奏、大提琴獨奏、喇叭獨奏、獨唱、弦樂合奏、菲律賓舞、夏威夷舞，除口琴合奏由中國官生担任外，其餘均爲菲律賓人及法國人。我們幸虧有兩位口琴吹得相當好的學生，堪以當場演奏，博得滿船采聲，替祖國掙回面子不少。美國乘客，無論男女，都會唱幾句，并嫺習一種樂器，在大庭廣衆之間，演奏一番，可以增進情感。

菲律賓小姐草裙舞

是日最精采之演出爲菲律賓小姐湯姆氏姊妹花的草裙舞，這一對姊妹花年齡不過十五六歲，雖說不上花容月貌，不過熱帶女人早熟，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已長得骨肉豐滿，富有曲線之美，草裙舞中的特色是臀部的搖擺和腕部的扭動，一擺一扭，把南國女兒的熱情，曲意宣洩，熱辣動邊，博得掌聲如雷，她倆被觀衆催促不過，再接再厲，一連表演了十幾種舞，有菲律賓樂隊伴奏，尤爲生色不少。菲律賓樂隊全體人馬是從新加坡到印度再從印度乘船赴美

鐵馬飛馳過郊原

森太飛鐵路的掌故之一

閻人俊

一九〇五年夏的某日，有一位身體強健、目光敏銳的採礦師，大踏步闖進落山磯城的森太飛鐵路辦事處，擲下五千五百元美鈔在客運部辦公桌上說，「我要你們爲我開一列專車，於四十六小時之內，到達支加哥，你們辦得到麼？」

那時森太飛鐵路西段的客運部經理，是貝恩約翰。他先把好奇的眼光投在這位不相識的怪客身上，然後，便用紙筆很迅速地計算了一番。貝恩約翰剛巧亦是一個有資格成爲史詩中人物的人。他答覆說，「只要蒸汽和鋼鐵不拒絕合作，我們一定爲你辦到」。

這位採礦家，便是後來記者們所爭相訪問，交際名媛爭相宴請，盜賊匪徒爭相攔截的史高脫——綽

五八一〇二四

，他們均為美籍公民，預備在紐約表演，就此移殖斯邦。他們都是盡賣而行，有的娶了美國太太，男的在船上廚房担任洗碗工作，不出船票，反有工資數百元，湯姆氏姊妹的父親除洗碗外，又能理髮，每次五角，收入可觀。是日為遊藝會演奏由船客湊美金數百元作為酬勞，以技易錢，公平交易，既娛耳目，又慶佳節，船客無不傾囊以赴。

盛筵大開玩具新奇

是日晚膳由船主作東，盛筵大開，在餐廳入口處分發請帖，亦即菜單，每人一份計二頁，印刷精良，封面為五色帆船一艘，裏頁一面為請柬，一面為菜單，花色繁多，名目新奇，聞所未聞，計勒克辛頓葡萄菓，珍珠大蒜，皇后橄欖，椒鹽胡桃，喬其華盛頓奶油湯，山谷蛤蜊，維琴尼亞焙火腿加菠蘿汁，佛蒙烤火雞加約克鎮汁，新鮮紅莓苔子，美國菜蕊，煮甜黍米，番薯片，立憲生菜加汁，佛能山冰淇淋，獨立餅，牛酪，鮮菓，咖啡。走進餐廳，每人領得滑稽紙帽一只，玩具一件，紙帽有拿破侖式，警官式，無常鬼式，中國瓜皮式，法國軍官式，救火員式，女皇式，奇形怪狀，應有盡有。玩具有喇叭、搖鼓、銅鈸。船客領得紙帽後即戴諸頭上，一時喇叭之聲，搖鼓之聲，銅鈸之聲，震耳欲聾，好一派新年氣象，祇少鞭炮數串。是晚女賓均着禮服，下擺拖曳數尺，珠光寶氣，倍極旖旎，女子習尚虛榮，逢此佳節，正是出風頭機會，安有不將簇新行頭，誇耀一番之理，男客一仍其舊，頗多不打領帶者。餐廳千餘嘉賓，無不笑容滿面，諧謔百出。

載歌載舞酩酊大醉

船上有餐廳兩所，余等用膳者為自助餐廳，另有高貴餐廳在余等餐室對門，餐具均屬銀製，為船主及美國高級軍官與老太太小孩等進食之處，有白衣黑人侍席，是晚船王及美國上校均盛服入座，吃得酩酊大醉，挾艷侶載歌載舞而出，酒氣冲天，醉態可掬，有二醉鬼竟自半樓梯跌下，幸未致命，美國人酗酒而實無宏量，飲無不醉，醉則高歌，鮮有啼哭者，殆中美人之苦樂不同耶？

舞會中媸妍畢陳

晚九時在A甲板開跳舞會，女客均御禮服參加，有一短小之中年婦人所御禮服薄如蟬紗，裁製尤為特別，翩躚起舞時宛如一只蝴蝶，船客均以老妖怪目之，而伊人不自覺其老醜，頃刻之間，已數易衣而出，大有如坤角登台，以擺行頭為能事者。善跳草裙舞之湯姆氏姊妹是晚在跳舞會中大受歡迎，男客無不爭與一舞為榮。有一妙齡女客，以體態豐美著稱，平時好於人前故意賣弄其妖嬈之走路姿態，其臂部尤為視線所集，輕薄之美國人每於伊走過時以手狀其搖動之態，是晚與一美國海軍軍官共舞，風頭十足，不意樂極生悲，舞罷小息，坐於一張三只脚之籐椅上，兩脚朝天，翻了一交，害得海軍軍官攙扶不迭，惜在夜色蒼茫之中，未克見其面部之紅暈，否則定可增其媚態也。其母喜着中國式緊身短裝，頭包一巾，狹促者贈以「老鴇」之渾名，未免謔而虐矣。

× × ×

中國官生於未出國前，對於跳舞一道，已略有準備，惜自孟買登船後，海行一月迄無一顯身手之機會，是晚亦大事活躍，專挑美國妙齡女郎共舞，實行中美親善，大西洋上留下風流佳話。經此一番交誼，中美男女間之外交關係日趨親密，以研究英語為名而藉以飽餐秀色與一親芳澤者大有人在。余以十一時回艙，則A甲板上舞興正濃，是晚為海上旅行最熱鬧而愉快之一日，盛況難逢，安可不記？

號死神谷史各脫。這位炫赫一世的旅行者，酷愛與遊客絮絮而談，但對那些貪圖他財產的，殺人越貨的暴徒，則盡力閃避。他慣常緊着一條深紅色領帶，和一頂高大的可以裝五加侖啤酒的帽子、他雖擁有一處秘密金礦在某地沙漠中建築過一座富麗絕倫的堡壘；在一九〇五年，還沒有多少人認識他，但金錢既是萬能的；森太飛鐵路的高級職員，為了滿足他這費錢的狂想起見，就命令落山磯至支加哥之間，所有的列車一律暫停，讓他的專車毫無阻礙地通過。

這事對森太飛鐵路和史高脫都給了應得的好名聲，森太飛鐵路竟打破了一個橫越此美洲的速率紀錄、而死神谷史高脫也照他的向例一樣，完成了另一齣富有戲劇性的表演。

他是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九日下午，當着一羣面呈詫異神色的羣衆上車的，跟隨在他後面的，是他的太太，和好幾位記者、他的黃毛狗所帶的一個頸圈，價值一千美元。

那列三節車廂所組成的專車，在行進途中，震盪搖動得非常厲害，到達巴爾斯多時竟比預算時間早到了廿六分鐘。在巴爾斯多站上，趕快換了機車，亦換了駕駛員，然後賡續向尼得爾士城疾馳、史高脫專車果於七點十七分到達尼得爾士站、在那裏亦僅用去八秒鐘時間，就再換了一個機車和駕駛員，而再

向前進了。

離開尼德爾士站十二英里後，森太飛鐵路藉着一座鋼架支撐的橋樑，跨越了科羅拉多河，鋼架支撐的橋樑，在當時確算是一個異蹟、一般鐵路工人的眷屬，站在住屋門前看那機車拖着三節車廂，以每小時幾達七十英里的高速度，從橋上飛也似地駛過，她們面部的神情，一定可觀得很。

車聲磷磷，橋樑的不材受壓，發出一陣陣呻吟聲。不久，史高脫專車便進入亞利桑那州境，當那挂列車以每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衝過山岳區時，史高脫正在車中設筵饗客，蹙額對來賓說，車太慢了。那天的菜單如下：

1 死神谷式魚子醬三明治
2 冰冷清湯
3 山犬腰肉排
4 史高脫家藏醃豬肉附烘麵包
5 煮番茄
6 彩色冰淇淋

那夜一整夜，翌日一整天，他們都在爬山。速率仍是每分鐘至少一英里。每到一站，都是迅速地換機車換駕駛員。前後一共換了十九次。車過科羅拉多州的露榮塔後，路基已完全是平坦的原野了。所以車行加速。爲求專車安全起見，各轉轍處全早已撥好，用大釘釘住；並在列車未到之前，早經巡視一過。在此鐵路線較遙遠的那些城市中，所有報紙全在競載這次難以置信的，打破紀錄的列車消息。

這位感覺興奮的史高脫，經過道濟城時，曾拍發了一個電報給老羅斯福總統。電文是：「有一個美國牧童，正乘着一列比任何快馬更快的專車，向東方疾進。至於能打破橫越美州大陸的速率紀錄多少分鐘，容後再報」。

當那匹插翅的鐵馬以每五十秒鐘一英里的高速率向前疾馳時，車中的搭客，均衆口一詞說，車窗外的電線杆，眞酷似一柄密齒梳上的梳齒。

七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史高脫專車嘎然地在支加哥的第蘭朋站停止了。

從開車至此，歷時僅四十四小時零五十四分鐘。這個時間，經過了很多年，還是紀錄時間，即以現在的流線型特快火車而論，亦比它快不了多少點鐘。

死神谷史高脫愉快地下車，手拿帽子，對着早已等在月台上的那些記者和攝影師揮舞。向着兩千餘到車站歡迎他的人微笑頷首，得意地聽他們的歡呼之聲，同時他很漫不經心地拿出五十元錢，交給那位第十九個接替的駕駛員說，「拿去買枝雪茄煙吃。」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牛津春晚

張安治

詩人陸晶清女士，著作家熊式一，蔣彝、都住在牛津，由於他們盛情的邀約，而這一個英國文化的策源地我們也神往已久，於是決定利用復活節假期，作牛津的訪客。

英國人的生活可算得十分規律化，一談到假期似乎必須旅行，正和過了五點半鐘所有的商店必須關門一樣，所以據估計這幾天內至少要比平常多一百萬人在倫敦進出。儘管市區的公共汽車有幾百路，地道車平均每分鐘有一列，而全三島的公路鐵路密如蛛網，各色車輛川流不息；在這幾天也未免有擁擠之感。我們接受了朋友的忠告，放棄坐火車的念頭，（比較容易買到票，但不負責給你坐位）而在早五天預定了長途公共汽車的來回票。

去牛津的特快火車僅走一點多鐘，汽車要走兩點鐘以上，坐位舒適，準時開達，實在毫不辛苦。一路停車地點不少，但不像我國到處設站，用上好些個員工，這兒就完全由一個司機包辦一切，停車開車，驗票收票，節省人力物力不知多少。可是這種合理的經濟，必須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和國民道德水準的提高上面。我們（舊英、成武和我共三人）出發是在四月三日下午五點半鐘，車開不久，就遇斜風細雨；從水霧迷漫的玻窗來瞭望變動中的景色，倒也別具滋味。有時看到一片淺碧迷離的大牧場，羣牛在雨中呆立，有時崗巒起伏，忽然出現一片黑壓壓的森林，而夜幕漸垂，倦眸欲閉，更增加神秘淒涼的意緒！沿途也經過兩三個小城和一些整潔的市鎮，到牛津大約八點鐘左右。司機應我們的請求，停車在預定的旅舍門口，避免了雨中摸索，晚餐後已是九點多鐘，陸晶清女士冒雨趕來，說熊式一先生和他的夫人一定要在今晚和我們見面。

訪問熊式一的家

熊先生的寓所頗爲寬敞，有相當大的花園和舒適溫暖的客廳，這是一所有歷史價值的老屋，（宗教改革家兼文學家紐門大主教的故居，距今約一百餘年）目前熊氏題名爲「逸伏廬」。殷勤的欵待和歡愉的談話，使我們渾忘室外的陰冷，眞有賓至如歸之感。他的兩位公子都已入大學，在昨天出發作徒步旅行，纔七歲的最寵愛的幼女已經睡覺，大女公子德蘭專攻莎士比亞，將於今年暑期結業，並已接得北平女師大的聘書，她以前也曾學過一年畫，有甚高的天賦和不少優異的成績，所以對我們的訪問大感興趣。

由於熊先生多年的努力和「王寶釧」上演的成功，使他在英國文壇聲華揚溢，自然生活不虞匱乏，但仍時懷故國之思。（大約對中國文化有深切了解的人無不如此，因爲有許多東西的確是中國的好）並好客成癖，樂於助人，凡是旅居牛津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不是他的座上客；到了週末，總是濟濟一堂。我想他對於宣揚祖國文化，協助我國旅英學人的努力和效果，實在異常深切而無從估計。我們一直談到十一點鐘，因爲怕旅舍無人守門，纔依依而別。

第二天天氣仍壞，上午十點多鐘我們應約再到熊府；吃了一頓豐盛而道地的中國式午餐。園中新剪的草地平如絨氈，一些不知名的春花已含苞待放。屋前有一株老松，長枝匝地，姿態甚美，還是紐門大主教所手植。而四周林木扶疏，有一面鄰接一片空曠的牧場，的確是幽靜的好環境。下午三點鐘陸女士陪我們去牛津的另一角落訪問蔣彝先生。他的努力眞是有口皆碑，十年來寫了將近二十本書，大多圖文並重，也開過幾次畫展，英國人很愛好他的作品，於是奠定了他的著作家兼畫家的基礎。他的藏書也很富，更有許多印刷精美的關於中國藝術的寶貴書籍。消磨到將近黃昏纔訂後約而別。

斜陽芳草古奇盎然

因爲距晚餐還早，於是穿過市區，散步伊昔絲河邊，（Isis River, 即太晤士河的一部）河面不過幾丈寬，對岸是一大片草原；剛在大水之後，許多低窪的地方就成爲淺淺的池塘，遠處是一脈小山，山下有許多像是工廠的建築。我們跨過一座圓拱的木橋，沿着河邊慢步，這時天已轉晴，朱紅的明霞反照在積水的池塘上，而幾株垂柳也顯然抹上了鵝

黃。不遠就走到一個小水閘，這兒樹木更多，佈置了一點曲徑迴欄，有小公園的意味，可是不像倫敦那種大片草坪，頗為整潔的公園，而是粗服亂頭，自饒幽趣的所在。我和同伴說有點像貴陽的花溪，他們也不以為謬。

歸途遊益夫萊教堂，(Iffley Church) 是標準的十二世紀古建築。雖然後來增修過幾次，並沒損壞他的特色與和諧。大門邊路旁就是一棵大樹，繁枝蟠屈，氣魄雄偉，正好一角斜陽照到這些生滿綠苔的枝幹上，五色斑爛，像是古銅所鑄。一進大門，又有幾株深沉的古柏，教堂聳立在一片荒寒的墓地中；有許多人對教堂的歷史或其建築形式、內部裝飾感到興趣，也有人神往於參加宗教儀式時的那種莊嚴的情緒；而我則最愛教堂的墓地，一切肅默無聲，有一點淒涼，淒涼中更帶着深長的歎息！有些新墓還供着鮮花，但更多的是那些已被遺忘的古碑殘碣，參差臥立，有的刻着極光耀的名字而已經剝蝕，有的鐫上耐人尋味的詩句而死者無名。這兒掩覆着人類的歷史，多少成功與失敗？多少離合悲歡？多少英雄與美人，天才與蠢漢，都在此同其命運！永寂無言！我們徘徊又徘徊，決定明天重來作畫。



牛津一景　從愛迪生散步道遠望卯德林鐘樓（張安治作）

第三天上午大晴，我們在益夫萊教堂附近覓取畫材，熊德蘭小姐亦來參加。可是下午又陰雨，晚上再到熊府為式一先生寫像。第四天是星期日，氣候還是不妙；上午剛作畫不久就遇微雨，返至熊府午餐後熊先生伴我們赴幾處學校參觀。

草坪一滾五百年

牛津主要的大街不過一條，與伊昔絲河平行，人口不過十幾萬，但誰能估計這一個安靜的小城對英國和世界起多大的作用？當我們行近卯德林橋，卯德林堡 (Magdalen Tower) 已經在望；橋兩旁叢林茂密，左邊沿河是一個小公園，右邊可以憑眺屬於卯德林學院的愛迪生散步道，(Edison Walk, 因為當年愛迪生在該院時每天必在此散步一周，遂題其名) 英國的春天雖到得很遲，可是碧草經冬不凋，景色總不致十分灰黯。我們在橋上稍作留連，就走進卯德林學院。在假期中來參觀的遊人的確不少，縱有未曾離校的教授學生亦無從辯認。（因在上課時必穿寬袍大袖的制服，而以愈破舊者為愈光榮）校舍建築的材料大部用花岡石，從它結構的形式和風雨剝蝕的外表色彩，都可以判斷它那不小的年齡。主要的一座是口字式環繞以寬闊而樸素如古修道院所具有的那種走廊。當中一塊草坪整潔已極；據說曾有幾個美國人來參觀，問如何能把草坪弄得這樣好，導遊的本地人幽默而驕傲地說：「那很容易，祇要滾滾剪剪，滾個五百年就行了！」英國人對其歷史的誇耀由此可想而知。飯廳的四壁掛滿了歷代成名校友的畫像，餐桌很長，座位是長凳，教授的餐桌在正面橫頭，座位用椅，而在這一角落，地板也高出幾寸。（各學院皆同）裏面光線很暗，雖已裝電燈，燈泡還是模倣蠟燭的形式，其他可說毫無現代化設備。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吃飯時的那一幅畫面還是和五百年前一樣。

因為一貫的導師制，學生常直接到教授的寓所問字，所以課室在這兒不甚需要，校舍幾乎全部用作教授和學生的寓所。我們看了一個小課室，兩三張桌子，七八張靠背椅，擺得甚為零亂，

熊先生的小女兒說得好，她說：「我們學校裏的課室要比這好得多！」當然這兒也另有一兩個大課堂，準備公開演講之用。卯德林學院的學生並不太多，却有一個一英里長的愛迪生散步道，當中是一片大草坪，散植着幾叢垂柳。另外還有一鹿囿，幾十隻大角鹿看到遊人還未免幾分羞澀，而卯德林堡是牛津的勝蹟之一、每年五月一日黎明，教堂的歌手齊集鐘樓頂上層高詠聖歌，全城虔誠的信徒都趕來恭聽，塞滿了附近的街巷，可惜我們來早了三星期，不能目睹這盛會。

新學院光榮石碑

從卯德林出來，沿街赴新學院，(New College)據熊先生介紹，自橋頭起到另一個十字街口，這幾百碼路許多人認爲是英國最美的街道。的確，兩旁的建築有長方的鐘樓，有尖頂的教堂，圓頂的圖書館，參差林立，一致古色古香、而因爲這段路有點彎曲，使景象更有變化，結構更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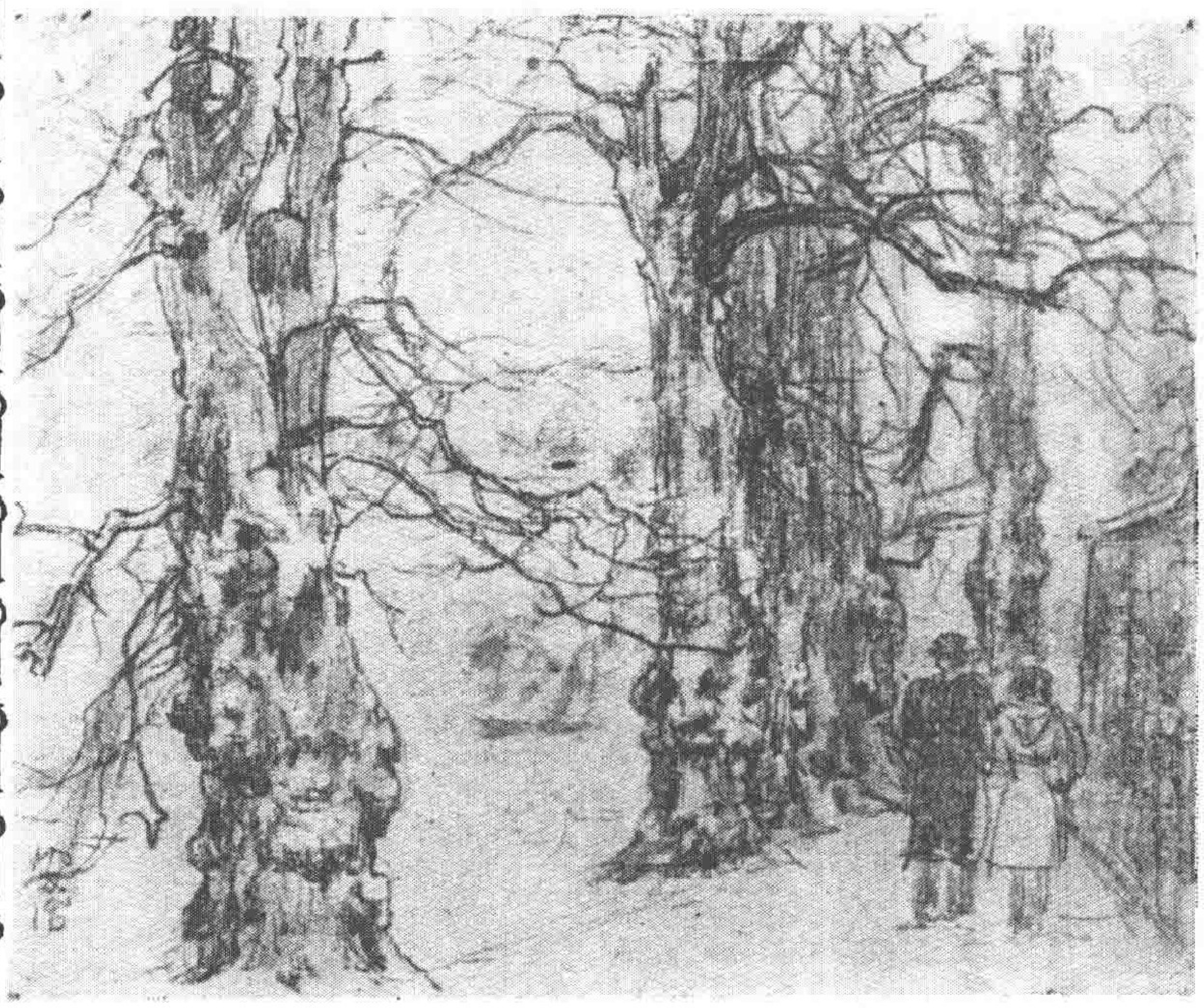
所謂新學院不知何以如此定名，其實在現在看來，也和別的學院同其古老。它不在大路旁邊，要經過一條幽僻的小巷，而兩旁白石的高牆都已變成黝黑，在牛津不僅所有的新建築務求和古建築調和，假如古建築必須修葺，常將石壁的外皮先細心剝下，以保存那種古趣和原來面目。回想我國內戰連年，有價值的古蹟不知毀棄多少！眞令人婉惜而又痛恨。

新學院內部也有一個大草坪，不僅路邊排立許多滿身瘿瘤的古樹，並且有兩面環抱以牛津的古城牆，也完全是石砌，那些圈門雉堞，苔蘚斑斑，宛然和中國的古城牆類似。在出門處我們看到幾列石碑嵌在牆上，鐫滿人名。原來：大方是爲了紀念第一次歐戰該校殉難的校友，另一方小刻石，則是紀念幾個會在該校畢業又變成敵人作戰而死的德國籍校友。至於這次世界大戰死難校友的名單也已經公佈，惟尚未刻石，人數較上次爲少。據知牛津的各學院都有同樣的統計和紀念品，他們認爲這是一種校友爲國盡忠的光榮記錄；而足以鼓勵後來者，並加深學校和校友的精神聯繫。

出門又穿過另幾條小巷，有幾處過街樓和柵門都宛如中世紀的佈景，而龐大的圓頂的老圖書館和新建的長方形圖書館及一個尖頂入雲的教堂，在這兒湊集成牛津的中心。據英國的法律規定，任何書籍出版必須贈送國家三部，分藏倫敦，牛津和劍橋的三個圖書館．其藏書的豐富和在英國人眼中的重要性可以想見。

以歷史鼓舞學者

潘伯洛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保藏有約翰孫(Samuel Johnson)編著大辭典時所用的寫字檯，一張小而破舊的書桌，在中國怕不早已成了過境軍隊的燃料！這兒的一個教堂（每學院都自有一個教堂，可見以往宗教和教育的密切關係）小巧玲瓏，是一個校友建築家精心設計，於是也成爲牛津佳話之一。最後參觀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這是規模最大學生最多的一處。牛津各學院都以其所產生的偉大



牛津新學院內之老樹（張安治作）

人物為號召，而基督教堂學院則說：我們不能告訴你我們有某一個大科學家或某一個大詩人，祇能告訴你我們的校友中有十幾個首相，幾十幾個部長，幾百幾十個重要眞理的發明者和幾百幾十個文豪，其輝煌歷史值得驕傲！

這兒的大廚房是極其著名的，大鍋大盆，可以烹燒全牛，可惜這天鎖了門，找不到一個大司務。我們於是探訪在此攻讀的程君，順便參觀了他們的寓所。一間寢室很小，放了老式的床和衣櫃，差不多已經塞滿，而外間的起坐室却很大，幾乎等於一個大廳，臨窗口更有一小斗室像火車裏的一個小隔間，可以對面坐四個人；看出去就是那一片草坪，大約是用作靜修凝想的所在。一切傢具和壁面色彩都十分老舊，說不上舒適，據說如果願意多出一點錢可以得到更多一間或更大的起坐室，不過我也同意大可不必。總之隨處都可以看出這兒的教育當局想利用歷史的光榮來鼓舞學者的信心和努力。

回顧我國雖有極其珍貴的歷史而不知愛惜，有無窮寶藏而不知利用，目前一切教育制度似乎完全抄襲美國。祇求量的發展，不管出品的成色，對已稍有成就的人才都又棄之不顧。牛津的大學雖極其保守，但寧少不濫，保持了學術的尊嚴，每一學院有若干教授，若干校舍，祇收若干學生，有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早一兩年就報了名在等候空額。還要經過大學委員會和各該學院的兩重考試。所以凡是入門者自必努力進取。並且這種相當自由的導師制很像中國以前的書院，重人格的感化，思想的啓發和自動的探討，師生既易有深摯的感情，也必更五相負責。比較容易養成有品格的學者。而那種賣膏藥式的知識的灌輸，學生常如秋風過耳，事後一無所得。

在回旅舍的路上，我對這匆匆膚淺的局部的遊覽也不禁感觸萬端，中國何以一切如此混亂，如此不長進？忘掉了自己固有的文化和歷史恐怕是一大因素！

七日又畫了一天畫，從愛迪生散步道的樹叢後面望卯德林堡這一幅素描，費了整整三個鐘點。下午六時赴重啞（蔣彝先生的別號）的招宴，晚再赴熊府道別，並為德蘭寫像，八日早晨天寒風緊，仍乘長途汽車回倫敦。重啞又趕來送行，午餐時返抵維多利亞車站，當我們重過墾新吞公園（Kensington Gardens,和海德公園相毗連）時，桃花已相當爛熳，許多老樹也新綠離離；原來牛津的春比倫敦到得更遲，而遲熟的東西常常更充實，我們倒有點懊悔這次牛津去得太早丁！

◆ ◆ ◆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賽彩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賽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九號

從文物觀點上

介紹蘇州的名勝

張效宗

向來談國內名勝地方者，莫不交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這個古城，在春秋時代，卽爲當時吳國的首都，初開邗溝（邗——揚州）以通江淮，繼由泗水鑿運河以通濟水和黃河，於是國內水利饒足，物產日益豐富，交通便利，益於向外發展，吳國在此優越的環境裏，積極的建設中，也曾稱雄一時，其在當時地位的重要，於此可見一斑」。至於蘇州的得名，是從隋置蘇州時起，它在秦置郡縣時名爲吳縣，民國建立以後，又改名爲今日的吳縣了。

蘇州的城爲長方形，週圍三十六華里，共有九個城門，各門大多通水道，以西北的閶門外及城中心的觀前街爲商業中心，是最熱鬧的地方。西面的胥門，據說是當年懸掛伍子胥頭的地方，至今遊人來此，莫不感慨系之。城內河流縱橫，木船暢行無阻，所以水陸交通都稱便利。城外有胥江運河兩水環繞，沿岸風物秀麗，景緻宜人，每值良辰，輒見滿江遊艇，穿織水面。只有馬路以石塊築成，行走最不便當，可是有些學者端寫作「雨後不濕繡花鞋，」這種富有詩意的描寫，可說是「錦上添花」之談了。

說到蘇州的文化，它更具有悠久的歷史，就創作來說，蘇州的雕刻極其精美，在活字板和鉛印未發達以前，此種手工的刻板印刷盛行一時，如今的玉石，象牙等各種圖章及其他小巧玲瓏的雕刻品，至爲雅緻。遊蘇州者多買此等物品作紀念。戲曲一事，也有很多的貢獻，如明代的戲曲，多半是蘇州人編製的，對於文學批評的貢獻，更是獨具一格，如金聖歎評小說，沈德潛選詩文，均爲歷代的大聖手。藝術方面，如文徵明唐伯虎的字畫，祝枝山的字，周東村的畫，至今推爲極品。工藝方面，刺繡是蘇州的傑作，黑木鑲以大理石的各種木器，無一不佳。絲織的綢緞馳名國內，「蘇裱」到處聞名，更不待說了。至於人文的稱盛，更是各地所不及的，歷代所出狀元，竟有五十餘人，滿淸一代，就有十八人之多，如今國內知名的學者亦有顧頡剛、葉紹鈞、費孝通、郭紹虞、王謇、王大隆、顧廷龍、潘景鄭、王季玉、潘家洵……等數十人。

蘇州，這人間的天堂，不僅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境內的名勝古蹟，多爲古今詩人墨士所歌頌，每當春暖花開，集隊攜羣，來此訪遊者不可勝計，玆就作者所遊名勝，略爲遊人介紹：

滄浪亭

這地方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了，據說是五代時吳越錢氏，廣陵王元璙的南園，後來宋朝蘇舜欽（字子美）以四萬錢買得，新建一亭，取名「滄浪」，曾作一篇滄浪亭記，述說其中風景之美，有云：「前竹後水，水之濱有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其地是很多竹林的。蘇氏死後，該園又換了好幾個主人，南宋初曾有一時爲韓世忠所有，故俗稱「韓王園」，但現在知道韓王曾有此園的人却少了。

沿至明朝，這地方落入僧人文瑛之手，名叫大雲庵，因文瑛後來知道是蘇子美的滄浪亭故址，便再改名爲滄浪亭，並請歸有光作記，說明始末，歸氏是明朝的一位古文作家，因着他的文章，滄浪亭也就傳下來了。

自從那時到現在，滄浪亭又不知道經過多少變遷了，考其沿革，眞有滄桑之感。現在那地方有圖書館，工業專科學校，美術專科學校，縣立中學等文化機關，文藝氣息極其濃郁，畢竟蘇州是人文之地，一般人都能理解文學藝術，所以滄浪亭至今仍保留爲遊人尋樂之地。「江南一枝」，在圖書館內，爲鮮紅之鐵骨梅（亦稱古胭脂梅），與其他梅花不同，不因摧殘敗落而變色，「聊寄江南一枝春」，或卽指此。此外有綠梅，味香而好看，亦爲梅中之珍品。荷花有四朶並一枝者，名「四面觀音」，並蒂蓮不易常見，得此花則更不易。藝術專科學校內雕刻甚多，五百名賢更是傑作。

寒山寺

此寺創建於梁武帝天監年間，距今約有千六百年，有了和尙便有鐘聲，所謂「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卽是此意。內有唐人張繼之「楓橋夜泊」一首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鐘與詩均爲該寺文獻之一，値得保存





（上圖）為唐詩人張繼所作楓橋夜泊之「楓橋」，十足表現蘇州水鄉風趣。（右圖）係張繼之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鐘與詩為寒山寺寶貴之文獻，惜乎鐘已被日人盜去，至今猶未追還也。

，惜乎此鐘在民國初年為日本人偷去了；據聞勝利之後，寺中僧人上書吳縣臨參會請求追究，以期珠還，但是至今渺無下文，此鐘被偷後幾經交涉，始由日人易一鐘作賠，此案了而未了。民國九年康有為遊此，知非原鐘，曾題一詩，立石於寺，其詩云：「鐘聲已渡海雲東，冷盡寒山古寺楓，勿使豐干又饒舌，他人再到不空空」。跋：「庚申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偕韓徵君文舉，同遊吳下楓橋寒山寺，則唐人鐘已為日人取去，故吾於龍壽山房善繼血書華嚴經，亟保存之，臨風感慨題詩」。此為被偷之絕大證明。按今日之大覺樓所懸鐘，上所鑄之欵志曰：「紀州海士郡，次上白雲山報恩寺，中興開基，日順大僧都貞亨四年之鑄造，錢塘弟子……」。再按貞亨為日本天皇系十二代靈元天皇之年號，所云貞亨四年，即清康熙年間，鐘之下落，不難於此得一線索。

遊蘇州的諸位先生們！來此遊玩，不要僅僅欣賞大自的然風景，在這正吵着日本賠償的時候，對此珍物之得失，也要密切注意，希望它的聲音能够再由寒山寺裏發出，傳到蘇州全城，更傳到全中國的每個角落

拙政園

在婁門內東北街，北宋時名辟疆園，明朝時園主人是弘治六年間的一名進士，名叫王獻臣（字敬止），是當時的一位藏書家。當太平天國興起時，李秀成曾在此園作過忠王府，園內有南軒、遠香堂、香洲、玲瓏館、昚風軒、石橋、木曲橋……等建築，淪陷時期，雖為偽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但因只有損壞，而無有建設，已成一片瓦礫場了。勝利以後，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由四川遷此，經學校一年多的積極建修，現在園內屋宇亭台煥然一新，荷花池畔，石橋道上，正是遊人閒情逸趣的佳所，每當黃昏時候，烏鴉會集於此，鳴聲震耳，益增園中熱鬧，清晨夢中，小鳥歌聲婉轉，令人不禁有「好鳥枝頭亦朋友」之感呢。今日吳中，拙政園可稱為諸名園之冠了，凡遊蘇州的人們，此園為芳跡必留之地。

獅子林

在距拙政園不遠的潘儒巷中，據說是元代獅林寺僧人所建，無錫畫家倪雲林畫獅子林圖，遂著盛名。園中專運太湖裏的怪石來砌成許多獅子形狀的通幽小道，遊其中者，如入迷陣，此外有假山數座，假山之中，有一清澈見底之小池，池中多花魚，池上架石橋，池旁並設有茶廳和像館，以供遊人吃茶與攝影之便，像館對面，小池之中，浮一三合土砌成之輪船，微妙微俏，凡遊其中者必上船一息。園內題刻名句甚多，而立雪亭之「君子之至於斯也，賢者亦有此樂乎」，最為遊人所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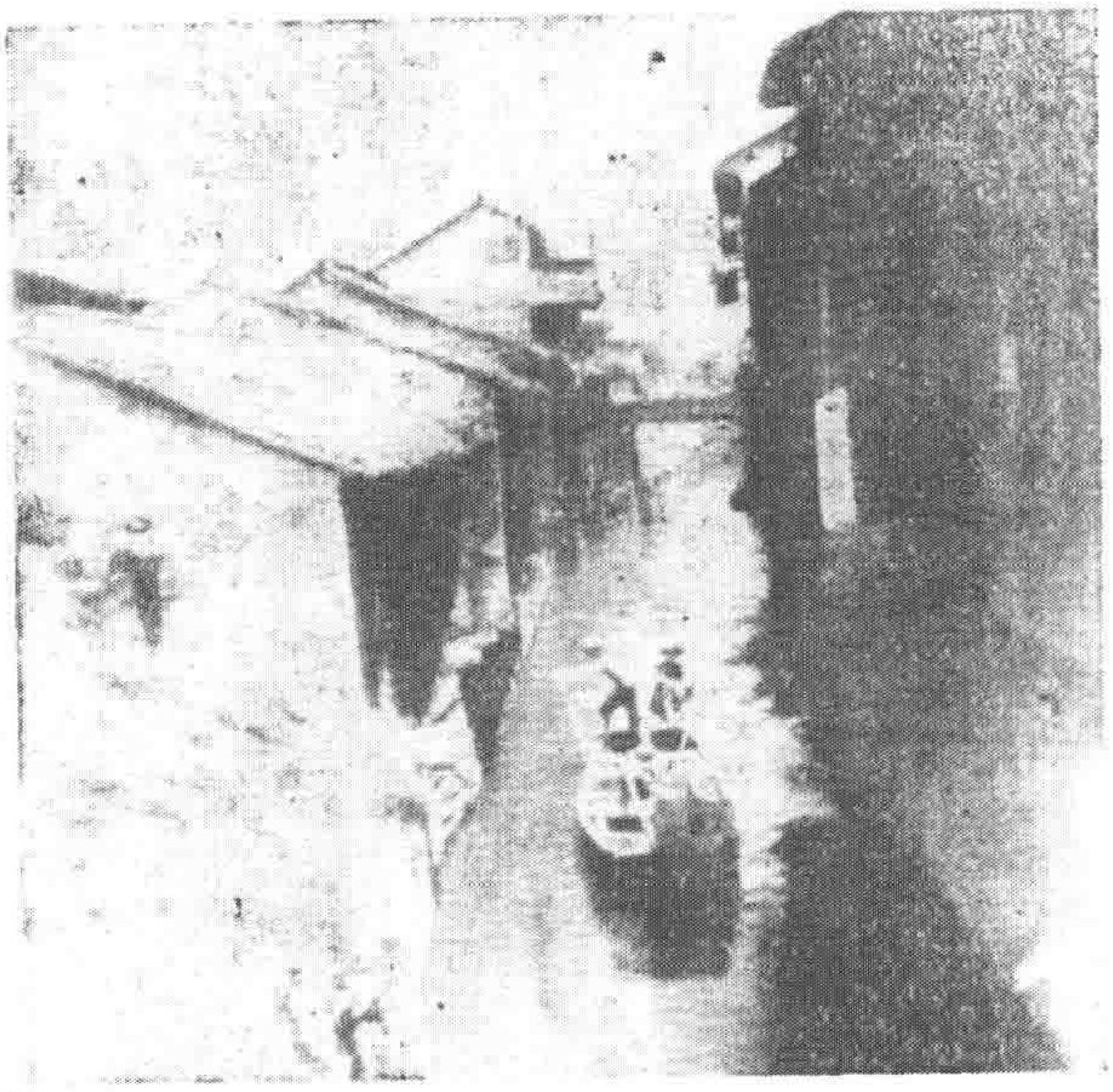
虎邱

離蘇州城西北約五華里，亦名虎阜，吳王闔閭葬於此，山巔有虎邱寺及石觀音殿，寺後有高大雄偉的虎邱塔，此塔將要傾倒，下有一石曰「鎮塔石」，相傳為呂祖恐塔傾倒，以此石鎮壓，雖為迷信相傳，但不能說沒有物理作用，塔下有劍池，據說吳王以干將莫邪兩柄寶劍葬於池內，池旁刻有顏魯公書的「虎邱劍池」四個大字，另有經幢一座，為吳縣金石家周梅谷所建。至眞孃墓，現在已掩沒於荆叢中了。其他如斷樑殿、千人石、蓮池、點頭石、蜒蚰石、試劍石、鴛鴦坟、仙人洞、望蘇台、憨憨泉等，均為此山名勝。尚有冷香閣、芝爽閣，為遊人品茗遠眺之佳地。彈詞中說，明代的風流才子唐伯虎當年遊此地，追求秋香，屆來眼去，鬧出許多的風流事，即今電影排演的「三笑」，是唐先生的事蹟。

留園與西園

遊虎邱可順便一遊的，就是留園與西園，留園在閶門外，原主人姓劉，後爲盛宣懷買去，將原來的「劉園」改爲「留園」了，今已被吳縣收爲公產之一，此園風景，在戰前爲吳中名園之冠，惜乎淪陷以後，爲敵人破壞，今已變成廢墟了。西園在留園附近，園中一大水池，爲佛敎信徒的放生池，池中有數百年之鱉，體大如桌面，又有長達兩尺之金魚，時時潑刺於水面，池中有亭通以石橋。園中有戒幢寺，以寺中的羅漢堂特別出奇，堂中有金身羅漢五百尊，每尊各具奇形，這可見蘇州藝術品的精緻了。

最後，作者再把蘇州一些特殊的事情略作介紹：蘇州的語言，音韻分切口、土白、縮脚三種，很不容易聽懂，日久之後，眞感覺得文雅極了。譬如我們說「不行」，蘇州人就說「弗來事」；我們說「好的」，蘇州人就說「好格」；我們說「看一看」，蘇州人好像說「口口」……所謂「吳儂軟語」，眞是言之不謬的。因爲地方的富裕，稍爲有錢的家庭，總是有個花園，家中陳設整潔，吃飯也很講究。有一點不好的現象，就是到處掛着「當舖」的招牌，以質當作高利貸的剝削，這是作者認爲要取銷的。蘇州出美人，這是早已聞名的，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否認，但是總沒有理想中的個個是美人。現在鄉村中的婦女，還穿着舊式的服裝，頭蓄長髮，纏布巾，用線束成髮髻，大多還在舊生活，舊禮敎下過日子；城裏的婦女，大多已進步成二十世紀的摩登女郎了，十三四歲的少女，就燙了髮，過去我們常聽說：「蘇州的頭，揚州的脚」，這種講究，實在是名實相符的。不過，蘇州的女人，對社會的貢獻也不少，最顯著的，一是擔任城區公共汽車上的查票員，這項工作由她們擔任起來，往往弄得許多軍人也不好意思完全揩油坐車子，車上的秩序，也比較好。一是作嚮導社的嚮導員，她們專爲遊歷名勝的人們作嚮導，在這裏遊覽名勝，如請一位嚮導員，把各名勝詳加述說，更會使遊人增加不少興趣。



蘇州爲一水鄉，兩岸人家，風物秀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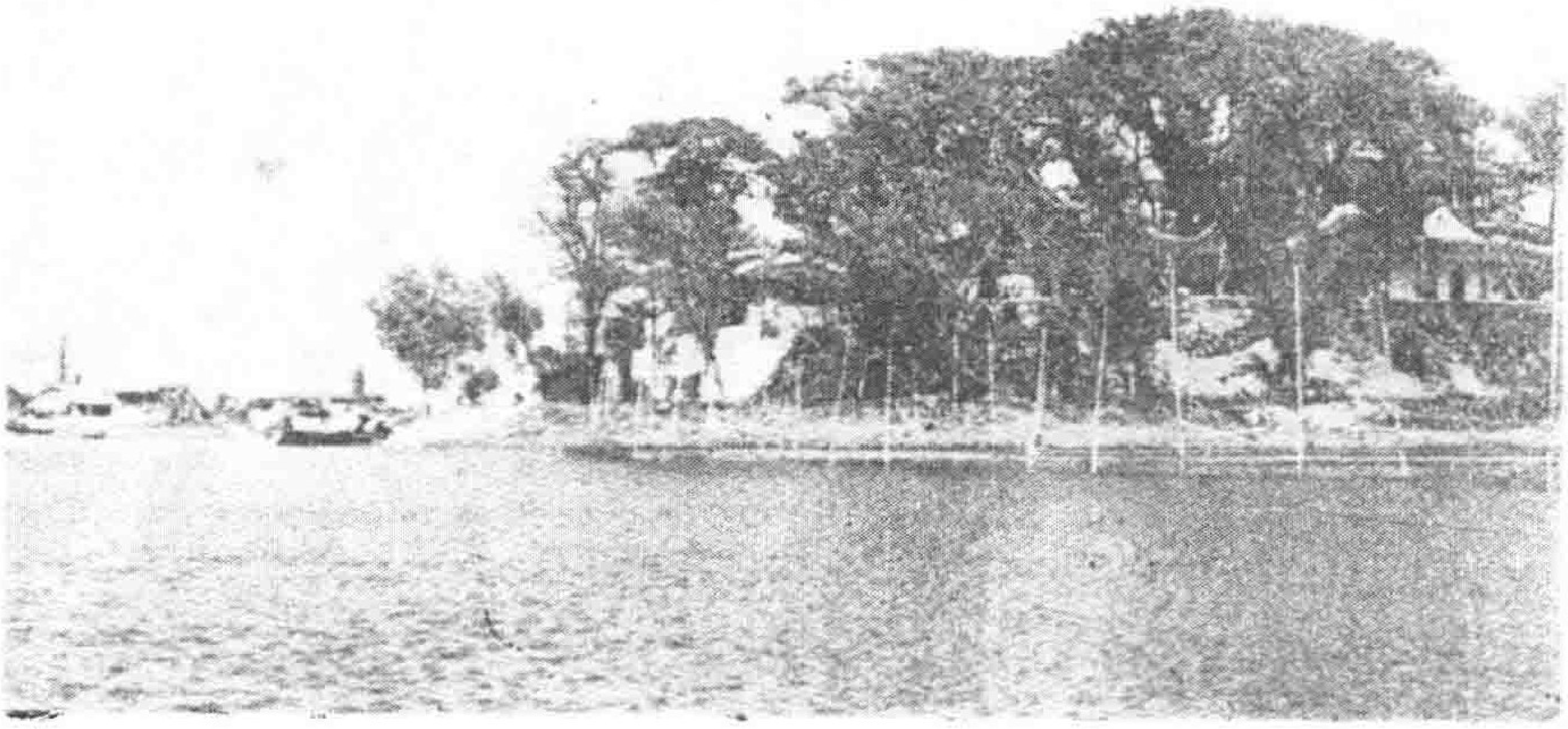
「天堂」的蘇州，已往究竟如何，作者只是想像，就現在的觀察，好像步入下坡路了，就業師顧頡剛先生所談：「蘇州是舊文化的中心，現在已經衰落」……」。淪陷之後，敵人八年多的摧殘，如何能不衰落呢？不過，最近蘇州許多有聲望的學者們有文物保管委員會的組織，大喊着建設新蘇州的口號，各方面都在積極的從事改進中，我們希望既有過去的一段輝煌歷史，人民又有着和平公正的性格和良好的習慣，在大家通力合作與積極努力之下，把蘇州建設成一個和北平並駕齊軀的文化城。

上海南京東路
河南中路之角
老介福
牌子最老
貨身最高
新裝衣料
最多最好

碧波瀲灩的嘉興

金秉鈞

嘉興緣其南有鴛鴦湖，地處郭外，碧波瀲灩，風景幽邃，名聞遐邇，故相沿也名鴛湖，本分嘉興，秀水二縣，後因分二縣不便治理才合併爲一縣。位於浙江省的東北部，交通相當便利，水道以運河爲主，有八大幹河縱橫其間，斂堪通行汽輪，陸路以滬杭鐵路爲最，公路多碎石煤屑築成，來往旅客甚夥，地當亞細亞大陸東海岸，四季溫和，屬北溫帶氣候，寒暑不甚懸殊。據最精確之測量，縣城中心的經度是120'44'18"E'緯度是30,43,21,,V,，距海不到六十里，環城阡陌縱橫，港河盈野，土地肥沃，正適耕作，雨量豐富調和，氣候乾溼相宜。夏天最高溫度不過華氏寒暑表一百十度，冬天最低降至二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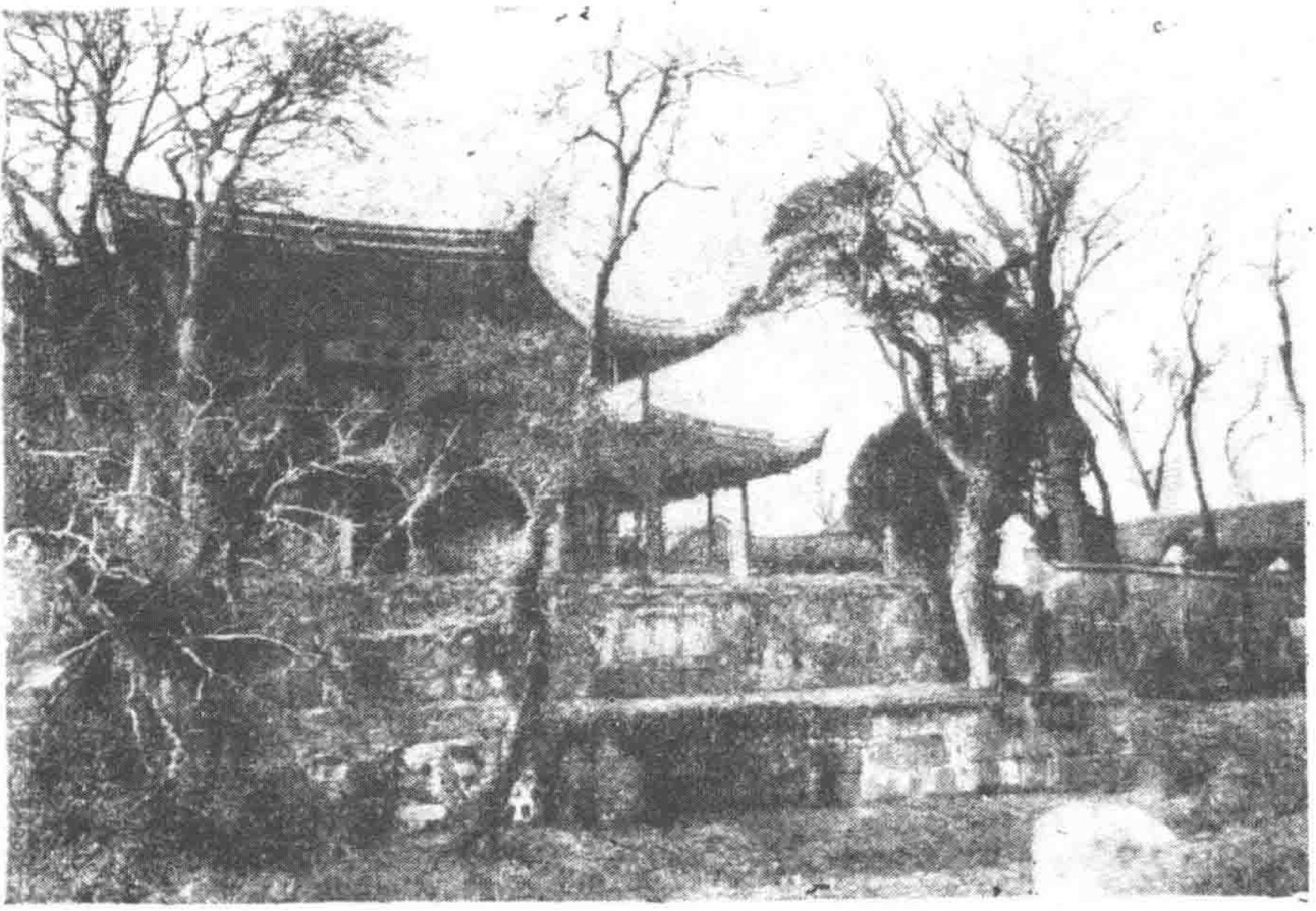
煙雨樓

追溯嘉興城的歷史

嘉興境域廣寬，賦繁物博，據清朝測得其面積計三千八百十六方里强，南北相離七十二里半，東西間距五十三里，全縣面積一，七二五，八二畝，約計三千二百多方里。嘉興縣城周圍計十二里許，往昔環城有望吳門，小西門，通越門，澄海門，春波門五道城門，子城周二里零十步，高厚各計一丈二尺。據傳城垣爲三國時吳國黃龍所建造，清宣統末年改諸城門爲東南西北門，民國成立城牆兀立無恙。直至十六年四月間，縣黨部爲便利交通起見，建議咨請縣政府當局挽聘專門委員，組織嘉興縣拆城築路委員會，專司拆城造路之職，結果從嘉興第一橋（俗名新洋橋，又呼柵堰橋）至南門月城一帶，城垣皆拆毁，并築有馬路。同時主張將南營曠地改闢新郵市場，又自嘉禾第一橋起至北門月城共四段暨北門至西門第二中學後身城垣僉計劃拆除，以利交通。戰後四門毁盡，僅遺土坵數處，城垣故址即今環城馬路是。

碧水迴環湖泊幽邃

嘉興少隆起高地，山脈堪說絕無，僅有濱大落北，集街一帶的瓶山，高若土墩，故縣境地勢平坦，河流遍地皆是，節枝橫生，不可勝數，今略舉幹流大概；有王江涇運河橫貫於嘉興與杭州，蘇州之間，所以貨客往來，甚爲便利。縣城東北部有長牽塘，杭州運河即處於縣城之西南，聯絡桐鄉，石門以及杭州諸城。長水塘自海寧由南而北來，東並長水塘，有練浦塘，亦自南而北，畢竟也入長水塘，還有海鹽塘菈練浦塘，自南而北流，但入鴛鴦湖，不併入長水塘，海鹽塘傍偏東有王廟塘。再流入平湖塘的二水；一爲東並王廟塘直北的空廟塘，二爲東並空廟塘直北的沈莊塘，又自縣城東面會龍山分水向東北流的，稱嘉善塘。以上海鹽塘，平湖塘，嘉善塘皆爲構通三縣之要道。凡此諸水，長均達五六十里少至二十里不等。其餘停瀦此間的有淼湖，相家蕩等水。縱橫此間的則伍子塘，羅漢塘爲最。嘉興郊外固多河流，而城區河流復星羅密佈，例油潭即春波門外的五合水，所謂五合水，意指五水匯集於一處，油潭五水；一水通宜公橋，一水接臨春橋，一水聯放生橋，一水合濠股，一水連春波橋，均係城市河流。又有薦橋河，在縣前街薦橋。范蠡湖，在南門范蠡橋西首，周圍長達二十畝，昔日水頗清洌，相傳爲范蠡去越會隱於此。湖中五色螺，燦爛可愛。玄妙觀前有天星湖，或名天心湖，爲秦始皇所發掘之湖，後人因此稱天心墮穴，其泉據說與海道相通，俗人迷信大


煙雨樓的近貌

旱不竭之怪湖，其實無稽之談。傍有石碑歪斜而立，惜因年久，被人忽視，任其在宇宙間磨練，故字跡糊漫不能識辨。錦帶河，在精嚴寺一帶，緣河細似帶，環繞縣城故名。傾脂河，在楞嚴寺的東北部，河過天寧寺，入北門市河，狹長。寶帶湖與鳳凰河相會於府學前，而成今日之市心弄河。鴛鴦湖，在南門外，乃卽有名之南湖，實則俗呼西南湖。滮湖，亦名馬場湖，位城東，距城里許，其東岸卽南堰環抱，與鴛鴦湖等支流匯集於城之東南，湖深二丈，廣達五十丈。烈水河，位瓶山前，據云爲錢子順二女之投河處。長水，卽鴛鴦湖上游，地處幽僻。韭溪位韭溪橋，是五通水之一，水勢比較浩大，列爲巨水。春波橋河，從五合水分支出東門宣公橋，北同春波橋，再與柴場灣水合流往東，至橋北出一水折入螺螄浜。北門外月河，水灣形似月，因以名之，河宜月夜盪舟或曉行。

煙雨樓爲第一名勝

嘉興古蹟名勝，夙爲騷人墨客所歌頌贊譽，尤其在春光明媚，桃放佳節，紅男綠女，夾雜其間，風光處處旖旎艷麗，茲將最佳之去處，略述於次，以作導遊：

煙雨樓：孤立在鴛鴦湖中，爲五代中吳節度使廣陵王所築，初是作眺望用，若暸望臺般。嘉定年間才正式改作爲樓，後廢爲三賢堂。明嘉靖二十七年知府某再繼續運土填湖築之，順治十八年及康熙二十年先後加以修葺，民國七年又一度重修，迄今古蹟依舊，風景佳絕。樓內名人墨跡很多，像清乾隆之御筆并有石碑豎下榻處。每年荷花生日（農歷六月二十四日）星宿日（農歷七月七日）等佳節，遊客紛至沓來，尤稱一方之勝。

楞嚴寺：寺在郡廟後，宋嘉祐八年時，檀越鈕捨地爲伽藍殿，熙寧間，永智法師講楞嚴經於該殿，因名該寺爲楞嚴寺。近來歷經修飾，範圍益加擴充，爲嘉興諸寺觀之冠。

精嚴寺，亞於楞嚴寺，在城內精嚴寺街，昔爲晉選部尚書徐熙之宅。後因宅井內夜間時發彩光，徐尚書以爲必遭不利，遂奏請改宅爲寺。

血影禪院：位三塔塘上，地處去三塔之必經地，茶祉寺之東，院前血影和尚碑坊兀立。相傳洪楊事變兵士到處姦淫擄掠，將奪得一批嘉興婦女，如數關入禪院，寄於寺僧，寺僧俟旗兵出戰，僉放之歸。嗣後兵復至，見婦女被釋，遂大怒，卽縛寺僧於寺前石碑，先用亂箭射斃，次則縱火焚燒。於是血印於石，千古不滅，是謂有忠有義的血印和尚。

三塔：位西門外茶祉寺前，據係洪楊事變後，絲商金家璣出資建立的。

東塔：曩昔有東塔講寺，在東門外約一里光景，後歷久失修，至今皆圮，且一無所存，僅餘有聳入雲霄一塔，已蒼老不堪，漢時朱買臣之故宅卽在此。

中山公園：處天星湖旁，在民國十八年成立的，那時歸縣政府直轄，本「與民同樂，善與人同」之旨及紀念國父而建。地廣達數畝，四匝冬青樹繞抱，昔有四角亭，假山歷落，花木極盛，細草若茵，戰時皆被

日寇所毀，僅遺紀念塔一座。

十八士閣：位於煙雨樓側，閣內懸一鐘，宏響異常。閣後復建左右二樓即文昌祠，武安祠，又闢禪定齋，觀空室，爲禾最佳二靜室。

放鶴洲：原名斐島，在鴛鴦湖之中央，水墩對面即南湖小學，本有陸宣公之放鶴亭，今已圮，不過傳者僅指此爲放鶴洲，該墩柳樹種得最密，水漲時半淹水中，別具風格。



南湖之垂楊與小橋

眞如寺：南門外二里眞如塔傍有眞如寺唐至德二年，丞相休捨宅爲寺，元末廢，洪武二十四年復修，易名教寺，舊有峯井，綠雲橋，東坡煮雪亭，斐丞相清輝堂，長水塔等等。

落帆亭：地處北門外，杉青閘，爲明天啓侍御曹谷所建，謂船落帆之處即在亭前。

杉青閘，閘在北門外端平橋北面，面對秀水。

湖心井：釣鼇磯旁，泉水清冽，頗具惠山泉風味。

舞蛟石：地當大年堂觀音閣附近，有石巍立於曠地中，有牝牡二峯，其牡蓋李唐之物。

寺墓多具歷史意義

金明寺：范蠡湖北，南門金明寺埭，係於宋乾道壬辰歲，移海鹽金明寺額至此，惜今已廢，只留遺址。

報忠寺：位於報忠埭，傳爲宋淳祐九年朝散大夫趙汝俳捨宅爲寺。元至正二十四年，江淮僧統璉眞伽修葺，迄正末兵燹，永樂十五年僧克雋重修，煥然一新。

蘇小小墓：墓在賢娼弄外，蘇小小係晉時有名的歌姬，死後爲里人所敬慕，因而立坟。

烈婦江方氏墓：位於春波橋東里許，江方氏安徽籍，因其有忠於國家，故築墓以表敬意。

濠孤塔：南門環城馬路傍，新關市場之對河，有平頂塔，即濠孤塔，惜緣塔身過狹，致未能進登，唯立於馬路邊，熱鬧區的要口，遊人在此駐憩的頗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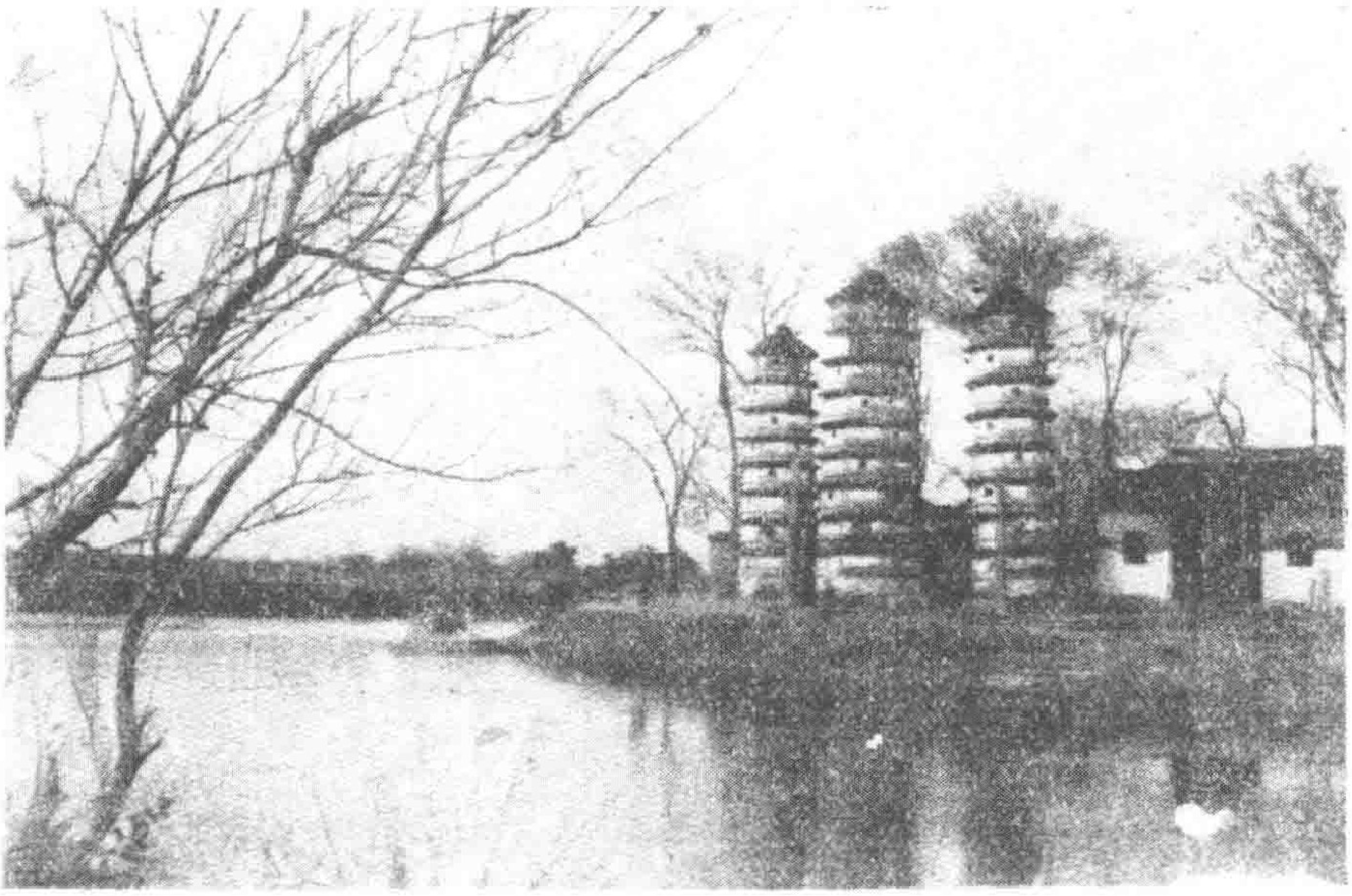
學繡塔：原名鶴秀塔，在西門三塔西首，訛傳爲吳西施曾學繡於此，因而建塔，其實清同治年間，蘇州人斐某訪親未遇，至此遇盜，巧遇某府婢女鶴秀，設法營救。此後斐某進京，衣錦榮歸，再訪婢女，不得其蹤，乃築塔以資紀念。

倉頡祠，或名倉堅亭，在煙雨樓東的小煙雨樓，位當南湖中心地，去南湖必經地，祠爲紀念文字祖師倉頡築的。

西子粧台：在范蠡湖內，台已毀敗，水落時明滅可見，乃爲西施梳粧之台。

天寧寺：寺址本漢時嚴助住宅，宗寧二年賜名，在北門天寧寺街，今附設中心小學於此。

普明寺：寺址在堰外，寺屋頗偉大，明時所建，據傳從前有僧名明岩，募捐再建，嗣後故世遺有肉身，至今並不腐化，因好事者將其裝金，故輒至夜間，木魚之聲，不絕於耳，直至民國元年才止。



嘉興著名的三塔

祥符寺：西門府學前門寺，晉興寧構李貴人捨而爲院，直至洪武二十四年定作禪寺。

茶禪寺：咸豐時兵燬，同治間重建，寺距西門三里。

水西寺：位於小西門內南首，寺址在爽溪之西而故名水西禪寺。

會龍山寺：地跨漢塘，魏塘之間，東門外東柵鎮市梢，相傳元末時建，後毀於倭寇，嗣郡守命僧再建。

白蓮寺：今名白蓮講寺，寺位於縣城東門，約距三里左右，舊名爲接待院，寺北有漁莊，寺東臨施水院，寺壁上由日人題詞二處，皆在民國初年題的，遊人往往歎爲奇觀。

玄妙觀：位於芝橋之東，元天德二年，丞相休捨宅爲觀，嗣遭兵燹，於光緒二十五年市民集資再行重修，今日觀內設有玄妙觀小學。

朱買臣休妻的故事

朱買臣墓：在東門外里許，朱買臣官爲會稽太守，其故宅本在東門，死後即葬於此，墓前誌有石碑。

崔氏墓：崔氏爲朱買臣之休妻，初因朱買臣鬱鬱不得志，崔氏即嫁他人，嗣朱買臣官貴歸鄉，崔氏搖身一變，馬前乞罪不得，因而投水而刎，遂葬於落帆亭之旁，遊人於此駐憩的甚衆。

苗圃：火車站旁的小公園，裏面培栽着各式花木之苗，供人觀賞外，且可出資購買，不過內有許多不出售者，該圃係公產。

放生池：此池在南門，每年春天，一般善男信女必購得小魚數尾，到此放生，以爲可免一年的罪過，其實乃是嘉興風俗，亦可算爲信迷之談，池傍鏤刻「放生池」三字之碑一方，下有「兵巡道禁約」數字。

中山廳：在市心弄傍，北臨韭溪，巍峨於廣場上，廣場別名南校場，廳乃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建，已有數十年的歷史，禮堂勝利後重修，內設三民主義青年團嘉興分團部，相沿被作爲集會之用。

仁愛堂：位於南門市心衖，大約在清宣統年間，意國韓日祿司鐸所發動建立，內分男女醫院，育嬰堂，施醫所，施藥所，男女老人堂，模範廠等，爲嘉興規模最大的慈善機關，每年人民得其施善者，不可勝數。

嘉興的名勝古蹟，如上述之外，更有許多渺小的寺觀菴廟，不克備載，但僅知以上數處，已足供遊客們參考矣！此外我們還須曉得一點嘉興的名產；嘉興地濱河流，雨量甚富，土壤肥沃，物產尙豐，所謂有「江南魚米之鄉」的稱號，不愧名實相符。

水鄉的物產以農產品爲大宗，像絲繭米麥等，尤其是繭之種類很多，約可分大白圓，白繭，綠繭三種，絲每年的出產量，總超過其他各縣，舊時凡育蠶之家，僉備絲車，迄今土法製絲尙有，絲廠逐年增多，乃爲工業上的又一發展。新產的蠶荳，暈碧含芳，南湖之菱，形若餛飩，鮮美甜潔，清嫩可口，兩者爲夏秋應時佳品，南鄉更產黃白二種麻，黃麻尤著稱，塘匯鎮的大頭菜，爲各地無與倫比，甜而香係其特色。水產以嘉興時蝦名聞八方，魚則鯽魚，青魚，鯉魚特多，蓋北鄉南滙等處，居民均養魚爲業，并他們務養魚外，兼燒磚瓦爲副業，於是嘉興每年的磚瓦出產量爲數亦復不少呢。

京滬線掠影

（上篇）

胡山源

我是很喜歡遊覽的。在戰前，每半年總要到什麼地方去走走。抗戰期間，我既爲了種種關係，不能到內地去，暢遊各地，只好困居「孤島」，更爲了要到遠方去，在路上總難免受到敵僞爪牙的烏氣，所以總沒有離開過「孤島」。前年勝利後，在陰曆年底，我和二個大的孩子，回到老家江陰去過了一個年，路上也不勝其麻煩，並沒有享受到一些遊覽的樂趣。去年春，全家到蘇州去玩了幾天，還算好。但又覺得這只是一個地方，又相去較近，說不上暢快。今年我們決定要暢快地遊覽一下，因爲清明節前後的春假時期，路上最擁擠，所以延遲了幾天，在四月十七日，方才和我妻一同動身。

我們在當天上午乘「凱旋號」到無錫住一晚，明天下午到江陰，住四晚，二十二日上午到常州，下午到鎭江，住一晚，二十三日下午到南京，住四晚，然後於二十七日乘夜車，於二十八日早上直返上海。來去十二天，遊覽得相當暢快，總算將在上海被烟塵所塞滿的心肺，蕩滌了一下。有若干印象或影像，覺得不能磨滅，非寫出來不可，所以拉雜寫下了以下這幾節，其他人人在這一線上遊覽時所同有的意境，可略就都略而不詳了。

不過這文的暢快，還是對十年的沈悶而言，其實京滬線一帶，大都是舊遊之地，而相去也並不遠，並沒有什麼奇情異影，足資矜誇。我只希望將來果然有機會去遍遊世界上的名山大川，寫下一些比較可觀的文字夠能追踪鄉先賢徐霞客於萬一。

萬卷樓上

「天下第二泉」的四週都是賣茶的地方。這的確很好，因爲遊客到此，本來用得着坐下來歇歇，喝些茶潤潤口，並且這泉既然自古以來便如此著名，遊客的心理上，自然也有一嘗其味的意願。但是今天雖然不是什麼節日或假日，遊客却也相當地多，天氣又熱得很，好久不雨，瀦積在池子裏的泉水，很有些污濁的樣子。我們走過了好幾個茶座，總沒有意思坐下來。

高高低低地走了一會，看見那邊有一角小樓，蜷縮在幾株大樹之下，我說，那邊也許可以得一些佳茶，我妻同意，我們便走了過去。再高高低低地走了幾步，我們就到了這個小樓上。這只有四架屋，淺得很。但前面有大樹遮着陰，後面有正屋的屋脊擁護着，牠就免除了軒豁呈露成孤苦伶仃的惡相，反而掩映生姿，頗有「室雅何須大」之概。尤其好的，這裏也賣茶，可以坐，可以潤口，而茶客却只寥寥三五人，眞成了「鬧中取靜」的境地。

我們揀朝南的小窗口坐了下來，泡了茶。不料太陽射了進來，很熱，窗口又很低小，看不見外面的景物，而一陣一陣的臭氣，却都從這窗口裏湧了進來。我問泡茶的，這是什麼臭，他說，外面有一個池子，爲了好久不下雨，被太陽晒得將乾未乾，所以有此奇味。這窗是朝東的，也就是正面的前窗，此時原來的茶客們立起來走了，我們便急急移了過去。

這才是一個好位置。長窗之外，大樹之下，便是一個池子，四週的石板舖得相當自然，有些小販在那裏作着生意，如果坐在樓上嫌寂寞的話，很可以看看他們，而遊人往來不絕，也未嘗不可以解除一些眼底的單調。

向外看了一會，我才回過頭來，看看室內。正梁上掛着一塊匾，上面寫着「萬卷樓」這三個字。這裏雖然也是我的舊遊之地，但這萬卷樓却還是第一次到。這當然不是新建的，也許以前並不開放或賣茶，所以我沒有到，或者前次沒有坐定了看看，早已忘記了。柱上壁上，掛滿了長長的木板對聯，約略讀讀聯旁的題跋，才知道這裏是尤文簡公祠，這是尤文簡的藏書之所。不過地方這樓小，萬卷是藏不了的，這無非後人紀念尤文簡公，所以造此小樓，題此樓名罷了。

對聯很多，我只坐在籐椅上約略看看，並沒有看完全。因爲我沒有考古或研究的興趣，所以對於名勝之處的文字點綴，大都作如是觀：略知一二，不求甚解。因此，我雖然知道尤文簡公便是南宋時代的尤袤，却也沒有一些要考研其生平，爲之作評傳，或爲萬卷樓作考據的念頭。我只和我妻喝喝茶，剝剝南瓜子，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談着。我們都感到了爽適。

南瓜子是幾個作小販的老婦人擓得來的。她們還擓了花生米來。她們不問你要不要，一看見你坐好，就從她們手提的坦籃裏撮出來，放在你的面前，然後不發一聲地到別的桌上去，各個有客人的桌子都放好了，就下樓而去。我們敬領了她的南瓜子的盛情，花生米則遜謝了放在一旁，沒有動過。

這些賣南瓜子和花生米的老婦人之外，還有不少賣別種零食的人，他們的作風也和老婦人差不多，川流不息地走着，老是不開口。上來看看，一看見「高朋滿座」，就此退下去的鄉下人也不少。他們是否嫌這地方太小，太冷靜，還是不肯和穿長衫的人爲伍，所以略加顧盼之外，並不逗留，他們既然也和其他的人一般，不開口，我們也就無從得知了。似乎保持這小天地中的靜趣，竟是大家的責任，連上來乞討的叫化子，也大都低聲下氣地不說什麼話，只有一些聲音的表示，有的就簡直不發一言，只對你露着一些乞討的神情，看你無動於中，他也就廢然而返。……

這樓，這裏雖然也有不少的人往來着，我們都覺得大家都是靜止的，雖然

也有人不斷地說着話，却覺得「此時無聲勝有聲」，因爲即使是茶客，也只是喁喁細語，並沒有一個高談闊論的。

『滿座麼，……』

突然，樓梯上有人打着舊戲的聲調，唱了起來。大家都回頭向樓梯口看去，只看見一個老人，筆直地立在那裏，兩手握在胸前，頭抬着，在規規矩矩地唱。

『諸君子，請聽根苗。……』

聲音雖然不很大，却很清亮，調子也很圓熟，聽着並不刺耳。

我們都一呆，不知什麼路道。但我立刻就明白了，對我妻說，『那是來求乞的。』

果然，他唱了幾句，就沿着[illegible]裏的幾張桌子走進來，笑嘻嘻地，向各個茶客微微鞠躬致敬，並示意求乞。第一桌沒有人給他，第二桌有人給了他些，他雙手拱拱，鄭重地道了謝。第三桌就是我們剛進來時所坐的一桌，也沒人給他，他就回過身來，立在諸桌的中間，挺一挺胸，吸一口氣，又唱下去。

『想當年，舞臺上，四海名揚。……』

我一面聽，一面仔細看看他。他穿着一件破舊的短衣，却並不何等骯髒。他的面貌很端正，尤其一個鼻子，高高地，眞如懸膽，用句新派的話頭，也許可以說是「希臘式的」，我覺得很美。我起了幻想，好像看見譚叫天與馬連良，正在上海最著名的舞臺上，演唱着他的拿手傑作，一些不覺得他的寒蠢。

『到如今，……流落他鄉。……』

我對我妻說：『好極好極；此時此地會有這個人出現：「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現在不正是落花時節麼！』

我妻說：『可惜這個「又」字沒有着落。』

『管牠呢！何妨用「又」的情調來「又」牠一下！』

我們在談，他在唱，我們又斷斷續續地聽得了這些幾句：

『……受盡淒涼。……作一個，吹簫人，……』

他唱好了，才又笑嘻嘻地轉動脚步，向我們這邊走來，同時在說：『我們唱戲的，年老了很苦。』

看他的年齡，總在七十以上吧，但他並沒有一些龍鍾的態度，腰背都很直，可見他並不是一個自甘墮落的戲子，曾將身體糟蹋過。

他雖說『很苦』，但在他的表情上，却沒有一些『苦』的樣子。他始終笑嘻嘻，一舉一動，從容不迫，很是瀟灑。

我們的鄰桌沒有給他錢，他並沒有顯出失望的苦臉，還是笑嘻嘻地，在那裏等候了一會，才慢慢地移到我們這桌來。

我妻打開皮包，給了他幾張票子，他意外歡樂地笑了，款款地鞠了躬，道了一聲『謝謝。』

我說：『我們變成「長生殿」中聽「彈詞」的人物了。』

我妻說：『那末你是誰？』

『我也許可以算是李謨吧。』

『我呢？』

『你，你，你，——』忍着笑，不敢就說出來。

『我是誰呢？』

『「彈詞」中不是只有一個和關西大漢同去吃燒刀子的「大姐」？對不起，你，——』

『豈有此理！……』

我們都『格格格格』地笑了起來。

那個唱「彈詞」的「李龜年」，沒有再討到錢，在我們的嘻笑聲中，緩緩地下了樓。

我們還是談着他。我說，他也許正是前清宮中的一個「供奉」，叫他說些「天寶遺事」，一定很來得。我妻說，那爲什麼不就叫他坐下來說說呢？我說，這是我的想像，我想像多很美，怕果然一請他坐下來，我的想像的美夢，反被打碎，留下一個遺憾。……漸漸，我們談了談地，談得遠了開去。

我們已坐得很長久，但那個泡茶的，却並沒有一些討厭的表示，開水時時沖來，熱面巾也時時送來。我們安了心，索性坐下去。

眼睛空了，我不免對那個泡茶的多看看。看了一會，我大有所得地對我妻說：『你有沒有注意那個泡茶的？他不像一個「三考出身」的堂倌或「茶博士」，也不像什麼低三下四人，他竟是一個「考犢鼻褌」的司馬相如！……』

我妻也對他看了一會，說：『果然，面孔非但白淨，並且也很文雅俊秀，雖然着着短衣，却是一個著長衣的身架。大概他是「客串」，或者竟是尤文簡公的子孫。……』

我們正在談着，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走了上來，那婦人幫着去揩了一會桌子，沖了一下開水，由那泡茶的休息一下。那婦人的樣子，也一毫不像普通茶店裏的女主或茶博士之妻，隨常打扮，却也清清楚楚，竟有些「大家風範。」我不禁脫口喊着：

『好一個「當爐」的「卓文君」！』

我妻說：『你今天正是獃勁大發，這裏什麼都是好的！都是有名堂的！』

『是呀；但是我到底不發神經病吧，你看他們不都很好，都合了名堂！』

我妻笑笑，不和我爭論下去。

時間已經不早，但我們還是沒有立起來就走的意思，這樣看看，那樣看看，都很有興趣。我們又從窗外，看到樓下用鐵輪盤搾甘蔗的，這比了木頭的好得多。我妻叫了二杯，每杯一千五百元。又看到遠遠山坡上，是一個小學校的操場，有許多學生在那裏遊戲着。

賣南瓜子的老婦人來了，看我們沒有吃花生米，將花生米收了去。問她一盆南瓜子多少錢，她說五百元，我們大大地覺得了便宜。

我們的肚子裏都是茶水，實在再也喝不下，再吃南瓜子也覺得沒有味道。但我們還是不想走，誰也不提起「走」字來。

一陣脚步，擁上來了許多人，紛紛在找着座位，後上來的人看看樓上已經沒有隙地，就自動地退了下去。泡茶的夫婦二人，連忙招呼他們在正屋的廳上坐。

我們看到了這情景，都覺得是走的時候了，就叫泡茶的來，問他茶錢多少。他說一千元。我們大出意外，喝了他許多開水，擦了他許多面巾，又坐了他的地方許久時間，却只要一千元！我妻給了他二千元，他再三道着謝，又請我們擦了一把面巾。

道謝的，還有那些未上來找不到座位的人。

好一個萬卷樓，有這許多好的人物！

黿頭渚與蠡園

我們在無錫西門，乘長途汽車，一直先到黿頭渚。

這裏也是我們的舊遊之地。我第一次到這裏，還在民國十三年。那時普仁醫院的施醫師，特地將醫院裏的小汽油船，載我玩了一天。但那時因爲要去的地方很多，所以就只在澄瀾堂以下走走，沒有再向上面去。直到去年，上海新聞記者集團來遊時，方才將澄瀾堂以上的各個好地方都走到了。

我妻也曾來過，那也在抗戰之前。她說她那時玩得很不開心，因爲我在上海有事，走不開，沒有陪她，她只好和我妹以及一個女親眷，草草地來走了一下。

山坡上的碧桃，還有三分之二沒有謝去，晴光下，依然鮮豔奪目。陣陣香味，撲鼻而來，也不知是草香、花香、還是樹香。

我們上了坡，先向黿頭上走去。地上遍是甘蔗渣，草也踏去不少。我們都自幸，沒有在休假日來，否則那樣的人多，玩着還有什麼趣味。

我妻最喜歡水，不像我最喜歡山。她一到黿頭上，就高興起來。我陪着她，走下那些巉岩的巨石，到水邊坐了。不大的東南風，飄飄然吹來，很是舒適。不大的波浪，也就乘着風，遠遠地奔到我們的足下，和大石撞擊，發着澎湃的聲音，四射的水花。沒有別的人來，就只有我們二個人，靜極了，因爲這時還是上午。

『今天的湖山，被我們夫妻二人佔盡了！』我說。

我妻不覺。我想她正在領略這水邊的靜趣，怕一開口就要亂了她的心曲，領略不到家，於是我也就沈默起來。

我們在水邊，直坐到身上覺得被風吹冷了，耐不住，才昇到巨石的頂上，徘徊起來。

我們都討厭那個燈塔！不曉得那一個俗物設計，爲這湖山留下這個汚點！我二次來，都沒有上去過，因爲我一看見牠就討厭。我妻也是如此。這次，我們抱着牠究竟有什麼好處的好奇心理，耐着性子，勉强走了上去，抱歉，在上面看看，也不過如此，一些看不出牠的好處來。我們只好索然而下。上面已露破敗，看來也不會持久，希望牠塌了就不要再建起來。

一到澄瀾堂，我妻第一句話便是：『在這裏開曲會，何等好呀！』她是曲迷，看見了精美幽雅的處所，便想利用之開曲會，去年到蘇州去玩，在獅林子，拙政園，就都這樣說過。

我也很同意她，如果在這裏開起曲會來，尤其彩排，那眞「此曲只應天上有」了。不過我說，最好在有月的晚上開，至少也應該在上午開，總不要在遊人雜沓的下午開，更不要在假日開。

『翠鳳毛翎扎帚叉，閒踏天門掃落花，……』我妻的曲興再也耐不住了，就在堂前的平臺上，唱了起來，一面唱，一面還做着應有的身段。我老實不客氣，就在平臺的邊上坐了下去，靜靜地聽着。時常有人問我：崑曲會麽？我總說會的。他要我唱，我說，唱却不會。那末會什麽？做麽？也不會，我只會聽！眞的我會聽，聽到了耳熟能詳的地步，我想我妻有我這樣一個忠實的聽衆，也應該滿意了吧！

看妻唱完了『錯教人留恨碧桃花』，也坐下來歇歇。到此刻，還是沒有新的遊客。連堂裏賣茶的人也沒有，長窗都關在那裏。好一個得其所哉的上午！說說話，看看景色，又消磨了一些時間。

一立起來，我妻將手一伸，『鼻晴絲……』便又脫口而出。是呀，在太陽光下，那樣閃閃爍爍，隱隱約約，飄飄蕩蕩而來的，不是晴絲又是什麼！我到此刻却眞有些懊悔自己的不肯學了，否則就和我妻合串一齣「遊園」，那又是何等好呢！

不過這個懊悔也只說說罷了，我眞正懊悔的，是沒有帶一枝笛來，否則她唱，我吹，不，婦唱，夫隨，也未嘗不好。我吹得雖然沒有老師到家，但能夠對付幾句，這個景兒，總要比單單做一個聽衆好些吧。

曲興發現到闌珊的地步，我就邀我妻再從澄瀾堂後面走上去。她驚奇地說，『上面還有地方可玩麽？』我說，『可玩的地方正在上面呢！』

迤邐地走上去，我妻果然大爲讚賞，認爲意外的收獲，因爲她的預計，本來只到澄瀾堂爲止。

穿過廣福寺等處，將近萬方樓的路上，遍是飄落的櫻花瓣，蔫紅慘白，幾乎堆積了起來。路旁那些重瓣櫻花樹不知何年種的，都很高大。我說，『還裏的落花倒眞應該掃掃呢！』

我們在萬方樓下的長廊裏坐了下來。當然泡了茶。還時將近中午，遊客漸漸地來了，不久，差不多所有的桌子都坐滿了。

去年我來時，是在樓上走廊裏泡茶的，現在，泡茶的人說，樓上已經租給人住了，不公開了。不過那一個似乎是管事人的老者說，那也不隨便誰都可以來住的，還須有熟人介紹才成。這總算還爲名勝之地保留一些雅氣，沒有完全成了使湖山蒙羞的旅店。

是應該吃午飯的時候了，我們就向泡茶的叫了兩碗麵。等了好久，送來了兩碗捲筒麵，眞正味同嚼蠟，每碗却要六千元。茶在萬卷樓上，二個人合一壺，二個杯子，只要一千元，此地每人一杯，却要一千五百元。這一些茶麵錢，當然我們還出得起，而且在這去市極遠的地方，也許還不能說貴，但那得不叫我們要想起萬卷樓的價廉物美呢！同是一個「萬」，同是一個「樓」，所不同者，一個是「書卷」之「卷」，一個是「孔方兄」之「方」而已！

不過萬方樓的地點和建築，實在是橫雲山上的最勝處，那是不容諱言的。

我們還想再走上去，但一則我也沒有再上去過，不知上面有些什麽，二則還要去遊了蠡園同江灣，所以就走了下來。

在停長途汽車的地方，遇到和我們同來的那個汽車公司職員。問問他，車子還有一些時間不會來，我們請他打電話去催，他答應了。他很和氣，我們認爲只有這樣的人才配在這青山綠水之間服務。

我們就在山下散着步。其實就這山下，也很夠散步：有花，有草，有池，有橋，有亭，有堂，不就是一個小小花園！我們特特走過了那座最在外面的石橋。

依我妻樂水心裏，很想乘了小船到對岸小箕山去，然後從梅園搭乘宜興長途汽車回西門。但她沒有遊過蠡園，我一提起蠡園，她只好放棄了乘船渡湖的

念頭，仍舊和我乘汽車直駛寶界橋。

去年我來遊時，寶界橋壞了沒有修好，二十多年前當然牠還沒有造起來，所以在我，牠不同於此地的其他景物，還是新鮮的。不過方才我們來時，車中人多，沒有看得清楚，此刻則我們領略了牠的全貌。這樣的建築是很需要的，希望由黿頭渚往小箕山，也能夠建築這樣一座長橋。

蠡園是我去年來過的，那時已經覺得牠的破敗，這次來一看，覺得又破敗了不少。如果不再加以修理，或沒有人看管，我想牠不久就要變成斷垣頹壁，徒使人在荒烟蔓草中憑弔吧。

去年人很多，天氣格外熱，我沒有在這裏好好玩賞過。現在，有我妻作遊侶，而她又是喜歡水的，這裏處處見水，她的興緻好極，天氣也不過份熱，所以我就安排下極好的心情，在此多盤桓一會。

進大門，一轉灣，踏上長廊的起點，我妻便喊了一聲『好』！她覺得「平湖秋月」，比了這裏，眞似小巫見大巫了。

我們慢慢地走着，看盡所可以看的東西，連那些用瓦砌成的各式花窗洞在內。那邊一個水閣（？），孤懸在水中，看來是不會有人去欣賞的，我們也走了過去。

這個建築，竟像水中的舞臺，我說，不妨稱之爲「水舞臺」。我妻曲興大發，又在這裏單獨演唱了好一會。後面有影壁，從長廊走過的人，完全看不見我們，又相隔相當遠，也聽不見我們。前面是一片水，浩浩淼淼，沒有一條船，除了水中的魚類，更沒有別的生物會注意到我們。我說，在這裏唱「水門」倒很合式，我妻說，那種鬧戲，曲與文都不好，她不喜歡。

可惜這個「水舞臺」，處處都已現出牠的剝落來，恐怕不久就要沈入水中吧。

在正面的游泳池那裏，我們也逗留了好久。我指點給我妻看，前面就是我們在二十年前，坐了小舟，在大雷雨中航行過的五里湖；那邊隱隱青山，便是我曾遊過的龍王山，雪浪山、嶂嶂山等處。因此我們回憶到了二十年前的情事，說着說着，少不了有一些感慨：那時我們還沒有結婚，現在則我們的大兒子，已經十八歲了。……

我跳到水邊，割了幾枝青蘆，想削些笛膜出來，當然也想給我妻知道，與她唱曲極有關係的笛膜，是怎樣製成的。可惜刀不快，沒有削成。

我們沿着東面向北走去，每一個假山，每一座亭閣，每一叢花木，我們都沒有輕易放過。遊人已經多了起來，但像我們這樣慢條斯理地玩的，似乎一個也沒有。

園子中間的主宅，一座大樓房，去年還關閉得很好，我沒有進去過，這時却上下洞開，任人出入了。我們也走了上去。我們不能不震驚這樓房建築的寬大與精美，一切現代設備，可以說應有盡有。可是，現在，却就成了連木偶也沒有的一座破廟。我們少不得發了一些感想和議論：中國財主們能夠附庸風雅，建築些園林，供之同好，或至少留下一些供後人憑弔的殘跡，畢竟還是庸中佼佼者！那種買了美金票存在外國銀行，只想等亡國後到外國去作猶太富翁的，那才眞是可殺可剮的守財奴！……

在這種地方想這種念頭，說這種話，未免殺風景，所以我們一走出這座樓房，也就注意着別的事了。

碧桃花還是可愛的，處處都有碧桃花。我們這次回家，本來也是要緊去看看家園中十年前就種下的一株碧桃花。抗戰期間，我沒有回去過，不必說，勝利後，我也沒有在牠的花開時去過。只有一次，家中有使人到上海來，特特帶來了兩枝，使我認識了一下故園的景色。

園內各處我們都走遍了，才從西面的小門裏出來。因爲我們預定回去的時間就要到，不能多留了。

出了大門，過了橋，向汽車站上的人問問，車子幾時可以到，他說，剛剛開過，要等着呢。我們只好等。但怎麼等呢？車站是一間小小的臨時木屋，兼營雜貨生意，沒有可坐的地方，呆呆的白日，正晒在頭上，一株大樹也遮不了多少蔭。要說仍舊回到園裏去，又怕車子來了聽不見，來不及趕上。我建議：這裏空地上，搭造一個較爲整潔的茶座，以便待車，否則，由旅客在園裏等，車子一來，站上便打起鐘來，號召乘車。南面小港口，有一爿舊式的茶店，遠看看，似乎使人坐不下去。

我們只好在附近地方散着步，看看「潮莊」的外貌，很是俊美，可是重門深鎖，荒草塞路，走不進去。車子還是不來，問問站員，毫無肯定的答覆，他比了方才和我們同往黿頭渚去的那一位，眞不知相差若干！

沒奈何，我們需要歇脚，我們需要潤喉，我們終於坐進了那爿舊式茶店。悠悠的時光，我們幾乎在數着一分一秒地送着牠，那正是何等地無聊呀！

也有幾個鄉下茶客，圍坐在一個桌子上，由其中一個人講着「白蛇傳」之類的故事。講的人唾沫四濺，興會淋漓，聽的人也眉飛色舞，趣味盎然。有時聽的人還提出一些問題，發表一些意見，摩登的「座談會」之類，一些也沒有他們的成績爛然。他們似乎絕對沒有時間觀念，更沒有生活問題，我們在那裏焦心地等着車子，顧慮着這樣那樣，我們對之，眞有愧色！

『十八年後，薛仁貴回來了，……』十八年好一個長時期！我們的車子也總算來了，我們也就好像等了十八年！

一般說來，黿頭渚和蠡園是無錫風景區的精華，來遊的人那樣多，地方當局或無錫最不缺少的大財主們，還該加意整頓才是。

雜花生樹

到鎮江雖然是下午，但很早，並且住在金山飯店，隔壁便是伯先公園，所以等調梅先生一到，我們就請他領我們先去遊伯先公園。調梅先生是本地人，我們到了金山飯店就差人去請來的。這樣，我們在鎮江，不同於在無錫，就有了導遊人。

我們從伯先公園的左手，該是東北面吧，走上去，由右手下來，兜了一個圈子。據我妻的意見，單以京滬，滬杭沿綫各城市的公園論，不能不推伯先公園爲第一，因爲牠的山是眞的，相當高，却又並不太高，別的公園裏只有假山，一些也沒有自然之美。惟一的缺點，山下沒有大水，只有一個小池。我贊同她的意見。

園中的花木相當多，碧桃櫻花之類，應有盡有。此外另有一種樹，開着淡紅花，不但園中很多，放眼看看城中各

處，也參錯地點綴在粉垣高牆之間。我很喜歡牠，仔細看看，驀地記起來了我幼年初見此花時的情景。

幼年我在故鄉讀書，有一個春天，和幾個同學，到城隍廟裏去遊玩，不知不覺間，從雷公雷母的神樹後，走入了那時大家所稱說的「西廳」。這是一座大廳，在廟的西部後室，平常總關閉着，有幾個陰曆新年，我們教會裏曾借這個地方，舉行過新年佈道大會。廳上一無設備，空空洞洞地，連門窗都不完備，塵埃堆積在破碎的方磚地上，自然也沒有人去掃除。但抬頭一看，却可以看見梁間一塊大匾，上面寫着「桐梓堂」三個大字。我以爲這裏面總有什麼古典，或者什麼來歷，但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心思去查考。

堂前是一個庭院，再前些，稍西那狹長的一部份，看樣子從前是有過亭臺花木之勝的，現在雖然生着許多亂草雜樹，却還掩不了牠的幽靜美好。我們在這裏逗留了好久。

我們注意到了一株桃樹，牠開的花並不和別的桃樹相同。別的桃樹只開單瓣，牠却開着重瓣，別的只有紅的一色，牠却有紅綠白三色。我們都愛好得不得了，折了幾個小枝，帶到校裏把玩着。我們的國文教員陳老先生看見了，對我們說，這叫作碧桃花，我才第一次認識了碧桃花。

由碧桃花樹，我們又注意到了牠北面倚着西牆的另外一株樹，這樹的身幹已很大，總在我們孩子的一抱以上，斜斜地，曲折地，而又夭矯地，直向天空長去，遍樹開着淡紅色的花。因爲最低的花上離地很高，我們無從接觸到，所以沒有折到一朵。我不由得特別愛好牠，不但爲了牠的花色美麗，更因爲在我所看見的花樹中，沒有一株有像牠這樣高大的，更說不上勝過牠。所有的花樹，開花的樹，例如梅杏桃李之類，其最高大者，總不能達到三丈的高度，比了這一株，都相差很遠。可是我總不知道這樹的名字。

過了幾年，我驀然想起，和這樹相對在東面的，不是還有一株梧桐麼！其年齡也和那株樹差不多，可見牠們倆是同時種下的，而堂名「桐梓」，則這樣自然就是梓樹了！呀，好一株梓樹，從此我也就認得了牠！

西廳和牠前面的房屋什麼善堂之類，後來改成了第一區區公所。有一個幼年同學當區長時，我去候候他，才看見裏面的佈置，一切都改觀了，不但所有的房屋，都收拾得完完整整，清清潔潔，便是各片荒地磚地，也都是綴着花花草草，井井有條。一桐，一梓，依然相對潔着淡處之勢。所惜者，我大都在寒暑假回來，再沒有機會看見梓樹錦繡遍體的。

勝利後第一次回去過陰曆年，看見西廳及前面的房屋，都已在炮火之下與城隍廟的全部同歸於盡。這次回去時，從黃包車上遙看那地方，除了深厚的瓦礫以外，就只有幾垛斷垣殘壁，疏落地矗立着，桐呀梓呀，都已經渺無影踪了。

我在伯先公園中，不禁脫口叫了出來：『還是梓樹！在我故鄉，此樹何其少？此地何其多哉！』

調梅先生沒有附和我，大概他看慣了，一些也覺不到牠們有什麼特別之處。下山時，我發見這個山坡上除了別的樹以外，還有很多的梅樹，雖然現在花時已過，但冥想初春的景象，這裏一定也很動人，尤其樹上並不結子，牠們大概也都是重瓣的，開出來一定另有一種幽豔之觀。我問調梅先生，梅花開時，他有否來過。他說沒有，又問我怎麼會認識這些樹的。我說，我是鄉下人出身，與樹有緣，而又生性愛樹，比愛花爲尤甚，所以努力地認識了一些。

公園而沒有花樹，我以爲不成其爲公園。伯先公園獨多這些花樹，那牠可爲附近各城市公園之冠，在我更加多了一個根據。希望牠們好好地生長下去，數百年後，都會成爲參天的喬木，開出花來，與天上的雲霞媲美。

我談起梅花中還有一種重臺的綠萼梅，江陰城中關帝廟的荷池旁，就有這種梅花！我曾在那裏住過一年多，所以很熟悉。關帝廟中還有兩株梧桐，桐花的放開以至牠的結子，我幾乎天天，時時刻刻，注意着，那眞正有趣，可愛，難怪牠會引鳳來棲。

我愛樹勝過愛花。如果說花的確是可愛的，每一個人非愛不可的，我却要說，我願意多愛樹上的花，少愛草上的花。「雜花生樹」，邱遲先生一定是我的同志，那是一個何等美麗的境界呀！我將隨郭橐駝以終老！



嚴州東湖

朱偰

東湖幽僻絕塵寰　盡借江南萬疊山　縹緲青嵐浮檻出　參差紅樹帶霜殷
謝公遺世有餘恨　嚴子高風未可攀　安得結廬形勝地　白雲明月兩閑閑

宇內名湖，以東湖名者凡二：一在嚴州城內，一在武昌珞珈山，並蔚然深秀，饒林泉之勝。珞珈山之東湖，以戰前武漢大學在傍，故知者較衆；若嚴州之東湖，則雖幽絕人寰，然而知者蓋寡。茲特寫嚴州東湖如左。

嚴州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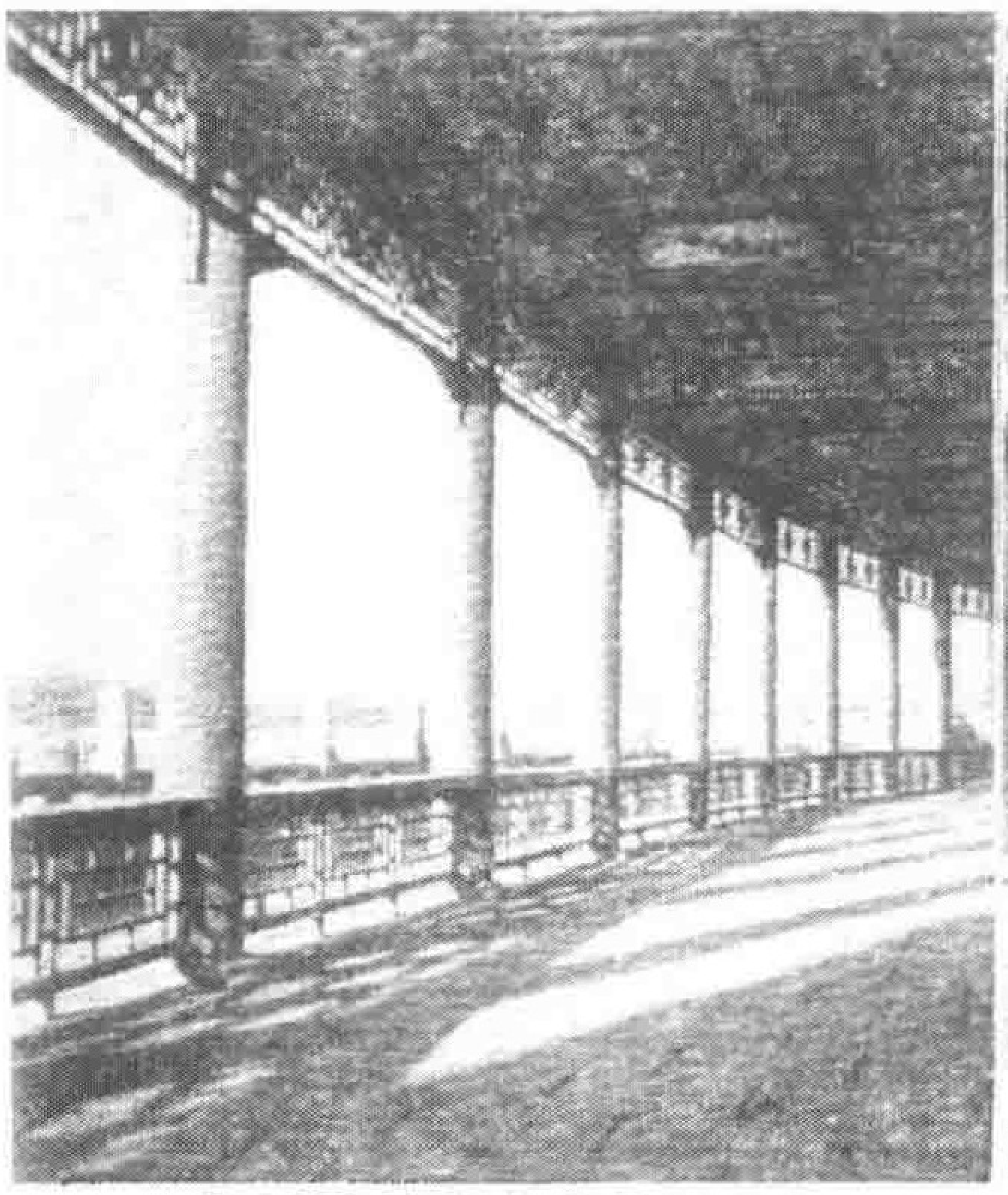
余初讀孟浩然詩：——『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游。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始知建德其名，常神往其地，然未悉其形勝也。及游茲土，始攬其勝，所謂『江闊桐廬岸，山深建德城』，洵非虛語。城前帶徽江，後枕崇嶺，東峯聳秀，西山列屏，而城郭之中，又饒林泉之勝，東湖一區，幽絕人寰，獨怪數百年來，未見知於世也。縣北爲烏龍山，蒼然高峙，磷峋聳秀，白雲時出其下，如橫素練，蓋郡城之主峯也。烏龍山東南，當徽江入桐江之口，下臨嚴東關者，爲北高峯；隔江遙遙相望者，爲南高峯。二峯各有浮圖，南北相對。其他徽江兩岸，雲山重疊，蔚然深秀，不可勝計。徽江上溯徽州，發源黃山，春夏水漲，江流頗洪；秋冬水落，溪清可鑑，魚介出沒，歷歷在目，而山光雲影，秀色可挹。李白詩云：『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游子。』即指此也。

東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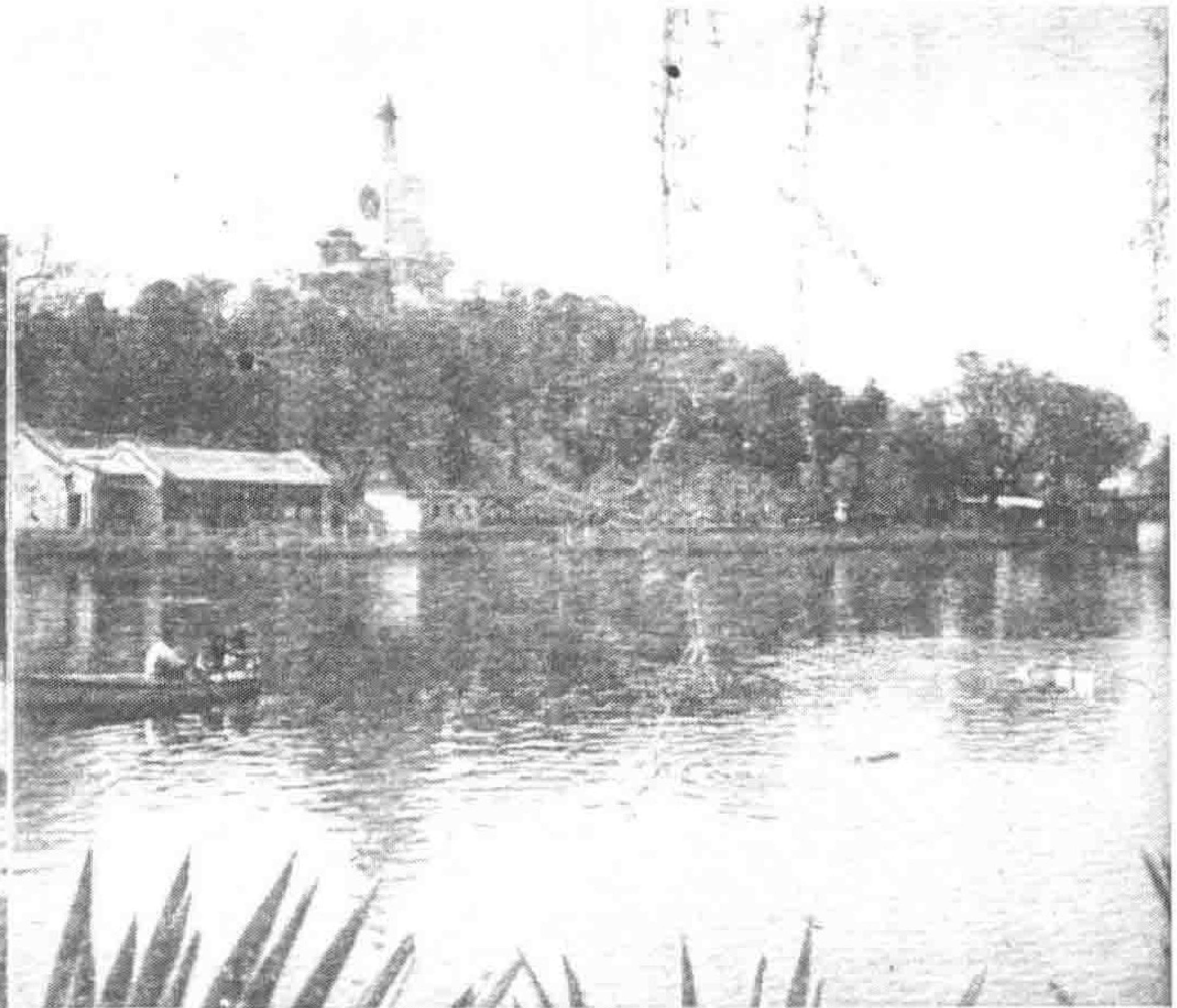
嚴州有東西二湖：西湖在安泰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温開濬，灌溉艮田甚廣，嚴人至今稱之。東湖在城內偏東，北枕烏龍山，前面南高峯，上承二溪之水，下洩於江，故水源不竭，清可鑒人。光緒嚴州府志云：『東湖廣袤數十餘畝，明嘉靖年間知府韓叔暘，因旱潦不常，築隄以禦之，遂成巨浸。歲久隄潰，湖水盡從東去，由余浦橋出口。康熙十一年開濬，築堰於湖之左，以防水泄，俾水上正街，自太平橋下繞江家塘直至西湖。淺則兩湖蓄水，漲則由西湖堤出呂公橋以注於江。』因湖水所承都爲山泉，故澄澈如鏡。臨湖而望，青山凝黛，浮圖曳影，柳絲菰蒲，掩映煙村水郭間。異日卜居於此，城市而有山林之樂，勝塵世擾攘多矣。



故都初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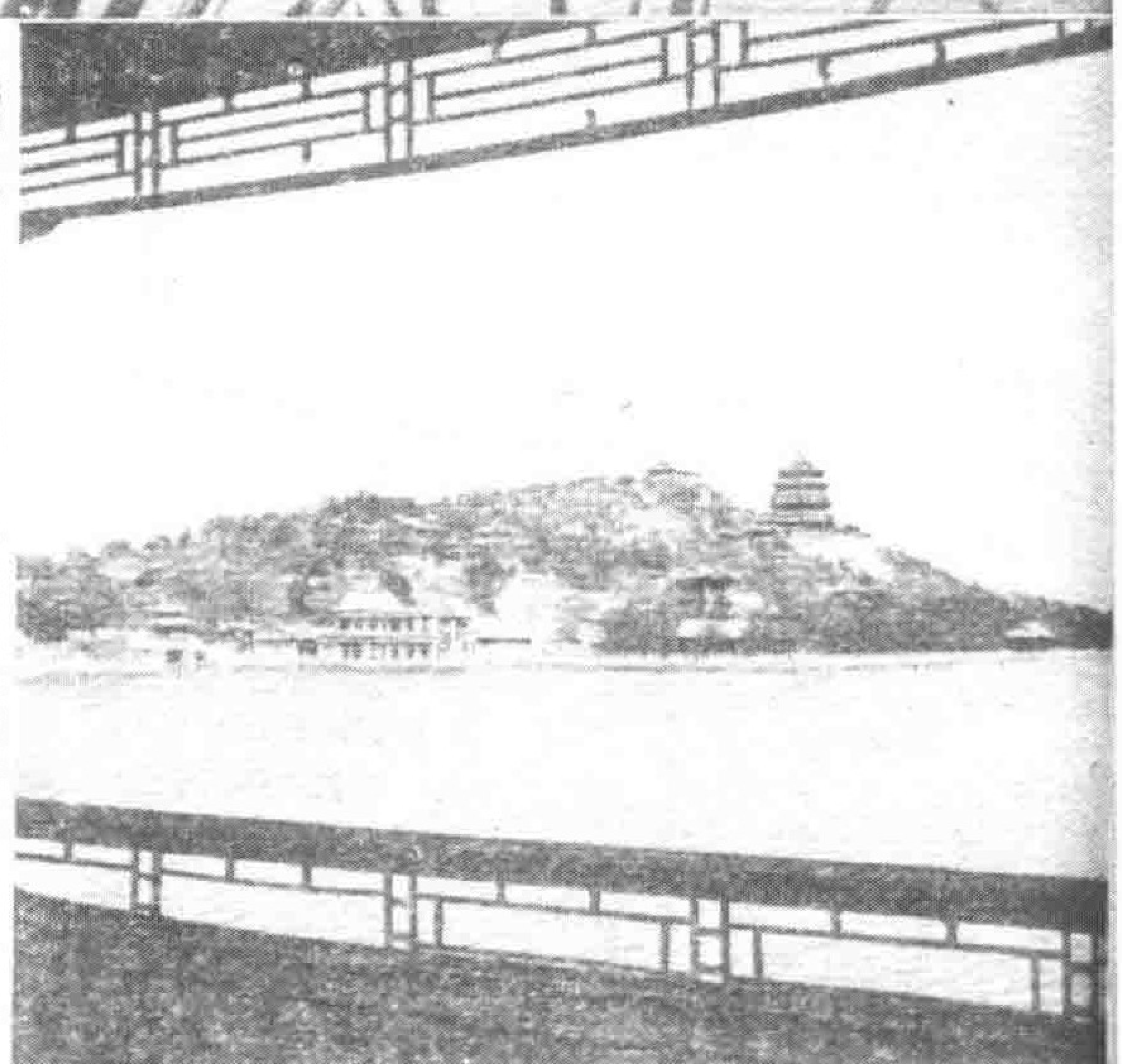
⇧北海長廊鉅柱排列整齊，柱上簷溜與柱下闌欄，彫刻精巧，至為美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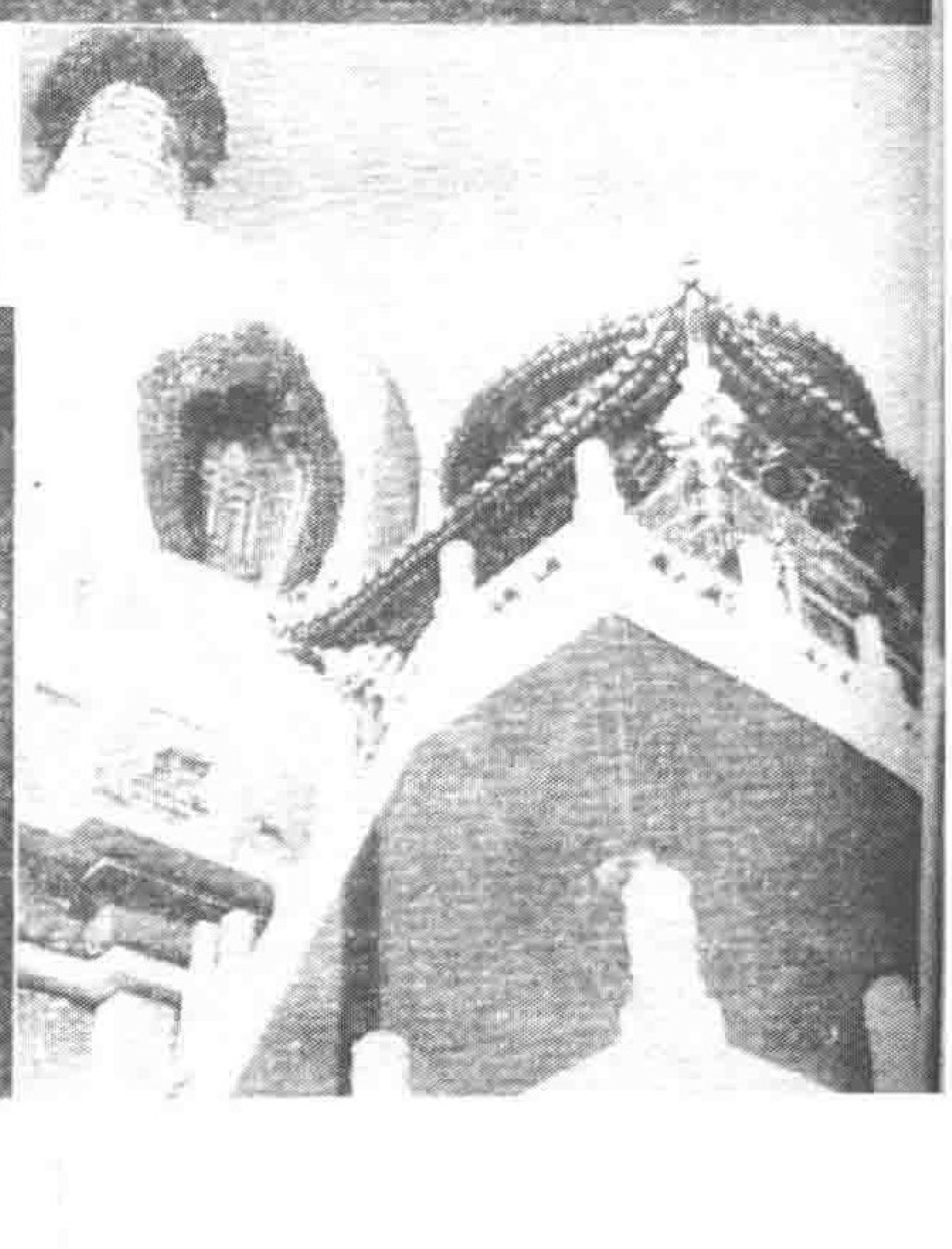
⇧北海白塔山為北海公園第一名勝。按公園原為清代西苑三海之一，民國四年經內務部改闢為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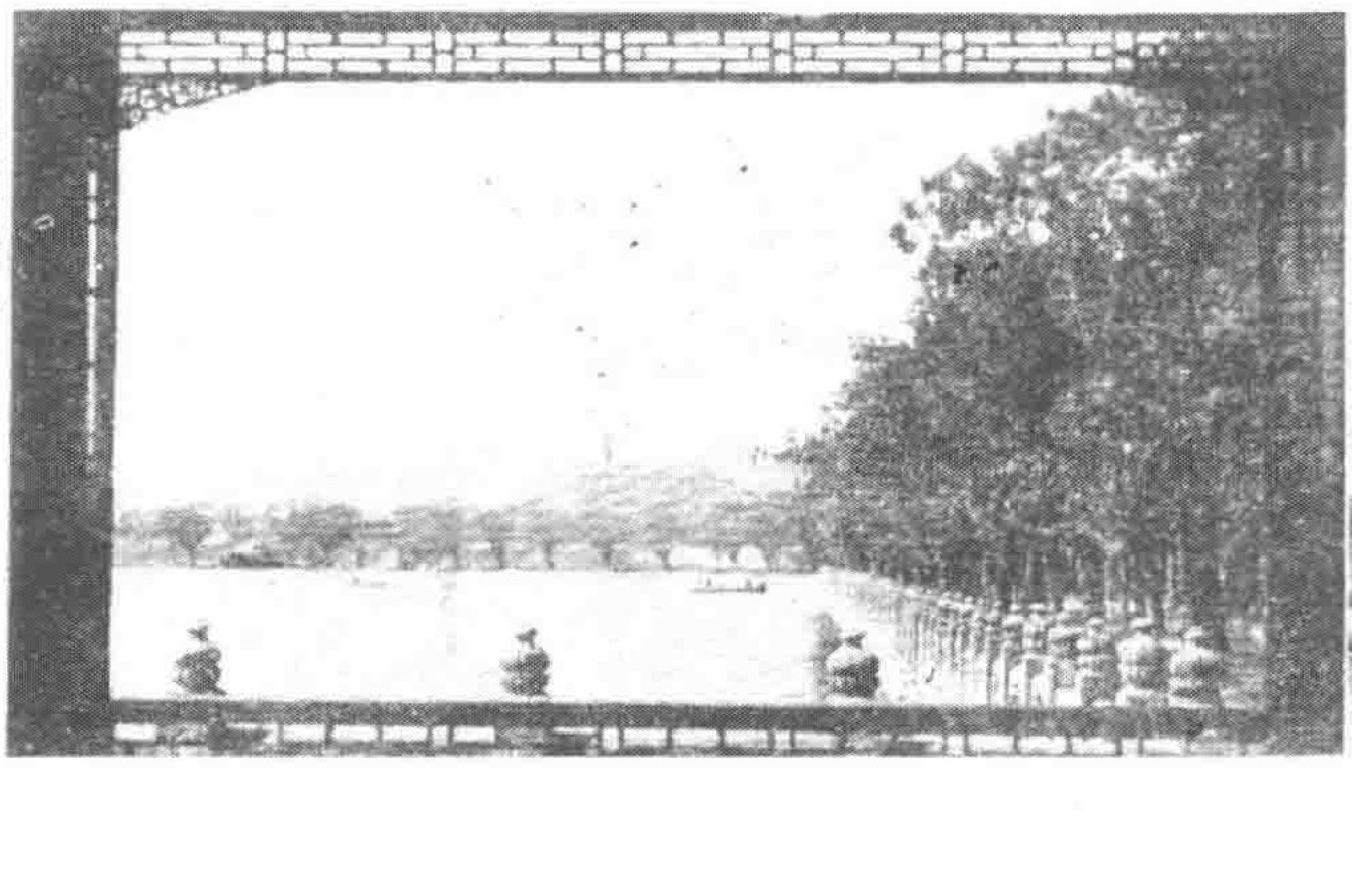
⇧佛香閣在頤和園萬壽山的前山，建築莊嚴，古色古香。



⇨萬壽山在頤和園內，山又分為園庭、前山、後山三部，偉大建築物至多，風景佳勝。



⇧北海白塔為金廣寒殿舊址，塔係清順治八年建。雍正間于塔東建『瓊島春陰』碑，為燕京八景之一。



⇨玉峯塔在玉泉山上。山以形勢嵯峨，

廬山面目

牯嶺市區原來市房櫛比雜亂，木年四月間發生火災，什九焚燬，現經重新建造，井劃出空地建造公園。



玉淵在棲賢寺東南，爲三峽澗諸水合流，經過大平石，奔注于潭，聲轟轟如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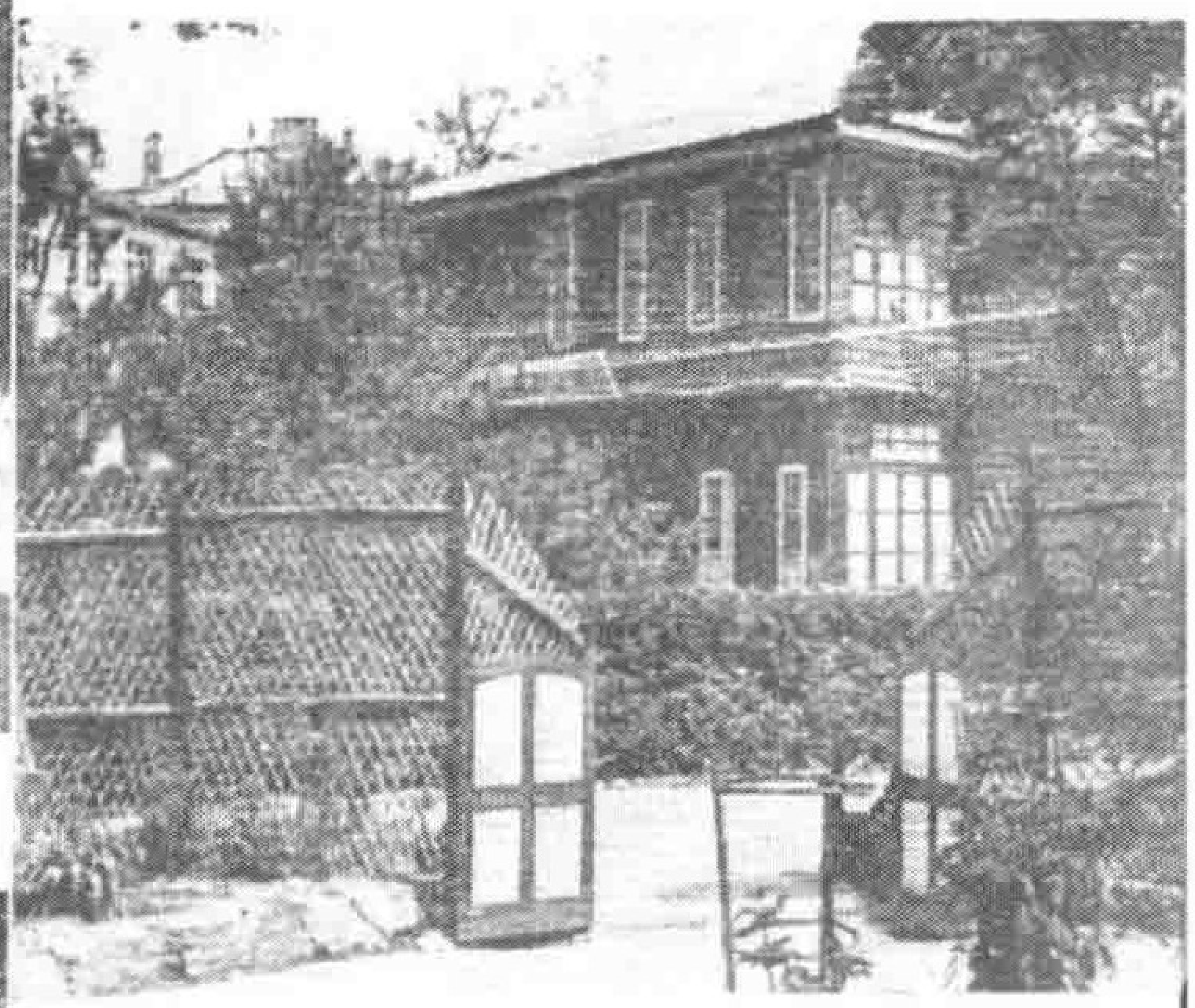


廬山圖書館在候子嶺下。建築雄偉。其附近有大禮堂及第一傳習學舍，均爲偉大建築物。圖書館現經開放，設備整潔，藏書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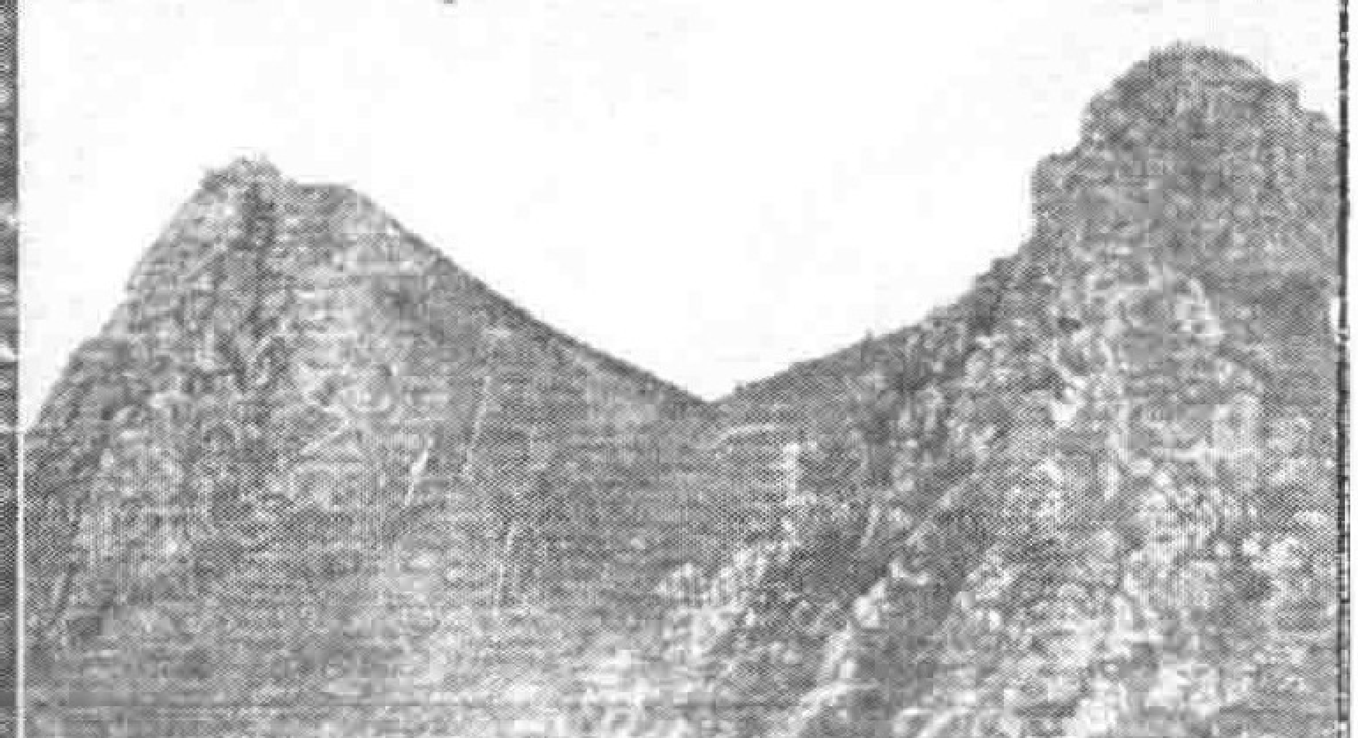


青玉峽在秀峯寺西邊，瀑布態勢浩雄，下匯爲潭，日龍池，水深綠；兩旁石峭立，碧如玉。源爲開先二瀑——馬尾泉、瀑布水合流到峽。



廬山管理局直隸江西省政府，爲管理廬山區行政及風景名勝的惟一機構。

雙劍峯形如雙劍，嶄嶄衆峯，閒有芙蓉插天之概。



廬山面目新認識

陳其英

廬山所以成爲名山，在於本身的博大雄奇，而山品絕高，向來不靠什麼靈異，藉帝王封禪以號召。在這次抗戰淪陷期間，廬山各處寺觀和其他建築物雖多遭毀壞，對於廬山天然的形勝並未遭損害；反之，此種傢瘵癡般建築物毀去後，更可使山靈增色。自然以廬山一山有高嶺七重，磅礴五百餘里，層巒叠嶂，互爭高下，遠在數百里外，猶可望見，實峻秀的名山。且有長江環其北部，鄱湖繞其東南，山嶽兼有江湖之勝。所以太史公東遊：「登廬山而遐觀，南眺三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而太白稱：「予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俊偉詭特，鮮有能過之者，眞天下之壯觀」也。白香山亦稱：「匡廬奇秀，甲天下山」。自唐以來，經歷代文人的讚賞，見之詩文，多至不可勝記，廬山由是更著名。惟以交通設備種種關係，僅供極少數的享受，未免美中不足。筆者贊同廬山應建設爲國家公園，擴大範圍，便利遊人普遍遊覽。而現時爲最適合於建設此種國家公園的時機。筆者認爲有幾點值得提供當局參考的，約略如次：

甲、擴大範圍

將來的廬山國家公園，將全部廬山列入外，幷將劃入星子縣全部，鄱陽湖的大部份及長江湖口的一部份，包括石鐘山、小孤山在內。如此，則這個國家公園，有高山、大湖、長江、溫泉、瀑布、森林、學府、前賢故居、住宅區、療養院、寺觀、廣場，以至凡名山大川所有的勝景，無不應有盡有，爲國內最偉大的國家公園。可以供人笑傲煙雲，玩山、划船、浴溫泉、溜冰、賞雪、訪古、以至游泳、品泉、長期療養。研究學術，體育運動，以至一切正當娛樂。

乙、開闢公路　現時蓮花洞牯嶺間及由牯嶺到各處名勝地方，除步行之外，惟一交通工具，是籐轎。這是以前外人佔據時期，一種奴役國人的不合理辦法，應該早日淘汰。前時有人提倡舉辦上山纜車；假使纜車完成以後，除了上山可以乘坐以外，廬山各處往來仍不免靠雙腿，仍是靠乘籐轎，也不是適當辦法。現時纜車經宣告停辦。筆者認爲最好的辦法，是開闢公路。以筆者在各處跑了幾遭，相信廬山上山及環繞各地公路是絕對可以開得成功的。現有的公路爲：由九江至蓮花洞及南九公路可以接到海會寺、秀峯寺及栗里鄉溫泉。又在淪陷期間，敵人會開一條九江通沙河的公路。利用現有公路的基礎，先接通、歸宗寺、白鹿洞、東西林兩寺等處是並不如何費事；再進將山東南各處名勝聯繫起來，利用原來大道擴大爲路基，也不見得如何困難。至上山公路應如何選擇路綫，自然要待專家的測量，筆者是外行，不便預爲估擬。不過就筆者所經過，渝筑間的七十二灣，昆筑間的二十四盤，均可以安然行車，廬山上山公路的工程諒不至如上述兩處的艱鉅，將來行車也不至有何危險；事在人爲，祇要當局有決心，決不會不成功。

公路開成之後，應附以輪船及飛機。輪船方面，在鄱陽湖與長江間應有小輪船

廬山半山亭及上下沙河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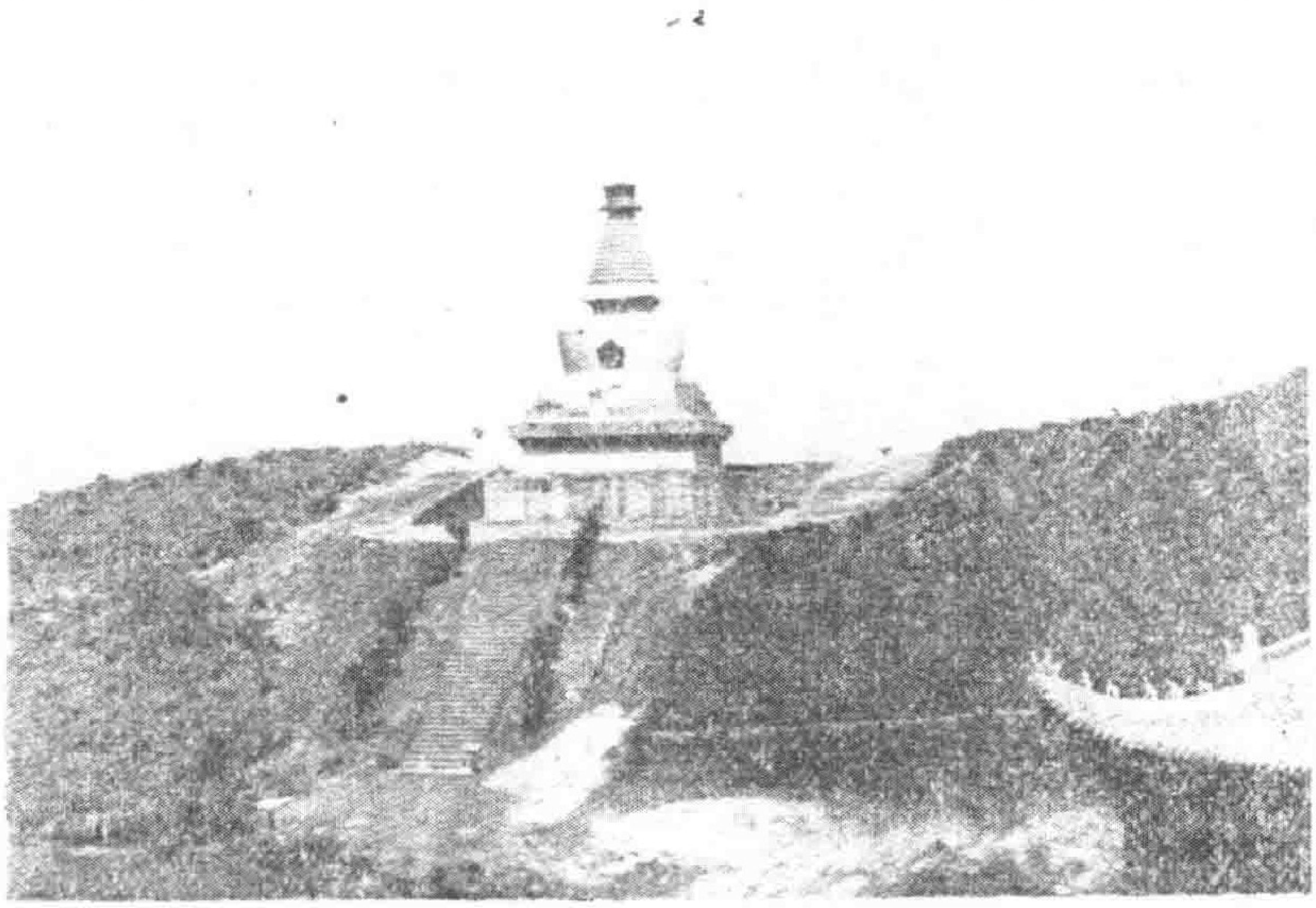


每日往來數次，與長江大輪船接駁，可以至星子縣城或姑塘與上山公路相連接。飛機方面，最好能在山上停落，當較九江便利得多。

丙、文化建設

廬山建爲國家公園，於風景山林建設之外，當著重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設，更具有重大意義。現時廬山文化教育實在貧乏。約略爲：

一、圖書館　現時廬山僅有圖書館兩座，一爲江西省立廬山圖書館，係民國二十四年完成，在火蓮院舊址，建築外部爲宮殿式，富麗堂皇，內部爲西式亦極整潔。刼後由管理局收拾殘破，計有西文書八千餘冊，中文書五萬餘冊，現由省教育廳接收管理，正在積極整理中。一爲牯嶺圖書館，設在中路七三號，原爲西僑所設立，約有書籍萬冊，以西文爲多，現在已開放。



小天池附近洗馬池上新建之白塔

二、運動場　計有棒球場、公共體育場各一所，網球場兩所，籃球場四所，排球場二所。規模均並不大，尚待擴充。

三、游泳池　計有三處，一在河東路，設備完整，現在以池底漏水，尚須加以修理。一在大林寺側，設備完整。一在廬林，完全荒廢。事實上這三處如完全修復，亦不够用，仍待擴充。

四、公共會堂　計有大禮堂一座，設火蓮院圖書館旁邊，計分兩層，上層大會議廳可容二千人，下層大膳廳，附有浴室等設備。演藝廳一座設中路，亦有兩層，上層大會議廳可容千餘人，下層宿舍若干間。此兩處爲夏季時舉行演劇，放電影之場所。此外有禮拜堂天主堂等大小六座，大者可容千人，小者一二人；原爲外籍教會人士所建造，現多離去，此項建築物似可徵爲公共文化機構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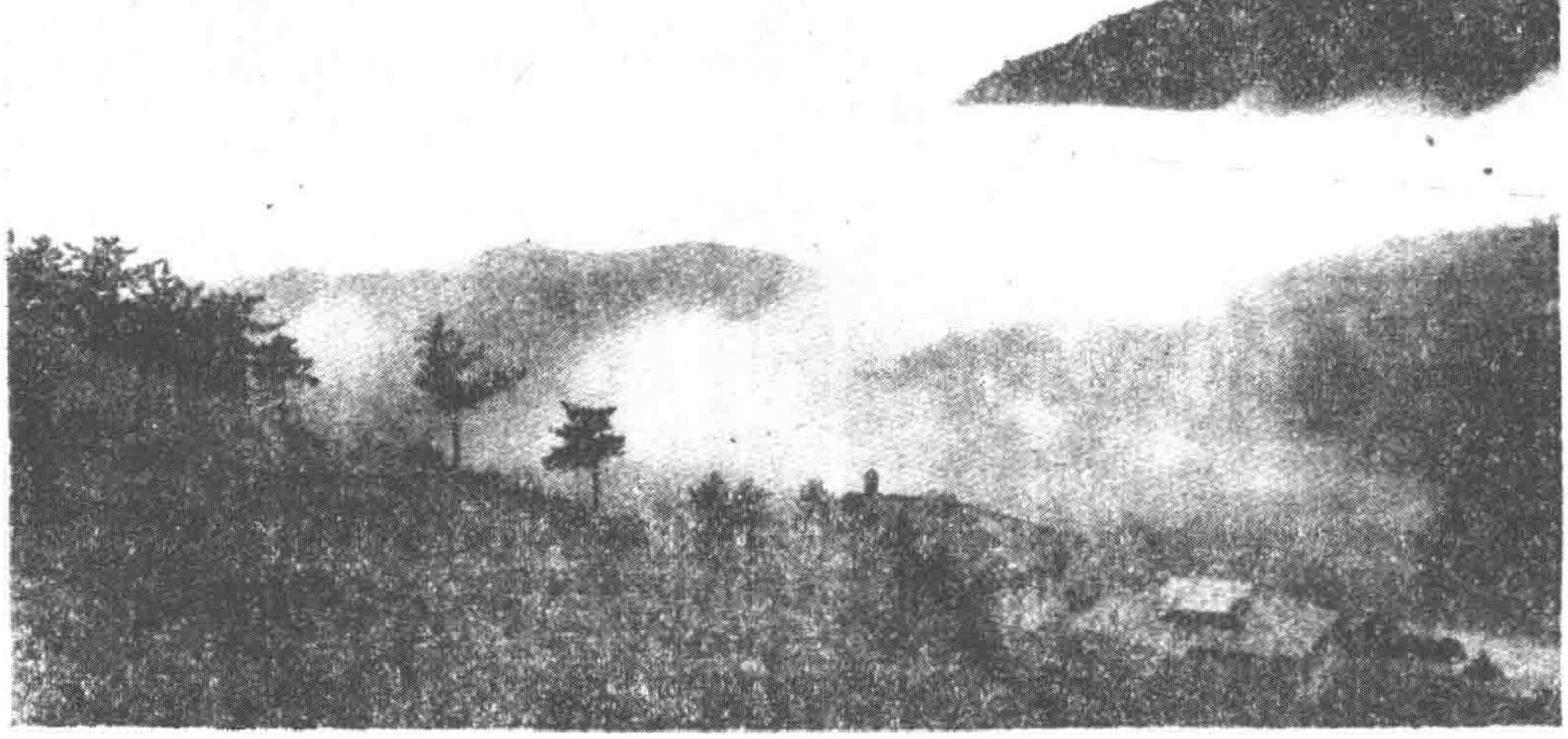
五、醫院　戰前廬山本有普仁醫院、普仁女醫院、肺病療養院及大林路新醫院四所，刼後僅餘大林路醫院，餘均毀壞。大林院醫院於勝利後初由江西善後救濟分署接辦；今年由省立九江醫院接辦，現僅有病牀百張，設備尚佳，可惜規模不大。

至學校方面，現時僅有廬山管理局設立之廬山中學一校，計初高中共六班，學生一百九十七人；省立廬山小學一校計七班，共有學生三百九十八人；私立匡廬小學一校，計五班，學生一百零七人；此外尚有兒童樂園一所，係收容孤兒計十四人全屬女孩子。

就現在的情形，僅勉强適合現時環境而已。將來建設國家公園時，自非大大擴充不可。白鹿洞本爲研究學術最佳地方，原有房屋二百餘間，雖一部份已破爛荒落，但屋基、牆壁、圍牆等尚可利用，希望中正大學，從早將這裏房屋修理，搬進去，當然是最適合於研究學術的最高學府。

我們理想中的廬山國家公園，將來應是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中心，交通最輕快的，當爲航空，數千里的航程，三四小時可以達到。其次爲鐵路，東南、西南各省利用鐵路的聯運，至多一晝夜間亦可達到；再次爲輪船與公路，亦應有遊覽專輪與專車，以迅速、舒適，爭取遊客。即平常駛行長江的輪船，在九江如有五小時的停靠，輪上旅客可利用公路交通的便利，像走馬看花般，到牯嶺逛一次。這一個國家公園在一年四季中均有大批的遊客，將來這一帶地方的繁榮，實不是現時所能預料出來的。本來現時的廬山的繁榮，僅靠夏季少數達官貴人，豪商鉅賈避暑時一種高度消費來維持的，一到秋涼，他們紛紛下山，一切便歸沉寂。其實廬山的風景與氣候，以秋高氣爽時爲最佳，其次爲暮春與初冬，即在嚴冬時，雪景的美麗，也至可觀；夏季可說是最差，有人以夏季來山避暑的人們，爲『夏蟲不可與語冰』，實有至理。將來的國家公園，可以使人常年住下起，不發生絲毫不便之處。且廬山瀑布甚多，利用水力發電，使整個廬山電化起來，自然使生活上特別舒適。此國家公園所有建

五八—〇五二



廬山雲海的奇觀

設管理費用，就在遊客身上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上不過就一時最普通而言，詳密的計擬，自然須俟專家設計。本文下面先就實現情形，約略記述之。

重建牯嶺市區

國內名山向來均為佛道所佔領，凡最形勝的地點，不是道觀，便是佛堂。間有文人、讀書歸隱的地方，不過向來甚少。廬山在明以前也是逃不出一般名山的規例。自南宋淳熙向朱熹為南康太守請准建立白鹿書院以後，理學派便在廬山中佔一特殊的地位，并且延續數百年之久。至晚清時，外國勢力侵入牯嶺，首由美以美會教士李德立以巧取方法，向鄉人購到長衝土地用中文姓名，向德化縣稅契，由是建立其特殊區域；以後俄教士尼婆襲李故智，向黃龍寺僧購到蘆林土地，也同樣建立起特殊區域，經地方當局歷次力爭，不得已指定地段立約租地，由李等建屋避暑。但外人勢力一經侵入，便得寸進尺，反客為主，侵略地界，侵略主權，形成租界的特區，反禁止國人進出，轇轕因此日增。此為國內名山所未有的怪現象，也為國家重大的恥辱。直至民國十六年間國民革命軍直下長江，收回漢潯租界，所謂牯嶺特區的警察行政權，便於十六年八月間收回；蘆林避暑地至十八年二月亦接收。隨即設立廬山管理局，管理廬山一切行政，以歷任局長銳意革新，辦事人員的努力從公，接收以後十餘年間，凡山上道路的修整，名勝古蹟的修葺，環境衛生的改進與夫一切公共事業，均有長足進步。直至民國二十八年淪陷以後，所有一切的一切，多遭敵人破壞摧毀。勝利後由吳頴武先生接任局長。尤銳意整頓，百廢待興。廬山經過淪陷，遭受敵人蹂躪摧毀，損失過重，復興工作實至艱鉅。關於市區及住宅區一切變動情形，約略如次：

甲、重建市街

牯嶺市街在淪陷期間尚無何損失。惟以房屋櫛比雜亂。本年四月間以後街四十五號木匠家裏炊事失慎引起大火，將全市區二百餘棟房屋中，燒去了一百六十二棟，災民一千七百七十六人，致使廬山管理局臨時辦理救急善後，費去許多力量。不過藉此機會，得將市區重新建築，改進市容。廬山管理局重建牯嶺的計畫，約略為：

一、拓寬街道：將正街新街等街市一律拓寬為七公尺半。

二、劃一建築：重建市的店房一律為兩層樓房，力求整齊美觀劃一。

三、梯形公園：將下街後街、窖窪一帶土地徵購，建造梯形公園，使牯嶺住民得以遊覽并可眺覽上下沙河及九江風光。

四、集體商場，在土壩嶺，橄欖山一帶建築集體商場二處，以安置原住在下街後街一帶商民。

這東建牯嶺市街計畫，經吳頡武局長積極推進中，最近數月間即可完成。牯嶺市街將從此改換面目。

乙、住宅現況

所謂牯嶺住宅區的住宅，可謂百分之百分是新式的洋房，自外人勢力侵入後，初為外國傳教士、使領等夏季避暑享樂的地方；繼之，便是附庸洋人的買辦階級；其後便為一般達官貴人及豪商鉅賈。因之，前時所有設備，都是適合這般特殊階級的享受。真正平民那能建造得起洋樓，別墅？經過八年抗戰的結果：原有洋樓別墅大約損失百分之三十以上，略述如次：

中谷　又稱中路，東自牯牛嶺下，西至猴子嶺上，長約三里餘，原為英美人住居地方，為牯嶺精華所在。所有住宅及附設的禮拜堂、圖書館、公寓、學校等均完整，無何損失。

西谷　自西街至大林寺約里許，西街市房大部份本年被燬，大林路房屋在抗戰間損壞十之三四。

土壩嶺　原有住宅十餘棟，完全燬壞。

大林衝　原有大住宅約十餘棟，多已損壞；蔣作賓先生別墅，原頗宏敞，現僅存四週石壁，修理實不易；吳達詮先生的一棟巨廈最佔形勝，風景至佳，損壞較輕，經部份修理中。

醫生窪　在市街之西，相距二里，與中西二谷為隣，原有住宅為百餘座，破壞的約十分之四。

蘆林　即舊俄租界，在市街之南，相距約八里，境內環境與中谷不相上下，原有住宅均破壞不堪。

小天池　在市街之東，相距約三里，一路較平易，原有住宅數十幢，并設有旅館、食堂，居然為一小鎮。原來房屋毀壞十之八九。

蓮花谷　在市街之西，相距約四里，原為青年會避暑處，所有會所、球場、浴池等破壞不堪。

三逸鄉　在含鄱嶺之北，距市街已十餘里，佔地萬餘畝，原有房屋均已毀壞；林場、植物園的樹林被砍伐殆盡。

太乙村　位含鄱口之南約三里，為粵省人士避暑區，向為組織完善的新村。原有住屋、會所、賓館、游泳池、球場等現均破壞不堪。

在這許多住宅中，河南路底醫生窪間原有數幢很華貴的大洋房，為汪精衛、曾仲鳴及汪的內戚陳某等住宅，汪、曾是望衡對宇，陳某等宅在汪宅的後面及兩旁，像衛星般。當民國二十至二十六年間，這裏戒備的森殿，較之現在的河東路一帶有過之無不及；行人經此，祇許低頭而過，如稍觀望，便遭盤查。使人敢怒而不言。不及十載，這大洋房的主人，死的死了；囚的囚了；賸下來未死而未緝獲的，不知逃亡到那一角落；遺留這些洋房，現在是破爛不堪，雖然收歸公有，誰都不願意住此種房屋，祇供人憑吊而已！

廬山醫院在大林路半山中環境至佳勝



河西路某號住宅，在所有牯嶺住宅中，是佔地最廣，樹林最繁茂，後面靠松林路，環境最幽雅的一座園林住宅。可是主人和他們子女或許在國外有更華貴的住宅，有最現時化的享受，所以他們便不屑到這冷僻的地方來住，常年總是空着，用了不少人在這裏看守。如果主人能看得透的話，暫時借供大衆遊樂，由公家代為管理，眞是一舉數利。牯嶺現時正需要這樣幽靜的一座公園哩！

廬山寺觀概況

國內名山，多有莊嚴宏敞的廟宇寺觀；名山所以為名山，多半靠佛道為號召。廬山向以山峯峻秀，泉石奇偉為人們所流連，佛道勢力當在其次。廬山寺觀，在晉時始興起，據稱自晉以來，所有寺觀名稱見之記載的，約有三百六十餘座，惟著名宇內的大叢林在廬山的境內的。可說像麟角鳳毛般未多見聞。尤其經過抗戰淪陷，原有寺觀，破壞不堪，在這裏的環境，欲恢復舊觀是很難的。現存各寺觀中，以棲賢、秀峯、萬杉、歸宗，海會號稱五大叢林，以東西林兩寺為歷史最久，其破壞冷落的情況，非親至其地者，不敢輕易相信。筆者認為遊覽廬山，首在風景；寺觀本身實無可觀，不過牠的地點，即為風景佳勝的所在，以觀覽風景的心情而到寺觀，着重其週遭形勝，便不會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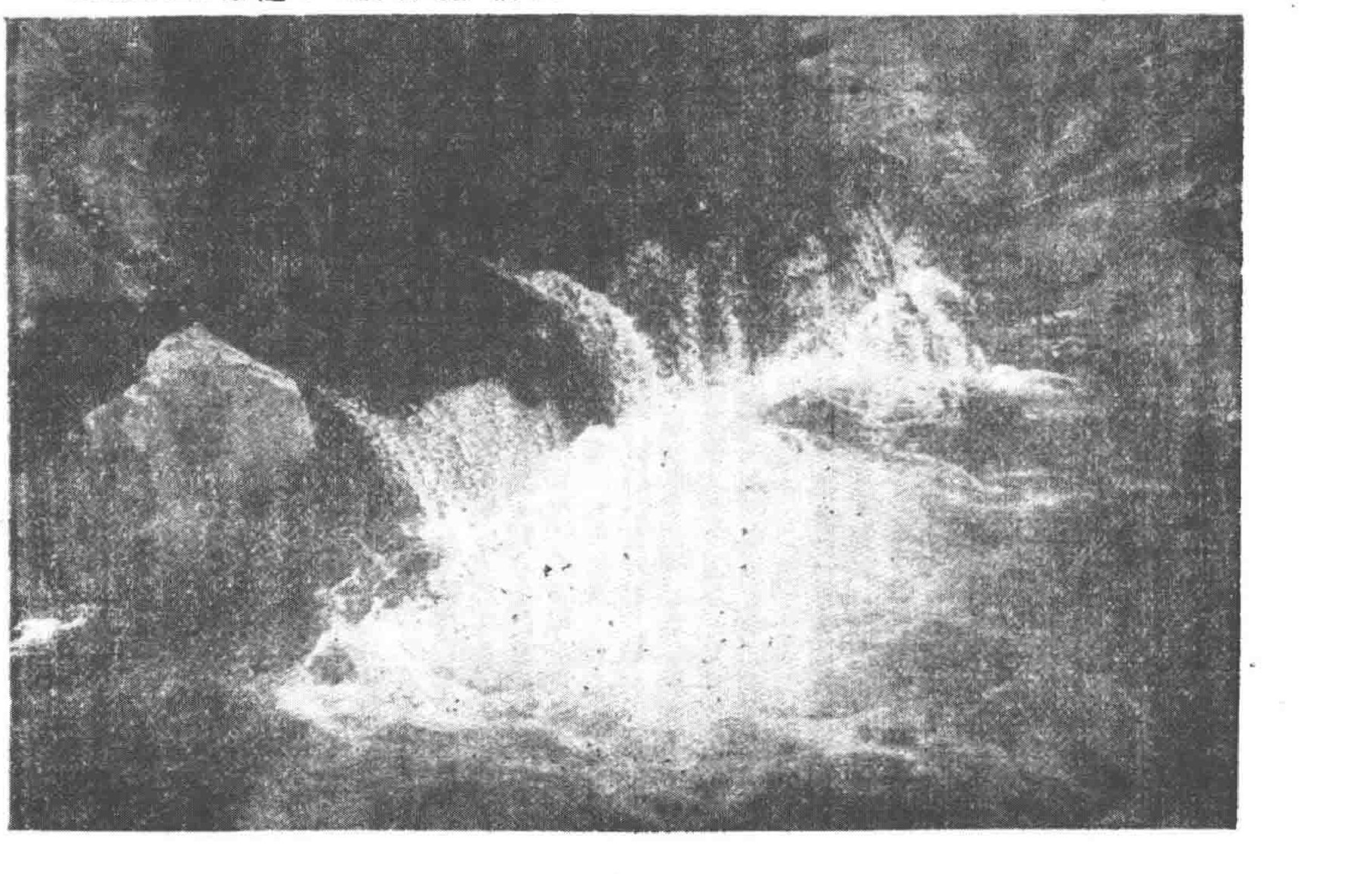
棲賢寺　在石人峯下，面向五老峯，古樹頗多，環境清幽，惟現存破屋數座而已。據寺僧稱：在抗戰期間，附近山野為我游擊隊出入，以致寺屋為敵人所毀。寺建於晉，原名七賢，唐李渤曾讀書於此，因改名棲賢。現寺僅有石佛一尊，高僅二尺，亦不足奇；前時羅漢圖等古物，蕩然無存。

萬杉院　在三峽橋西南，相距約七八里。寺在慶雲峯下，舊稱慶雲庵，宋景德中僧大超嘗在山手植杉萬本，改稱萬杉寺，現時寺屋破壞情形，比之棲賢尤過之。此謂萬杉者，早已砍伐以盡，寺前有四幹大樟樹一本，稱為五爪樟，大約為數百年古樹，寺僧故神其說，如何原來五爪，被雷轟去一爪云云。其實這樟樹並不如何偉大，姿勢亦平平。寺後尚存：槐京巴帚所書：『龍鳳嵐慶』四個刻石大字，筆力古拙。餘盡荒廢，無何可觀。

秀峯寺　在鶴鳴峯之麓，距萬杉僅二里餘，原名開先寺。寺屋破爛不堪，僅有數間較為完整，安置佛像及住和尚而已。寺前有一閣，安置觀音像大石刻。汽車可直達到寺門。聞民國十八至二十二年間，蔣委員長駐南昌主持剿共，事實上即住在這裏，於寺旁建有洋房一座，開闢一條公路，接在南九公路，一四五公里處。由南昌到這裏，僅二三小時而已。這座洋房經在淪陷時為敵人所毀壞，僅存石階及石砌牆址而已。

歸宗寺　在金輪峯下，距秀峯寺約十里，寺規模原甚宏偉，現時比棲賢、萬杉、秀峯三寺尚覺完整，寺門：有『江右第一江山』額，寺內藏經原有七千餘部，抗戰時遺失大半，現存二三千部。寺左有王右軍洗

三峽橋（觀音橋）之下瀑布與深潭



墨池，廣方盈丈，水作黑色；此古蹟是否可靠，還是疑問？其他若佛馱耶舍等古蹟，是出於揑造，不必再爲詳述。寺現雖荒涼冷落，環境極幽靜，最適僧徒修養。

海會寺　在五老峯陽，離牯嶺三十五里，寺背負五老峯，面俯鄱陽湖，翠竹萬竿環繞全寺，環境的幽美，實爲廬山各寺觀之冠。現時寺屋較完整，也在五大叢林中當首屈一指。寺建於清季，藏有趙子昂書繪妙法蓮華經及普超和尙刺血所書之經八十餘卷，皆珍藏完整。大門有：「蓮邦海域」。二門有：『眞面目』題額，有公路由寺門接通南九公路。這裏在抗戰前爲中樞訓練軍事人員的大本營，原有各種建築物如講壇、操場、宿舍等，本極具規模，在淪陷期間均被敵人毀壞；這裏在訓練期間，爲便利與牯嶺往來，開闢一條新路，經木瓜洞，上鐵裂峽，轉風車口而至中正路直達牯嶺，較爲直接便當，鐵裂峽兩旁石壁千尋，由下望上去，除峭壁之外，祇見天空，鄉人稱爲「瞭天」，石磴千級，極爲峻險，小天池圍鐵欄處，實不及這裏的萬一，風景雄勝，與石門澗不相上下。

五大叢林之外，廬山寺觀，當以東西林兩寺尙較完整，東林寺一部份屋宇爲東林鄉公所辦公地方；大林寺僅大殿一角震壞，全部屋宇亦頗完整。此外若大天池寺，黃龍寺等實破爛到不成樣子；不足一顧；小天池寺，神龍宮等僅存遺址，供人憑吊而已。黃龍寺向以雙寶樹爲號召，所謂寶樹者不過柳杉兩樹而已。寺前兩樹，實不算偉大；其西兩樹雖較高大，旁有大銀杏一樹亦很高大，但週圍雜樹遮蔽，不易看到全貌。比之台灣阿里山的紅檜，實小巫見大巫。與萬杉寺的五爪種一般，實在不算什麼希奇！

小天池附近洗馬池上面新近建造一座白塔已完工；其旁另建佛殿一座大部份已完成，尙未見牌額，以地位的高曠，交通的便利，無疑的將成爲勝地。

前時遊人於遊覽山南時，爲便利遊程，往往就五大叢林中寄寓；惟現時各寺，缺乏供應旅客寄寓的設備；筆者此次一行三人，轎伕十人至歸宗寺時天已入黑，在寺寄寓一宿，寺僧極費張羅，僅騰出兩牀，供我們三人寄宿，蚊子陣陣圍攻，一夜未曾合眼；至晚早兩餐飯，也很費事。遊人於不得已須在寺中寄寓，當以海會寺爲較好點，仍須自備一點罐頭食物。

最後値得敍述的：廬山各寺觀的和尙道士多數能勤勞刻苦，潛心修養。當筆者進入歸宗寺僧舍時，海光和尙正在熒熒荳燈下研讀經典；晨起天尙迷蒙，另有一和尙趺坐寺旁清流旁石板默默念經。此外在棲賢寺文殊台等處曾與寺僧談話，在仙人洞曾與老道士談話，均覺他們並不俗氣，可以談談。較之杭州、蘇州等地，一般滿眼勢利的和尙，事事歡迎達官商賈，藉香火收入，從事揮霍，使人討厭的，實爲難能可貴。

廬山瀑布形勝

前人以：「鄱湖煙雨，廬山瀑布，爲天下奇觀」；廬山瀑布，就個別而言，雄壯浩蕩不及黃果樹大瀑布；澎湃奔放不及從化萬丈飛泉。可是廬山瀑布是非常的多，到處都有，並且各瀑布態勢不相同；就國內任何一個名山，都沒有這樣多的瀑布，以廬山瀑布，爲天下奇觀」實說得過去。唐宋人所欣賞稱贊的，大都爲山南方面的瀑布，尤以香爐峯雙劍鋒一帶的瀑布爲奇勝，及三叠泉爲樵者所發見，經過不少文人贊賞品題，稱爲：廬山第一奇勝之瀑布。筆者此次遊廬，深覺石門瀑布氣勢澎湃，較三叠泉爲雄勝，或可推爲廬山第一；本來同一瀑布，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位置觀賞，往往便覺得有很大的差異。如在大雨後的晴天，陽光正射在瀑布上面，水花本來最易受光而起反射作用，而站的地方又較近，便覺得這瀑布像噴雪濺珠般，銀光燦爛，更覺偉大。反之，在久晴以後的陰晦天或者雖係晴天而是反光，站在較遠的地方，雖原來相當偉大的瀑布，便覺得沒有什麼奇勝。筆者這次欣賞廬山瀑布，適爲雨後晴天，僅雙劍鋒（馬尾泉）烏龍潭一二瀑布是在反光外，大都是正光，便覺處處可愛，實在是一件快事！尤是鼓最大的勇氣，由神龍潭直探石門瀑布，爲値得白傲的一件事。

神龍潭到石門澗　筆者這次在廬山新近認識一位朋友徐惠明君，徐君是喜歡旅行覽勝的青年，到廬住了五個月，在這期間曾赴南嶽旅行一次。平時在旅行雜誌中看到筆者文字照片，可說神交已久。六月十二日的上午，我們兩人八時由橄欖山出發，經河西路到圖書館，蘆菱橋，至黃龍寺，欣賞黃龍潭、烏龍潭以後，即向西北沿澗前進，樹木蒼翠，溪水淙潺，甚覺幽靜，越前進，水越大，水淸澈底，石魚遡水游泳，悠然自得。旋經高坡，爲繁密雜樹所遮蔽，未能見到澗水，旋下坡見一新建石橋，名曰：『明恥橋』，這就是神龍潭、係由蘆林，牯嶺的水，匯流於此，氣勢甚大。潭旁前時神龍宮遺址，已不可尋，惟路旁大石尙刻有：『文殊說法，神龍之宮』，橋旁尙遺有前時石欄等物，瀑布從橋下鉅石冲出，雖短而勢雄壯，下匯爲神龍潭，廣而深，較黃龍潭烏龍潭爲大。我們在這裏欣賞頗久，詳察形勢，幷憶及前人記載，由神龍潭沿澗下去，必有更偉

五八一〇五六

大的瀑布，並由此可以達到石門澗。遂互相鼓勵，以最大勇氣，決定依澗下降。在嶙峋的亂石中，騰越而下，約數十步以左岸有路徑可循，雖荒草遮埋，尚隱約可以按步前進；惟不到數十步，路徑盡爲荒草埋沒，上面又係雜樹、刺蔓、苦竹互相交織，本不易行；筆者當先用手披開雜樹；用傘柄撥路，須低頭灣腰前進，路程約三里餘，足了費了五十餘分鐘，路盡處一轉灣即復臨澗，又見一大瀑布由鉅石衝下，匯爲鉅潭，瀑布雖短，形勢甚雄壯。潭下原有石橋，兩岸橋墩尚完好，惟中間橋墩及橋樑均爲水衝毀。我們在此休息，并各食茶蛋數枚充饑。隨又越澗中亂石登岸，仍於蔓草樹雜中尋路前進；約里許，鐵船峯及天池峯突現眼前，尤以鐵船峯上鐵船怪石均甚清楚，瀑布像雷轟般的聲音，更引人入勝，路已毀，不能再下去；詳細觀察，中間約三丈餘陡坡，原有踏脚石塊，均被水冲毀，惟過此以後又有路可循，身上未借有蔴繩可藉以吊下；祇有將照相機掛鼻在胸口，攀援樹枝或草根慢慢滑下去，及抵到石級處，滿身大汗，衣服盡爲泥汚，惟景緻更爲幽勝。不過依石級下去不到四五丈路，石級又毀去了，約有二丈餘長直傾下去，旁邊又無樹枝可資攀援，既到此境地，自不顧功虧一簣，頹然回去；祇有再告奮勇，將手足並用，倒爬下去；及到石級處，左脚皮鞋裂破了，冷絨西裝褲右褲脚亦被小樹根勾破了。惟至此地，石門大瀑布，南面又有一條的長瀑布，已大部份看見了。我們便在臨崖的一塊鉅石上面稍爲休息，石門形勢至此更爲可觀。再鼓餘勇沿崖下去，約行四五丈以後，又臨險谷，南面一條長瀑布，經流到此處爲止，匯由石門澗流出沙河；再由澗中亂石騰越，并須涉水，轉了半圓圈，便到前面，石門瀾瀑布像濺珠噴雪般，使人不敢正面而視，筆者在澗旁尋出一條小徑，即可逕上鐵船峯，筆者本來經由此撥開雜樹，到了半山。惟念徐君尚有照相機及雨衣等物，放在原來休息的鉅石上面，遂臨時仍由原路回到神龍潭。時間尚早，以尚有餘勇可鼓，再由此上大天池，當我們在文殊台休息品茗時，遙望鐵船峯我們剛才所經的小路，爲雲霧所籠罩，白茫茫一片，什麼都看不見。我們這次由神龍潭至石門澗，不但有勇氣，并且有運氣，甚值得自慰。

三疊泉瀑布　六月十四日晨起，微雨帶輕霧，惟遠望東南角，天空尚透出明朗氣氛；筆者以限于時間，經排定遊程，帶路的轎夫已在等候，決定前往。筆者以現時脚力尚健，爲便于詳細覽勝，隨時選取鏡頭。不欲乘轎。惟因現時往游者不多，路荒難行，故擇一熟悉路徑的轎伕偕行，總較一人孤寂的顧影爲伴好得多。當到恩德嶺時，微雨反大起來，等候好些時候，仍落個不停，雖然不是怎樣大，料想不是二小時內可以停止，遂決定由恩德嶺沿石磴下走，約二里餘，經聞到瀑布轟轟的聲音；山迴路轉到了會仙亭故址，即見到三疊泉的側面，也許正在下雨，雄放如萬馬奔騰，較十多年前由五老峯之背觀山轉玉川觀覽，雄壯得多。不過這時有雨又有薄霧，路極滑不易行，且攝影又不可能，遂在這裏竚立，靜聽洪鐘般的聲音。

明桑喬山疏，記載三疊泉頗爲詳盡，大意略爲：三疊泉亦謂之三級泉，亦謂之水簾泉。出之大月山下，由五老峯背而東注，凡廬山之泉，多循崖而瀉，乃三疊泉不循崖瀉，由五老峯北崖口，懸注大磐石上，臯臯如垂練，既激于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如噴洒；二級大磐石上，匯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萬人鼓也。又云：三疊奇勝，爲廬山第一，李太白朱晦翁皆未之見，其時泉尚隱，人未知之，待朱子解郡之後，有樵者訪見而傳之，朱子書所謂新瀑是已。三疊泉自被發現以後，經過文人品題，以爲勝過廉谷甚至以爲：『眞天下第一偉觀』。有人認爲許多詩文皆形容過實，比之雁蕩大龍湫猶有遜色。筆者以爲：如於大雨後晴天，從九疊屏下緣澗經玉川門而入，從正面仰觀，當較爲雄奇。據筆者意見，廬山各瀑布中，除此次下石門澗所看到石門瀑布斷以外，當以三疊泉爲首屈一指；不過大小相差無幾的瀑布，實難遽予評爲誰大誰小。

黃家坡瀑布　王家坡一名黃家坡，由小天池循谷東下約八里，爲由牯嶺往姑塘必經的路。瀑布於民國十八年間始爲樵者所發見，遊者漸多；廬山管理局於民國十九年間修小天池至姑塘路，經達王家坡後，遊人更多，遂成名勝。瀑布有二，由斷崖臯臯而下，勢如雙龍騰空；下匯爲潭，潭中橫鉅石，鐫有：『碧龍潭』三字；上又有一潭，較爲深廣，水碧而凉，爲天然游泳池，夏季由牯嶺來此游泳者甚多；在這裏遠望鄱陽湖及湖中大孤山，波光嵐影，盡入眼簾，廬山志載：眠雲山人王家坡雙瀑記及陳三立王家坡觀瀑詩，均稱贊爲奇勝，眠雲山人且品爲：『山北絕勝』。筆者以爲：山北絕勝，當爲石門澗，毫無疑義。王家坡係在東部，東部除王家坡碧龍潭外，並無較勝的地方，似以山東絕勝較爲適當。

玉淵潭　玉淵在棲賢寺東南數百步；古林蒼翠，景至幽緻。玉淵爲三峽間諸水合流，經過一大平石奔注于潭中，水奔極急，勢甚雄壯，聲音又轟轟如雷，實爲廬山較具雄勝的瀑布。潭上有白石橫互中流，故名爲玉淵；旁有張紫微：『玉淵』二大字。及羅牧書『宋大中丞留帶處』，此外尚有不少石刻，字跡已模糊。馮玉祥先生在玉淵對面一大平石上刻了許多關于治國的大字。一般遊人爲的是在欣賞泉石勝狀，以玉淵

的澎湃奔放，耳目應接不暇，自然沒有餘興在這裏來研討治國的道理。由淵下去，尚有無數的深潭，隱約于峻岩翠樹間，水碧如藍，景至幽勝。前人品詠玉淵詩中，筆者最喜閔鱗嗣：「……吁嗟此壯觀，曲盡水之變。石忽不受水，水怒為激電；……潭深不敢窺，蘚滑偶一踐。……」張孝祥：「……試倚欄杆敲柱杖，為君喚起玉潭龍。」這幾句。這好像為玉淵幾次悲劇的預言。（自于玉淵悲劇另詳在後段。）

三峽橋（一名棲賢橋俗名觀音橋）橋下有瀑布多處，曲曲折折從石澗中沖出，匯為深潭，又曲曲折折在西崖石罅中傾瀉下去，接連有許多小瀑布及深潭，瀑布雖不如何雄奇；但三峽蒼壁陡絕，景至奇險，旁欄眺覽，尚覺驚心動魂；「此身疑已到夔州」，一種幽靜情趣，實超過真三峽。

青玉峽開先二瀑　青玉峽在秀峯寺的西邊，瀑布態勢浩雄，下匯為潭，曰龍池，潭深廣，水綠如油，沁人欲寒。潭下又有潭也很深，名為浴佛池，這裏兩旁巨石壁立，色碧如玉，刻字至多，以宋米襄陽：「第一山」，「青玉峽」為最勁秀。惟近有不少石刻書體既劣，意義又無，為了個人出風頭，致使名勝為之減色。

青玉峽瀑布係出之開先瀑布。廬山志略稱：開先二瀑布，同源異流，在東北者，瀉出鶴鳴，龜皆之間，曰馬尾水，水勢奔注，而崖口窄隘，迫東噴散，數十百縷，如馬尾然，其實一瀑也。其在西首者，則自坡頂下注雙劍背遂壑中，匯為大龍潭。繞出雙劍之東，下注大壑，懸柱數十百丈，曰瀑布水。水循壑東北逝，與馬尾水合流，出兩山山峽中下瀉為潭。

開先二瀑，在老遠便可望見，惟遠望便覺渺小。攀上虎山頂仰望，二瀑形勝，一覽無遺，若至文珠塔近觀則兩瀑若銀河倒瀉，歎為巨觀。這瀑布不分晝夜，片刻不停在奔流着，數千年如一日，未見變化。唐宋人所詠詩甚多。

臥龍潭　臥龍潭瀑布在臥龍崗，由棲賢寺向西有小道前進，經過滴水崖、烏龜隴，越過高家嶺約數里便至臥龍崗，潭有三，兩個在臥龍崗巔，一在崗下谷中，潭水本與開先瀑布同源分流，自龜背峯東，循脊箕窩，經臥龍崗巔，下注谷中之潭。有黃石數丈，橫據潭心，蜿蜒如龍，崗巔之水直下三數十丈，奔注湍激，漩湧滉漾，動搖若欲飛舞，故名臥龍。瀑布本較可觀，惟以路僻，遊者甚少。

黃龍潭　烏龍潭　黃龍潭在黃龍寺下行數百步路旁，潭在兩石山間，樹木深翠，環境至清幽。瀑布並不雄壯，潭也不大，惟以日光不到，水甚寒冷。出黃龍潭向前行，過木橋，可直達烏龍潭，瀑布五股雖黃龍潭為壯大，不過短短僅一二丈而已。

廬山瀑布實在多得不可盡述；筆者相信仍有不少優美的瀑布，尚待發現宣揚。筆者這次由神龍潭沿澗至石門澗，即見到好幾個很壯觀而尚未有名的瀑布，旅行雜誌七月份封面所登的，就是其中的一個。

觀賞注意要點

登高臨深，首先注意立脚點，須站得穩後，始可縱目觀覽；如稍不經心，往往便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遊廬山因欣賞瀑布以致失足喪身者，前後發生多起。茲擇要列下：

（一）玉淵　相傳民國初年有上海聖約翰大學教員等六人，在玉淵臨流濯足，有一人失足墜淵，同伴一人素熟水性濯入相救，均遭滅頂。棲賢寺僧于近潭處以石圍之。不過圍得稍遠，未能看到潭的全貌，去年夏有邊區代表一人在圍外攝影，竟至墮淵以死。

（二）三疊泉　相傳前有廣州女青年會職員多人遊三疊泉，有一人登峯眺覽，適因猛風，高跟鞋竚立不住，竟被捲入潭中以死。

（三）黃龍潭　相傳前嘗有人在潭游泳而溺死于潭中。

為使此種不幸事件，不再發生，筆者在這裏提供幾點愚見。

（一）凡易發生危險的地方，從前原有石欄杆應從速修建，並應注意其位置，以安全而未阻礙視綫為要着。玉淵原有石圍，應移出二尺餘。至原來未有石圍，應分別設法加建。

（二）凡易發生危險的地方，應標立木牌，指示危險，促人注意。不過木牌位置應避免妨礙風景視綫。

（三）在觀覽方面並不發生危險，而以日光未到，潭水過于陰涼，不適于游泳，如黃龍潭等處，也應標立木牌，加以說明。

以上愚見，曾面告吳局長韻武，承其採納。

宋劉過：三疊泉歌：五老峯北嵯峨嶺，龍泉三疊來自天；只因闢關便有山，山靈蔽沒經幾年。一朝何事失局鑰，樵者得之人共傳；欲往從之不憚遠，峽溪絕壑窮攀緣；初疑雪崩湧天谷，翻若雷奔下岩宿；散為飛風歘輕煙，垂以銀絲貫珠玉；隨風變態盡難名，觀者洞駭心與目；紺寒侵袂心亦爽，熨齒手屢掬。誰開九疊錦屏風？飛流下濯金芙蓉；我欲攬之作玉虹，笑騎揮斥繞太空，窮源直到天河東。

覓取野獸標本
遠征行獵隊輝煌工作

南達科他礦學工學院博物館館長康諾萊及主任白姆浦合著

伍墨衡譯

九個人組成的一個遠征行獵隊，攜帶着足敷野地三個月需用的配備，奉命不得擊斃一禽一獸，也不得活捉一隻歸來，你們可能想像這是什麼一回事啊？

這一個遠征隊由全國地理協會和南達科他（譯者按南達科他州在美國西北部）礦學工學院共同輔助而告成立，在六月初的某晨由急流城（Rapid City）出發，所負的任務是替博物館覓取犀牛、劍齒虎、泊羅托克伊拉斯、（古代獸名形如羚羊）貘、馬、大豬、和所能遇到的其他任何野獸的標本。

◆ ◆

這些野獸早在約三千萬年以前活着，死去，而埋沒。獵場是在南達科他州的惡地（Badlands），獵取物是埋在該區岩石中的化石骨。

這一個區域在黑山東南，古時是潮溼的亞熱帶，滿播着叢林，其中的鼠形小齧齒動物、小蜥蜴、和巨大無角的犀牛、互爲比鄰，還有三足指的馬、無峯的小駱駝、小鹿、大豬、以及他種野獸，混合着在吃草。牠們的勁敵是獰犬和劍齒虎等，所以常常小心防備襲擊。

惡地應受佳名

南達科他州最初的居民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他們見這一塊地方比較乾燥，而深被沖刷，所以稱它爲惡地。早期的望屬加拿大人行獵者因爲這一個區域難於旅行，都繞道避開。他們不能改善印第安人的名稱，也稱它爲惡地。同樣，西部的開拓者因見這一區域的地面被大自然加上許多深刻的創痕，覺得無甚價值，便沿用舊名，因此直到今日仍未改變。

因名稱不佳，致引起許多誤想，而在數點上這是很不幸的。

某晚我們帳棚中的一位年長著作家向隊員宣讀最近某一星期日刊所載描寫惡地的文字：「遊客的意想被崎嶇創傷磽确不毛的惡地甚至引至遠古。那是荒涼不可想像的無人之地，甚至一隻羊，也無法求生。」全隊聽了，發出嘲笑之聲。其中一人喃喃地說道：「坐在安樂椅上的旅行記者。」

當我們向帳棚所在處的山谷下面一瞥，只覺展布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錦毯。金黃色的仙人掌花、白色的晚櫻草花，有球莖的百合花、大紅色的錦葵花、以油潤的綠草爲背景，眞是燦爛奪目，美不勝收，而遠遠還有光滑精壯的牛羊點綴着。那天我們曾見綿羊兩大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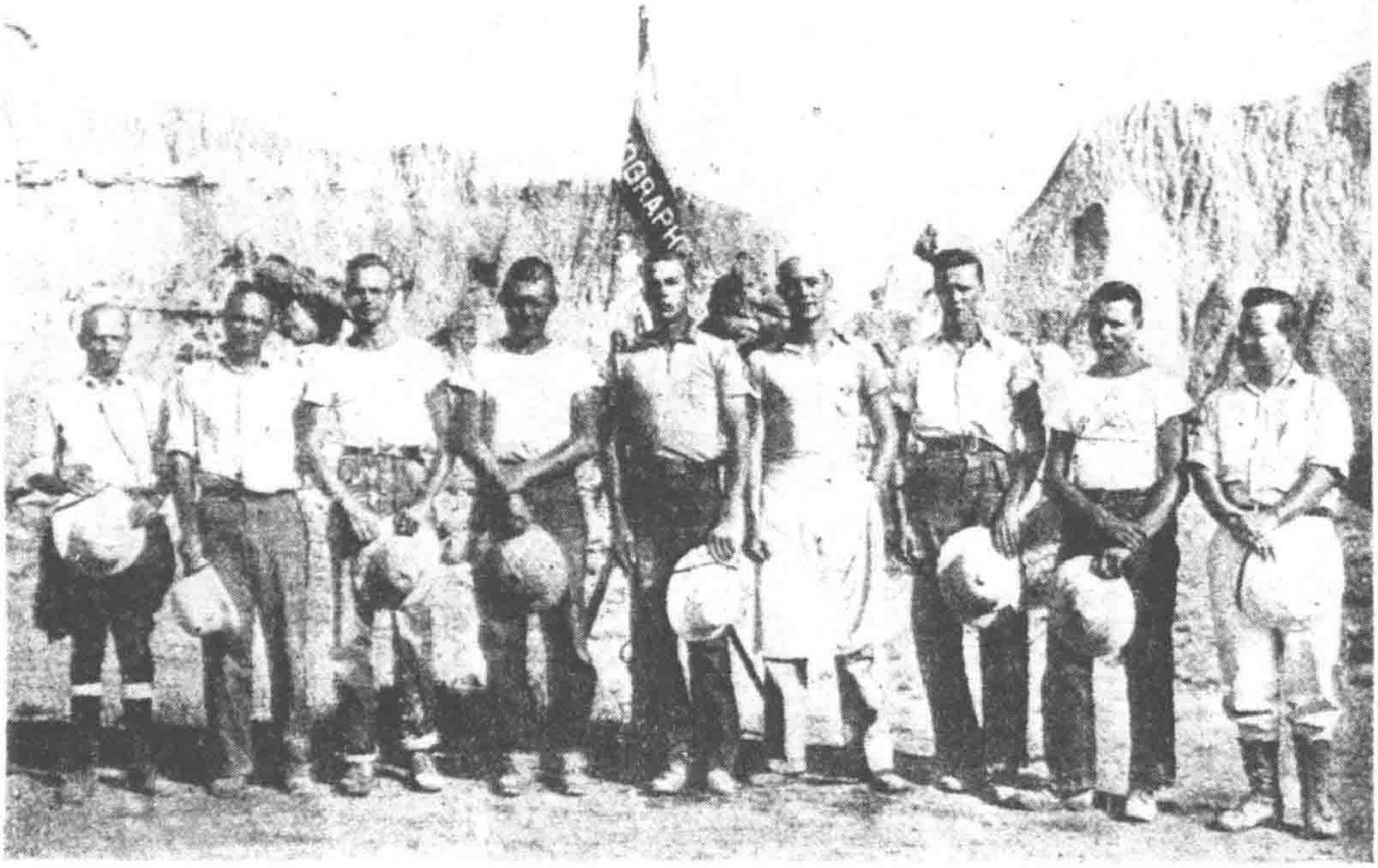
高原和山谷的沃腴

惡地曾受猛烈沖刷的山坡和尖峯，的確是不毛之地，可是高原上的數千畝土地，和山谷之下的一帶，却是膏腴之壤。

這一個區域有很多地方滿長着野草，而成良好的牧場。牲畜的飲料來自河流，山原頂側瀉下的無數泉流，淺泉，以及積雨而成的小池沼。數千畝土地上每年種着小麥、雀麥、苧蔴、玉蜀黍、並其他農作物，地質雖是半乾，而收成却很豐富。

人民對於這地的畏懼之念，現正逐漸地消失，每年有數千旅行者計劃來此一遊，以便一覩它的奇異美觀。

惡地是怎麼起原的？爲什麼能成這樣崎嶇奇怪的地形？許許多多史



全隊人員。自左至右爲隊長康諾萊博士；副隊長白姆浦（管理野地工作）；巴埃恩特，摩爾特，克登，（技術助理）；葉透（廚司）；格萊佛森，白萊克斯通（技術助理）；麥克印士煦（礦學院生物學教授），技術助理部是礦學院的地質學學生。

前的動物爲什麼以此爲葬身之地？埋在岩石中的獸骨爲什麼能夠保持完整，因此我們今日可以把它們掘出，而闡明往古地質足以動人觀聽的歷史？

這一切的一切，假使我們要從十億有餘年前地球上開始有生物時起源源本本詳說一番，那是太長了，不知要佔上多少書頁。我們姑從地球的地質史較近的節段之一，即「第三紀層」時代的「漸新紀」說起吧。

地質學家是計量時代的。這一節段雖稱「晚近，」卻從三千至四千萬年前開始！那時大陸的輪廓線已近於現在的形式，生物已經過它的進化階段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時美國的中西部正才脫離巨大的內海。數百尺深的淤泥已沉在內海的底上，凝成黑色的外殼，而成今日新土的基礎。洛基山和黑山正才疊起，或由地下向上擁出。阿爾卑山和喜馬拉雅山還未出現在地球之上。

數百道水流通過洛基山和黑山，水是泥污而挾着細沙的。當它們衝下山峽而泛濫於東面的平原上時，突然變爲徐徐地流行。它們沿途卸下沉澱物，這便造成洛基山麓一帶的巨幅土地，並完全圍繞着黑山的四周。

平原的土地變爲一個有廣闊而曲折的水流，和狹窄的溝渠，以及淺水池沼的區域，其中雜着若干高地。在這時期中間，土地微微地升高。這使水流加强流動的速力，它們在濕土中劃成許多狹而彎曲的水道。當它們流動復緩時，這些水道被細沙填滿，後來和黏土包合轉成曲線的沙磧。

西面火山噴出的灰塵會被風吹至這裏而和水流的沉澱物積聚起來。經過這些變遷，南達科他州有許多土地便一層層地愈積愈高而成若干淸水沉澱物層，中有數處厚至六百尺左右。

石層以化石題名

由通過這區域的主要水流而成的若干沉澱物層，總名爲白河系。其中較低的第三層包括「蒂太諾齊亞層」中第三「沃里盎登層」和「萊泊托奇尼亞層」的上部。這些名稱都從遠古的動物中選出，它們的遺骸在每一層段中都能豐富地覓得

遠征隊的計劃是在萊泊托奇尼亞層進行大部分的工作。逼近這些層的根基處有許多灰綠色沙磧的巨堆。它們是水道中的積沙，經冲刷後凝成現在的沙磧。

因爲這些水道沙磧中的最珍貴的化石之一是泊羅托克伊拉斯獸，所以這些沙磧名爲泊羅托克伊拉斯水道，或泊羅托克伊拉斯沙磧。它們最厚的約四十尺，而在橫線上每一處露出的，沒有超過三百呎的。

奇怪的動物羣

在這個時代中這地的氣候是亞熱帶，豐量的雨水滋生了極多的草類。各種動物紛紛移入，享受這食糧的供給，而發展成爲動物世界。那食肉的動物却以食植物的動物爲食糧，並彼此相食。

它們或由於天然的原因，或由於爪牙的搏鬥，而喪失了生命，所以大部分的遺骸大約是曾經分裂肢體，和曾被日曬雨蝕，而完全毀壞。但有若干骸骨常常仍屬完全，埋在沙磧或淤泥之中，因此得以保持完整。經過長久而徐緩的礦質變易，這些骨殖後來成爲半硬性。這些古代生物的遺骸吸引了許多科學家來到惡地從事考查，已約一世紀之久。

將近「第三紀層時代」結束時，——大約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萬年以前，——地球因爲復起了一次深內部的騷動而有變化。洛基山和黑山升起更高，低伏的惡地層也升成高原。前嘗一度徐緩的水流變爲急流，開始加深它們的水道，更闢成許多新支流。高原迅速地（此就地質學之意義言）被水流劃成山谷、石壁、尖頂、銳峯，——這便是我們今日在那裏所見各種被水流冲刷而成的形態。

同時溫暖潮溼的氣候已經過去。這地便變成半乾燥而較前寒冷。許多動生物因此消滅，而進化的變遷却加速了。

土地疾速地刻成峻險的形態，和惡地境內各種典型方式的發展，共有三種原因，而氣候變遷是其中之一。那原因是：低量的雨水多少總是暴雨，深根的植物因此缺少，而使土地和岩石失去免受冲刷的保護：不能抵抗的細沙沉澱物在主要水道上面停下，一層層積起，而愈積愈高。

至於惡地的起原，並無什麼神奇可言。這全是風雨日三項每天平常慣見的動作，再加上充分時間的因素，而造成我們今日所見的結果。



遠征隊的運輸汽車渡過白河而入惡地。河底是堅硬的，故無陷於中流的危險。白河所流過的區域，是史前的河牀，即遠征隊工作之地。

經過數星期的審愼的設計和準備後，遠征隊便向惡地進發。全隊共有運輸汽車三輛，每輛高堆着帳棚的設備，和工作的用具。

我們經過了西尼克鎮，便離開了公路，而入「松脊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我們曾經沃格拉拉西沃克部落議會和內政部特許在這一處地方從事工作。

迂迴的途徑引導我們到臨了白河之前。果然名不虛傳，白色泥污的水沿着兩岸流着。我們將被阻留在水流的中心嗎？兩位隊員自告奮勇，下水而去。他們謹



迅速擇地設帳，廚房帳棚和飲食、閱讀、休憩的共同帳棚緊接着建起。



愼地涉水而過，最後向我們揮手示意，我們便安然渡過該河。

我們在河的南面覓不到道路，但經過了數哩崎嶇之地，未遇到嚴重的禍事。我們停在一個三面被石壁圍着的山巠頂上；這些伸出像鋸齒形的沙礦層，即「泊羅托克伊拉斯沙磧」，含有我們在夏季中的希望。這是我們的目的地，又是今後三個月中我們的居處。

我們迅速地擇地設帳。廚房帳棚和飲食、閱讀、休憩、的共同帳棚緊接着建起。在距離不遠處又建成一座巨帳，和較小的總部辦公帳，更在逼近廚房帳棚處垂直的坡上掘了一洞，把燃火油的製冰機和不會腐敗的糧食儲藏洞中。

歷史開始之前，這種像羚羊的泊羅托克伊拉斯獸漫遊在南達科他州的高地上。

我們在帳棚中央的附近樹起一根旗桿，高懸全國地理協會的大旗一面。那旗分藍（代表天）褐（代表地）綠（代表海）三色，在以往半世紀中曾經由北極到南極，以及前往其他許多極遠區域的遠征隊高懸在他們的帳棚上面，而招颭於風前。

我們幸在白河岸濱插下一根尖管，而得到豐量的淸水。但須把水車拖行五哩之遙，才到達帳中。

太陽曬温的浴水

我們的淋浴盆，是用一個五十加侖容量的鐵桶臨時設在高約七尺的沙磧的巨石上，很爲便利。那浴水是每天運入帳中的四十加侖用剩下來的。那太陽作了溫暖物，但有許多天我們需要之時，却不充分溫暖。

在惡地的結構中發掘和蒐集標本，沒有比由水道沙磧中搜求更爲困難啦。我們知道已取了艱苦的途徑。數月之前我們不避艱苦，曾決議注力於水道的上面。

我們知道藏在暴露的岩石中的化石，少於埋在四周的軟土中。我們懷疑很難覓得一具完整的骸骨，甚至頭殼和牙牀相連的，也是稀有。因爲水道沙磧乃由急流積成，任何動物的骸骨在全被掩沒以前大約已被分裂而散開。它們或會被沙銷鑠，或在被大自然埋沒以前已經折斷或碎裂。

但是我們對於全局却有可以興奮的一方面。水道的良好收穫都是稀有之品，發掘向來不甚知道，許多人且從未聽到，這是因爲它們離公路遙遠的原故。我們所覓見的任何物，差不多一定是珍貴難得的，而且有絕佳的機會可於科學上有新貢獻。

我們在出發之前豫料定會遇到種種的失望。搜覓化石者常常覓見骨的一部分從岩石中伸出，相信他已得到完美的希望，等到發掘出來，却是小小的零骨。最不幸的，這種事實常常須待費去數小時工夫把外部的石皮鑿去，才能決定，而那石皮却堅硬如同三合土。

有許多晚上，覓骨者蹣跚地走入帳中，白費了一天辛苦，毫無所得，滿手還留着許多痛苦的水泡。但是不久幸福即對着我們發笑，覓得了一種有價值的標本，這些痛苦的經歷便都忘却。有些日子我們看見覓骨者被太陽曬黑的臉上露出笑容，他的步履也現出活潑的狀態，便知道定有好消息前來報告。

到了五月杪，共已蒐集標本四十六種，一一標明號數。

五八一〇六二

致損傷，然後再送到博物館中。再由石皮包裹中鑿出標本，這樣在運至帳中時不須有精細的手術，而且須在實驗室中才能做得佳好。

我們的習慣是先將含有骨頭的一塊巨石掘出，這樣在運至帳中時不致損傷，然後再送到博物館中。

第一個月工作的報酬，內有數種巨鳥的骸骨數部分。這種材料曾由史密斯松尼安院的祕書彙全國地理協會保管部職員亞力山大・韋特摩博士加以研究。他說這是一種新種類和新族類，定名爲「Gnotrnis aramiellus」，另一是一種新族類，依全國地理協會定名爲「Bathornis Geographic」。

鳥骨在化石層中是稀少的，尤其是在白河惡地境內。並且一般人相信鳥類死的地方難得恰巧在良好的埋沒狀況下而保持它的骸骨，並且鳥骨是薄片而脆弱的，又常常是小形的。

沙積「巢」中覓得化石蛋

夏季過去之前，我們又蒐集其他五種鳥的化石。

某天在覓得第一個鳥標本後，一位助手因爲陽光炎烈，爬入沙磧的一個大裂口中休息數分鐘，忽然看見裏面岩石中埋着一個化石鳥蛋。他頓時忘記了疲倦，從事掘取那沙磧巢中的巨蛋。這大約是本時代在沙磧中發見的第一個蛋。它比在較低軟土中發見的諸蛋爲大，它是何種鳥類，尙未查明。

我們曾在距離帳棚二百碼一個小裂口高處覓見一個大犀牛的頭殼，連着下牙牀骨，這是從沙磧巨塊中鑿出，重約五百磅，當由峭壁縋下時，很爲費力。這一種犀牛名(Amphicaenophus Platycephalus)，最初由零星的材料決定它種類的名稱，現在覓得特別完全的頭骨，更可知道詳盡。

此外尙有池龜、野豬、獏、三足指的馬、大豬、泊羅托克伊拉斯、和安科登特(Ancodont)、以及其他許多種類的標本。泊羅托克伊拉斯是一種軀體瘦長的動物，很像羚羊。母的不生角，公的頭上有三對骨瘤，支住它終身的兩角。這種動物化石的遺骸很少，難得覓見完全而未碎裂的。

「安科登特」是另一種已經滅種的動物，較泊維托克伊拉斯稍大，它和其他哺乳動物的關係，尙未能確定。它的化石僅在白河境內水道沙磧中發見。完整的遺骸，甚至頭殼和牙牀接連的，也很難覓到。

工作是辛苦而費力的。但大家毫無怨言，因爲這是很有興趣的事。我們有休憇娛樂的時間。帳棚外適有一方細沙積成而微微斜傾的廣場，是理想的弄球地。初夏時我們每夜晚餐後，必分班比賽一次。

天黑之後，每人都集在會食帳中作各種活動，如寫一日的工作紀錄，或紀日記，或研究脊椎動物化石學的課本。當蟲學權威麥克印土煦敎授在帳中時，晚間大家常在帳外圍着一盞汽油燈席地而坐，燈光吸引許多蟲兒飛來，由敎授一一指明每蟲是屬何種類。

電池運動的無線電收音機是一種便利。它傳到新聞、時間的信號、以及音樂等等。假使任何時間發生一件緊要事情，礦學院的電臺能先發消息給我們，我們便準備收聽，這是另一種安慰。



南達科他礦學院實驗室中的整治化石案。默爾・克督正在整治一個豬頭殼，他把那標本倒放在案上，仔細地鑿去上面的沙磧石皮。左面可見伸出的巨牙。

夏日曬死野地的蛇

我們最初進入野地時有數人担憂遇到響蛇。我們在夏季中曾擊斃五條，其中三條是在帳中或近帳處擊斃的。我們備有治療蛇咬的藥品，而走過

有草的區域時總作特殊的戒備。

可是我們在覓取化石的地方却不憂有蛇。這些爬蟲暴露在陽光中光禿的岩石上不能生存。太陽直接發出的熱氣和岩石發出的反射所造成的高熱度，使蛇類不能忍受。我們在以前遠征時試驗不止一次。一條蛇從岩石下或仙人掌下的蔭處受驚逃出，留在太陽炎烈的光中不到二十分鐘，便輾轉地死去。

七月已屆，炎威依然未退。許多天置在一塊大岩石北面下蔭處的寒暑表升至百度以上。實在的試驗證明在陽光中的溫度常比蔭處高三十度。但各人在戶外工作一個月之後，都很健康。每晚從未失去休息和安睡；夜間的溫度降至六十度左右。

精美的標本接續源源地送入。一具泊羅托克伊拉斯的骸骨，各骨都完全接連着，保全着，埋在一突出三十寸的沙磧層下，某天由隊員發見。不幸後部第三骨已被天氣腐蝕，但頭殼和牙牀却完好接連着，因此立即證明是母的一類。

這一標本的獲得，曾發生疑難。那沙層伸出在一座峭壁上，根基下有兩個冲刷而成的大水坑，一不小心，那標本便將墜入坑中。我們必須留着骸骨四周非常巨量的石皮，那沙磧石塊又很笨重，但我們靠了轆轤的助力，終把石塊卸下。

其他有興趣的發見。乃是一個稀有的小吃蟲哺乳動物的頭殼；一個佳好的豬頭殼，有牙牀連着，大約和六月間覓見的一個同一種類；另有一個頭殼，尚未查明是何野獸；以及劍齒虎、齧齒類動物、和犀牛的標本。

將近七月杪的某時，共有十三種標本一同準備蒐集的最後階段。各骨隨意之所欲，使它顯露，然後用審愼的工作在每一標本的四周開一小槽，使它單獨處在一個小座子上。成化石的部分和石皮多處，經屢次貼上簿膠片後，變成堅硬，然後再貼上米紙一層，和稍厚的膠片。

這樣準備數天以後，各種標本便可準備塑石膏型。先用紗紙蘸濕貼上，以防石膏黏牢，後用一塊四寸至六寸闊的粗織紗布在稀質的巴黎石膏中浸一下取出，把它裹在標本周圍，再用手指把紗布輕輕地撳入有凹之處。這是一件骯髒的工作。

約在二十分鐘內塗上石膏，標本頂上和四邊都有了堅硬的保護物。於是再用一剔器仔細地把座子剔空，而把它倒置，再用鑿子把底下過量的硬石鑿去，仍用同樣保護性的石膏封好。

爲完成裹治工作，而使各種標本都準備齊全起見，我們决計連夜勞作。夜中月光皎潔，涼風拂面，很適宜工作。我們每人都以三明治充飢，到了清晨五時，大家又出發往四野去。

隊員兩人駕着運輸汽車覓路駛至崎嶇的區域，即化石所在的地方，其餘的人徒步而行，攜着大水桶、巴黎石膏紗布、天幕等物。臨行時，會命廚司豫備一頓牛夜大嚼的美餐。

垂暮時，覓得一個大豬的頭殼，重在百磅以上。當我們正在高而銳削的山脊辛苦發掘一種巨大的標本時，翱翔在我們頭上的一隻巨鷹彷彿在監視着。鷹巢和小鷹却在約三百碼外的一座峭壁上。

二三十隻蝙蝠突然下撲，離開我們的頭只有幾寸，很是擾人。我們在峽谷兩壁間時常聽到狼嗥的回應聲和反回應聲，很覺悽楚。

但在夜間的涼氣中工作，很是有趣。不久我們爲了搬運最後一個巨大的標本，在峻險的分水嶺邊際從事奮鬥。我們不能安然把那標本卸下，送達運輸汽車，但我們必須把它帶到帳中，於是乃在白晝大家空閒時拖着那重載，經過似乎不能通行的地方。直至午夜一團疲憊的隊員才坐在帳前共進歡迎餐。

小石層的豐富收穫

每到八月間，野地工作漸漸地減少。野地未經勘查的地方離帳更遠，駕車前往工作的地點，必須經過更惡劣的途徑。炎熱的天氣格外困人，工作的狀況往往不很良好。

但今年的八月却和前不同。我們雖不能把蒐集的標本在發見後儘速運至帳中。但那些標本的平均質地都較六七兩月覓得的爲佳。

我們在距帳的五哩處一道隆起的狹峽谷邊際發見一座厚不足十尺長在二百尺以上的沙磧，而在其中覓得十四種非常精美的標本，內有極大的豬殼和牙牀兩套，每套都藏在重約四五百磅的石塊中。頭殼長達三十寸以上，且有蛋圓形的大長牙。

其他珍貴的收穫

其他珍貴的收穫，有三個犀牛標本；其中一個，頭殼和牙牀幾全；一個公泊羅托克伊拉斯的頭殼，完全無損；一個巨形的貘頭殼。

其他區域也有重要的發見：一個完整的齧齒動物的頭殼和牙牀，還連着足部的數部分；一個屬於泊羅托克伊拉斯類甚重要的母獸頭殼；此外還有數種動物的標本。

我們曾遭遇各種不幸事件，險些兒成爲災禍，說來也很有趣。

一人為免由峭壁上墜下，曾把剔器的尖端忍痛插入脚面，使牢持地上。

一次運輸汽車駛過狀似無害的乾土上，不料陷入黃爛泥中，深達車廂。正欲施救時，忽一陣暴雨，大水冲入谿谷，險把它冲毀。

某天麥克印土煦教授在清晨出外，所帶的飲料不足解渴。我們正將在月光下組織救援隊，他却蹣跚地走入帳中，口中一點津液也沒有了。

我們却未遭遇嚴重的意外事件。夏季迅速地過去，八月中的最後一星期已到，我們便捲帳而歸。這一次遠征的結果，超過我們最樂觀的希望。每一隊員都能良好盡其任務，天氣也不十分惡劣，總算是幸運極了。

化石送到整治案上

全夏的勞績共獲得一百九十四類標本。許多緩慢辛苦但很誘人的工作還在我們的前途，並且已經開始。

一隻犀牛、兩隻大豬、並幾種較小的標本、已在整治案上。野地所包裹的石膏，已經削去，堅硬的石皮用小鑿子牙鐵刮器仔細地除去。每一小塊骨頭或每一牙齒在野地實驗室中偶爾弄碎的，都經保藏，標明號數，以便在裝置完備以前照樣製就，配入缺處。

假使在三千萬年前埋沒時遇到意外，或因氣候和冲刷，而有遺失的部分，都將用石膏製成配好。我們的許多標本差不多全是完整的，所以配件不多。

我們已知道所得的若干種標本並不合於以前所知任何種類的紀載，所以我們敢決這次已得到其他數種新種類或新族類。

許多紀念品現陳列在礦學院的博物館中，和華盛頓全國地理協會總部的探險家大堂中。其他不完全，但因稀少而有科學價值的，將排列在該院的儲藏室中，以供科學家隨時需用。





沃康納街在里飛河北岸，街道分左右兩行，正中綠樹成行，雖長祇半里，爲全市精華所在。此圖爲自沃康納橋上北望沃康納街。

英倫三島名城—都伯靈

本誌駐歐記者　馮朱棣

自利物浦 Liverpooe 乘 B&I 線海輪，渡愛爾蘭海 Irish Sea，抵愛爾蘭自由邦之首都都伯靈 Dub'in，位愛爾蘭東岸，當里飛河 Liffey 入海之口，街市寬廣，建築宏麗，爲英倫三島名城。愛爾蘭文稱爲 Bai'e Ata Cliat，愛爾蘭文譯意爲渡口之市鎭，人口約五十萬。

本市東臨海口，里飛河橫貫全市，王宗運河 Royal Cana' 及托爾卡河 River Tolka 環繞市北，大運河 Grand Canal 及陀特爾河 River Dodder 環繞市南，市內橋樑特多。里飛河上橋樑十二座中，以沃康納橋 O'connell Bridge 爲最大，當沃康納街之南端，據全市中心，由此大道四出，分趨各方。主要街道多爲斜行，無正規方向。

沃康納街在里飛河北岸，街道分左右兩行，正中綠樹成行，雖長祇半哩，爲全市精華所在。立沃康納橋頭北望，沃康納紀念像 O'connell Monument 屹峙街南，納爾遜紀念柱 Nelson's Pillar 雄立街北，兩者之間，綠樹相聯，成一直線，兩旁車輛如梭，建築整齊。沿街北行，道左之希臘式大建築爲郵政總局，當沃康納街與亨利街 Henry Street 之轉角，粗大石柱六支，突出行人道上。經此前行，抵街之北端納爾遜柱下，納費六便士，可登柱頂。高一百三十餘呎，計一百六十餘級，全城景物，一覽無遺。東望海波蒼茫，西望綠蔭如烟，南北則闤闠萬家。柱下爲各路車輛所必經，爲全城交通中心。出柱北行，達派萊爾廣場 Parnell Square。經派萊爾紀念像，抵市立藝術院 Municipal Art Gallery，可賞鑑愛爾蘭人之作品。

沃康納橋爲三拱大橋，橋面不高而闊，在此瀏覽兩岸風景，有似巴黎塞納河畔。由橋之北境東行，沿艾登河岸 Eden Q.ay，越鐵路橋，至稅關河岸 Custom House Quay。稅關雄峙河濱，圓頂高聳，兩翼長三百餘呎，爲本市著名大廈，在南岸之喬治河岸 George's Quay 隔河瞭望，尤覺其偉大。由稅關沿河東行哩許，爲里飛河入海處之亞力山大港口 A'exandra Basin，兩岸防波堤甚長，堤之盡端築有燈塔。

由沃康納橋沿河西行，此處河面較狹，景物較爲清幽，有比國不魯日 Bruges 城內沿河風趣。北岸因斯河岸 Inn's Q.ay 高出餘屋之圓柱形大廈，建築特殊，係爲法院。橋之南境，希臘式之古建築雄踞路西，無數石柱，排列屋外，昔爲國會，今則半爲格林學校 College Green，半爲愛爾蘭銀行 Bank of Ireland。格林學校以南之繁盛市街，名格拉夫吞街 Grafton Street，爲本市商肆最多處。街之南端，闢爲長方形公園，綠蔭匝地，在繁華街衢中，頓遇清幽境地，市人誠善爲布置。園名聖司蒂芬之綠蔭 St.Stephen's Green，有池沼花木島嶼飛泉之勝，小路曲折，道旁豎立雕像甚多，徘徊其間，俗塵盡滌，未肯遽離。

出園之東北隅，圖書館、博物館、畫院等，薈集於斯。博物院中，愛爾蘭古代石化動物

之圖畫甚富，堪為研究愛爾蘭生物及地質之參考。

遊都伯靈者，不可不觀都伯靈堡 Dublin Castle，在裕林學校以西，市政府之後，為圓形房屋，屋頂作雉堞狀，雖不甚大，而饒有古意。與都伯靈堡毗連之基督教堂，謂係十一世紀之古教堂。

遊倫敦海德公園 Hyde Park 及黎近脫公園 Re en's Park，已覺其廣大，而本市西北隅之福尼克斯公園 Phoenix Park 佔地之廣，更數倍於此兩園。園內花木繁多，池沼縱橫，除遊息地點外，更多足球場，可知愛爾蘭人對於足球之有興趣也。園之中部，有美國使館。東北隅為愛爾蘭總統府，愛爾蘭文稱為 Arus an Uachtarain，(卽英文之 President's House)。東南隅之惠靈吞紀念塔 Wellington Monument，高二百餘呎，巍峙綠樹叢中。園北之動物園，多鳥類及獅。

市區以外之遊覽地點，如市西數里之羅康 Lucan，濱里飛河南岸，由阿斯托河岸 Astons Quay 乘 A.Q.線公共汽車直達。此處河面不寬，兩岸綠蔭交覆，蕩舟其間，如在泰晤士河上游。

同勞哈爾，愛爾蘭文為 Dun Laoghaire，卽英文之 Kingstown，在市區東南數哩，在納爾遜柱前，乘 N.P. 號公共汽車直達。沿海長隄，突出海中，隄上通車道，隄內闢為海水浴場及遊艇停泊所，為愛爾蘭遊艇集中處。

樸脫麥爾諾克 Portmarnock，距市區東北十餘哩，乘大北鐵路火車以往。市鎮深匿海灣內，潮退時海灘沙面平闊，為優良之海水浴場。

霍斯 Howth在市區及樸脫麥爾諾克間之半島上，為一小市集，據北島之北岸。附近有霍斯堡 Howth Castle 及瑪麗修道院 Mary's Abbey諸勝，為遊客所常臨。乘電車，越半島之最高峯，下坡，抵小市蘇通 Sutton。踞半島之南坡，臨都伯靈海灣，遙對都伯靈。此處一帶，多高爾夫球場。此半島深入海中，橫障都伯靈灣之北，島上之主峯，高達五百餘呎，山坡趨入海中成磯頭，名霍斯頭 Howth Head。登臨其上，煙波浩瀚，青山隱約。小島名愛爾蘭之目 Ireland's Eye者，遙對磯頭，浮沉碧波間。獨立磯頭，頗動遐想，意天地間各物，山令人靜，水令人動，唯雲唯水，最足以啓人鄉思。憶曩遊德國南部之林道 Lindau 時，獨坐濮屯湖 Boden See畔，觀湖水蒼茫，白雲變幻，起獨居異國之感。今者天空海闊，濤色澎湃，「霍斯頭」似無錫黿頭渚，「愛爾蘭之目」似小箕山，則愛爾蘭海可似區具，以此山水島嶼，湊成一幅狀如太湖之圖畫，數萬里外，隻身遇此境地，能無鄉國之感。

◆ ◆ ◆



圖說　〔上〕都伯靈愛爾蘭銀行及格林學校
景明　〔下〕都伯靈郵政總局

美軍在朝鮮

碧溪譯

本文為美陸軍中將霍治著。霍治將軍於沖繩島一役中任第二十四軍團團長，日本投降後，即由麥克阿瑟將軍派往朝鮮任美國佔領軍司令長官。

哥侖布發見美洲之前百年，朝鮮人在印刷上為世界之領導。他們是用金屬活字的第一民族。

他們遠在那時以前，從中國學得寫字法，後來對這寫字法大加改善，那是用一種簡單字母代替原有的複雜式。這種簡單化的字母書寫法首先行於遠東。

朝鮮人雖有這種已歷數世紀的學術背景，但在翻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間開羅協定中關於他們的國家一段時，却感覺困難。

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在那歷史性的大會中商討解放被日本奴役的民族事件時，同意朝鮮「在相當期內」應自由而獨立。

即在我們的語文中，「在相當期內」一詞也作無定期的解釋，而在朝鮮的語文中這一詞却絕難翻譯。這可以譯為「在數日中，」「在數星期中，」「在數年中，」或「在數十年中。」

此中伏有一種重大的誘惑，朝鮮人自然依有利於已的方法翻譯，大都譯為「在數日中。」

但有一點，朝鮮人都貫澈同意的。他們全要獨立。日人對朝鮮統御、朘削、壓制了四十餘年，徒然增加朝鮮人求自由的志願。每一朝鮮人自兒童時代即受爭取獨立的教訓。他們希望在不過遠的時期中能夠有自由獨立統一的國家。

緯線三十八度分朝鮮為二

我在勝利日後不足一個月率領美國第二十四陸軍軍團開抵朝鮮。我的責任是接受朝鮮南部日軍的投降，繳收他們的武裝，並在緯線三十八度以下建設朝鮮有秩序的政府，——那區域包括漢城首都在內，約及美國印第亞那州大小。

緯線三十八度以上——一條武斷劃定的分界線——的土地由蘇聯佔領軍管理。這一地區較南部為大，約及美國路易西亞那州的大小。

緯線三十八度並非天然的界線，通過河道和水流八十五條以上。蘇聯管理的區域北面幾正臨鴨綠江，南面達朝鮮海峽。朝鮮的煤礦和重工業——鋼、鐵、鋁、鎢、化學品，和人造肥料，——大半都在這一區域內，全國大部分的水力也經在區內發展。

美國所管理的區域以農業為主要利源，全國所賴以生活的米糧和其他食品，大部分產於其中。此外尚有若干煤礦、紙廠、織廠、和與此有關的工業。

朝鮮今日依照分治，這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造成朝鮮人不能忍耐的一



漢城警察一名幫助男孩一人穿日兵所棄下的軍服

種局勢。朝鮮的前途今尚恍惚不定。當我寫此文時，我正在華盛頓檢討朝鮮的局勢。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回抵美國，別離美國已將近五年。

無論儲待朝鮮者將爲何物，無論在我歸來後朝鮮已有何種變化，我知道在我駐在朝鮮最先十七個月不斷的服務時期中，美國外交史上已寫成常使我留戀不忘的一章。

我們由俄人方面接受日人

我的最先目的之一，乃繳收日軍的武裝，使日人退出朝鮮南部，並將被日人挾往日本和太平洋其他區域的朝鮮人運回他們的祖國。我們認爲在一九四六年初已完成一件良好的工作，那時已將朝鮮的日本平民和兵士約七十五萬名遣送回國。

但不久有日籍難民數萬名從北部俄國區域越過緯線三十八度湧入我們的南境。俄國區域直至一九四六年末才稍稍着手遣送日人回國。

這些到達我們境內的難民，在步行經過長途後，飢困交迫，其中大半是老人和婦孺。另有若干軀體强健的日本男子由海道或由陸路越過山徑，潛入美國區域。自一九四六年五月起，由北部潛入南部的日人共約二十五萬名，他們的到臨在先却毫無消息。此外仍有少數日人不時溜入境內。他們全數都經運回日本。

在我們佔領之中，我們曾由日本中國和太平洋的各遠島運回朝鮮人一百二十餘萬名。此外尚有朝鮮人百萬以上由朝鮮北部和滿洲移入我們的區域。

我們的另一件工作是恢復朝鮮的經濟，和担保糧食的供給。朝鮮全國曾受日人的搜括，困苦不堪。一般人以爲朝鮮是東方一隻好飯碗，其實不然。這是因爲日人曾將大批米糧由朝鮮運出的原故。他們從朝鮮人口邊奪下白米，而另由滿洲運相等數量的大麥和玉蜀黍充朝鮮人的代食品。今日我們的區域已無白米運出，並且運入五穀，以防發生饑患。

朝鮮今日最急需的物品之一爲肥料。許多田地已成瘠土，得到我們供給的肥料以後，豫料至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收穫的米糧可供朝鮮充分自給。朝鮮今日並無饑患，但上年若不是得到我們運入的糧食二十萬噸以上，無疑地將有許多人患營養不足之病。今年仍有糧食源源地運入。



朝鮮農村强壯的女子出門時，必背負孩子同行，頭上頂着棉花一籃，由本村經過崎嶇的山徑到達城中。

美國教士在朝鮮人之間已工作了許多年。戰爭終止後，美國的教會即協力濟助它們的朝鮮教會。在一九四六年的聖誕節，教會世界服務處曾以四千盒贈品運至朝鮮，散給兒童，其中有糖果、簡單的玩具、和溫暖的手套。許多受者——自三歲至十六歲的孤兒，和聾盲的男女童——在假期時受到最簡單的贈品，尚屬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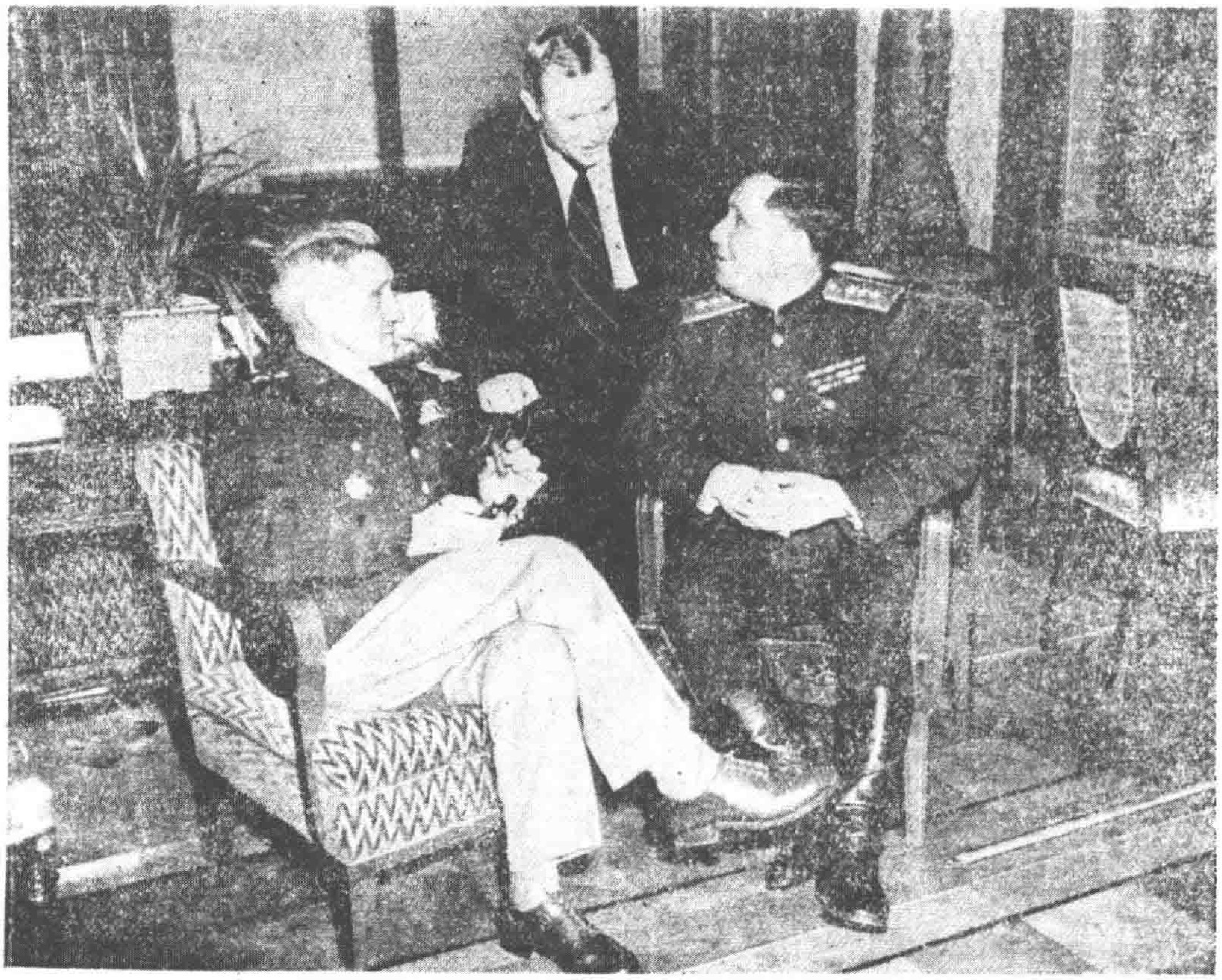
同一團體又運出維他命丸百餘萬粒，這對於吃簡單糧食營養不足的普通朝鮮人是很有益的，此外還有大批毯褥和繃帶。美政府也供給大量的醫藥品，以及生活和衛生上的急需品。

日人飛機場上建造新屋

在美國管理之下曾進行數種低價的造屋計劃，一方面使許多萬朝鮮人獲得工作，一方面使無家可歸者有棲身之所。第一種發展是在漢城附近前日人的飛機場上開始，而於上年十一月間由朝鮮美軍政府領袖納楅陸軍少將行落成禮。避難的農民都經安置在這些新屋中，並經給予小塊農田。其他計劃此後也全完成。

二億日元公共工程藉以救濟失業的計劃的一部分，乃是建築自漢城達東南釜山海港鎭長三百二十哩的公路。其中若干段築成堅硬的地面，大半是闊二十一呎鋪砂礫的頭等道路，中間有許多木橋和三和土橋。一切原料除鋼和三和土外，都是朝鮮出產的。

一九四六年最後四個月中朝鮮對外貿易每月平均的輸入值日金三千萬元，輸出值日金一千萬元。在我們的復興計劃下生產量已見增進，更



〔上圖〕駐朝鮮美軍司令長官霍治中將和蘇軍司令長官施蒂柯夫少將會談時之情狀，中立者爲繙譯官

多的朝鮮物品將運往世界各市場銷售。

〔註〕在戰爭之前，一日元在韓約值美金兩角三分。佔領朝鮮的美國陸軍曾規定每十五日元值美金一元。到了本年三月十一日，麥克阿瑟將軍宣布新兌率，凡在日本和朝鮮的美國陸軍員士和美國陸軍部的僱員都按每五十日元等於美金一元折兌。因爲通貨膨脹的原故，日元實際購買的價值已超過每百元合美金一元。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十四家紙廠已有三家開工製造。至一九四六年杪，各廠已將近達到產製的全部能力。在織造方面，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中，國營織廠共織成棉布約四百萬碼。

朝鮮的各礦雖須重行整頓，以消滅日人歧視的礦業慣例，但在一九四六年中南部每月的產量已逐步增高。一月份猶爲五千米突噸，到了十二月份已高至二萬五千米突噸。這是低等的白煤，用時須和外國運入或本國所產的瀝靑摻和，否則在工業上的用途是有限的。朝鮮不產高等焦煤。

日本在朝鮮的治理者儘先注意日人兒童的敎育。現在境內已無此類兒童，各學校的學生總數已比解放前增多百分之五十。假使有更多的學校，更多的敎科書，更多的敎員可以利用的話，這個百分率甚至還可增高，因爲朝鮮人渴嗜敎育，並很尊崇受過敎育的人。

關於此點有須說明者，雖然敵人僅許日人入學校求學，和入商界就職，可是朝鮮人都說同一的朝鮮語。受過敎育的朝鮮人都能寫讀朝鮮文，和日本文。朝鮮人雖經日人長久的努力使之日本化，却未成功，這是朝鮮人永不順從日本的許多明證之一。

朝鮮人自理法庭

今日朝鮮的司法機關全由朝鮮人主持，美國人僅充他們的顧問。這種制度進行很有效率。凡有背民主的訴訟手續的法律，全經取消，另有許多法律，爲迎合朝鮮人的需要和願望，會加以修正。

立法院的議員，一半是選舉的，一半是委任的，但目下依照普及選舉法律進行工作。我們希望立法院的議員將來完全出於選舉，一切要位的官員都能由立法院選舉或贊同之時。現在用半委



朝鮮女子製成美麗的耶誕節賀片，售給美兵，寄回本國。每套十張，售價日金十五元，但照現在日金的兌率，價須增加一倍。

任制，唯一的目的乃在保證它有廣大的基礎，而充分代表各種階級和各方民意。舊日朝鮮首領的間接選舉制，經過三步階段才選出最後的代表，現已不適合民主的需要。

朝鮮人大都抱粗野的個人主義，他們的思想和說話都爲自己而發，因此彼此之間常常意見歧異。但也必須記着的，自從我們到了朝鮮以後，他們首次才有使用現代民主自由的機會，他們的國家依緯線三十八度分治的可厭特點，更增加了思想的龐雜。

被委的立法院議員，中有女子四人。朝鮮的女子以前從未參與政治。但有極少的女子抱有泰西女子教育和自立的概念，現在這類女子數漸增多。將來朝鮮選舉法通過時，無疑的女子和男子都同有選舉權。

朝鮮女子數人盡力於國家事務，已有良好的成績。伊佛靈·高博士Dr.Evelyn Koh曾獲美國密執安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六年三月到美的朝鮮教育委員團，她是其中委員之一，現任全國公共衞生幸福部的婦女局局長。她的妹妹現任女子警察局局長。麻州荷爾約克的尼克松夫人（美籍）Helen B. Nixon代表軍政府任婦女局局長的顧問。她曾在紅十字會戰地隊中服務於三大陸，後乃辭職，以平民的資格担任現職。另有一美籍助理也異常出力。她是埃達·里浦曼女士Ida Lippmann，乃有經驗的社會工作者，兼密執安律師公會的會員。她不辭勞瘁，協助創立女子警察局，處置婦女和幼童犯法的案件。她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駐法的軍需團任文職僱員，一九四六年夏季放棄在底得律的律業，而就女子警察局顧問職。

朝鮮的政治困難雖未完全解決，但公民已忘却罷工、糧食問題、政治騷亂、和臨時發生的困惱，例如十月間漢城賽馬，朝鮮人觀者有三萬人之多，其他棒球賽和田徑賽等，觀者也很踴躍。

朝鮮對於美國佔領軍的每一兵士，足爲他的開闢傳統性的試驗。不善自處或渴求同情的青年駐在這個國家，是不適宜的。朝鮮人沒有行樂之處以供休假的美兵消遣。他們沒有電影院，也沒有藥房，能向買到一瓶麥芽牛奶，更沒有美兵意中的「娛樂」。

我們佔領的任務須將軍隊分播四處，因此有許多孤立的兵站。那裏的美兵全賴利用他的智能因時制宜，或創設一切。雖然處境枯燥乏味，而我們的兵士很能盡職，差不多全數都能應付現所存在的事實。

美兵都不許在朝鮮的餐館進餐，這有兩個原因：（一）朝鮮人的食品大都依東方式子煮得過熟，其中若干在不慣食者吃了易使胃中不安。（二）美兵在他們的食堂中，一切合於衞生和營養所需的食品都全備有。朝鮮人呢，却需要食品以供他們的餐館之用。這是主要的原因。我們配給的口糧比駐在本國的軍隊多出不少。但十八歲至二十歲的兵士仍以沒有冰箱儲藏食品，或到街頭的餐館吃些零食爲苦。

自十二月一日至三月一日三個月中，除南部海濱一帶外，天氣很冷，但乾燥而適於衞生，日光充足，或偶爾降雪。我們的軍隊若干在駐在各城以前的公署中，但仍嫌溫暖不足。青年的美兵叫他們多穿暖衣，很是難事，他們怕多穿了覺得累贅。但在多數區域中，他們駐在改造的日軍營房中，或駐在由美國運來的活動房屋建成的野營中。在日人統治朝鮮四十年中，一切值得一顧的建築，實際全供日人自己居住。日人（和朝鮮人）的任何建築中，斯汀的溫度高至約華氏五十度，他們已覺滿意。若要將溫度升至安舒的七十度，那便有炸毀鍋爐，或焚燬房屋之虞。

朝鮮的自來水足以一述的，僅有日人在漢城所造的自來水廠一所，而供他們自己需用。雖然供給全區相當滿意，但範圍是有限制的。各城朝鮮人所用的水，都用幫浦從自流井吸入三和土的水管中，按時啓閉龍

五八一〇七二

頭。幫浦的力量只能吸起少量之水，若是加强幫浦之力，水管便將炸破。每一日人每天只用水一加侖，美國人却需二十五加侖之多，所以我們必須加强自來水的機構，應付每天的需要。我們所用的飲水，全經濟濾，以防水中含有病菌。

熱水很是缺乏。在美國大多數的旅館中，你住在任何房間中隨時能將熱水龍頭一旋，熱水立刻滾滾地流出。朝鮮却不是這麼，所以我們必須自裝煮水機。還有一點，我們曾帶來電氣烘麵包器、電氣剃刀、以及其他電氣用品，而電流却不足供諸般之用。這是每一美兵所感覺不快的。他們在本國中都用慣了熱力、自來水、電力，並可儘量需用，難怪他們到了朝鮮要覺得不方便了。

女郎不敢約會美兵

更使青年美兵惶惑不解的，他在街中見到任何伶俐穩重的小女郎，不能和她約期相會。這些女郎都非常動人，非常溫和，談話時都目光下垂，而具謙遜的神態。她們願意在美國少年中結識朋友，因爲美國健兒都很歡迎她們，尊敬她們，可是朝鮮的舊習却不許有這種情事。

許多朝鮮女郎必至在結婚之日才能和她們的丈夫會面。高級家庭中的女郎在結婚以前深居閨中，不和外界接觸。結婚以後，她們出外旅行時，必和家屬或女同伴同行。

美國少年遇見她們時，竭力誇讚她們，取悅她們。她們對於少年們所贈送的美國美味條糖，自然很感興味。可是朝鮮女郎無一敢和美兵偕行，倘若和一兵在街中同行了數十步，便不免要受家庭痛責。她甚至不許和本國的男子約期相會。女郎有違規和美兵約期相會的，家庭中只責怪女郎，却不和美兵爲難，因爲她是應該知道自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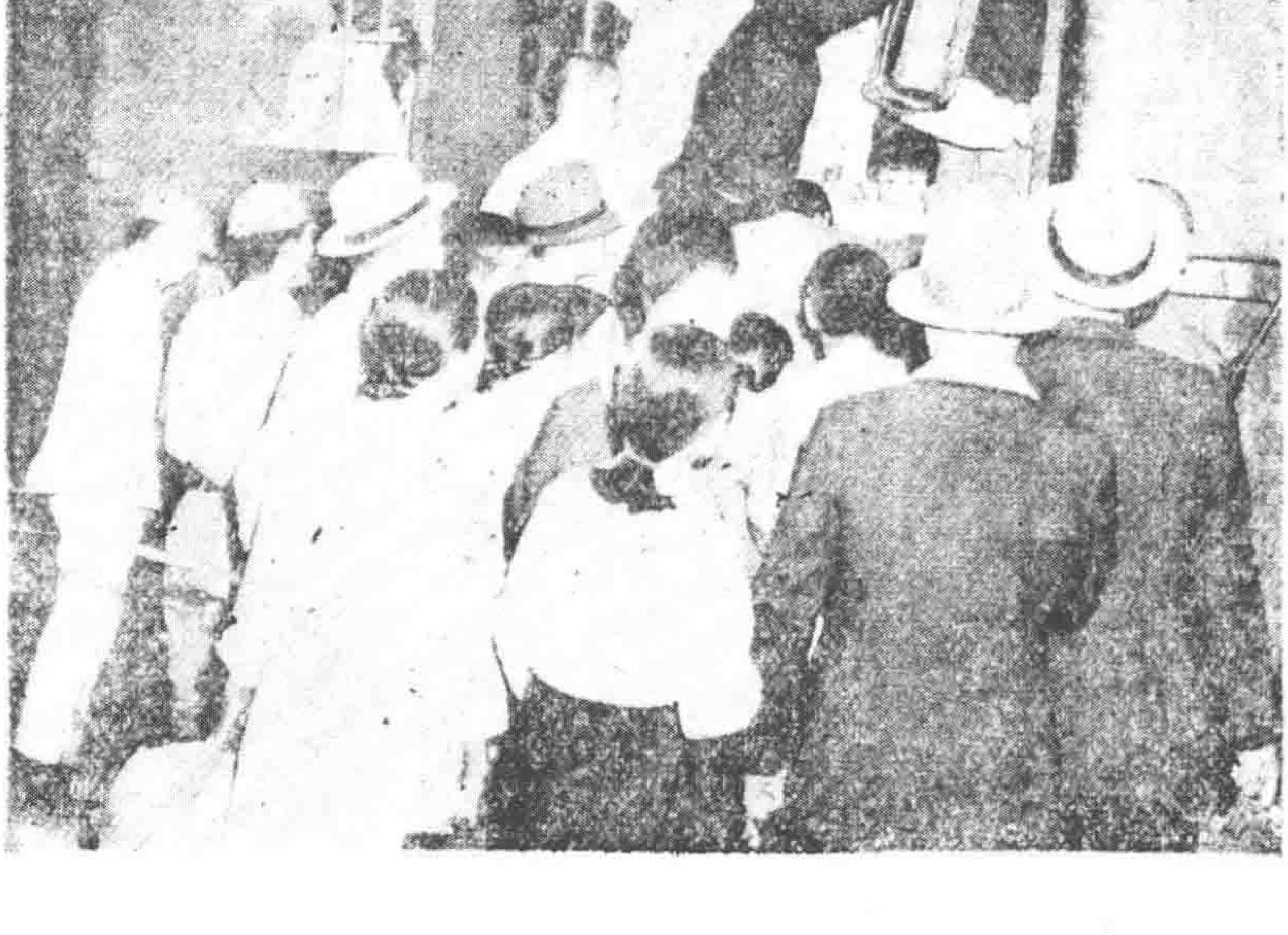
美軍在朝鮮的境況

甚至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的冬季中，我們所能利用的熱力很少。但我們駐在朝鮮的軍隊患病的常比本國的軍隊爲少。最近有大批不服水土未受磨練的新兵開到後，青年的傳染病稍見增多，致使軍中的病率暫時高出於平時，但仍舊未比整個陸軍的平均率爲高。

每一兵士都有豐富的食品，充備的冬夏服裝，所領的軍毯，也足够有餘。每一單位都有各種運動的設備，如排球、棒球、籃球等等。兵士愛行獵的，如處在獵人的天堂中。至於冰淇淋、花生、糖果、都很豐足的。

以前供兵士用的影片，那口徑並不出色，還是因爲大部分的放映電影設備都是十六米厘的。這樣的尺度難以放映頭等的影片。現在我們在駐軍較大的區域中已有四架三十五米厘的新放映機，不久還將增多八架。我們在外境的支隊今仍需較小的放映機一百七十餘架。

在我回到華盛頓之前，我們曾在一月間放映一張頭等影片。這張影片於十一月間在紐約初次放映，足徵我們的兵士還比美國許多城市中人見到爲早。此外我們時常在朝鮮的大路上放映美國佔領軍的電影。



朝鮮人爭登火車之情狀

我們並開辦訓練學校多所，儘速訓練敎練人才。機匠、電匠、廚司、餅司、保持冰箱人的學校，以及信號學校，現正在經營中。這都是在敎育性學校以爲情報和敎育計劃的一部分以外的措施。

美兵在朝鮮履行巡視職務時，當然是一種絕妙無比的機會，而可因此考察東方一個人所罕知的古國，和它人民的狀況。朝鮮的文明至少發源於三千年前，恐尚更遠於此。朝鮮的天文家在耶穌之前一百年已由天文臺觀察星辰。日本所盜取的中國文化，多經過朝鮮…至它本國。除美國外，朝鮮是世界上擊敗日本的唯一國家，那是在一五九八年中。朝鮮會在低舷鐵甲艦出世以前二百五十年造成鐵甲戰船，用以擊敗日軍。

行獵趣事

朝鮮多風景壯美的山地，並比較富於礦產，——金、銀、銅、鉛、尤以在緯線三十八度以北爲多。它是亞洲大陸的一個半島，東南角伸出之處，距離日本主要諸島不足一百十哩。

時間許可時，我的主要消遣是行獵，——並非獵取深伏在山中險要處的虎豹，却是獵取野雞，偶爾也獵取水禽。我常偕我的參謀一員由漢城出發，旅行五十至七十哩，作行獵的遠征。我利用這個機會考察朝鮮農民的生活，和他們的需要。

我非遇到一羣兒童，不能在鄉村中留連多時。這些朝鮮男女兒童不怕兵士，和我以前所見的任何兒童同樣惹人憐愛。我和他們在一起時，非常愉快。他們在游戲中和美國的兒童相近。我所到過的東方各區，沒有兒童更比他們富於趣味的精神。

我在這些漫遊中從不佩帶職位的任何飾品，——時常戴一頂兵士的冬令便帽，穿一件行獵的大衣。我的幼年同伴不認識我是誰。但在某天下午，我在行獵後作短時休息中偶不留神，將便帽除下。一個眼光銳利的小兒因爲曾在他的課室中見過我的照片，頓時認識我。

「霍治！」他大喊着，並用盡他兩條小腿的氣力跑去。但是他並非因爲驚懼而才如此。不一會兒，他又回來，後面跟着一羣孩子。

「霍治！」他們一齊興奮地喊着。我和這一羣跟隨身旁可愛的兒童盤桓了整個下午，直到愈聚愈多時，我便坐我的吉普車駛往另一區域。

揚基和俄兵相會之處

美國和俄國管理區域的司令長官的關係，曾有新聞上的價值，已不止一次。兩區域間小磨擦時，常見於新聞電報。但武斷劃定的緯線三十八度的界線，這一有趣的惡作劇，却未受人多大的注意。

在朝鮮西面有一海灣，向北展至界線以外，因此界線通過海灣，而將俄與（譯音）半島的土地割掉約三百七十五方哩劃入美國區域之中，雖然這一方面的土地已被水割斷。我們當然須派支隊駐紮在這半島上，可是運送軍需的唯一便利途徑，乃由貨車運輸隊由陸路繞海灣的北端，而經過俄國區域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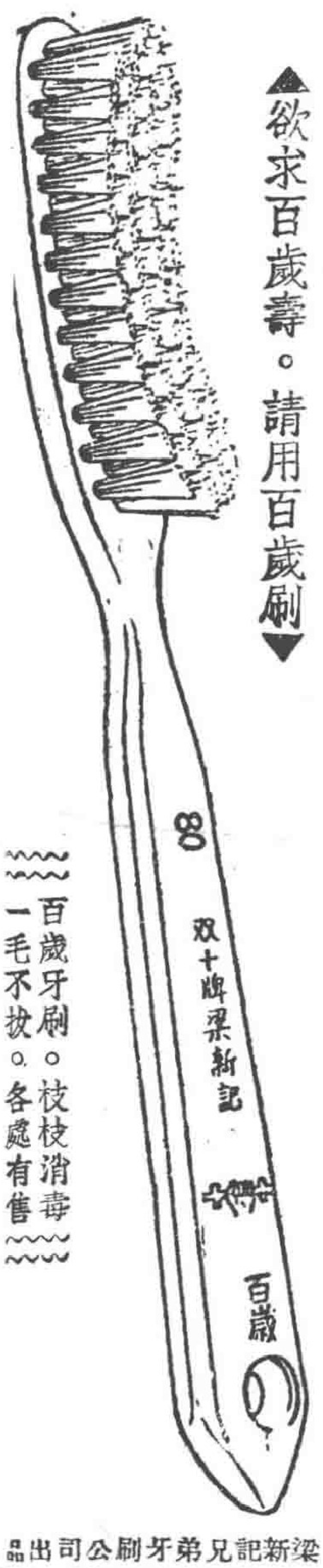
我們的兵士在這裏和俄國兵士直接接觸。彼此相對，極其和善，並成友好。但去年秋季我忽接到俄國司令長官有趣的來文，請我命部下的兵士停止和他的兵士交好，他怨美國兵士破壞蘇聯兵士的紀律，並損害他們的士氣。

俄國兵士逐字遵守命令

俄國兵士解釋命令的文字，不許通融。他們必須逐字遵守命令，絲毫不能離失意義。我們鼓勵兵士善用想像力、決斷力、和發展責任心，而俄國却不許通融一些兒。甚至軍官使用主張權，也有驚人的限制。

某天美國貨車司機人之一由俄與半島歸來之前，見道旁有木板數塊，以爲可供他自己製作若干小器械之用，便拾起丟在他的貨車上。一個守望的俄國兵士看見了，上前干涉，不許將木板移出俄國區域，並當場責備我們的兵士剝奪俄與半島的重要原料！

朝鮮和它的友人現都等待南北聯合的一日，那末，獨立統一的國家便能出現。那日到臨之時，我們覺得應該示明朝鮮人如何能在民主制度下獲得進步，而在世界上佔正當的地位。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薰風吹起了 美國的旅行潮

李滋孟

一到每年五六月間，活潑好動的美國人，沒有不想出外旅行的。從物質的條件來說，美國的交通事業，其發展的程度，可說爲全世界各國之冠，而戰後國民經濟能力的恢復，也以薩姆叔叔爲最快，因之一九四七年夏季的美國旅行高潮，從各方面看起來，燦爛光輝，將爲戰事結束以來所未之前有。

美國人受了戰事影響，前昨兩年裏足不出國門，就是本土遊覽事業，亦因格於種種限制，一切遠非昔比。今年環境轉變，無論國內國外，交通工具以及旅行上的接待設備，逐漸恢復原狀，雖然和戰前比較，相去還遠，但在具有旅行饑餓感的美國人看起來，無異大旱之後，來了一陣急雨，頓覺煩渴盡解，決不像戰前的還要多所苛求。在這樣饑者易爲食的情況下，若干倖運兒，自然聞風而起，趨之若騖了。

及時行樂全體動員

今年，美國人出去玩兒的地方眞多。雖然事實上船舶還是感着缺乏，而若干國家對於招待外來遊客，在交通食宿方面多少有些限制，不過大體上已能容納較小限度的遊覽者，使他們有賓至如歸之樂。若是就近賞遊的話，北美洲大門洞開，鵠候嘉賓蒞止。加拿大與墨西哥都渴望着美國遊客源源光降。百慕大和西印度羣島，看看似乎遙遠，坐飛機其實很近，也期待着分嘗遊客們的杯羹哩。中美和南美各國早把歡迎外客的旗幟扯懸起來，所惜船舶運輸尚未暢通，只好先招攬些航空遊客，彌補缺憾。

美國國富民强，處處先人一着，在她廣大的地域上面，到處可使遊客們感覺溫暖，感覺舒適，無論地上空中，交通網完備精密，無遠弗屆。全國公路有若蛛網，氣候隨區域之不同而轉變，四時景色幻變無常，堪稱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去處可與她匹敵，耳目之所接觸者，無非充滿着蓬勃的氣象，和建設性的感覺。所謂泱泱大國，自可當之而無愧焉。

季春初夏正是戶外生活的始期，多多少少男女老幼，杖履襆被，結伴旅行。整千累萬的汽車，多數是新型裝置，掛着各州各市的車照，騁馳來往於綿亙數千百英里的公路上，轂擊肩摩，風馳電掣，凡是風景地區，名勝所在，像著名的國家公園等，沒有一處不是車馬載道，遊踵爲接。

各鐵路公司早就計劃開展夏季的遊覽行旅運輸，不幸造車公司未能如期將訂造的新型車廂交貨，此舉未免大受打擊，可是從各方面訂購火車座位的數量來看，假期遊覽者需要鐵道運輸，還是非常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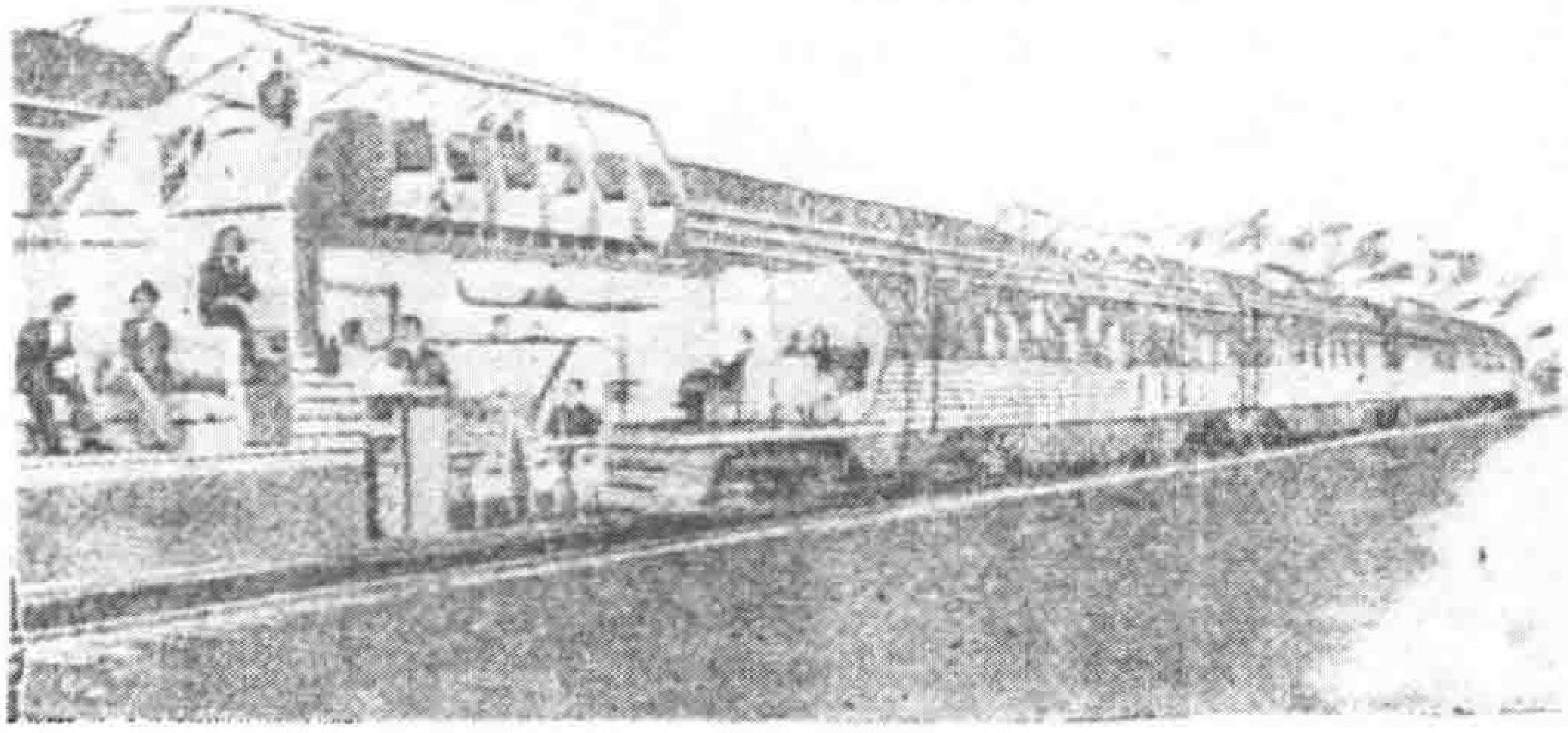
與鐵道抱着同樣希望的爲航空公司，他們也預計着航空乘客的激增。各公司爲營業上競爭起見，

從美航空公司巨型機飛遠東



不惜投以巨資，訂造最新型的客運飛機，尤其在安全與舒適二者之上，三致其意。航空公司方面深知欲求營業的開展，必先使多數旅客們了解航空行旅的各種長處，這倒不得不在事先下些工夫，他們今夏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打動旅客們的心，叫他們不要躊躇不決，直截了當的「白日飛昇」，以了旅行心願。

海上交通的船舶今年最感缺乏，假如戰前所有的巨船客船可以掃數運用的話，可以担保在一夜之間，所有艙位訂售一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大有易求無價寶，難買輪船票之感，差不多所有靠甲板的外艙位，早在幾個月之前，訂購一空。除了紅運高照的少數旅客。今夏有福氣得以暢遊歐洲外，其餘的旅客，雖然有少數客船可資應用，為數實在太少，對於歐遊之舉，只得俟諸來年了。



萬國旅行展覽會

一九四七年萬國旅行展覽會，已於五月中旬在紐約大中央宮舉行，這種展覽會，在紐約自一九三三年以來還是第一次呢。它的目標在告訴參觀者，今年的各地旅行事業作何狀況，一方面是提倡遊覽，一方面又是灌輸旅行知識。所有整個美國，大部份歐洲，和拉丁美洲各遊覽地區的一切情況，像地勢名勝，交通食宿，民情特產等等，無不介紹詳盡。旅行大衆在會場裏，可以看到戰後陸海空交通運輸的概況，因而決定適合於每個人預算旅行的計劃。

歐洲有七個國家在會場裏展覽，和供給各種參考資料。那是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西班牙、荷蘭和巨哥斯拉維亞。參加這次旅行展覽會的單位，一共有一百多個，包括十三個外國政府，十個聯邦州，和許多家鐵路、輪船、航空、及公共汽車公司。此外還有各旅行社，旅行出版者，以及旅館等也同時參加。國家方面，除了上述的英法等國外，還有澳洲、墨西哥、巴拿瑪、海地、厄瓜多爾、和多米尼加民主國家等。

會場裏陳列着各種交通工具的模型、照片等，通用汽車公司陳列一具五十一呎長，用第塞爾引擎發動的「明日的火車」新模型。美國和其他國家著名的輪船公司，都陳列着輪船模型和照片。最新式的陶格拉斯式DC六運輸機的模型也陳列着以供衆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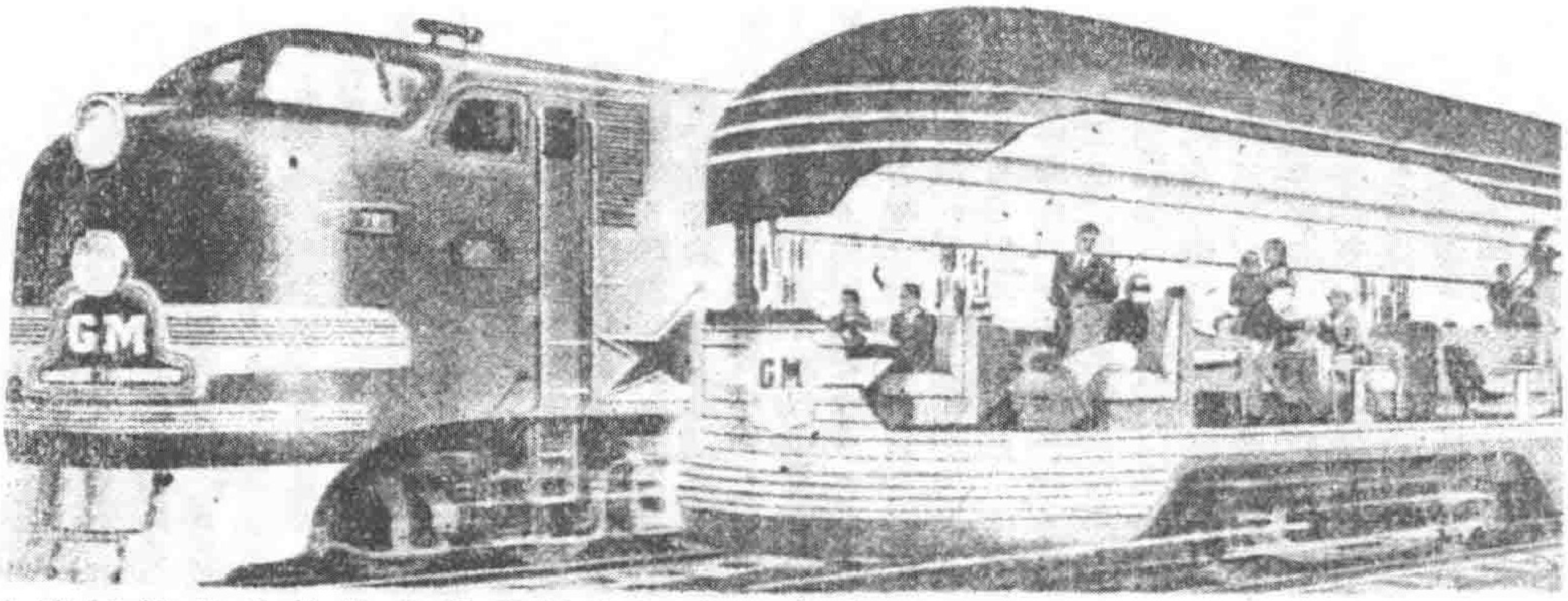
著名的幾家旅行社和導游機關，都設有櫃台，派有專員向羣衆分送關於遊覽的小冊子，並當場講解遊程，計算費用，和解答各種問題。參加展覽的各國政府也各派有專人，在場指點和解釋。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的六天會期中，每天都有一個特殊節目，表演着那一天特定的物產、運輸、風景、音樂、和風族等，每天各不相同，趣味殊為濃厚。譬如第一天為美國日，第二天為拉丁美洲日等，花樣各不相同。展覽會中最引人的一個節目，便是娛樂和歌唱，把各地的風土曲，以及服裝生活等情狀，用最生動的手法，予參觀者以欣賞的機會。譬如歌唱跳舞，無一不逗人歡笑。參加這種節目的國家，為美國、拉丁美洲、法蘭西、西班牙、東歐各國和夏威夷等。每一個節目的時間大約為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

除了上述生動的表演外，展覽會中又有環球旅行一個項目。那是利用二十本五彩有聲的電影片，把各地名勝風景，生活情狀，映在銀幕之上，觀者無異週遊全世界一番，極盡耳聽目濡之樂。電影片所介紹的為華盛頓、中部各州、西部和遠西部、阿拉斯加、坎拿大、墨西哥、中南美洲、愛爾蘭、英國和法國。開映影片的地方為一個特建的戲院，每一節目時間為五十分鐘至一小時，還是每天開映的，並免費任遊客觀看。

這個旅行展覽會還有一個重大的意義，就是要從各方面使參觀者明白，每當一個遊客在旅行上花去的金錢，簡接和直接可以促進國內的經濟建設，和增強國外貿易。單以美國一處而論，旅行事業中的僱員共計二、五〇〇、〇〇〇人。預計羣衆所消費於旅行方面的金錢將達一百億美元，而其中二十億萬元則將花於國外。

歐洲各國都希望吸引美國遊客，一方面可以增裕國庫收入，一方面又可解決民生問題。所以今年各國都想盡方法，以為號召。而反過來說，歐洲各國把美國人的金錢拿了去之後，一轉瞬間，他們又回轉頭來，向美國訂購輸出品，所以歸根結底，美國人化了錢，還是能獲得日後益處。無怪會場中各個非營業而帶有教育性質的機關，都把這種經濟上循環交流的原理



美國新式的二層樓火車

，灌輸到羣衆的頭腦裏去呢。

航空旅行前途樂觀

去年冬天，美國各航空公司的營業未見得十分發達，因之收入也未免遜色。今年夏天，他們展望前途，覺得希望無窮，深信旅客們對於飛機，必將趨之若鶩。其他各國的航空公司雖多數爲政府所支持，賺錢蝕本，可以不十分着急，但也都希望做些好買賣。歸納起來說，各家航空公司都覺得前途非常樂觀，但看預期訂購飛機票的人爭先恐後，惟恐向隅，可爲明證。

搭乘飛機的旅客們，在事先渴欲解決的有下列數個問題：（一）我可以飛航到什麽地方去？（二）航空飛機票價如何？（三）飛航的時間多久？（四）航空的安全程度又如何？此外已經搭乘過飛機的旅客們，又希望知道，眼前有多少新型飛機加入服務，公司方面對於空中和地面的各種設備，改進到如何程度。

對於上面第一個問題的解答是，你可以搭乘飛機往世界任何地區。在西半球你可以從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美國泛美航空公司已經宣佈，南美若干航空線的票價，今夏決予以減低。往百慕大、巴哈瑪、古巴、和波托利科，都有經常的航客機班，如要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去，航空旅行又近在咫尺了。

美國旅客如往歐洲旅行，他可以選擇三家懸掛美國旗的航空公司——美國海外航空線，TWA線，和泛美航空線——五家至六家的外國航空公司——英國海外航空線，法蘭西航空線，加拿大線，荷蘭皇家航空線（KLM）那干的那維亞航空線，和將在今夏成立的比利時國家航空線。

從大體上講，各線的票價與去年大致相仿，可能混籠統的酌減少許。飛機票價本來和頭等火車票價或輪船票價不相上下，有些地方票價還可以稍爲便宜些呢。至於各線航空的飛航時間，不是大大的縮短，便是稍爲減少些，這要看改用高速度新型飛機之多寡而定了。

搭趁飛機安全第一

欲求航空旅行得以賡續存在，安全的因素實居首要。從航空史上看起來，今日的新型飛機，其安全的程度遠較過去爲甚。輔助空航駕駛的方法，不時求其進步，空中和地面上服務員的訓練，其水準也刻刻在提高中。今年大西洋海面上十三處新氣象報告站，陸續可以開始服務，所以一九四七年中的航空天氣報告將格外完備了。

現在我們來看，各航空公司將有若何新的貢獻。第一，在今年夏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架陶格拉斯DC六新型巨機，開始在美國本土和國際方面航行。DC六式飛機爲陶格拉斯公司所造，機件可靠，運用經濟，最合於商業用途。在外形上看，和DC四式差不多，可是體積偉大，速度增進，改良的地方極多。所以飛航舒適，又能上翔極高。每小時速率可在三百英里之上。

最新型的洛基星座式飛機，今年夏天也將加入服務，無論引擎艙位和形式方面都已加以改進，舒適快速，安全穩妥，每小時航程亦能超越三百英里。四引擎的巨型雲飛式波音飛機，今夏恐時間關係，將不及參加飛航。這飛機形式之巨，速率之高，爲任何商用飛機所不及。白天飛航時可搭客五十二人，晚上備有二十六個客人的舖位。

飛機上所有的服務精神，今後將一仍其舊。航空公司爲使乘客格外舒適及滿意起見，訓練各式人員，無不竭盡心智，不但想把戰前的種種服務標準，完全恢復，還要進一步使其改善。飛機上的飲食，自戰事結束以來，已大加革新，現在仍在精益求精之中。

飛行場上的設備，雖在外表上尚看不見顯著的改革，但是其服務精神，和種種爲便利旅客的設備，都保持着最高水準。總之，各航空公司都知道，假如能使每個航空旅客感覺滿意的話，那末每一個顧客都是他們最好的宣傳員

和推銷員了。

火車客票預售一空

春末夏初，美國各鐵路營業大見旺盛，旅客們往極西部和國家公園遊覽的，都爭先預訂客票，以免臨時向隅。據各鐵路公司統計，向公司方面問訊和預訂客票的，其數量較之去年同時期，已見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各鐵路公司眼見得今年夏季，在客運方面將大見增進，早就計劃增加新型客車，和擴展原有票額，無如造車公司格於種種困難，未能依期交付定貨，因之新型客車的實際可供運用者，其數量將較預期的大爲減少。目下各鐵道公司的客車雖非最新型的，但亦係戰後的新車，在走勢、速率、和舒適方面均見上乘。至於時間之節省，服務之週到，尤見進步。

譬如最著的，如大北鐵道公司的「建國」號火車。自支加哥至西雅圖，行駛時間只有四十五小時。全部客車和臥車都是道地的標準普爾門新型車，無論白晝乘坐，晚上休息，令人感覺異常舒適滿意。至於行程時間更爲經濟，旅客們在星期五晚上從紐約出發，下星期一早上八時便可安抵西雅圖。客車中改良的特徵頗多，像車座後面裝有一個擱脚，乘客把它放下來後，便可很舒適的橫躺在椅上，渾身筋骨鬆弛，疲勞盡去。

各線火車中最大的革新爲臥車設備，老式的所謂睡舖，逐漸淘汰，改爲單人式雙人式的睡房，具有眞正舒適的床舖，和家庭或旅館中者相仿。至於更華麗的設備，則有私人套間，明窗淨几，寬暢幽靜，而取費亦並不最貴。

鐵道公司爲發展今夏火車旅行起見，新創一種火車旅行信用制，各種費用，每月結賬，並不預收，這樣對於旅行的大衆們，眞是一個新的貢獻。實行這種信用放賬制的，已有四十五家鐵道公司。凡是正當旅客具有信用證明者，可以向支加哥中央代理處申請一張信用卡。憑證在各鐵路線旅行，可以購車票付行李費，甚至在飯車裏亦可通用。如此，凡執有火車旅行信用證者，在長途旅行期中，萬一缺乏旅費，亦可憑證記賬旅行，不致中途折返了。

在服務精神方面，若干鐵道公司新訂章程，澈底取銷小賬的陋規。旅客們除了付給票價餐費等外，其他可以無需額外支出，旅客便利良多。

包括一切費用在內的定期行程客票，今夏最爲旅客們所歡迎。所惜公司方面因限於設備未能儘量吸取旅客。各公司爲旅客們設計的長短行程種類繁多，像紐海溫鐵路行程即多至五十種，票價最高爲五十九元五角美金，最低七元七角五分。遊覽黃石國家公園的三天行程票價，仍爲原價四十二元五角美金。

樓層火車一大革新

今年夏季，美國的旅行大衆得見一種最新型的火車，由兩家著名的廠家設計所造。這種新型客車稱之謂「明日的火車」，內部寬暢，設備週到，華美舒適，開火車旅行的新紀元。這次在紐約舉行的「萬國旅行展覽會」中，已經把四節這種新型火車模型陳列起來，以供大衆參觀。

所謂新型客車的唯一最大革新，就是這火車的內部有扶梯，乘客可以上昇到車頂突出部份的車廂中。那裏據高臨下，別有趣味，而這車廂的建造與別處又屬不同，所有車頂及四週都是玻璃，坐在中間，可以左右瞭望，瀏覽風景，因車頂作半拱圓形，因有「明穹」之稱。

這種新型火車，爲通用汽車公司和普爾門標準造車公司，兩相合作計劃的產品。所謂「明穹」式的眺覽車，計長三十二呎，乘客坐在上面，凌空遠眺，風生兩腋。另有一種餐車也是設在車頂上的，乘客一面進膳，一面遊目騁懷，覽賞四週風景，別饒奇趣。設計者美其名曰「屋頂花園餐車」，可謂名符其實了。

新車係用第塞爾引擎電氣發動者，輕快穩妥，得未曾有。四節一列車中包括餐車，眺覽車，臥車和咖啡座車等，坐位舒適，色調和諧，令人心曠神怡。從六月起，這新車開往各大城市展覽，觀者無不贊美，嘆爲前所未有。

輪船艙位供不應求

自從去年夏季以來，海上旅行的種種設備，已大見改進。但是因爲許多美國人想到歐洲去遊覽，輪船客票求過於供。雖然加入服務的輪船日多一日，而各輪船的票子，大半已經被訂購到八月份，後至者休想有機會去旅行。據統計要購客票的人數，竟然超過輪船艙位的十倍，而某一家紐約輪船公司，在一星期中居然有四千個旅客陸續去訂艙位，營業鼎盛，可見一斑。

來往歐美間的渡洋巨船，目下自以英美兩國的輪船爲首屈一指。美國合衆航線的「阿美利加號」自去年十一月起行駛大西洋以來，每開航一次可搭載乘客一千零五十人，噸位爲二六，四五四噸，設備完全，行駛迅速，爲美國船舶行駛於北大西洋海面上數一數二的大船。今後幾個月中，除了這「阿美利加」外，事實上尚不會有新船加入行駛，「華盛噸」號本爲「阿美利加」的姊妹船，現正從戰時運輸艦隊中解放出來，恢復原狀，加以改裝，大約不久亦可編入「華麗」載客船隊之中。

行駛北大西洋的英國船，比較美國的要多

五八一〇七八

、「伊利莎白王后」號，每兩星期來往於紐約及歐洲間，載客四，五〇〇人。根納白星輪船公司的「毛利泰尼亞」號，近亦加入大西洋航線，與「伊利莎白王后」號同樣服務，可以載客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此外「瑪麗王后」號和「勃立坦尼克」號今秋亦將恢復航行。最近在建造中者，尚有「密提阿」和「安息」號兩艘，均係客貨聯合船，大約在年底之前，即可開航。

荷蘭方面亦有客運輪船三艘，行駛北大西洋海面，那是「維達姆」號可搭客五百五十人，「威思脫達姆」號和「奴達姆」號各可載客一百六十人。此外尚有一巨型新輪「紐阿姆斯脫達姆」號，載重三萬六千噸，大約本年十一月間可以下水，能載客一千人以上。斯干的那維亞、挪威、波蘭、意大利等各國也都有新輪參加航行，故今夏海上運輸方面，其情形將比較去年爲佳。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之「波克」和「門羅」兩總統號，今已加入環球航班，出售船票按照地區取「配給」制度。在今年夏季之末，另有「克利扶總統」及「威爾遜總統」兩巨船，均將參加遠東航線。每輪的載重爲二萬三千噸，各可搭客五百五十二人。

長途汽車的新面目

從前大家認爲搭乘長途公共汽車，爲一樁無可奈何的苦事。許多人擠在一條狹弄似的車廂內，坐位既不舒服，空氣更不流暢。加以長途跋涉，顚簸爲苦，一程長途搭乘下來，筋疲力盡，那裏還有精神去遊山玩水呢。可是時代進步，物質文明，這些情形，目下早已一歸而空。今日的美國長途公共汽車，無論在構造，在設備，在速率方面，都大加改革。尤其是今夏，各著名長途公共汽車，爲吸引旅客，拓展營業起見，更不惜大量置備新型車輛，在陸地旅行上和火車爭一日之長呢。

預計各大長途汽車公司，在今後爲改進設備，增强服務起見，其所費的金錢將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鉅。這是包括新型車輛之添置，沿途停靠站，及旅客休息處的改進等等項目。關於長途汽車的設備方面，像來往無線電話交通，酒排小食櫃，空氣自動調節，和新型活動坐位等。對於旅客方面，則公司爲他們所設計的「限費長短程旅行」，尤爲大衆所賞識。

就費用方面講，長途公共汽車所取的代價，可說爲各種交通工具中之最低廉者。因之大家在求過於供的情況下，各線都頗擁擠。當然各公司有鑒於此，早就向車廠訂造大批新車，以應需要，可是由於工人的罷工，材料的缺乏，正像火車一樣，往往愆期交貨，甚至一再拖延，還是交不出東西來。因之長途公共汽車公司方面，深信要求工具充份，服務週到，至少還要兩年工夫哩。

長途汽車的勁敵爲火車，這是大家知道的。爲求競爭起見，凡是火車上給予旅客的舒適，長途汽車也無時無刻不在搜求之中。由於這個原則的確定，戰後新型長途公共汽車在設備方面就以旅客爲對象，一切的一切，都以使得顧主們的滿意爲目標。新型車的唯一革新爲裝置空氣調節器，不論車外溫度如何高低，車廂內總是保持着相當與人體有益的溫度，而且燥溼均勻，空氣淸潔，決不致使乘客們有頭昏腦脹之苦。

公共汽車中的坐位一律加以改裝，具有高低傾斜四種不同的角度，可以隨着各人所需而自爲校正。至於座墊之深厚輭適，而富有彈力性，那更不在話下。手臂有靠，雙脚亦有墊靠，給予坐客以意外的舒服。以前長途汽車的坐位大致爲四十一座，如今爲求舒適以便多留出空隙起見，已減少坐位爲三十七或三十九個。由於坐位的寬暢，靠背的活絡裝置，旅客們簡直可以直躺仰臥，在朦朧睡鄉之中，汽車直奔前程，毫無顚簸的感覺，及至瞌睡醒來，精神百倍，儘量可以欣賞山水，領略風物，其快樂爲如何，不言可喻了。

其他細微的地方，亦均爲旅客着想，包羅無遺。像通用汽車公司爲格雷康長途汽車公司所造的一批「銀面」號新車，每個座位上面均有特殊裝置的小燈，旅客可以很舒服的觀看書報。座位兩旁的窗孔，較原有的加闊多多，以便眺望窗外風景。玻璃窗的玻璃可以隔除外來的熱力不使侵入車廂，太亮的光亮也能使之柔和不會直射人眼。蓋以空氣調節器的裝置，即在炎夏嚴冬，車內却有春秋佳日之感。通用所造的這批新車共有一千五百輛之多，代價爲三七，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若干華麗裝置的長途汽車，不但備具上述的各種新型設備，在車廂內還設有休息室和酒排式的小食櫃，隨時有山明治、糕點、糖果、冷飲、冰水等供客應用。如此本來在沿途小站要停靠，以便客人下車進食或休息的，就可以一路直駛，中間不必多費停頓的時間了。爲了裝置這餐間和洗盥室等起見，車廂內的座位又不得不予以減少。譬如原來裝有三十七只座位的，至此就要減爲三十二只。車中並有侍應員一名，隨車照料，客人們如有所需，無不竭誠答復。要是你再嫌坐位不舒適的話，你可以叫他爲你取一個輭的枕頭式墊子來，並不要你多費一文呢。

湘西沅水風情

蘇仲湘

往往在離開某地之後，人才猛然一旦拍桌道，「眼前的圖畫豈不就是往日見過的山水麼？」而在記憶中，便驟然奔赴起過去漫不經心的千山萬壑，待你點首嗟嘆，追念前塵時已不知此生是否能有第二次領略的機會了，人就是這麼自尋苦惱的動物。

屈指十多年來，經過冀豫魯蘇皖贛湘鄂各省，卻住在湘南最久，而且在湘消磨過三年，沅江流城順流而下，走了大半載，在當時很少感覺，直到今年到了上海，才忽然念起那蠻山惡水的湘西，過去看圖畫往往覺得近乎虛構，而今卻似乎往往畫能與回憶中山水可印證，倒是冀北的風砂，江南的漁艇，反似乎不大占地位了。

山也高秀水也清

以蠻山惡水形容湘西是也對也不對的，說「對」是比照蘇浙而言，那樣四周是山的地方有着豪野的人民和語言的所在，稱為蠻惡似乎不委屈，又是如比照爬一天還不到頭的雲貴大山，湘西卻並不那麼險峻，而且住下來一年，才看到山也高也秀，水也急也清，卻透露出一股清秀味，即使不和雲貴比較，其本身似乎也可愛了，公平地說一句，湘西有許多地方確如其本地作家沈從文寫得那麼美，如果讀者看過沈氏邊城中的翠翠，湘西有點像這個女孩，只是沈氏寫翠翠還把他加上了都市女兒的一份嬌憨味，鄉下女孩固然也天眞嬌憨似乎還不是如此，我們不妨假設湘西就是翠翠化的地方而多加上五分粗獷，

未曾自大江口揚帆直下洞庭湖，大江口屬于溆浦，溆浦多橘子，屈原的涉江就走到了這個地方，楚辭中寫着到處是蘭草，這今天已不大看見了，但所寫的橘子（屈原特別有橘賦歌頌），卻依然還在，湖南橘子多，有三個地方，即是湘江的岳麓山（長沙），資江的邵陽和沅江的溆浦，溆浦橘子小而甜，到處是綠林因為多而人又強，本地人不用摘外地人不敢摘，所以一到秋深

吃在

一南國散

「吃在廣州」，已是家喻戶曉的一句成語了！的確，到廣州後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廣州人對于「吃」似乎特別感覺到興趣！普通廣東人的例食，是十時早餐，一時午茶，五時晚餐，十時宵夜，早餐實際上等于我們的午餐，飯菜齊備，午茶呢，好似我們的早餐，一壺清茶之外，有甜鹹不同形形式式的點心，晚餐和早餐一樣，宵夜所吃的卻是餛飩麵餃河粉之類。

在習慣上，廣州人已比較江浙人多吃一頓了，可是在「質」的方面，廣州人更是研究得精益求精，菜餚和點心的名目，五花八門，洋洋大觀，外鄉人到了餐館，往往有無從問津之苦，舉例來說吧，「珊瑚種玉樹」，「金腿麒麟班」，「雙喜吉祥露」，「紫翠珍羅」，「翠華石斑塊」你知道是些什麼呢？

從上午十時起，到午夜一時止，餐館裏總是滿坑滿谷，生涯鼎盛，許多人找不到座位的，很耐心的坐着等，這種現象，在上海是很少見的！華貴的餐館裏，固然時常客滿，中下的小餐館，也是終日賓客如雲。廣州長堤一帶，大酒家彌望皆是，「金城」「大同」「六國」「總統」「大三元」「一景」的霓虹燈，把長堤的夜色點綴得如火如荼，更外動人；衰落的廣州市面，靠着「吃」還能維持着表面的繁榮。

在上海餐館裏，顧客們多半是衣冠楚楚的，可是廣州卻不同了，很摩登的酒家，在「卡廂」裏，你可以看到許多赤足朋友，照例是撓起一足，放在椅上，一面飲酒，一面撫足，他們一般的是穿着短衫褲，看上去是屬于勞動階級的！我為了好奇心去問一位廣東朋友，為什麼這些人不回到家裏去吃飯，偏花了鈔到飯館來買醉呢！他笑着說，廣州人是最愛「吃」的，他們幾日辛勤所得，很甘願的用來大嚼一頓，這班衣冠不整，露腿赤足的朋友，到是酒家的經常主顧呢！可見「吃」在廣州是普遍的，是超乎衣、住、行、之上的！

為了「吃」在廣州，大小酒家，都佈置得富麗堂皇，和上海不可同日而語，房間裏除餐桌沙發座椅而外，照例有麻將桌一二座，廣東人請客的規矩，進餐以前，總得雀戰幾圈，所以餐館裏，牌聲不絕，震耳欲聾，自從廣州禁賭以後，已不能公開雀戰，但香港各大酒家，依然到處風行

廣州

記之二

程志政

，而且有特製的桌燈，上下左右，可以任意移動，雀牌也特別講究，拍在紅木桌上，分外響亮有勁！各酒家為了招徠營業，特地發明了一種「雀局菜」，有港幣五十元的，也有六十五元的！普通宴客，十人件翅席約二百元左右。

最使外來賓客驚奇的，莫過于女招待了！大小餐館都用女招待，這些女招待，又是經過嚴格挑選而來的，所以無不纖穠合度。婀娜動人，她們一律不穿制服，裝飾得正和高貴的摩登小姐相似，如果你不知道她是女招待，一定會悞會到是來賓們的眷屬，我有一次，便鬧過這樣的笑話，原來那天是一位朋友的夫人壽辰，朋友約我七時到統一酒家晚餐，我和這位朋友的夫人是沒有見過的，當我到酒家的時候，男女來賓正在入席，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招呼我就座，接着又殷勤的代我斟上一杯酒，我以為這一定是女主人了，連忙立起身來，道謝不迭，並且說了一些祝壽的客套話，豈知一會兒大家都坐定了，她依然拿着酒站在一旁，我才知道我是悞會了，但從她的容貌舉止看來，誰能否認她沒有做女主人的資格呢？

愈是大酒家，愈是延攬着如花似玉的女招待來吸引顧客，抱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自然大有其人，在用餐的時候，女招待照例要代客取菜，代主人斟酒，伶俐些的，還會唱歌唱戲，末了，主人在付例行小帳之外，對于其中最傑出的一位另行犒賞，來賓們也有把鈔票輕輕塞在她們手裏表示特別好感的。相熟的顧客更可在餐後帶着她們出去看戲跳舞，這自然超出「吃」的範圍了。

雖然廣州人很講求「吃」的藝術，可是他們的口味，却不能滿足我們外省人的食慾，上海來的朋友們，對于粵菜有對英國大菜同樣的苦悶，戰後香港廣州外省人士前來觀光的，踵趾相望，「吃」的需求，日甚一日，於是川菜館便應運而生，現在廣州已有四川飯店，陪都飯店兩家，香港有大華飯店，福祿壽兩家，粵菜館看到形勢不佳，也別出心裁，實行「川」「粵」並重，最近英京酒家，便分粵菜川菜兩部，據它的廣告說：請來的張湯兩大廚師，還是川菜能手，得御廚秘傳的呢！這樣一來，異鄉遊侶，大快朵頤，「吃」在廣州，更可名副其實了！

眞是萬山紅火爛熳射人。

漵浦却是大盆地

漵浦因漵水得名，在漵水之北，湘西多山但漵浦却是一大盆地，有直徑六十里的大平原，東到底莊西到江口附近南到橋江北抵大山，在湘西是難得的平原（東部的新化縣有了直徑二十里的孟公橋平原已是難得，西部除芷江洪江及沅江下游外簡直也是地無三里平。）所以抗戰時漵浦橋江修了大飛機場，工程以億萬計，離縣城只十里路。

漵浦因平原而幾乎富甲湘西，（自然除掉芷江和沅江下游常德桃源等）人文之盛也甲湘西，本地最負盛望的是一位劉老將軍，作過川邊鎮守使，今日的省參議，筆直强幹得像老松樹，文化界向遠舒新城都是漵浦人，抗戰時辦了一個完全中學省立九中，國立師範也遷在離城三里的河南岸，縣城是一條皮帶，一條狹長的青石板，街道為全城唯一大街而與河平行，湖南的資水和源水都是清得澈底，深處則如碧玉，稍微淺一點則有白玉似的鵝卵石，這裏漵水也是如此，河橫在縣城前約為蘇州河一倍半，卻清亮得叫人欲大呼大笑，湘西盛行趕場，似乎二、五(逢二、五)是漵浦的場，有船專門裝貨叫場船，湘西過去匪多，如果今天是初二，上午趕了場看見四鄉的少女貨物都晃灼在河灘上，如果你已經看足而縣城周圍都是平原覺得另無風景可看，你可以花幾千元搭場船沿漵水走七十里到大江口，旱路去也成只五十里，而且抗戰時期也沒有土匪，因為行人多軍士來往多，地方也開化了。

大江口風光秀美

如果你是沿旱路則有一條汽車路由安化烟溪西行經漵浦再五十里到大江口，離縣城十里公路蜿蜒上一條叫板栗壙，山高約四里，頂上一片板栗樹，在峯頂路右側有一個小廟，以前的好漢慣于把人綁在這裏，這是這條路上第一險地，過了這裏連續廿五里山路到小江口，你才噓一口氣走到平原，在小江口又遇見漵水，這裏有數十間木板舖屋，晚上熱水洗脚，白天乾豆腐拌辣椒炒牛肉絲，冬天還有凍魚，可是如果你還要走只打一個中伙（吃中飯）的話，你渡過漵水再走十五里便到大江口，

至于由漵浦乘船到大江口，風景却很美，兩岸都見高約國際大廈的山，一條山徑陪着河在綠樹中拉成一根銀灰色的濶綫，偶而山向裏面退兩步在岸旁多留出幾十丈的平地，則必定有一叢竹子蓋着幾椽茅屋，竹子下一定有老婆婆擺着包穀

賣給偶而過路的人，也許還有酸柚子，從岩石旁經過一定驚嘆自然假山的偉大，山旁一定有雜花如野玫瑰金銀花桐花紫勝花等，樹上一定有畫眉麻雀竹鷄在叫，看看兩旁的錦繡和船下的清水，在燈火微茫中你也會到了大江口，

大江口成一個丁字形，一橫靠着沅江，一直和溆水平行，你搭場船來正趕第二天大江口三、六的場，溆水沅水會合處北岸是一個大岩石高如東方飯店，要趕路下辰谿則由岩石上石工敲出來恰容一人的石徑上走過去，可別頭暈向下掉，不然還是搭場船沿沅水下辰谿，大江口反正只有百多舖子，廣如城隍廟的街而陰濕擠擁，不如搭場船趕辰谿四、七的場也好。

七里塘水如碧玉

船下去十零里便到七里塘，兩岸是山，入塘口出塘口的山上各有碉堡，水在這裏一點也不動是一塊大的碧玉，划船人划慣了急灘快水最不高興這裏，山影子壓下來山上的樹都有綠的影子，中間有一張石壁筆直插着，石壁下面站着幾十排被風壓慣了而彎曲的竹子，綠而蒼，落葉舖滿着兩邊的山徑，這地方我走旱走水都得由此過，記得三個人走旱過了這個石壁便轉過幾十顆老樹而又四盤五折的灣，再下去一個延展四五里的山脊，中間一條狹草坪兩邊是灌木，前後十里路沒有一個人一間屋一個樵夫一點脚印，只有兩旁的樹壓下來，竹鷄猛不防向你叫一句，這是這條路上第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地方，想起來還鷄毛起粟，你還是坐在船上好，在七里塘的中間一定有一隻小船，用桐葉包着蕎麥和包谷粉作的碧綠的粑，不頂好吃卻極好看，桐葉包着兩旁碧綠的竹子襯着令人覺得非常乾淨，就是這一隻小船，一見大船過便搖上來，大船也一定要買幾十個，我担保你再過十年去一定還看見這條船。

櫓聲燈影到辰谿

過了七里塘便走了一半的時間，以下都是急水淺而迅的灘，大江口到辰谿水旱都是七十里，如果上水你只好多走路，下水則至此便船如飛箭，一下灘水急風迅格外涼快，江浙緩水走慣的人士一定會失色，可是資江流城的人及沅水沅陵以下桃源以上的人會嫌這些灘還不能算是灘，一點也不過癮，不管怎麼樣，你射了二三小時的箭之後便只隔辰谿十五里路了，這裏一個地方叫修溪口，顧名思義自然有一條約蘇州河三分之二廣，水綠到底而常常乾涸的小修溪來迎接你，修溪市在河的東岸沿河平行一條狹街約里許多一點，是這七十里中唯一成市的地方，遮莫五六十間舖上面搭着木蓬陰慴慴地，一排敞着大口聽沅水嚮，頂大的一間舖能够檢出三斤紅棗就算最富了，不過逢趕場時卻又大不同，而且也有水牛肉賣，晚上投宿，醒一醒剛才五十里的疲勞尤其是驚恐，柴火燒飯拌乾魚辣椒和包谷，暑天支脚在涼床上看舖底下起白浪，你不由得留下一份讚美，這兒是平安和危險的界點，回轉去走一里路，路越走越高，在小山峽田伴着荒田溝水轉幾十灣便又到江邊的高石坡上，由此和河分手卻沿着另一條支流向裏走，你走的是支流的高坡，對岸卻是低下四、五丈的小平地，水上漂流着一排排金黃色放排人所放下來木塊，一眼看去黃的田野綠的樹褐的茅屋青的水，靜靜的只有野花在喧嘩，這風景迷得你想發癲，如果你因此吸引折轉老路沿着支沅向內走便漸漸走入山中一直五十里後才到七里塘又遇見沅江了，這一路如果你能遇見十間以上的舖子會是一個大奇蹟，你如果早上從大江口走一路除了幾個粗得嚇人的包谷之外只好挨餓忍飢到這五十五里外的修溪口來吃飯，然而這裏足以補償你的損失，修溪口前面沅江之中橫着一個長島叫木洲，是辰谿八景「木洲春漲」之一，廣約三里比戈登路近不多，長有七八里。上面有數白畝良田，然而你只能看見一排排的橘林和小坡上仰天晒着的尖底銳角的龍船及一叢叢的玉蜀黍，上面也有文昌閣和小市以至于可以打中伙，可是你已經在這邊的修溪口吃了飯了，再歇一會櫓聲中燈影裏你該到辰谿了。

鑿石架木丹山寺

在燈影中隔辰谿五里對河的隴頭嶆，如果你是三十四年以前到此，則可叫船夫搭跳板上岸，向一層層的黑色木板房子而晃着電燈的湖南大學走去，也許有執教于此的故舊歡迎你寄宿，如果今夜月色好拉警報，你的教授朋友會帶你沿着小山田徑讓露水打濕脚，走到距校一里多的大防空洞，從整個山下穿過去有半里長，洞前一塊石壁有龍蛇飛舞的四個大字：「思古幽情」，不知是何年何人的手筆，在戰時你會想到上古穴居的日子，現在湖大已遷，你如果重來此地，這裏的工廠中已有狐狸，洞口蔓草高如人齊，坐在荒涼的水門汀上你會更有思古的才子淚。

然而假設你沒有教授朋友，便只好宿在船上傍着沅水東岸的辰谿縣了，也許還沒有倦，你披衣獨立在沙灘上看星斗眨眼水聲如咽而望着對岸，對岸是由麻陽流來的辰水在此會台，辰水北岸是一個大石壁插在江中，九十度筆直，而鑲着瑪瑙白玉灰玉似的岩石，然而在石壁上鑿洞架木便有十分精緻的丹山寺，是辰谿八景之冠，據說張果老也爲此迷戀而在此鍊過丹，辰水南岸沿着麥土走上去便是隴頭嶆，左右都是電燈影，對岸丹山寺的白壁，沿沅水望下去五里路又是一個高石

岩，青白色擋着在此一曲的江水，白堊上隱隱可見一個黑影，是七層的白塔，那地方在江之上綠樹成陰野花亂飛，石徑從碧綠中引到塔下的小廟，青石板上淨無纖塵，兩個老姑子一個小童一隻老貓告訴你山國的夢，在此時，你想想自己的身世，由江南千里奔赴到這清澈的沅江畔，半生碌碌也許洒下幾點英雄淚，如果這樣，我只好拉你去看辰谿的夜市。

辰谿柚子龍井茶

河街下有一個舖子的肉包子很好，然而我還是拉你向上到正街的米合盛去吃米粉，樓下三個大鍋一年四季滾着金黃色的牛肉湯，小小的樓剛好四個桌子，幾百年來生意好卻從不改變門面大小，鷄絲粉襯着金黃的湯，三份滑膩三份香味和四份甜美，使你不能不喝采，這時我將告訴你：「你雖然是懷才不遇，看看辰谿這個地方也應該少說兩句牢騷，像這米合盛是馳名湘西的地方，眞正講口味也不遜于上海的館子。可是除了湘西幾個人誰知道他，何止這裏，湘西古丈有好茶，其清香據說遠在君山茶龍井茶之上，在高山上有着野香味，勁健清幽，是中國茶的最上品，這個茶每年眞正的不上幾十斤，所以也從不能向外面輸出宣傳，可是眞正飲茶的人如果喝到會喝采不已，你固然在外面運氣不成，你如果到這裏來，還大有可爲，辰谿人文化不發達，全縣數得出的大學生恐怕不上十個，湖大陪了辰谿七八年，裏面辰谿籍的學生不上五人，這裏著名的是煤鐵，漫山遍野是柚子林（過了溆浦即只有柚子也即是橘紅，）黃大而甜，據說美國尙有一種柚子是由辰谿去的即叫作辰谿，這眞不眞我不知道，可是也和你一樣的埋沒了，在秋天一船一船的柚子漂洋下江，長沙朋友用紙包一包便叫作金山柚，美國柚，他的遭際比你更苦，有這麼多的物產，這麼强悍純正而幼雅的百姓，這麼好的景緻，橫着左右有隱隱的眞正青色的山影子，這麼白的岩石，這麼清澈的水和鷄卵石，你幹嗎不就住在此地作一番事業呢？只是沒有書報看未免委屈一點。

豪野天眞的心情

這樣一來，你也許眞的有興趣而問我如果住下來這地的人容不容易對付，我告訴你，「湘西人都是豪野如野豹而天眞如小孩，他的一絲一毫你不准去動，比如道旁的柚子林只消你摘一個也許你就會挨一棱標，說話從來不好聲好氣，聲音又嘶得像老鴉，即便你出錢租屋買貨他也會叉手吆喝你，你一個人向外千萬別遠走，拿鐮刀的老婆婆也懂得砍你的後頸，傳說有一個學生因爲手中有兩隻黃瓜而死在刈草女郎手中，傳說以前本地人秋收後多半離家伏在大路旁去鈎人的腦袋，臘月廿四以前回家便有人，廿四號沒到家家裏人便用一份沉默在門口燒上一疊錢紙，這些事眞不眞我不敢担保，可是有苗人是眞的，明天趕場你一定看見有五光十色的苗布，粗而美，在抗戰時是公務員的愛物，甚至可以作西裝，然而雖然如此你不一定要害怕，你熟悉一點之後給他一月幾千塊錢，有時借一點錢送他幾根香烟和糖果，東西不在乎，他們可是一面驚奇一面才佩服你是慷慨的朋友，你要他第二天跑上百里去送信，久一點以至替你挾刀上常德報仇，他也可以拍拍胸脯，而且在不久之後，只要他有錢，準會送幾隻鷄一筐蛋，其代價不在你給他之下，你慷慨一點誠實一點，辰谿人湘西人都會是你的好朋友！

× × ×

這時夜已深，我們一齊噓口氣回船去，南邊一排吊脚樓是米家灘，完全是神女，你一定還聽見二胡聲音，過來一點是通沅陵的汽車路，兩旁有商場以至像公司的雛形，晚上也許還有渡河去的汽車，城後面又是一座筆直的石岩，明天我帶你去看下面老鸛打旋，一條ㄣ形的街道也有電燈，百貨店苗布攤綢緞舖和菜場肉店，只要靜靜的休息一天，明天我們再經瀘溪下沅陵桃源常德聽我說青浪灘伏波爺爺的烏鴉兵的故事。

馳名卅年　本地名點
喬家栅湯糰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海屋劍客羣（十七）

葉勁風

七　黑色恐怖

（一）夜沉沉

自從七、七、日寇在盧溝橋掀起了華北戰事之後，日本參謀本部，認為華北派遣的倭軍和特務首腦辦事顢頇；把安排好了的「失踪」事件，叫人挑破，戳穿了西洋鏡，以致把規定的上吉大利七月八日零時動兵的黃道時日，不得不提早了幾個時辰爆發。好好的一個「八」，竟變了一個「七」；上吉大利的黃道，也變成了黑道，這正如熊熊火焰一般的興頭上，澆上了幾缸冷水，當然有些不自在，因此急電往還，不惜辭費，再三叮嚀駐滬的軍事首腦，外交長官，特務機構負責人，對於擴張大陸全部作戰的「八之秘密」發動時日，要千萬慎重，精密扣準八月一日零時這個吉利時辰，不能早，也不能遲。

誰知日寇準備好的老套魔術，挑釁藉口的「宮崎貞夫」失踪事件，又被我們百忍莊的守一戳穿了戲法。這時日寇的海軍陸戰隊，已經陸陸續續大量運滬，特務間諜，除了大批已在活動之外，又增派了許多，像春汎中的鹹水魚一般，一五一十的從本土，華北，齊向華中華南接首啣尾而來。藉口的失踪事件，既被戳穿，難不成還叫這些陸戰隊，特務人員退回原地？這當然有些辦不到。偌大一個侵略軍事計劃，一旦發動，就如開了電鍵的機器，小轆轤轉大轆轤，小輪盤轉大輪盤，一齊飛快轉動起來，勢不可遏，那裏來得及攔止？

然而偏偏就有東京方面的穩建派和赤胆忠心的反間諜網秘密領袖，聯合了我國的反間諜網總部合作，搖動了主持大計的首相近衞，把「出伐令」暫時按住。這一按住，當然又把安排好的吉日良時錯過。話雖如此，然而那般如潮湧來的特務和駐滬的間諜們那裏按捺得住？鑽頭覓縫，也兀自要興風作浪一番，造出一些恐怖事件，先把這個全國文化金融的總匯——上海——騷擾一頓，要弄得全市日月無光，人心惶惶，作一個大戰將臨的前奏。

這天是八月八日。雖說是個晴天，却在農曆七月初頭，沒有月亮。徐家滙的一角，原來有一座小型大酒館，除了酒菜之外，還有大包子饅頭、鍋麵，這兩樣點心。這酒樓原有三種老顧客：上海西鄉來往的鄉下行商是一種，第二就要數到大半里路外的大學學生，其三却是虹橋路上準間諜養成所的同文書院練習生。

這同文書院不是一所倭僑學校麼？為什麼說牠是準間諜養成所？牠的學生為什麼稱為練習生？殊不知日本自從伊藤博文襲取了高麗以來，倭鬼們嘗到了甜頭，無時無刻不在圖謀我們這麻木不仁的「東亞睡獅」。當日伊藤博文酒酣耳熱的時候，會對跛子大偎伯說，「我取高麗，留支那以待足下」這句狂語。雖然是句狂語，然而這個跛子，絲毫未嘗放鬆，終日朝朝，魂思夢想，無一時不在計劃怎樣把這條「睡獅」生吞活剝吃了下去。

也像當日德國威廉第二一般，採取間諜政策，除了大使館，公務員，旅行家，商人，妓女之外，還有許多浪人，散佈在我國通商大碼頭各地。此外，還覺不够徹底，便在這虹橋路，就地設了這個同文書院，其實就是一個間諜養成所。

您知道牠有些什麼功課？第一、中國語言。您當日要是留心的話，每天早晨六七八這三個鐘頭，打從這虹橋路上的同文書院經過，必能聽到一些希奇古怪的腔調，拿「中國話」大聲唸着，就像我國的英文迷學生們，唸着英文一般。這中國語言是他們主要功課。此外就是攝影，測量（非工程測量，乃軍事的無器械測量），繪圖，化裝，等等偵察技術。

這些學生來源不同，然而大部分都會受過中學以上軍事訓練。每到一個假期，全校學生就兩個一隊，三個一團，派遣到我國大小商埠城鎮，甚至鄉村僻壤去；美其名曰「遠足旅行」，其實就是幹着測繪，採探偵察，調查工作。您大概也知道，一個小偷，或是一股大盜，將去下手之前，必定要派機靈警便的下手去「踩盤子」，「探門戶」，等等預備勾當。這個同文書院就是幹的這個工作。所以每年日本要出版支那調查報道的書，一或二三大本，那書裏的材料，全是這般傢伙用「踩盤子」方式弄來的。其中材料，精細得連你我這樣的「支那」大國民一讀之下，都要驚得瞠目咋舌，讀其內容，十分之九，都超出了我們的見聞領域。

譬如說某市某鎮某鄉，有幾條河，幾座橋樑，幾條大路，幾條小徑，就地糧食出產什麼

，可供給多少軍隊就地取用？什麼風俗，什麼民情，有幾個土豪劣紳可當漢奸？多少破落戶，多少刴皮抽筋的地棍可以取作眼線？有些什麼礦產？有幾棵大樹可砍來作輕便鐵道的路軌？等等。您我留意嗎？您我知道嗎？當然不知道。這也等於一個豪門富戶式微時代的子孫，家裏有幾塊田，幾間房屋，幾口衣箱，一概不管，一切不問；寧願沿門托缽，吃人殘羹冷飯，一模一樣。

這同文書院開辦以來，也有一段歷史了，卒業的準間諜，也有一二十班之多，您只要去問問他們，徐家匯的點心，你最愛那幾樣？他必是淌着口涎的告訴你：「依耶，大飽子饅頭，鍋麵，羊羹之至伊馬司。」

他們有錢去吃？當然有，他們讀書還有月錢，並且是分等的餉銀，數目還不算小哩，為什麼不去吃？在本土吃兩碗乾飯，幾片鹹蘿蔔的同樣代價，在這徐家匯的酒樓上，就可大吃一頓肉饅頭和鍋麵；您想他們肯不去吃？然而他們却又不像敝國人士一樣，上館子必是「吃我的」，或「吃你的」，爭着掏錢，搶着惠鈔。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虛偽作風，小鬼們却不肯辦。雖然小氣點，我每嘗去鬧一杯酒的當口，總可看見一桌七八上十個小鬼，吃得油嘴呷舌之後，必是按份攤錢，各人自掏腰包；三毛五毛，一個銅圓不肯多出，然而一個銅圓也不少拿。

這天晚上（八月八日）這座小型大酒館樓上，照樣團團坐了七八個小鬼，雖在大暑天氣，却都一色黑制服上身，白長脚褲，破皮鞋，赤脚或開了窗的爛襪。（皮鞋也是學校供給，按年兩雙，然而大多數必是穿着破的，因每次發下新的，都偷着寄回國去，或就地賣了現錢。有些傢伙，連這樣破皮鞋還不肯好好拔根穿在脚上，却像叫花子一樣，把半隻赤脚後跟，拖在鞋口外面，走起路來，一擷一擷地。這一點，倒也並非全是懶得拔上鞋跟的原故，却是日本學生，都有些做作的「不修邊幅」習慣；何況這般準間諜們，又大部分是些破落戶浪人之類的東西哩）。

這一桌七八個傢伙，弄了一頓饅頭鍋麵之後，呷嘴撩天，剛待摸出份子，就中却有一個兜腮鬍子，二十五六歲的精壯個子，倏地站起，把一雙肥厚手掌，「扒扒」拍了兩下，又向團座張開兩臂，虛按一按，意思叫大家暫且坐下，他有話說。

「老弟兄們，我愚下有一個提議……」這兜腮鬍子敞開大喇叭一般的嗓子，說着下三級的日語。「這是關於我們『屁尾』工作的評論……」

他剛說到這裏，只見樓梯口縱上來一位學生打扮的青年，二十歲不到模樣，大步越過這饅頭鍋麵團的座位，搶到沿街臭窗的一張桌上坐下，抽出手絹擦着臉上一些汗漬。跟踪，一個館子的跑堂，也上樓來，笑嘻嘻地，跑到少年座前：

「我知道你先生不用我們的手巾把子，你看，我就沒有隨手帶來……吃點什麼酒……先生？……」這年青的跑堂，操着上海國語，態度那們放肆。

「咄……少廢話！」少年低聲喝着；嗓音雖說壓得那們低，仍舊嗡嗡地如遠處走着悶雷；「走得熱了，你到隔壁去弄兩瓶沙士水來，要冰透了的……吃什麼回頭再說。」少年一揮手，十分莊嚴。

跑堂一見少年這般壯嚴，也把放肆態度收起，臉上有些訕訕地，好像驚訝這位少年，何以忽然變了素日嘻嘻哈哈作風。跑堂這時的姿態，有如一隻迎着主人歡躍起興的家犬，猛被主人兜頭一巴掌，立時低下頭夾起尾巴，探步而去。

「掃興哪……掃興末……」隔座那個兜腮鬍子，正打起精神，預備長篇大論，演說「屁尾」工作的當口，經這少年一打岔，有些洩氣似的。

「沒關係……班長……支那學生，只學英語，英語也不高明……何況日語？……班長儘管說下去罷……。」座中一個戴黑圈眼鏡的，說出這種不合邏輯的話，如此鼓勵着。

「眞沒關係……不信你班長駡那支那馬鹿傢伙幾句，看他聽得懂麼？……」另一個道地蘿蔔頭聲和着，同時還向其他五六個傢伙，擠眉弄眼，叫大家看那呆呆瞧着窗外的少年，證實他的猜測，並無錯誤。

「好吧，我就說下去，」兜腮鬍子重又鼓起興緻，「田木老弟，你的座位，剛好對準那個支那馬鹿，要留神些，怕他注意我的言論！」說着，他又拍了一下巴掌，好像說書人拍着驚木，正式開說似的：「屁尾這個字，是我替本班全體四十多個參加工作的同人，上的尊號。」

「為什麼是『屁尾？』……」蘿蔔之一，又岔了這們一句。

「屁尾的涵義，還用我來解釋？……還不是不能獨立，只跟着那些大使館的人物屁股。那也罷了，如今又來了許多別動份子，『滿州國』來的，華北來的，本土來的，我想不都是些新人物嗎？我們為什麼也要跟在他們屁股後，聽他們使喚，做些跑腿的小差事？……」

「這是有些『不穩定』的主張，」一個文弱一些的，帶着書生派頭，發議論了，「我說不穩定，就是不服從命令，不服從命令，不就

是革命嗎？……這要請班長先解釋一番。」

「哈，老兄弟，什麼叫服從命令？今日是什麼時代？馬上大戰一起，你我都是風雲人物，各憑身手，幹功立名，打了支那，還要去打英米，這豈是服從的事。……服從起來，我們那一天才能出頭？……」

「不必辯白這一點了，班長，」黑圈眼鏡的，有些阿諛似的，「直接的請發揮你的宗旨罷。」

「愚下的宗旨，要幹功名，就從這時做起！……愚下手裏有個祕密計劃，並且也得到校長的許可，能夠自由着手——你們都知道，我們幹了事，校長也是有功勞有榮譽的咧。」

六七個蘿蔔頭，聽到這裏，大家都鼓起掌來，連那文弱的一個，也在響應了。

「愚下的祕密計劃，今晚回校，就要招集同班大會，宣佈出來。那時你們幾位弟兄，必要捧場，公推一個領隊，實行我這計劃……並且就在明天動手！」

「班長足下……我這就首先推舉你作領隊——理由是，你的計劃，當然得由你指揮實行。況且全班就數着你精明強幹；腦筋第一，技能第一，柔道第一……」黑圈眼鏡的，當席捧場了。

「班長……」文弱的一個，這時也動心了：「你那個計劃，能不能叫我們先明白一點梗概？……也讓我們有些準備。」

「不行……！」兜腮鬍子拒絕了：「你們曉得，祕密的意思，就是祕密。這個地方，那裏可以公開？我們學支那語文，不是有一句格言：『隔牆有耳？』反正回去就開會，開會就宣佈，……」

隔座那位少年，兩瓶汽水早已喝完，聽到這裏，似乎有些討厭這些蘿蔔嗷嗷不已似的，便也不再留戀，陡地站起，正眼也不瞧瞧這羣東西，大踏步子，下樓去了。

「田木君……你看那支那馬鹿注意我們麼？」兜腮鬍子有些疑心似的。

「班長，你就有這點毛病，婆婆媽媽的。像這樣帶奶腥氣的孩子，就讓他聽得懂日語，就讓他把我們的祕密都拿去了，他還能做出什麼來？支那人還能個個都是偵探？……支那人要是能這樣注意事情，還能亡國？況且，這支那全國都是支那人，那裏能留意這樣多？……我們辦事還能這樣畏首畏尾？……」書生派的傢伙，忽然發出豪語了。

「我贊成大家每人多凑一毛錢，買幾斤支那酒來，替班長預祝計劃成功！」黑框眼鏡的感覺十分興奮。

「愚下今天不想喝酒……怕的回頭說話失了次序。」兜腮鬍子雖有這種話語，滿面孔却又表示饞涎欲滴；也許假意謙套。

「班長的海量，三兩杯酒還能醉了？」那叫田木的，見少年走了，可以撤消監視崗位，乘此也發言了。

「我認為有酒才有興，班長吃了這預祝的酒，回頭演講，必能有聲有色。」這是黑框眼鏡一套諛詞。說着就在自己制服袋裏掏出了那頂四角黑制帽，伸到每人面前。「一毛，一毛錢……」

六毛小洋，按當日酒價，可以買到五斤花雕。除了這個所謂「班長」一人白喝三大杯之外，其餘每人也有十兩酒到口。不問量大量小，一口氣灌了十兩黃酒，雖不算多，倒也眞能發揮一點效力。

「多多所所拉拉所……米來多米所……」那個班長領着大家下了酒樓，扯起那喇叭嗓子這們唱着，向虹橋路那邊走去。

「我有寶刀眞利市……快活沙場死！……」大家跟聲唱起歌來；幻想裏面，他們拿自己當作一隊遠征軍；乘着酒興，簡直氣雄萬夫。

這羣東西，唱着走着，一會兒轉角走上了虹橋路。這路角離着同文書院，最多也不過一华里路，却因路僻人稀，又是晚上九點多鐘，所以儘管狂喊亂叫，並無人去問事，何況又是日本人。

酒是刺戟品，軍歌也是興奮劑，兩者都能增快血脈流動的速度。血液循環一增快，品質高尚的人，不去說他；下層粗鹵坯料身上，勢必發生作用，至少兩種：一、鬥；二、色。鬥與色都是找尋肉體排洩的方式；不過都需要對象。

但在這條僻靜路上，這鬥與色兩者的對象，可說都難找到。也許不時有一兩部郊外兜風乘涼的汽車，往這裏走來，但嗖的一聲，即行衝過，霎時踪跡不見，既無法尋鬥，也無從覓色。

可是天下也有這等不可思議的巧事；就在這般傢伙，走着唱着，酒力湧了起來，原始體力高漲，興不可遏的當口，偏偏有這們兩位青年女子，手挽着手，喁喁噥噥，冲着這些傢伙，對面走來。而且雙方接近的地點，又在一盞路燈的燈光下面。這兩位青年女子，也許早已聽到歌聲，提備到這觀面走來的一羣，絕對應當躲避，所以把正路讓出，穩住心神，在路側的草埂上走着；想來總是可以躲避過去的了。

「班長，發利市的來了——這可以象徵支那將來必是屬於我們的！」一個傢伙遠遠瞧見兩位女子走來，不覺手舞足蹈，發揮酒興了。

「胡說……英雄是要幹事業的，怎麼在女人身上找利市？」又一個傢伙主持正論了，好像就是那個文弱些的。

「英雄固然要幹事業，但也得享受美人的嬌姿，才能鼓起興緻咧！哈哈！」第三個反駁這文弱的言論，而附和那英雄美人的論調。

「喂，……兩個花姑娘哪裏去？……」那起首發言的傢伙，斜岔過去，迎着兩位青年女子，打着不大成熟的中國腔調，這們問着，同時把兩隻手膀張開，作一個邀攔的勢子。

「哈哈！」「嘻嘻！」「看他手段！」「哇……胡鬧！」「現成花姑娘末！」……

兩位青年女子，一瞧那斜岔逼過來的傢伙，脚步歪斜；同時聽到其餘站在路上像一羣瘋狗亂吠的聲音，一時好像失了主張，只停了足步，怔怔的站在草埂上。

「宮川君，走過來：下原君奏樂；瞧我們跟這兩個花姑娘跳舞……」那上前的傢伙，一壁回頭向同伴招呼着，一壁張牙舞爪，向那兩位女子直撲過去。

「呸，滾開！」兩位青年女子之一，身個比較壯實一些的，把另外一位瘦弱些的，護在身後，向那攫拿作勢，逼了過來的傢伙嬌叱着：「你這東西是人還是狗？」她雖然氣憤得有些顫抖，然而聲音仍舊異常甜美。因爲處在保護人的地位上，她發揮了無上的勇氣，心神儘量地靜鎮着。

您要是一位女子，在這種可怖的情形下，您打算怎麼辦？回頭跑？這般東西難道沒長腿？向前衝？衝得過去嗎？叫喊？當日這段僻路，鬼影都難找到一個，叫喊有什麼用？不記得閻瑞生謀死妓女蓮英的那回事嗎？不也就在這段路上幹的？普通女子無端遭遇到這種橫災，也許只能像屠宰場上的綿羊，聽事情的進展；到了逼近身來的當口，至多也只能拚着性命哭喊抓打罷了。這有什麼用？對方是六七個酒醉醺醺粗野日本畜牲哩。

那上前的傢伙，經那女子一喝叱，似乎吃了一驚；立即停住脚步，兩隻張開的手臂也鬆懈下來。

「你們不是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嗎？……」那女子乘勢利用這個「詞正義嚴」的武器，準備擊退這羣醉鬼。

「哈哈！」「不行哪！」「達達帝帝蓬拆拆！……」路上那一羣，有的嗶笑，有的譏刺，有的做着舞場音樂吹打起來。

那逼近兩位女子的傢伙，經其餘的人如此一刺戟，便也向空打了一個哈哈，重行張臂作勢，攫拿過去。兩位女子，見自己嚴辭的譴責失了效力，這東西又一步一步往前逼了過來，無法可施，只能一步一步朝後退着。

「哈哈……這是大日本武士道的高尙行動哪！」離開這羣東西身後一丈開外的路側，比較黑暗一些的地方，突然有人發出這句話來，那嗓音之響，眞有些晴空焦雷的模樣，炸人耳鼓。

路上的一羣和那奮勇攫拏的一個，聽了這聲吼喝，都不約而同回過身來。路燈光下，只見先前酒館樓上那位學生打扮的少年，態度安閒，端端正正，站在那裏，一隻手叉在腰下，一隻手提着自己的上衣，似笑非笑的定睛瞧着這羣蘿蔔頭們。

「傑弟嗎？……來得正好！……」兩位青年女子高聲這們問着。

傑弟是誰？哪裏來得這們巧？惟有「征東」「征西」之類的小說上，樊梨花被鐵鈸道人困在金光陣裏，衝殺不出，危急萬分，性命交關的當口，忽然一朵彩雲，梨山老母從天而降，才有這麼巧咧。不然。唐傑，百忍莊男子中，數他年紀最小，大部分人都叫他小弟弟，是慧君的同胞兄弟。這時上海一隅，風雲緊急，百忍莊的人，各人都有職務，他所担任的，乃是就近採訪消息職務，這同文書院，就是他採訪對象之一。別看他年輕人小，技能却不等閑。徐家匯那座酒館，是他經常落足所在，因那裏常有窮日本來吃喝的原故。

這天，當然也是同前兩天一樣，他在莊裏，接到那個聯絡過的跑堂的電話，說有一羣小蘿蔔在這裏吃喝，照例給他報告一聲。因此唐傑匆匆趕到酒館裏來。他的主要外國語言是法文，其次英語，然因常常跟着守一在一起研究電機學，守一的許多參攷書，却是日文，所以他也把日文學會了。雖然不大精於語言，然也可以對付，聽和談的程度都很高。

他在酒館，聽見那落腮鬍子在當晚要發表他的什麼祕密計劃，所以他決意襲進同文書院去，聽聽這個祕密計劃，究竟是什麼東西。因恐鬼子們見疑，他却先走一步，隱在黑地裏，鬼子們一出酒館，他就遠遠吊着線，預備等這羣東西回校之後，他再跟踪進去。

誰想百忍莊同志話劇團的小母親馮逸，和因恐犧牲一雙音樂手，不願去練武功的遲希賢兩個人，因即將在蘭馨大戲院上演音樂演奏和話劇，募捐開辦難民救濟所，所以跑到中區去佈置接洽了一些公務。回到徐家匯，因見虹橋路幽靜，順便蹓躂幾步，討論些瑣事，再折回頭來回莊。這一折回當口，不想碰着這羣醉酒禽獸，糾纏起來。

這羣下流浪人，平日也能硬着頭皮，假充正經，並不輕易調戲中國女子。這一回酒朦了臉，又逢到這風聲緊急的時候，他們認爲大戰即臨，該是耀武揚威的日子了，所以不覺把狐狸尾巴拖了下來，現出了粗野的原形。

小弟弟唐傑，吊在這羣東西後面，雖說早已發見馮逸和遲希賢兩人，迎面走來，碰到這羣東西，認爲和平日一樣，可以避過無事，又因自己有要緊工作在身，所以只靜靜伏在路邊，沒有舉動。誰知鬼子們一步一步逼近馮遲二人身邊，眼看馮遲二人要吃虧了，就說她們不是百忍莊的人，這時他也得挺身出來，解這一圍了。

「哈……又是這個臭小子！」兜腮鬍子瞧明了唐傑，回想到酒館的事：「我倒沒有錯猜咧，看樣子他是跟踪我們來的！」這句話充分顯露了鬼子的猜忌陰狠天性。

「班長，你在說笑話了，我看他不過是橋頭這個大學的書獃子之一，這時大概也是性衝動了，想找對食咧。哈哈，哈哈。」黑框眼鏡的，很巧妙地在替兜腮鬍子釋疑。

「瞧我的！」又是那個打先鋒向馮遲兩人進襲的傢伙，看見唐傑攪冷了他的「色」興，便丟了馮遲二人，掠過自己的一羣，向唐傑這邊衝了過來，一面大聲么喝，「馬鹿，你在找死嗎？」這是日本話。

「馮姐，遲姐，你們快走罷！」唐傑好像一些也不覺得眼前這幾條野牛，有什麼可怕，只揚起頭來，對馮遲兩人說話，神態安閒得很：「莊裏告訴他們一句，我這買賣還得做下去；等我的回音好了。」

衝過來的這個傢伙，看見唐傑斯斯文文地站在那裏，沒有跟他打話，反而揚起頭來對那兩位女子搭腔，他有些莫明其妙。唐傑的話，頭一半他有些懂得，下一半雖然捉得幾個字面音調，却不懂意思。然而無論如何，他明白唐傑是在逞着英雄，預備保護那兩個女子。他明白了這一點，野性裏面，不覺又挑起了任何男子獨佔女性的揮發；這個揮發，含有極端猛烈的妒嫉成分，就是通常所說的「撚酸吃醋」。不過他這傢伙吃是一種「飛來醋」或「夾生醋」罷了。

到了這個地步，這傢伙大概可以說連腦門子都要氣破了，然而爲什麼衝到唐傑這裏，相隔還有兩三步，忽又靜止下來，不會撲了過去，動手就打？

這也有個原因。日本武士道教育，旁的好處沒有，倒是學着些機械式的規矩：由他自己主動挑戰，必得對手方接受；假如對手方態度落漠，不管是怯戰，或是別有道理，給他一個「相應不理」，他不能隨便攻擊，必得設法激動對手方，或是一個侮辱性的耳巴子，或是兩句蔑視的侮辱詞句，叫對手方忍受不住，答應接戰，他就可以正式動手了。

這傢伙衝到唐傑面前，忽然停在兩三步外，就是這個道理。他在預備挑戰了。誰知正在這一霎眼間這個當口時，又有一段意外的插曲，臨時表演起來了。原來他們這一羣中，不是有一個文弱些的，不贊成沾惹女性的嗎？這時，這個傢伙，他奮勇出頭了；只見他趦趦趄趄地跑到馮遲兩人那裏，隔得很遠，就是一個大鞠躬：

「兩個小姐，對不起，」也許平日用功得很，他的中國話倒有相當程度：「我的同件喝了酒，很多酒，醉了；所以失禮。……兩個小姐，您請走路罷！……」說畢，又是一個鞠躬。

這一來，這羣酒糟蘿蔔，頓時分成三個派別：一個對準唐傑挑戰，正要發揮他的「鬥」興；一個却表演着插曲，極力在挽回日本面子。其餘幾個，站在馬路當中，似乎起了爭辯；有的說「算了罷，饒他們這一遭。」有的說「這樣下場，太掃面子了。」有的贊成那急先鋒的冒失行爲，把那支那少年打一頓，警誡他下次再多事。有的却說自己那個文弱的傢伙，辦事得體，不讓支那人批評他們野蠻。

馮遲二人驚悸之餘，發現唐傑來了，得了救星，不覺歡然；但因聽了唐傑叫她們回莊，自己還要幹下去，倒又愕住。雖說知道唐傑身手不弱，然而敵人却是一羣，萬一鬥不過吃了虧，豈非不妙？想到這一層又那裏能够把唐傑一人留在這裏，她們竟抽身一走？正在這個主張不定當口，剛好有了那段插曲的表演，倒是提醒了她們。兩人一聲暗號，借着這插曲還有幾分效力的當口，遲希賢便拉起了馮逸一隻吓得冰冷的柔荑，加緊脚步，仍舊沿着草梗，遠遠避開着馬路上那一羣前行。

她們同唐傑，一在路北，一在路南。二人越過了路中那一羣，見他們並沒蠢動，於是放慢了脚步，又走了一小段，這才離開草梗，斜岔到馬路上去。一到馬路上，却又停了步回過頭來，對唐傑招呼着：「傑弟，我們一起走罷，這般酒鬼，何必同他們計較，事情慢慢再說，不行嗎？」

唐傑站在那裏，一直注意着馮遲二人動作，始終沒把正眼瞧過面前挑戰的這個粗坯。這時見馮遲二人已經越過險境，心下也安定了；但見二人忽又停步對他招呼；便對她們揮了揮手：

「兩位姐姐快回莊去罷……這裏的事，我有把握，您請放心。您不走我倒有些怕照顧不到，快走罷！」

馮遲二人，喁喁商量了兩句，知道留在這裏無益，反而增加唐傑累贅，還是快些回莊報告的好，於是照唐傑的話，加緊脚步走了。

「喂，你準備了嗎？」挑戰的傢伙，用那辭不達意的中國語，向唐傑厲聲問着。

「你忙什麼？……」唐傑目送馮遲二人身影走遠，聽着這傢伙又在發話，這回過頭來，冷冷地瞧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反問了他一句。

「我要賜敎你了！……」這傢伙把書本上學來的一句客氣語句，顚倒來用，表示給唐傑一個侮辱的意思。他再也按捺不住了，那句話剛一說龍，立刻兩步跨到唐傑面前，揚手一巴掌，向唐傑臉上掃去。

這揚手一巴掌，本來不是交手的打法，只因他看見唐傑那樣對他蔑視，急於要報復一下，又怕他聽不懂他的侮辱字句，因此加上這一巴掌，表示雙料的侮辱。倭奴向來對人動手，都是巴掌向前，原是一份侮辱，再加上一份示威運動的意義；所以這一巴掌，也頗有幾分暗勁在內；被他打中一下，輕則半邊臉上要弄出幾條指印，重則怕要折掉幾顆牙齒；但也只是武士道欺負弱者的一種下馬威罷了。

唐傑自幼就在大覺谷練功，太極，通臂，達摩掌，擒拿手，雖不及守一那樣爐火純青，但功夫已到上層。此外，他的先天秉賦，比較一般人充實，膂力頗大；年紀雖小，舉重競賽，整個百忍莊，除了曉莊以外，數他第一。因他力大而身個較小，自身形成了體與力的不平衡，就像猿猴一般，攀援跳躍，輕捷超過常人。他還有一個異像，就是胸廓自然開張，頸部比較同等身重的人要較長一些：但因胸廓開張，頸根圍圓，也自然大了；因這圍圓一大，倒把長的部分，平衡起來，不像普通長頸人一樣的鶴頸形象。相反地，如頸根過分發展，長度不够，那是普通看到的「牛頸」。唐傑的頸部，却是平衡得恰到好處。因他有了這個異像，又先天充實，丹田飽滿，所以嗓音特別寬大厚沉，只輕聲一喝，眞的殷殷如走焦雷。

像唐傑這樣一副身手，那裏肯安分守已，容那傢伙這一巴掌掃到臉上？只見他應着那傢伙手勢，把左手提着的上裝，交到右手，同時左腿邁前半步，身體斜插上前，錯過對方巴掌來勢，閃電一般提起左手，一個反巴掌，夾耳根子，「呑」的一響，打在那傢伙下巴骨上。

這一種打法，是通臂拳有名的手脚。通臂拳的厲害，就在反客爲主，出手即打，並不接招。其他拳法，見人打來，總是非避即搪，然後還打；就是太極，也是借力打力。通臂却不如此，來人動手，他不避不搪，也不借力打力，却像對方不曾發招一般，只自管自逕直的打了過去。沒有練過通臂，初看這個說法，也許認爲不通。按理想推來，人家既已發招，你若不避不搪，自管打去，縱令打着人家，自己也得吃人一下，不是嗎？

然而却不是這等說法。通臂的妙處，是「巧裏帶硬。」不問對方如何動手，總得有個起勢和落勢；所謂巧裏帶硬，就是乘對方起而未落當口，搶進一步或半步，連破帶打。破即是巧，打即是硬。通臂一百零五個式子，都是連破帶打的手法。不過最要緊的還是一個「錯步」，又叫「竄步」。這一個錯步就把對方的勁頭錯過。這裏面當然還得一個快。可是通臂的快，不在人家動手之後，乃在對方起意之先。

譬如說，對方發招，使的「黑虎偷心」式，一拳當胸打來。我們假定他用的右手，拳勢曲線，乃（一），由貼胯處握拳提到脅下，（二），略向後扯作勢，（三），向目的點（橫隔膜）打出。這三個步驟，只是拳勢曲線的一個粗輪廓。對方如是一個練過通臂拳的人，在你第一步握拳提起的時候，他已發動錯步，等你第二步曲肱後扯作勢，他正巧踏入了你發拳終點的距離以內，同時他的打勢已經搶先打出，而你的打勢却早已被他逼的消沒了。

不過唐傑這一反抽巴掌，並沒使勁，只用了一二分力量，然而那個魯莽傢伙，已是蹌踉兩步，幾乎橫躺下去；三四碼開外，才把身體支住。唐傑並沒理他，跨前兩步，對那馬路當中正齊聲「伊呀」吆喝着的一羣，揚臂一揮：

「你們學校，難道沒有規矩的嗎？」唐傑預備拿道理來折服這一羣。

「規矩？……規矩什麼意思？……」。兜腮鬍子不懂唐傑的話，好像在中國語課堂裏讀到一個難句，要求敎師解釋似的。

這個場面，似乎有些不合邏輯。這一羣傢伙，既是都帶了幾分酒意，正在胡攪的興頭上，被人殺了風景，又有人挨了打，照理應當不問事理，一擁齊上，把唐傑包圍起來，拳足交加，混戰起來。這裏却說他們聽了不懂字句，還在尋求解釋，豈非隨意編湊，信口開闔？

殊不知這正是一片「東洋道理」：這一羣先前讓那魯莽傢伙胡鬧，由於大家都在鬧酒，本來就已失去理性和秩序。比及唐傑一出頭，雖不明白唐傑「武士道」那句話的諷刺意味，然而却能感覺到場面上來了一個第三者的事實。日本人的敎育，最著重理智，（狹意的理智），這時雖說腦神經受了一點酒精麻醉，還能知道這個第三者的批評和見證是應當逃避的。

幸虧有那個文弱些的，弄了那段插曲，雖說仍舊有一部分人在嗤笑，已經有些勉強了。大概都有些感覺到這種欺負女子的舉動，不大名譽。到了這個地步，却又爲什麼仍舊讓那魯莽傢伙，衝上前去對唐傑用武呢？這是認爲唐傑是個平常書獃子，禁不起一拳；把唐傑打倒了，也就可以藉此下場了。這一着也是一點東洋小道理，——將錯就錯，用野蠻行動，來遮掩錯誤，倒不一定是惱羞成怒。

等到一見自已的人，[illegible]唐傑輕描淡寫，一

個反巴掌打了一個踹踉，就不說把酒嚇醒了一半，却也恢復了大半的東洋理智，知道這個第三者十分扎手。於是鬧成了一種僵局。若說毫無理智，當然早已一擁齊上；若說還有幾分理智，他們就不肯再胡鬧下去；一致心理就要看他們的這個領袖班長馬首動向了。這是日本有組織的一個表現。

「嘻……這叫我們失了榮譽，」那個文弱些的，這時早跑過來發言了。因爲中國語程度較高，便把唐傑的話，給大家譯出，還加了一點詮釋。「咄！……」他正說着，一眼瞥見那個魯莽脚色，又端起架子，向唐傑那裏走去，便對他吆喝一聲：「上川君，不必競技了！」

「上川君……競技是我的事。」那兜腮鬍子也發話了：「今晚是沒有時間舉行的，……我們可以同他約會一個時間，較量拳術。」

沒有時間的話，也是實情；大部分還是顧全面子。這一點動態變化，却與七、七，盧溝橋的日軍動作，有些大同小異：先是故意挑釁，以爲可以一舉成功。比及探明了我方的實力和準備，害怕拿不下地，所以又弄出外交人員來同我方交涉；其實是個緩兵之計；等到實力從關外來得充分了，於是重新大舉進攻。這是日人的一貫詭譎作風。

然而這一着也正合唐傑的心意。就這一對七的局面，唐傑並不放在心上，就怕鬥了起來，出手輕了，這些傢伙就要厮纏下去；出手一重，勢必傷人，並非愛惜這般東西，也非畏懼惹出交涉，却就心這般東西重傷之下，今晚那個兜腮鬍子的「祕密計劃」，就要延期發表了。所以唐傑裝作不懂日語，靜候那個文弱傢伙，把約期比武的話說明，也知道這羣東西，無非想討個下台面子，只淡淡笑了一笑，搖了搖頭，回身便走。

唐傑這個舉動，從中國武術家心理看、那比一個大耳巴還要侮辱十倍，但從日本武士道心裏着想，也許還說支那人動作古怪，甚而說支那人胆怯，聽見要約期比武，就嚇得趕快逃走。

快近午夜，唐傑才回到百忍莊裏。這時大家一方面有許多問題討論，一方面也是要等候唐傑的消息。除了馮逸因心臟衰弱，又受了驚嚇，已經休息之外，其餘如曉莊、羽白夫婦、守一、華胄、和唐傑的兩位胞姐唐燁（華胄夫人），慧君；管氏兄妹紹裘紹華，及劇團的心田，顧氏姊妹子玉子珊、顧青、遲希賢，等。建中和我，當然也是座上客一份子。

「回來哪？」遲希賢頭一個迎着唐傑；子珊也跳了過來和唐傑握手，表示愉快和慶祝。

「我和馮逸離了你那裏，立刻就趕到路轉角的蘇名書店，敲開店門，借了電話，打回莊來，」希賢離開唐傑，大概直到此時都在懸望他平安回莊，所以這時趕緊把離開唐傑以後的情形告訴他：「接電話的是守一，他說不要緊，不必他人幫忙，你一人的力量還嫌太多了」

「我就想偷着來瞧熱鬧哩……」子珊格格笑着，「可恨他們一直看住我……怎麼樣？快點把事情講給我們聽聽罷！」這位淘氣小姐，認爲這是熱鬧的事。

「我回頭就跑……」唐傑對大家說明這一晚的工作：「這無非要讓那起廢料不疑心我會上他們窩子去……走了幾十步，回頭瞧瞧沒有人來跟踪，我跑到路邊田梗上，找了個隱僻地點，坐了好一會，……」

大約二十分鐘模樣，唐傑沿着大路邊的草徑，掩掩藏藏，走到同文書院。這裏雖說是個間諜養成所，因裏面暫時並無特殊祕密，所以也沒有特殊預防裝置。這時大概十點鐘左右，大部分燈光，已經熄滅。

唐傑繞着這座建築的院牆，走到東北比較隱暗的一面，翻過了牆頭。這時，院中沉寂如死，大概全體學生，十九都已上床。唐傑伏在暗處，先打量一下裏面的幾部分建築部位，也看明了幾條來往路徑，這才探着脚步找尋目標。

他想那兜腮鬍子，說明回校就要招集全級開會，全級至少也應該有幾十人，那開會所在不能沒有聲音，也不能沒有燈火。照理不難尋到目標。無奈探了幾處，一點聲音也聽不出，較大的燈光也看不見；只有偏西那座似乎主體的高屋，下層還有兩盞小燈，但絕對不像有人開會的樣子。

「開會改了日子？」……「也許那傢伙說的鬼話，就沒有祕密計劃這回事？」……「難道已經開完了會？……」唐傑一面向那座主體建築襲過去，一面心下這們猜想着。他想他跟那羣東西，離開不過半小時左右，那傢伙如要報告祕密計劃，絕對不能那麼快。唐傑其所以俄延了那麼一二十分鐘，乃想到那些東西回校，多少有些手續辦理，才能開會，一方面也是要候到人靜些，再襲進那窩子裏，省却許多警備麻煩的意思。

到了主體建築那裏，看見發出燈光所在，只是走道和樓梯的長夜燈，這全部建築，靜蕩蕩地，不但不像有人開會的形跡，簡直怕連一個活人都沒有。

窺看了一會，唐傑伏在這建築側門石級上，沒了主意。正在出神，忽然覺得身邊不遠，微微有些聲音，不覺一驚，忙將身體緊貼凹進牆內的門框，稍稍探頭，察看那聲息的來源。只見離開他一丈多外，牆壁轉角的所在，有一雙亮熠熠的眼睛，向他藏身所在，慢慢移動。

「我知道——是一條狗。」子珊插嘴了。

「對哪，」唐傑笑着，「一條特別狗。我本能地預備躲避了。我知道倭鬼們要麼不養狗，要養，絕對是狼種，挺兇的。那時跑是跑不掉，倒不是怕牠追，只怕牠叫。一叫，我就無法存身了。當時我雖然料到身後那個門必是鎖上的，但手指已本能地探上去了；一撑，還好，那另門竟應手開了。……」

「您知道怎麼？……我害怕裏面有人——守夜的——不敢驟然把門推得太快太重，只輕輕地探着，一寸一寸地推。誰知等我挨了進門，那狗不知怎麼那們快，也跟身進來了。起先我當然有些吃驚，誰知那狗，就像跟我是老朋友似的，對我在搖尾，直起頭，繞着我跳去跳來。我一面把門輕輕闔上，一面招那狗過來。牠倒眞純，一招就來。我拍着牠的頭，一面打量這間屋子。一瞧就知道是一間課室。……

「誰知那狗，見我把門闔上了，好像有些不願意，爬在門上，用兩隻前爪抓扒着。我想放牠出去也好，（其實我也沒有留在那課室裏的必要）。就在這開門放狗的當口，猛然聽得屋子外沙沙地響，似乎有人走道的聲響。『倒底讓這狗出去呢？還是把牠關在屋子裏，同我在一起？』……

「我也沒知道誰給我拿的主意；只把那狗夾頸一把，抓了進屋，隨手把門又輕輕闔上了。也許是好奇的原故，我抓着那狗，走到近身的一個窗口，隔着玻璃，向外偷着瞧。屋子裏面漆黑，倒是外面比較亮，所以還看得清楚。……果然是一個人。……並且就是那個戴黑框眼鏡的……他一個人，像做賊似的，探着步剛巧走到我進屋的門前，就站住了；一直向自己走來的那一頭瞧着，好像是在等人。

「大約一兩分鐘之後，我剛瞧準了對牆屋角的一個門，預備撤退，——只希望那門沒有鎖上——那時忽然瞧見那黑框眼鏡，舉起手來，在打招呼。不到一霎眼，只見一二十條黑影，亂是亂動；向我這裏挪動過來。當頭一個，看得很清楚，正是那位兜腮鬍子仁兄。……

「他走到黑框眼鏡跟前，並沒停步，只揮了揮手，領着一大羣，順着我面前，沿着牆邊的小道，直走過去。那條狗，不遲不早，恰在這個當口，用起全身力量，搖起頭來，打了一個大抖索，把我抓住的手抖脫了。……」

「哈哈哈！」這回是我身邊的建中插口了：「我知道，準是那狗，拚命一叫，驚動了屋子外頭的一羣。……」

「往下呢？」唐傑沒有接下去說，反而叫建中猜。

「往下嗎？……準是那羣傢伙，發現屋子裏有兩條狗，……不，一人一狗。一發現，當然您就跟他們幹了起來，『大鬧同文院』——當然您不會吃虧……」建中一面笑一面說。

「那不成了演電影嗎？……沒有那回事。那條狗一抖索，我輕輕拍了拍牠的頭，牠竟乖乖地在就地轉了兩個圈，躺下地去睡起來了。……我隨意數着走過去的一羣，大約有三十幾個。『開會去的哪！』我這們想着。我想了一想，立刻踮起足尖，跑過去開門，怕驚動那狗。我開門出去當口，回頭瞧了那狗一眼，見牠並沒起身，只抬起頭來瞧着我。……

「吊在那些傢伙後面二丈多遠，一面在牆蔭，或小樹底下掩蔽着自己。跟着他們走了一段，以爲這些傢伙，必是在院子裏，找一個地點開祕密會議了；誰知道他們一直向院門走了去。那院門是兩扇大門，一個小邊門。他們直接開了邊門，走了出去。（想必早已通知門房，沒把門銷上）。……候他們都出了院子，我也跟踪出了邊門。……」

「這是上哪兒去哪？」子珊有些猜不出。

「就在跨馬路斜對過……另外一部分，是個牛棚兼運動場。這場院子沒有磚牆，只有竹籬。我本想從那大門進去。剛到門邊，早已發現裏面好幾條大狗，也許聽見我的脚步，或看見我的身影，早在那裏狺狺地哼着，對那竹門直跳直碰。……

「我想這幾條狗決不能像那邊那條特別狗，那麼『親善』；那是看牛防小偷的狗羣哪：：我只好從田野裏繞到院子南部試試看。却也是天叫我省事。那羣傢伙開會的所在，就在這籬笆邊一個大蘆蓆棚底下。那兜腮鬍子，嗓子挺高；不必費事進院子，就在外邊，把他們的祕密都收聽了下來：

「他們決定不受軍部調遣；寫呈文回東京教育部國外教育司，說明理由。全班公推黑田太郎（就是那個兜腮鬍子）做隊長；全班服務名目，叫做『黑色自由外勤隊』。服務方式，向本埠可能浸入的中國團體活動，探聽消息，製造恐怖。此外並計劃同本地中國下級社會和台韓浪人聯絡，利用他們進行各項工作，並要打開財路。……

「全班按原來課室座次，編了各人活動號碼：『黑字第×字樣』。一到中日大戰，他們就要推廣服務——上前線混入中國軍隊刺探軍情，在後方儘量拿恐怖手段，搖動人心……其他許多狂言，也不必說了。……」

「開會罷了，爲什麼必要跑到牛圈裏去？」子珊好奇地問着。

「嘿！」建中接口了；「這才叫做『矮子肚裏疙瘩多』；對付全體同學，還要那麼鬼鬼祟祟地，何況對外……」

「咱們打算怎麼對付？……」座中有人這麼問着。

（本節完）

交通消息

各線輪船票加價

上海市輪船公會（包括國營招商局）經呈准政府當局，重行調整各線客票價格，並已自六月十二日起實行（詳細票價可詢各地中國旅行社）。

九江至蓮花洞公路通車

九江蓮花洞段客車業於六月十六日起宣告通車，規定每日上午九時由九江開蓮花洞，中午十二時由蓮花洞開九江，下午三時由九江開蓮花洞，下午五時由蓮花洞開九江，票價每張國幣四千九百元。

牯嶺旅館調查

廬山牯嶺爲避暑勝地，茲屆夏令，各界人士將絡續前往，中國旅行社爲便利投宿起見，用將該地旅館情形調查所得，刋列於左：

僊巖客寓　河東路94號　爲富地第一流西式旅館

胡金芳新旅社　橄欖山2號　中式上等旅館長住八折優待

雲天旅社　橄欖山15號　中式旅館環境清幽

廬山旅社　西街21號　中式旅館設備淸潔長住九折優待

嚴仁記旅社　西街101號中等旅館長包八折優待

洞天旅館　河南路中段　管理局包用

杭州上饒間辦理聯運

浙贛鐵路局運輸處與浙江省公路聯營運輸處近爲便利行旅起見，特聯合辦理杭州上饒間旅客行李包裹聯運，茲將詳情分誌如下：

（一）聯運站名　杭州　蕭山　臨浦　諸暨　義烏　金華　蘭谿　龍游　衢縣　江山　玉山　上饒

（二）行程　甲、由杭州乘上午六時開之八一次混合列車出發，下午一時三十五分抵達蘭谿，啣接汽車，當天抵衢縣過夜，翌日乘衢饒段上午八時開行之尋常客車，於中午抵達上饒。

（乙）由上饒乘上午八時開行之尋常客車至衢縣，啣接汽車當日抵蘭谿過夜，翌日乘上午五時開行之第二次對號特快車，於十二時〇五分抵達杭州。

（三）票價　由杭州至上饒計一天半票價五萬二千元，由上饒至杭州亦爲一天半票價五萬七千五百元。

（四）聯運行李　行李免費重量鐵路限帶二十公斤，逾重每十公斤收費一千六百八十元。公路照實量收費。

（五）包裹運價　鐵路部份每十公斤國幣一千一百四十七元二角，公路部份每公斤六元。

京滬滬杭鐵路加價

京滬滬杭兩路客票價格，自七月一日起加價，約按原票價增加二倍，詳細價目，請參閱本期第87頁。

牯嶺中國旅行社復業

查廬山牯嶺及蓮花洞兩地，中國旅行社原設有夏令社處，服務避暑遊客，茲夏令已屆，爰已於六月中旬復業，牯嶺地址仍在河西路卅七號內上海銀行原址，電話一〇一號，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

粵漢鐵路橋樑冲毁

粵漢鐵路由英德至廣州段，因邇來天雨連綿，山洪暴發，致英德漣江琶江等處橋樑均被水冲斷，武廣通車暫會一度以英德爲終點站，而英德至源潭間須由旅客自行設法，源潭至廣州則照常通車，據路局方面消息短期內即可修復。

港英航空增加班次

香港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原定每星期六由港飛英一次，茲該公司爲便利港英來往人士起見，自六月二十五日起增一班，於每星期四飛英，票價照舊。

中美無線電話正式通話

中美國際無線電話，開始於民國廿六年三月，同年五月正式開放通話，旋因「八一三」戰事發生，遂告停頓，勝利後，上海電訊局奉令恢復通話，經四閱月之籌備，卒於七月一日正式通話，通話地點，國內暫先開放京滬二地，至於美國，全國各地均可通話，收費規定星期一至六，每次三分鐘收國幣一四四，〇〇〇元，星期日收一〇八，〇〇〇元，每超過一分鐘按每次三分之一計算，通話時間，上海自下午九時至午夜一時（夏令時間），舊金山自上午四時至下午八時。

自費赴美留學准購外匯

自費赴美留學生，教育部已准予一次購結美匯九百元，外加旅費，而自費生請求上海美領事館簽證出國護照時，復發生若干困難，美領事館須自費生持有二千元美匯始予通過，此事日內可獲解决，政府當局正與美大使館縝密研討中。

中美縮短航程

美國西北航空公司駐滬負責人宣稱，北美與上海間陶格拉斯DC4型巨機之通航，定於七月十五日開始，將取道北太平洋，採捷徑往返，今後航程縮短，時間較爲經濟，規定票價上海——西雅圖——大科馬單程美金七百元，雙程一千二百六十元，上海——明尼波立斯——聖保羅單程美金七百十元另四角，雙程一千四百二十元另八角，上海——支加哥單程美金七百九十四元，雙程一千四百四十八元，上海——紐約單程美金八百三十元另一角五分，雙程一千五百二十元另三角，中美二地自即日起開始訂購座票，全程由滬經漢城、東京、北太平洋，阿留申羣島，阿拉斯加而至西雅圖。

京滬滬杭兩路新訂價目表 七月一日起實行

京　滬　路

特　別　快　車　　　　以上海爲起點站

N. S. L. Express:-

	I	II	III
Ksn 崑山	32,000.00	16,000.00	8,000.00
Scw 蘇州	32,000.00	16,000.00	8,000.00
Wsh 無錫	40,000.00	20,000.00	10,000.00
Ccw 常州	48,000.00	24,000.00	12,000.00
Tyg 丹陽	64,000.00	32,000.00	15,000.00
Ckg 鎮江	80,000.00	40,000.00	20,000.00
Nkg 南京	88,000.00	44,000.00	22,000.00
Upper Berth 臥舖上舖	50,000.00		
Lower Berth 臥舖下舖	60,000.00		

N. S. L. Ordinary:- 普　通　車

	II	III
Ksn 崑山	8,000.00	4,000.00
Scw 蘇州	12,000.00	6,000.00
Hsk 許墅關	20,000.00	10,000.00
Ckh 周涇巷	20,000.00	10,000.00
Wsh 無錫	20,000.00	10,000.00
Hln 横林	24,000.00	12,000.00
Ccw 常州	24,000.00	12,000.00
Tyg 丹陽	32,000.00	16,000.00
Ckg 鎮江	36,000.00	18,000.00
Nkg 南京	36,000.00	18,000.00

"Triumph" & "Kin-lin":-

凱旋號及金陵號

	I	II
Scw 蘇州	60,000.00	32,000.00
Wsh 無錫	60,000.00	32,000.00
Ccw 常州	60,000.00	32,000.00
Tyg 丹陽	90,000.00	50,000.00
Ckg 鎮江	90,000.00	50,000.00
Nkg 南京	90,000.00	50,000.00

N. S. L. "Tai-Wu":- 太　湖　號

Scw 蘇州	60,000.00
Wsh 無錫	60,000.00

滬　杭　路

S.H.L. Express:- 特　別　快　車

	I	II	III
Skg 松江	32,000.00	16,000.00	8,000.00
Kai 嘉善	32,000.00	16,000.00	8,000.00
Ksg 嘉興	32,000.00	16,000.00	8,000.00
Yzh 硤石	40,000.00	20,000.00	10,000.00
Can 常安	48,000.00	24,000.00	12,000.00
Lpg 臨平	48,000.00	24,000.00	12,000.00
Hcw 杭州	64,000.00	32,000.00	16,000.00

S. H. L. Ordinary:-

	II	III
Skg 松江	8,000.00	4,000.00
Fcg 楓涇	16,000.00	8,000.00
Kai 嘉善	16,000.00	8,000.00
Ksg 嘉興	16,000.00	8,000.00
Wtn 王店	20,000.00	10,000.00
Yzh 硤石	20,000.00	10,000.00
Can 常安	24,000.00	12,000.00
Lpg 臨平	24,000.00	12,000.00
Hcw 杭州	24,000.00	12,000.00

"Chien Tang":- 錢　塘　號

	I	II
Skg 松江	70,000.00	36,000.00
Kai 嘉善	70,000.00	36,000.00
Ksg 嘉興	70,000.00	36,000.00
Yzh 硤石	70,000.00	36,000.00
Can 常安	70,000.00	36,000.00
Hcw 杭州	70,000.00	36,000.00

"Western Lake":- 西　湖　號

Ksg 嘉興	46,000.00
Hcw 杭州	76,000.00

N. S. L. / T. P. L. Through:- 京滬津浦聯運車

	I	II
Ppu 蚌埠	182,000.00	92,000.00
Hcf 徐州	218,000.00	110,000.00
Upper/B. 臥舖上舖	45,000.00	
Lower/B. 臥舖下舖	54,000.00	